武俠世界

劍俠與刀客（新穎脫俗湖海爭雄錄）吳道子·著

劍，通常象徵著俠義、正統，而刀則是左道、旁門之代表。一個江湖有名之士對這論調大爲不滿之餘，成立了金刀盟，糾集用刀精英，幹一番俠義之事，誰知竟招來……



第30年

25

$ 8.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新著「劍俠與刀客」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退隱江湖多年的皇甫磊因孤身一人，寂寞難當，於是突發奇想，組織了一個金刀盟，希望藉着金刀盟這個組織，管束江湖上冥頑不靈之兇邪，導他們向善，其後更策劃一個論刀大會……皇甫磊用心良苦，只可惜金刀盟出師未捷，脚跟未曾站穩，便已遭逢大變……本故事橋段緊湊，情節曲折，結局更是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名作家卧龍生先生所著「燕子傳奇故事」之「雷霆初動」也於今期開始連載刋出，卧龍生一向以文筆流暢，題材新穎，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見稱，喜讀卧龍生佳作的朋友，今次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賊公計」，名追捕手蕭原的俠義勇爲，機智擒敵的故事已爲讀者所熟悉，且看下期蕭原如何制服敵人吧！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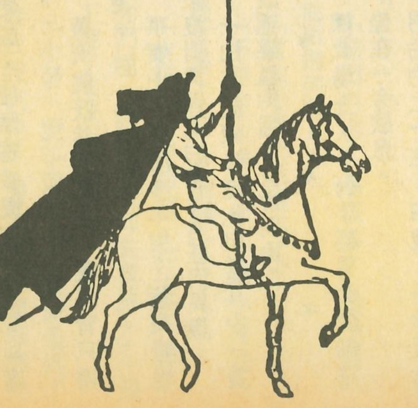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5期
（總號15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湖海爭雄錄

吳道子·文
可飛·圖

劍俠與刀客



雁蕩刀聲江湖應

大戲裏，不論京劇、粵劇、潮劇，佩劍的不是將軍便是英雄，只有大花臉，小卒以及嘍囉才會用刀。

小說裏，通常用劍的都是大俠，但用刀的，不是綠林中人便是微不足道之小角色。

劍俠這名稱聽得多，却有誰聽過刀俠這名詞？

長久以來，劍代表着正統，俠義；至於刀嘛……不提也罷。

所以，每隔五年，武林便有一大盛會，那便是黃山論劍。

勝出的劍手，會被默認爲天下第一高手，也是象徵正義的代表。

事實上，論劍大會奪魁的人，是否便是武功蓋世，而且義薄雲天呢？

這一年，卻有人突發奇想，竟然籌辦一個論刀大會，與黃山論劍大會唱對台戲。

這表示着甚麼？難道是正、邪之爭？

* * *

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東嶽泰山，乃五嶽之首。

泰山黃葉山莊的名氣，武林中首屈一指。

黃葉山莊裏的樹葉，不但不是黃色，且長年青綠，從不落葉。

它之所以稱爲黃葉山莊，純因莊裏的人不是姓黃，便是姓葉。

大莊主黃天龍，人稱天龍神劍，七十二招天龍劍法稱雄江湖數十年。

二莊主葉長青，人稱長青劍俠，三十六式長青劍法威震武林，未逢敵手。

天龍劍法，氣勢磅礴；長青劍法，輕靈刁鑽。雙劍合璧，天下無敵。

「大哥，江湖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亂，這論刀大會莫非便是先兆？」說話的人，臉容清癯，膚色白晰，看上去約四十餘歲。

這看似私塾夫子的，便是黃葉山莊二莊主葉長青。

「二弟，我也有這預感。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這論刀大會既敢與我們論劍大會唱對台，定有所恃。」大廳之中另外一人嗓子响亮，身材魁梧，長着五綹長鬚，五十上下的年紀，正是黃葉山莊大莊主天龍神劍黃天龍。

「大哥，既然你也有同感，那我們便前往看看這些人在弄些甚麼玄虛；反正自四年前黃山論劍後，我們便沒在江湖走動，正好趁此機會一舒筋骨。」

「萬萬不可，論刀大會雖邀請了數名略有名氣之黑道高手作嘉賓兼任客座監督，主辦者卻是個藉藉無名之輩。我們若親身出動，豈不是抬高他們的身份？」黃天龍搖頭道。

「難道我們便任由這甚麼王白石胡來？」

「當然不是，我只是打算派麟兒及小蒨兩人前往看看，你認爲如何？」

麟兒及小蒨，分別是大莊主黃天龍長子黃玉麟及二莊主葉長青獨生愛女葉小蒨。

「大哥，論武功，玉麟賢侄與小蒨均可獨當一面，所欠的只是火候。但兩人均毫無江湖閱歷，能應付得來嗎？」

「江湖閱歷是磨練出來的，若不給機會他們到外間闖一闖，又怎能成大器？我們只消派數名莊裏好手暗中照應便成，他倆聰敏機智，應足以應付。」

黃天龍既然如此說，葉長青只得同意。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葉長青也從來沒對黃天龍的意見有任何異議。

一山不能藏二虎，但若其中一隻變成應聲蟲的話，自當別論！

* * *

練武場上，一對年輕男女練劍完畢，坐在一旁歇息。

男的約二十三、四歲，一身藍色勁裝，眉清目秀，美如冠玉。

女的年紀略輕，朱唇皓齒，雙瞳剪水，秀麗中帶數分英挺。

兩人正是黃葉山莊莊主的長子黃玉麟及二莊主的獨生愛女葉小蒨。

「小蒨，妳的劍法愈來愈精純了，比我還要強上數分哩。」黃玉麟道。

「表哥，這只不過是你存心相讓吧了。天龍劍法獨步武林，連續數屆於黃山論劍奪魁，天下間有誰能敵。」葉小蒨嬌笑道。

「雖然如此，但我的修爲，比起爹來相距何只千里！」

「你不用自謙了，我爹曾稱讚你哩，說你的劍法已獲莊主眞傳，所欠的只是火候，和內力有點不足吧了。」

「二叔眞的如此說？」

「當然了，我騙你幹甚麼？」

「小蒨，二叔可曾提及過我們的事？」

「我們的事？甚麼事？」葉小蒨不知他所指何事。

「當然是我們的婚事了！」

「不要臉，誰嫁你？」葉小蒨登時紅透耳根，啐了黃玉麟一口。

「少莊主，蒨姑娘，莊主和二莊主找你們哩，請兩位立即去書房。」一個莊丁跑了來對兩人道。

「小蒨，說不定爹和二叔便是爲了此事找我們呢！」黃玉麟滿懷高興的道。

「哼，我才不嫁哩！」葉小蒨邊說邊像一縷煙般奔向書房。

黃玉麟大笑着跟了上去。

* * *

「爹，原來你是要我們跑一趟雁蕩！」黃玉麟聽見乃父只是交付他和葉小蒨一個任務，心裏不禁有點失望。

「你倆可不要小覷這個任務；廣發英雄帖，邀請各方羣雄前往雁蕩天柱峯參加論刀大會的王白石，名雖不見

經傳，但他既能請動黃河老怪、霹靂刀這等黑道巨擘，背景絕不會簡單，你們必須小心行事，不要弱了黃葉山莊的名頭。」黃天龍道。

「爹，是否只有孩兒和小蒨兩人前往？」黃玉麟道。

「是的，可以這麼說。當然我會另派黃錦雄率領莊中好手暗中接應你們，但他們非不得已時，絕不會露臉。」

黃玉麟聽了，登時大爲高興，因爲如此一來，他便有機會與葉小蒨朝夕單獨相處，說不定可以一親香澤。

「有點你倆必須要注意，這個論刀大會，本莊不會接獲請柬，所以你們不能以黃葉山莊名義參加。」

「爹，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化名混進大會嗎？」黃玉麟道。

「不，被邀參加這個大會的，據聞都是使刀的；你們若要混進，必需拋棄佩劍改帶刀，這一點我絕不容許。我們黃葉山莊的子弟，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絕不可以拋棄佩劍——無論是爲了甚麼原因也不可以。」黃天龍執着的道。

「爹，那我們如何混進去？」這又不可以，那又不可以，黃玉麟不知乃父究竟意欲如何。

「玉麟，我們用劍的人，一定要用腦，不像用刀，單靠蠻力。屆時你們視環境隨機應變吧。你們的任務主要是監視他們，看看這王白石弄甚麼玄虛，並非參加論刀大會。」

「孩兒知道了。」

「小蒨，妳可有甚麼問題提出嗎？」

葉小蒨搖頭道：「莊主，沒有了。」

與她父親一樣，葉小蒨向來唯唯應是，甚少提出意見。

「那你們便收拾行裝，明早便起程吧！」

* * *

黃玉麟與葉小蒨兩人當中，只有黃玉麟曾出門遠行，但也只是於四年前隨乃父黃天龍前往黃山參加論劍大會那一趟。

這回兩人有機會到江南辦事，且無長輩同行管束，自是高興萬分，一路上到處遊覽名勝古蹟，好不逍遙！

這天傍晚，黃玉麟與葉小蒨在金陵遊罷遠近馳名的夫子廟，便找了一間酒家品嚐當地名菜——板鴨，並與高采烈的暢談日來於夫子廟一帶所見之新奇事物。

「表哥，從前聽莊裏的人說江南景色怡人，各色事物令人目不暇給，我還道是他們誇大其詞，如今一見，果眞大開眼界。說起來，倒眞要感謝那甚麼王白石哩！要不是他攪了個論刀大會，我們怎會有機會跑出來見識外間事物？」葉小蒨挾起一塊板鴨放進嘴裏，一邊說道。

「小蒨，妳說的一點沒錯；要不是這論刀大會，說不定要等到爹百年之後，我們才有機會在江湖闖蕩呢。」黃玉麟口不擇言的道。

「表哥，聽爹說，十多年前，本莊經常都派遣弟子在江湖上行走，仗義行俠，鋤強扶弱。但不知何解，這十多年來，除了五年一次的黃山論劍外，本莊便不派弟子在江湖活動；爲甚麼？」葉小蒨大惑不解的問着。

「我也曾向爹提及過這問題；爹說這十多年來，江湖中除個別宵小到處惹事外，便無其它特別事故，簡直不值得我們黃葉山莊出面。」黃玉麟道。

「但也可以讓我們這些年輕一輩的到處走走，增加閱歷嘛！」言下間，葉小蒨對這解釋略爲不滿。

「爹他老人家認爲閱歷這回事是騙人的，根本上無助於創事業、揚名聲；他更說有很多人，終日在江湖流浪，可說經驗老到，但一樣是藉藉無聞，混不出甚麼名堂來。」

「難道躲在黃葉山莊裏便能幹一番事業了嗎？」

「小蒨，妳難道還不明白我爹之用意？他不讓我們到處跑，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要我們把武功練好，俾能在黃山論劍中一鳴驚人，威震天下。」

「莊主打算讓你參加黃山論劍？」

「不一定是我，而是在年輕一輩中挑選武功最好的一個來參加，但不是這一屆。」

「那麼是下一屆了？」

「那也不一定，爹認爲我們足以奪魁時，便會讓我們參加。在目前來說，我們的武功與其它門派的參賽者，仍有一段距離；爹絕不會讓我們弱了黃葉山莊的名頭，把保持了兩屆的劍王名銜雙手奉送給別人。」

「表哥，我眞不明白，難道除了黃山論劍，爭奪劍王銜頭外，天下間便再沒有值得我們關心之事了嗎？」葉小蒨略有微言。

「小蒨，這是武林最高榮譽啊！一旦能夠技壓羣雄，登上劍王寶座，屆時武林中，誰人不敬佩，那個不尊崇？」黃玉麟目露異采，彷如不久的一天，這榮譽定將歸他擁有。

「表哥，我的想法却有點不同；在我心目中，若能仗劍江湖，遨遊四海，管世間之不平，令邪魔宵小銷聲匿跡，才是我輩俠義中人最崇高之理想。」葉小蒨却有着不同之見解。

驀地，黃玉麟似是發現甚麼似的，低聲道：「小蒨聽我說，不要向右瞧，鄰座有兩個鬼鬼祟祟的宵小，不停的瞧着我們在交頭接耳，定有不軌企圖。」

葉小蒨也低聲回答：「表哥，你說的定是那兩個尖嘴縮腮，臉容猥瑣的人。我早已留意着他們的了，自從我們進來後，那兩人便不停的往我身上瞧。要不是莊主曾多番叮囑不可惹事，我早便把他們那色迷迷的狗眼挖下來！」

黃玉麟一瞟那兩人道：「看樣子這兩個狗賊正在談論我們哩，讓我聽聽他們在說些甚麼。」當下便默運內功聆聽。

鄰桌兩人雖是細語交談，那能逃過黃玉麟靈聰的耳朵？

只聽見其中一人道：「戚老三，我這人有個毛病，便是見不得標緻妞兒，一見了便心裏癢癢的，巴不得按倒便幹個痛快。」

那叫戚老三的道：「何老九，你不是在這個時候想起那調調兒吧？」

何老九道：「怎麼不是？稍後我們悄悄的跟着兩人，在僻靜處把那小子擺平，然後找個地方和那妞兒樂上一樂，洩掉心頭之火，你看如何？」

戚老三道：「何老九，我看你定是色慾熏心了，我們稍後還有要事待辦哩，若躭誤了老大交附的事，他不把你的鳥割掉才怪。」

何老九道：「現在只是剛入黑，離三更尚有個把時辰，怎會躭誤大事？」

戚老三道：「我不是說這個問題，難道你看不見兩個小雛兒都帶了傢伙嗎？看樣子都是會家子，一個弄得不巧，說不定會……」

何老九不屑的道：「戚老三，你這人總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兩個乳臭未乾的雛兒，能有多大的能耐？你定是上次給那東方老兒打得怕了！」

戚老三道：「誰說我害怕了，只不過爲了大局着想吧了。這妞兒鮮嫩標緻，人見人愛，你以爲我是柳下惠，還是和尚、太監？只是，那叫甚麼王白石的攪了個論刀大會，把不少平時甚少露臉的武林世家都引了出來。我只怕這兩人是甚麼黃葉山莊，慕容世家的子弟，那時便吃不完兜着走。」

何老九道：「不會這麼巧吧？」

這時的黃玉麟，早已忍不住，便要拔劍教訓兩人，却被身旁之葉小蒨拉着，搖頭示意不可。

那戚老三已接着道：「若不是有任務在身的話，我定會試一試他們，大不了在勢色不對時跑掉！只是，我們在三更天時還要和九龍幫的二當家會面，怎能節外生枝？」

何老九道：「既然你這麼怕死，那麼我們便分頭行事吧；你先回客棧，我完事後再回來找你往見九龍幫的人。」

戚老三道：「不可以，若出了岔子時，誰負責？忍耐一兩天吧，事成之後何愁沒女人，光是東方世家便足夠你玩上數天了！」

何老九無奈何地道：「好吧，算他兩人走運。」

兩人之話題隨即轉到風花雪月上。

黃玉麟低聲道：「小蒨，爲甚麼阻止我把這兩名淫賊殺掉？」

葉小蒨道：「表哥，這兩名淫徒雖然心懷不軌，確實死有餘辜；但我們若在這裏把兩人殺死的話，旁人會怎麼想？另外，他們似是有一重大陰謀，與那甚麼九龍幫勾結對付東方世家；我們倒不如悄悄的跟着他們，看看他們和九龍幫究竟有甚麼勾當吧。」

黃玉麟點頭道：「這也好，暫且留下兩人的狗命。」

兩人匆匆吃過晚飯離開酒家，却在門外一個不受人注意之角落躲着，等候戚老三及何老九。

不久，戚老三與何老九兩人從酒家走出來，逕往秦淮河方面走去。

黃玉麟與葉小蒨連忙遠遠跟上。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兩人毫無江湖經驗，竟不留意到身後也有着一個郎中打扮，臉上木無表情的人跟蹤着。

戚老三與何老九兩人原來並沒有甚麼目的地，只在秦淮河邊到處逛，旨在消磨時間。

黃玉麟年輕性急，與葉小蒨跟着戚老三兩人漫無目的地逛了近一個時辰後，埋怨着道：「小蒨，我們還是把這兩個惡賊殺掉，回去客棧休息吧，管他們與九龍幫有甚麼勾當！」

始終是女孩子比較心思縝密和有耐性，葉小蒨低聲音道：「表哥你這麼心急幹甚麼，他們剛才不是說在三更時分與九龍幫的二當家會面嗎？現在還不是時候哩，我們多等一會兒吧！」

黃玉麟一向對這表妹都是言聽計從，聞言只得默然點頭，繼續跟踪何老九與戚老三兩人。

不多久後，戚老三抬頭略望天色，便與何老九往城外走，來到一座廢祠外。

只見戚老三發出二長一短夜梟啼聲後，祠裏便響起一蒼勁聲音道：「是湖裏的朋友嗎？」

戚老三連忙回答：「洞庭戚老三，何老九奉老大之命，特來參見二當家。」

祠內的人哼了一聲道：「你們老大爲何不親自前來？」

戚老三忙道：「咱們老大本該親自來的，只因於昨天在路上碰上黃河老怪前輩，故未克趕來，如今令我倆前來赴約。尚請二當家明察。」

祠內的人大爲不悅，道：「你們洞庭十三英眼中，只有黃河老怪，何曾把我們九龍幫放在眼裏？」

戚老三急道：「二當家言重了，我們怎會不尊重貴幫呢！我們老大便是因爲貴幫義薄雲天，所以才邀請貴幫援手；只不過我們這些在水裏混一口飯吃的，絕對不能開罪黃河老怪，所以才虛與委蛇吧了。」

祠裏的人語氣略緩，道：「你們老大既然不克前來，那後日之事是否便取消？」

戚老三忙道：「不，不，咱們老大定會在後日日落之前與其他弟兄趕到，一切將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銀兩帶來了沒有？」

「悉數帶來了。」

「那麼進來才談吧。」

戚老三與何老九兩人連忙閃身進祠。

黃玉麟、葉小蒨二人初生之犢不畏虎，也藉著夜色掩護之下，飄身躍上祠頂，伏在瓦面上偷聽。

兩人只聽見戚老三的聲音道：「二當家，這兒是寶通號所發的銀票，共銀五萬兩，尚請查收。」

片刻後，那二當家道：「後日子時，本幫人手將在東方世家東面三里處與你們會合一起行動。我得預先聲明，屆時你們老大若不露臉的話，本幫將取消行動，所收費用不會發還。你們明白嗎？」

戚老三道：「這個當然，但請二當家放心；咱們老大與其他兄弟屆時定會趕到，與貴幫一起行動，絕非佈下圈套讓貴幫踩的。」

二當家道：「諒你們也沒有這個膽量！還有，在東方世家裏一切所得，悉歸本幫所有，你們沒有異議吧。」

戚老三道：「這個當然，我們的目的只是殺掉東方無忌那老匹夫，以報一劍之仇，對東方世家之財物，並無染指之心。只是……」

二當家道：「有甚麼話即管說出來吧，吞吞吐吐的幹甚麼？」

戚老三道：「我們只是希望貴幫能留下一些女的，讓我們之弟兄也可以分一杯羹。」

二當家道：「這個可以；本幫作風一向劫財不劫色，屆時若還有活的，你們盡管帶走。只是，你們在玩過之後，必須殺掉滅口，我們不希望日後有麻煩留下。」

戚老三道：「請二當家放心，這個我們自會懂得的了。」

二當家道：「便這樣決定吧，記着，後天子時，逾時不候！」

戚老三唯唯應諾，與何老九離開廢祠，循來路返回城裏。

片刻後，廢祠裏飄出三條黑影，瞬即在夜色中消失。

「表哥，你認爲我們該怎麼辦？」在九龍幫的人離去後，瓦面上的葉小蒨低聲問身旁的黃玉麟。

「東方世家和我們黃葉山莊素有交往，這事我們絕不能坐視；明天清早，我們得趕往通知東方伯伯。」黃玉麟道。

「表哥，我們不若先行通知黃大叔他們，與他們一起前往東方世家報訊吧，必要時也可以多些人手。」

「不用了，爹曾說過非必要時，不要讓他們露面，以免那些人有所警覺。以剛才離去那之人身法看來，這甚麼九龍幫實在稀鬆得很，妳我兩人便足以應付的了。」

葉小蒨想了想，也覺得黃玉麟所說不錯，便不再提出意見，與黃玉麟雙雙從屋頂躍下返回城中。

他們却忽略了一點，東方世家在江湖上的聲望及實力雖與黃葉山莊及慕容、南宮等世家相距甚遠，但也是赫赫有名，絕非普通門派可比。若九龍幫眞的如他們想像中那般稀鬆，怎敢進犯？

他們更不會想到九龍幫這三人當中，那所謂二當家的人是否便是眞正的二當家；也不知道江湖中有不少人平時絕不顯露眞正的武功修爲。兩人單憑適才所見三人的輕功身法去推斷九龍幫之實力，實在是魯莽了一點。

＊　＊　＊

東方世家事實上是一條村莊；村裏近百戶人家全都複姓東方，而且每個男丁均自小練武。

一村之主東方無忌，外號鐵劍震八方，爲人古道熱腸，輕財好義，江湖中人提起他名號時，莫不肅然起敬。

黃玉麟與葉小蒨吃過早點後便出發，抵達位於金陵以東約百餘里之東方世家時，已是翌日中午時分。

兩人以晚輩之禮參見過東方無忌後，便迫不及待的把在金陵城外廢祠中所聽所見，一字不漏地說出。

東方無忌聽了，眉頭爲之一皺，道：「洞庭十三妖竟敢勾結九龍幫進襲本莊，實在可惱！兩位賢侄，幸好給你們無意碰上，否則本莊定難逃一劫。」

黃玉麟道：「東方伯伯客氣了，憑洞庭十三妖與九龍幫這些宵小，怎能動得東方世家分毫？」

東方無忌道：「黃賢侄，並非老夫過甚其辭，事實上的確如此；洞庭十三妖並不足慮，但九龍幫却非同小可！該幫內三外三共六名堂主，身手均屬一流；至於幫主龍嘯天，副幫主雷成以及總巡察阮金龍三人的武功修爲更不用說了。老實說，即使本莊有所準備，亦難以抗衡。」

黃玉麟一瞥東方無忌沉重的臉色，也了解到事態絕非自己想像中那般輕鬆，憂心忡忡的道：「東方伯伯，這九龍幫眞的是這般厲害？但我當晚所見的所謂二當家，身手平庸得很呢！」

「黃賢侄，九龍幫若無眞正實力，怎能屹立江湖數十年？依我認爲，你當晚所見的，很可能只是雷成的代表，而非他本人。」

黃玉麟豪氣萬千，道：「東方伯伯，請你放心，小侄等既然遇上此事，定不會坐視。黃葉山莊有十多名好手現在附近，待小侄把他們召來。」

東方無忌沉吟片刻，道：「黃賢侄，請恕老夫多問，貴莊這趟派遣人手南下，是否有特別目的？」

黃玉麟道：「東方伯伯，小侄這趟到江南，乃是奉爹之命前往雁蕩，打探那論刀大會究竟在弄甚麼玄虛。」

東方無忌道：「原來你也是爲了這事，這便好極了。兩位賢侄，洞庭十三妖與九龍幫聯手來犯本莊之事，本莊自有辦法應付，毋須貴莊費神。只是，老夫卻另有一事相託，希望兩位

能應允。」

黃玉麟道：「東方伯伯，請隨意吩咐吧，只要是小侄力所能及，定當竭力以赴。」

東方無忌道：「日前老夫曾答應小女依依帶她前往雁蕩參觀論刀大會，現碰上洞庭十三妖等跳樑小醜來犯，老夫自不能抽身，所以希望兩位賢侄能讓她與你們一起前往。」

黃玉麟也不細想東方無忌之眞正用意，不迭點頭道：「東方伯伯，這沒問題，只是令嬡願意與我們同行嗎？」

東方無忌道：「小女和你們年紀相若，定會樂於與兩位同行的，只是小女個性刁蠻，且毫無江湖閱歷，倒要勞煩兩位多加照顧了。我這便通知她收拾應用之物，待吃過午飯後便起程。」

「東方伯伯，現時距離論刀大會之期尚有半個多月，何須急於起程呢？倒不如讓小侄把敝莊之人手召來，先把洞庭十三妖及九龍幫來犯之事解決，遲數天才動身前往雁蕩，那豈不更佳？」

「不，這事純是本莊與洞庭十三妖之恩怨，老夫實在不願意其他同道參予。賢侄的好意，老夫心領了。至於論刀大會，雖說還有十多天才開始，但你們早一天抵達雁蕩山，便多一天時間做準備工夫，對你們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九龍幫和十三妖這批人……」

「黃賢侄，你不必爲這事費心了，東方世家也不是省油的燈，這些狗賊，本莊自會想辦法對付。」東方無忌擺擺手，隨即吩咐家人準備午飯款待黃玉麟與葉小蒨。

席間，東方無忌把獨生愛女東方依依給兩人介紹認識。

東方依依年華雙十，瓜子臉孔，大大的眼睛配上一雙如新月的眉，端的是個美人胚子。

三名年輕人年紀相若，自是一見投緣；尤以葉小蒨及東方依依爲甚，吱吱喳喳的談個不亦樂乎。

飯後不久，東方無忌已催促三人上路。

三個年輕人剛離去，東方無忌便召集村中長老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洞庭十三妖及九龍幫。

村中各長老，一向都以東方無忌馬首是瞻，聽了他說出情況後，均臉色沉重，想不出應變辦法。

終於，與東方無忌同父異母的二弟東方無憂打破沉默，道：「大哥，本莊和洞庭十三妖及九龍幫一向無仇無怨，他們爲何要聯手進犯？」

東方無忌乾咳了一聲，道：「我們的確是與九龍幫毫無仇怨，他們這次來犯只是受十三妖老大柯榮所唆擺，以及爲了對方的厚酬和本莊的財富。至於十三妖，我曾於年前劍傷了柯榮，更把他左臂廢掉，只因十三妖乃不入流腳色，所以我不曾向你們提及此事。」

東方無憂道：「大哥，若黃葉山莊的黃玉麟所說屬實，我們實處境堪虞。九龍幫不但人多勢衆，他們的三個當家，更是武功超羣，除大哥外，小弟實想不出還有誰可與之一拚。」

東方無忌道：「我憂慮的便是這一點，傳聞中的龍嘯天，三十六路亂披風刀法，自出道來未逢敵手，我能否戰勝他尚屬疑問。至於他們的副幫主雷成，總巡察阮金龍，數年前我曾目睹他們之身手，本莊除無憂可勉强與他們其中一人戰個百招不敗外，其餘的人絕不是敵手。」

其中一名父老道：「村長，本莊有百多二百名可堪一戰的莊丁，何懼之有？」

東方無忌歎了一口氣，道：「本莊雖說人人能武，但我們自己應心裏明白，能稱得上好手的實屈指可數；若與九龍幫三名當家、六名堂主這九條龍硬拚，只不過是送羊入虎口，何況對方還有洞庭十三妖和不少身手不弱的香主哩。」

「大哥，難道我們便坐以待斃？」東方無憂道。他的心裏却在暗中怪責乃兄爲何婉拒黃葉山莊提出援手之議。

「如今我們必須往最壞處想；若我不敵龍嘯天的話，本莊定難逃一劫。爲保存元氣，所有婦孺，必須在入黑前携同貴重細軟分批撤離本村，待事件平息後再回來重建家園。」

在座各人均默默無言。

東方無忌續道：「各戶男丁，在協助其他人疏散後，立即回到這裏集合，等候分配工作崗位，如有擅自逃離者，今後不得重返本村，更不得再以東方世家子弟自居。」

舉座仍是鴉雀無聲。

東方無忌隨即接下去道：「若我不幸戰敗身亡，你們必須立即放棄這裏，盡速逃走，不可作無謂犧牲。」

其中一名父老道：「村長，這怎可以？我們定要戰至一兵一卒！」

東方無忌搖首道：「絕對不可以，這不但是最愚蠢的行爲，更是懦夫所爲！因爲你們沒有膽量面對現實，以死來逃避重建東方世家以及報仇雪恨的重擔！」

一羣父老登時無言以對。

東方無忌接着道：「現在讓我們來研究如何分配人手，以及作何種部署吧！」

＊　＊　＊

黎明來臨前的一刻，通常是最黑暗的；同樣地，夕陽西沉前的一刹那，也是最鮮艷、最美麗的一刻。

這時，黃葉山莊的少莊主黃玉麟正在遠離東方世家數十里的一間小食肆，欣賞着黃昏的艷麗景色。身旁一左一右坐着兩名美若天仙的同伴，他的表妹葉小蒨及東方世家之主的獨生

愛女東方依依。

斗大的太陽逐漸消失，只留下滿天紅霞。

「黃少俠，你可知道爲何太陽在沉下前，會變得特別大及鮮艷？」東方依依問道。

「也許他不甘心就此消失，所以在沉下時盡量顯露光芒，給人留下一個深刻印象！」黃玉麟聳聳肩的答道。

「但它何須如此呢？明天它仍是會出來的啊。」東方依依道。

「明天的事有誰知道？也許它恐懼沉下後，再也沒有機會出現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說不定明天的太陽與今天的並非同一個！」黃玉麟道。

「若是如此，那豈不是有很多個太陽？」葉小蒨笑道。

「這有何稀奇？小蒨，妳能數清楚天上有多少星星嗎？既然星星能有這麼多顆，爲何太陽不可以？」黃玉麟道。

「强詞奪理，胡說八道！」葉小蒨笑罵道。

「我不是强詞奪理，只不過認爲人生只有短短數十年光景；應像太陽般，在消失前盡量發出光芒。若只是像千千萬萬的小星星中的一顆，躲着天邊一角，沒有人留意着，那便虛渡一生了。」黃玉麟感慨萬千的道。

「表哥，太陽雖然發出萬丈光芒，但受人稱讚的時刻却不多啊，烈日當空時，咒罵它的人可不少呢！」

「這總比藉藉無名，毫不受人注意的一顆小星來得强啊！」黃玉麟道。

「表哥，那你爲甚麼平白放棄一個大放光芒的機會呢？」

「小蒨，妳是指……」

「我是指洞庭十三妖和九龍幫聯手進犯東方世家的事，雖然東方伯伯不願意你插手，但你大可……」

一旁的東方依依聽了，大吃一驚，插口道：「小蒨姐，妳說甚麼？有人進犯我家，這是眞的嗎？」

葉小蒨一愕，道：「是啊，難道東方伯伯沒告訴妳嗎？」

東方依依急道：「沒有啊，爹只是告訴我尚有點瑣事待辦，要我和你們先行，他稍後再來雁蕩山找我們。小蒨姐姐，究竟是甚麼一回事，請妳快點告訴我吧！」

黃玉麟不待葉小蒨回答，已搶先把一切說出。

「不好，爹一定是覺得情況不妙，所以把我遣走。」東方依依冰雪聰明，立即便想到乃父之用心。

「但東方伯伯說他有辦法對付那些人的啊！」黃玉麟道。

「黃少俠，爹若不是如此說，你們又怎麼會同意帶我前往雁蕩啊？兩位，請恕我不能和你們一起走了，我必須趕回家看看！」話還沒說畢，便已跑出店外取馬。

「東方姑娘，請等一等，我們和妳一起回去！」黃玉麟連忙從懷裏取出一錠銀兩，拋在桌上，與葉小蒨雙雙追出店外。

「黃少俠，小蒨姐姐，你們大可不必……」東方依依道。

「不要多說了，我們得趕快一點，遲了恐怕來不及！」黃玉麟已躍上馬背道。

「表哥，我們回去時應可碰上黃總管他們，不若也找他們一起趕往東方世家幫忙吧。」葉小蒨道。

「這也好，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量。」黃玉麟點頭道。

可是三人奔馳了數十里，黃葉山莊的好手却是踪影全無。黃玉麟無暇思索箇中原因，馬不停蹄的直奔東方世家。

回到村莊時，只見整條村靜悄悄的，看不到半條人影，但卻是燈火通明，形同白晝。

「難道已出了意外？」東方依依心裏卜卜跳着。

「東方姑娘，現在還沒到子時，妳不用這般緊張，村裏的人定是埋伏着等待對方，讓我們進內看看吧。」黃玉麟道。

「表哥，看情況莊裏已有愼密部署，我們若這時進村，說不定會擾亂他們之計劃，倒不如在村外監視，待那些狗賊來犯時再給他們一個內外夾擊。你認爲好嗎？」葉小蒨道。

「小蒨，妳說的頗有道理，我們快點找個地方藏身吧。」黃玉麟環顧四周，找了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與兩女竄上藏起身形。

三人却不曾發覺大樹上早已有另一人躲藏着，正以精光四射的眼睛監視着附近動態。

片刻後，幢幢黑影陸續出現，黃玉麟粗略一數，竟有百多人，不禁心中一凜。

只聽見其中一條黑影低聲道：「幫主，看情形對方已有準備，我們怎辦？」

另一雄壯响亮的嗓子大笑道：「有準備又如何？我不相信憑他區區東方世家便能夠抵擋本幫主及雷副座，發出攻擊訊號！不用偷偷摸摸了。」聽語氣便是九龍幫幫主龍嘯天。

先前發言的黑影聞言，連忙發出一長一短兩聲長嘯。登時有百多條黑影自不同方向撲進村裏。

然而，村裏半點反應也沒有，仍是不見任何人影。

龍嘯天恃着藝高，毫無忌憚的率領手下直逼東方無忌之巨宅，把它團團圍住。

「東方老兒，想不到你消息如此靈通，竟能預先把村裏的人撤走。只可惜這也沒用，從明天起，江湖中便再沒有東方世家這一號人物。」龍嘯天狂笑。

宅內沒有回答。

「東方老兒，你若認爲龜縮在屋裏

，我便不能奈何你嗎？」龍嘯天的笑聲愈來愈响：「雷副座，你率領黑龍堂、白龍堂從左翼進攻，阮總巡察，你率領紫龍堂，青龍堂負責右翼。金龍、銀龍兩堂隨我從正面進攻！」

雷成、阮金龍連忙領命而去。

龍嘯天跟着道：「司徒堂主，帶領你堂下弟子翻牆而入，呂堂主，破門！」

九龍幫各人正準備有所行動之際，圍牆上突然冒出數十名東方世家的弓箭手，箭如雨下的射向逼近圍牆的九龍幫弟子。

首先逼近圍牆的九龍幫幫衆，在毫無防備之下，竟被射倒十多名。

龍嘯天大怒，身形一閃已撲向大門，雙手連連舞動，把射來之利箭紛紛震飛。而金龍堂堂主司徒光亦已率領着手下冒着箭雨，撲向牆頭。

牆頭上的弓箭手見利箭阻擋不住敵人，便紛紛退入天井。而莊院裏屋頂上卻出現了另一批弓箭手，亂箭如蝗的射向剛翻牆而進的九龍幫幫衆，頓即把數名身手略差的敵人射成刺猬一般。

這時，九龍幫幫主已然把大門擊碎，率領着數十名手下蜂湧而進，卻見天井裏早已恭候着無數東方世家的人，爲首者正是東方世家之主東方無忌。

東方無忌揚聲道：「龍嘯天，東方世家與你們九龍幫向來河水不犯井水，敢問爲何率衆夜襲？」

龍嘯天長嘯一聲，道：「東方老兒，答案很簡單，只有四個字，那便是『受人所託』！」

東方無忌道：「龍嘯天，爲何你不說利慾薰心呢？這豈不是更貼切。」目光一瞟龍嘯天身後一獨臂大漢，續道：「柯榮，老夫眞後悔當日不把你殺掉，一念之仁，竟換來今天的麻煩。」

後院傳來陣陣廝殺及慘叫聲，想必是九龍幫其餘兩路兵馬已然殺進。東方無忌聽了，心裏大是悲痛。

龍嘯天已大爲不耐煩，喝道：「東方老兒，事到如今，你說甚麼也沒用，早點上前受死吧，否則鬼門關大門關上後，你便要做孤魂野鬼的了。」

「嗆」的一聲，拔出腰間精鍊鋼刀。

東方無忌看見九龍幫來勢，不但九條龍悉數出動，且人數衆多，也知道今晚兇多吉少，唯有寄望部份弟子能夠逃脫，謀求他日東山復起，心中長嘆一聲，也拔出長劍，一躍上前。

龍嘯天也不打話，揮舞鋼刀，迎頭便劈向東方無忌。

他身後之司徒光，見幫主已然動手，當下便大喝道：「兒郎們，老規矩！」

在場的九龍幫衆齊聲附和，大嚷着：「老規矩！一個不留！」紛紛掄起兵器撲向東方世家的莊丁。

天井中，登時一片刀光劍影，鮮血橫灑，慘叫之聲此起彼落。

場中搏鬥得最爲激烈的，自是東方無忌與龍嘯天這一對。

一個是赫赫有名的武林世家宗主，一個是叱咤江湖的一幫之魁，自是鬥得鬼哭神號，日月無光。

龍嘯天之三十六路亂披風刀法，深得快而狠之要訣，着着佔先，招招攻向要害，看似紊亂，實則無隙可尋。要非東方無忌身經百戰，經驗老到，早被劈翻刀下。

饒是如此，東方無忌亦是疲於招架，守多攻少，更因數次分心關注其他弟子之情況，被對手乘虛而入，劃傷多處，幸好只是皮肉之傷，未及筋骨，尚能支撑。

約一頓飯光景，守護前院天井的近百名東方世家的好手，已然倒下三十多名，而九龍幫方面，却只死傷了十多人。

龍嘯天目睹如斯情況，沾沾自喜之餘，却帶着數分納罕，只因東方世家大部份精銳、已然在此，負責從兩翼進攻的副幫主雷成及總巡察阮金龍應可順利殺進，但爲何到現在尚不見人影？

且說總巡察阮金龍奉命從右進攻，雖在越牆而進時遭遇東方世家的弓箭手襲擊，損折數名手下，卻也順利衝進莊裏。

負責防守右面的，正是東方無忌之胞弟東方無憂，只見他一言不發便率領莊中好手撲擊阮金龍及他所率領的紫龍堂，青龍堂手下。

論武功，東方無憂與阮金龍相差並不太遠，足可支持二、三百招。然而，九龍幫方面卻另有兩條龍在，便是紫龍堂堂主蒲飛及青龍堂堂主賴天生。

雖有數名東方世家的好手圍攻着蒲飛及賴天生，但兩人之身手，豈是他們所能抵擋？只十多個照面後，已有三人倒下。

東方無憂目睹如斯情況，心裏大爲焦急，可是他自顧尚且不暇，何能分身幫忙？

驀地，三條人影翻牆而進，單看那輕巧而快速的身法，便知來者身手不凡。

東方無憂正在暗叫不好之際，卻聽見三名來者當中其一嬌聲大嚷：「二叔，我來幫你收拾這狗賊！」正是侄女東方依依的聲音，登時又驚又喜。

另外兩人，自然是黃葉山莊少莊主黃玉麟以及嬌俏動人的葉小蒨。兩人也不打話，迅速接下九龍幫的兩名堂主。

黃玉麟藝出名門，家傳劍法曾於黃山論劍數度掄元，身手自是不凡。

刷！刷！刷！刷！天龍劍法中的神妙招式「龍遊四海」在黃玉麟手中使來，比起乃父黃天龍，實不遑多讓。

他的對手蒲飛，藝業雖高，但在如此精妙劍法之下，也無所施其技，蹬、蹬、蹬的一連退後三步，才能避

開劍勢，但已是先機盡失，只有招架的份兒。

至於葉小蒨，她的家傳長青劍法雖遠不及黃玉麟之天龍劍法凌厲，却勝在刁鑽靈活，招式往往出人意表，令人難於捉摸。

九龍幫的青龍堂堂主賴天生對着她，處境並不比同伴蒲飛好上多少，反而頻頻遇險，差點兒被葉小蒨那不可思議的劍招傷著。

只可惜黃玉麟與葉小蒨兩人，劍法雖然不凡，却沒有實際對敵經驗，只懂循序施展家傳招式，缺乏臨陣變化，每每錯過傷敵機會，更數次被對手不顧一切反撲時所窒。

幸好兩人均是天資聰穎，在搏鬥百餘招後已摸得對敵要訣，把對手逼得毫無還手之力。

突然間，場中多了一名臉色蒼白，身形瘦削，三旬不到的走方郎中。

只見他手無寸鐵的撲進人羣，左掌右指，在刀林劍雨中穿插着；所過之處，九龍幫幫衆逐一倒下，不消一盞茶時分，已悉數被他擊倒。

正在與東方無憂及東方依依酣鬥的九龍幫總巡察見狀，登時大吃一驚，虛攻一招便要轉身逃跑。

誰知道走方郎中已如鬼魅般欺身而至，食、中二指距離自己雙目不足一尺，急忙猛吸一口眞氣，施展鐵板橋功夫往後一仰，方能堪堪避開，但臉龐已被對方指風刮上，如刀割般劇痛難擋。

阮金龍武功堪稱一流之列，且經驗豐富，知道自己現時胸、腹已然空門大露；若稍遲疑，對手定必趁勢進襲，連忙强忍臉上痛楚，以刀尖向地一點借力，身形向右急彈。

可惜他忘記了除郎中外，還有東方無憂與東方依依兩個敵人；一柄長劍已然從右劈至，再也閃避不及，攔腰被劈成兩截。

在嘶下最後一口氣時，阮金龍依稀聽見郎中冰冷的聲音道：「左方敵人已解決，我先往前院接應，你們解決這兩人後才來吧！」

走方郎中身形剛消失，兩名九龍幫的堂主在大爲慌張之下，方寸盡失，强撐數招後便分別被黃玉麟、葉小蒨刺倒地上。

衆人見敵人已全被解決，連忙撲向前院，只留下部份莊丁留守及清理現場。

抵達前院時，只見己方形勢已大爲佔優，原來負責左方守衛之人手早已前來增援，扭轉局勢。

與九龍幫幫主對敵的，也再不是東方無忌，換上了衣着殘舊的落泊郎中。

落泊郎中雖然手無寸鐵，但卻把龍嘯天逼得毫無還手之力，只能揮舞鋼刀護着要害。

驀地，那郎中竟穿過重重刀幕，直欺龍嘯天身前，只聽見砰的一聲，人影乍分。

但見龍嘯天左手掩胸，口角溢血，蹬、蹬、蹬的連退四、五步後方能站穩，手中鋼刀已然墜在地上。

而那落泊郎中，却紋風不動的站在原地，凝視着龍嘯天，並沒有乘勝追擊。

龍嘯天隨即長嘯一聲，轉身越牆而遁，餘下的九龍幫徒衆見狀，那敢戀戰，紛紛逃走。

東方無忌亦已從家人口中獲悉從左方來襲的一路敵人，竟是眼前這落泊郎中獨力瓦解；也顧不得料理身上傷勢，匆忙上前道謝。

「這位大俠，東方世家承蒙仗義援手……」東方無忌還不會說畢，已看見落泊郎中嘴一張，噴出一口鮮血，急道：「你受傷了嗎？快坐下休息。」

郎中搖搖頭，軟弱的道：「不礙事，只不過是妄動眞氣，引發起舊傷吧了，片刻後便沒事的了。」話雖如此說，身形却是搖搖欲墜。

東方無忌連忙道：「來人，快扶這位大俠進內休息。」他身後的東方依依已一個箭步上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攙扶着那郎中進屋裏坐下。

郎中甫坐下便道：「東方莊主，在下有一行囊，藏在村外一株大樹上，勞煩你派人找一找。」

東方依依道：「是否便是我們剛才藏身那一株大樹？我現在便替你拿！」

郎中剛把頭一點，她便一縷煙般跑出林外，片刻後已提着一包袱回來。

郎中接過包袱後便立即解開，拿出一個小瓶，倒了數顆葯丸放進口中，說着便閉目調息。

東方無忌等人不敢打擾，只默默圍坐不遠之處。

約一盞茶時間後，郎中便睜開雙眼，道：「莊主，在下已無大礙，就此告辭！」跟着站了起來。

東方無忌急道：「這怎麼可以？你的傷如此重，怎會片刻便無恙，我絕不會讓你離開的，無論如何，你必須在這裏休息一段時日才可以離去。」

郎中忙道：「莊主，這太打攪你了！」

東方無忌道：「這怎麼算打攪！你的傷是因敝莊而起的，若敝莊就此讓你離去，東方無忌還有何面目見江湖上的朋友？噢，對了，說了這麼多話，還不會請教恩公高姓大名。」

「莊主萬萬不可如此稱呼，在下實愧不敢當！在下丘如錚，與莊主曾有一面之緣——不，應該說是莊主曾救過在下一命！」

東方無忌訝異地凝視眼前這丘如錚半晌，道：「丘大俠，你沒有弄錯吧？我好像不會見過你吧？甚至連你的名字也是陌生得很，怎會曾救過你一命呢？」

丘如錚道：「莊主，你還記得五年前通州城之事嗎？」

「五年前，通州城？」東方無忌回憶着：「不錯，老朽在五年前曾途經通州，但當時並不曾發生過甚麼事啊！」

「莊主，這事在別人看來或許只是小事一件，莊主你可能也從未放在心上，但對在下來說，却是畢生難忘！五年前，通州城裏有一個人，病倒街頭，奄奄一息，眼看已是離死不遠；誰知却碰上一個路過的善心人，不但把他抱回客棧，更找了大夫替他治病，直至他病況有了起色後才離去，臨行時更留下了一筆銀兩，交代店家好好照顧病人……莊主，你對這事可還有印象嗎？」

東方無忌這時也想起來，道：「丘大俠，你便是那落泊書生？」

丘如錚站了起來，道：「是的，在下正是那落泊潦倒，病卧路邊的書生！莊主救命之恩，請受在下一拜！」說畢便要下跪施禮。

東方無忌連忙攔阻，大急道：「丘大俠，萬萬不可，你這樣可折殺老朽了；老朽當年只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與大俠今趟冒險相救敝莊百多人口相較，實在微不足道。難道大俠希望老朽把全村的人都找來向大俠叩謝嗎？」

丘如錚聞言，只得站着行禮，道：「在下日前無意中獲悉洞庭十三妖與九龍幫勾結，對貴莊有所圖謀，因此趕來看看，是否有可以效勞之處，因見黃少莊主及葉姑娘已前來報訊，所以暫不現身，只在暗中監視對方之行動。」

東方無忌道：「丘老弟，請恕老朽托大，如此稱呼你了——老朽想不明白，你神功蓋世，應已達寒暑不侵之境，爲何當日竟會病倒街頭呢？」

丘如錚嘆了一口氣道：「當年我因練功不愼，導至走火入魔，武功全失；因此前往長白尋藥，冀能恢復武功。誰知途中遇劫，失去財物，更感染風寒！當時的我，體質比普通人還遠遠不及，怎能與病魔對抗？僥倖其後得莊主相救，更使在下有足夠盤川前往長白，雖然機緣不足，欠缺了其中一種主藥，但仍能勉强恢復部份武功；只是體內個別經脈仍瘀塞不通，一旦動用過量眞氣，便會引致血氣翻騰，內傷發作。」

一旁的東方依依道：「丘大俠，你的傷有可還能醫治痊癒嗎？」

丘如錚搖搖頭，苦笑道：「機會甚微，除非能找得傳聞中的朱菓，七葉靈芝等稀世奇珍，或是找到一個功力比我還要深厚甚多的人，不惜耗費其眞力替我打通瘀塞的經脈，才有痊癒之機！」

東方無忌聽後一呆；丘如錚現時之修爲，已是他望塵所不及，遑論他還未受傷之前？往哪裏去找個比丘如錚沒受傷之前更要高明的人？

驀地，他想起了黃葉山莊的黃天龍，忙道：「丘老弟，黃葉山莊黃莊主內功修爲極高，也許能替你想辦法！黃莊主與老朽交情不淺，定會答應幫忙的，待老朽修書……」

那知丘如錚却道：「莊主，不用勞煩，黃莊主的內功路數與在下有別；便是他答應替在下治療，也是無濟於事，只白費黃莊主之眞力。莊主還是不必費神了，讓在下慢慢想辦法吧。」

這時東方無忌亦想起尚有黃玉麟及葉小蒨在場，連忙向二人道謝。

「東方伯伯，何必客氣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武林中人之份內事，何況東方世家與敝莊向來交情深厚哩！」黃玉麟客套着道。

「爹，大家都已很累了，還是先請丘大俠和黃少莊主、小蒨姐姐到後間休息吧！」東方依依道。

東方無忌道：「依依，現在既然已是深宵了，早晚也不急在這一刻，爹心中興奮得很呢。大家戒備激戰了整夜，應先來點酒菜慰勞才是，酒醉飯飽後再休息也不遲。」

東方無憂這時才道：「大哥，全村的婦女、下人都已疏散到山裏去了，還沒回來，那有人弄菜？」

東方無忌一怔，道：「噢，我倒忘記了……不妨，不妨，那我們便喝點酒吧！本莊所釀美酒，別處難以品嘗。丘老弟，你……」

丘如錚道：「莊主，很抱歉，在下心有餘、力不足，只怕要掃莊主雅興。」

東方依依道：「爹，丘大俠有傷在身，怎能陪你喝酒，還是留待明天才設宴款待三位嘉賓吧！」

東方無忌無可奈何，只好吩咐莊丁帶領三人前往休息。

＊　＊　＊

東方依依躺在床上——馬不停蹄的趕了數十里路，更經過一場生死鬥，她實在是疲乏萬分的了；但不知怎的，她卻難以入睡。

難道她餘悸猶在，難忘今夜大戰的慘烈之象？

當然不是。通常來說，只有在敵人來犯前夕，才會難以入睡，一旦事情過去，便會睡得更香更酣。

她只是因爲無法把一個人的影子驅出腦海——每當闔上眼睛，這個人的形象便自自然然的出現。

那個少女不懷春？東方依依已是年華雙十，若是普通人家，早已出嫁多年；只不過她眼高於頂，對附近村落的青年不屑一顧；連前來提親的其他武林世家子弟也都沒一個看上眼。所以仍是小姑獨處，嫁杳無期。

現在，終於碰上一個如意郎君，小妮子怎能入睡？

說實在的，黃葉山莊少莊主黃玉麟不但家世顯赫，人也英俊瀟洒，如玉樹臨風般，的確是少女們夢寐以求的如意郎君。

可是，他身旁早已有着一個千嬌百媚，善解人意，且是自小便青梅竹

馬的表妹葉小蒨！如果是他，小妮子依依的一番心願極有可能要落空了。

但從東方依依的眼裏，可以看出她正在憧憬着與愛郎併肩行走江湖，遨遊四海的幸福日子，神情不帶半點幽怨之色；難道她有無比信心，能從葉小蒨手中把黃玉麟搶過來？還是……

不能入睡的，除了懷春的小妮子依依外，還有東方世家的宗主東方無忌。

他當然不是因為懷春，甚至也不是因為莊裏死傷了數十名子弟，而難過得不能入睡。

東方無忌的心情極為興奮——能夠保住了東方世家確實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但這只是不能入睡的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是他有心事——一件已困擾他數年的心事。

終於，他跳下床來，披上外衣，跑到人客居住的西院，輕敲着其中一道門。

「丘老弟，你睡着了沒有？」東方無忌找的竟然是丘如錚。

房門瞬即打開，丘如錚仍是那身殘舊不堪的衣着，看樣子並不曾更衣就寢。

「原來是莊主，有甚麼事嗎？請進來吧！」丘如錚的聲音仍是那樣虛弱，可見他的舊患實在非輕。

東方無忌進了房，道：「丘老弟，很抱歉在這個時候還來打擾你休息，只是老朽被一宗心事困擾多年，未能解決，故特來找老弟商量。」

丘如錚掩上房門，道：「莊主，有事請坐下來慢慢說吧！只要是在下能力做得到的，定萬死不辭。」接着從几上斟了兩杯茶，把其中一杯雙手奉予東方無忌。

東方無忌接過茶，呷了一口，坐下道：「老弟，這事……呃，老朽也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莊主，請不必有所為難，儘管說出來吧。」丘如錚道。

「呃，這事是關乎小女依依的……依依自小喪母，缺乏管教，而老朽也因只有她一個女兒，不免過份溺愛，因此使她刁蠻任性……」

丘如錚道：「令嬡在外間闖了禍？」

東方無忌笑道：「老弟誤會了，依依雖然有點任性刁蠻，却也不敢胡來，事實上，她自出娘胎以來，根本不曾單獨離開過本莊半步，更遑論外出闖禍了。」

丘如錚大惑道：「既然如此，莊主還有甚麼煩惱呢？」

東方無忌嘆了一口氣，道：「問題便出在這上頭，自小以來，依依便生長在家裏蔭庇之下，缺乏自主能力。而老朽已是望六之年，來日無多，那能照顧得她一生？」

丘如錚道：「莊主，請恕在下直言，你怎會有此念頭呢？俗語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日後照顧令嬡的責任當然要落在她夫婿身上。莊主，你為甚麼不找個有為青年，把令嬡下嫁呢？」

東方無忌苦笑道：「老弟，你以為老朽是這般自私，老是要把女兒留在身邊嗎？坦白說，早在數年前，老朽便有這打算的了。只是這丫頭不但對附近村落的青年看不上眼，便是對前來提親的各名門子弟也是不屑一顧；老朽只有她這女兒，實不忍心逼她下嫁一個她自己不喜歡的人。」

丘如錚道：「原來如此，這倒是個問題！幸好令嬡尚年輕，還有足夠時間慢慢挑選。這樣吧，在下浪迹江湖多年，若碰上年輕有為之士，便替令嬡撮合。莊主認為如何？」他却不知道東方無忌心裏另有一番打算。

東方無忌搖搖頭，道：「老弟，這也不是辦法。即使老弟能找着人，若依依不喜歡，那只會白費心機，更令老弟失掉面子。老朽之心意是……呃，是了，老弟成了親沒有？」

丘如錚仍不了解東方無忌之企圖，毫不思索地回答：「在下終日到處奔波，那有機會想及這一問題？」

東方無忌大喜，道：「這好極了，依老朽適才觀察，依依這丫頭對老弟印象不錯，定不會反對這門親事的，只是却有點兒高攀老弟了！」

丘如錚聽見東方無忌竟要把女兒許配於他，登時嚇了一跳，急道：「莊主，萬萬不可，在下一介江湖浪子，不但身無恒產，更可說不名一文，朝不保夕，莊主這樣做只會害了令嬡一生。」

東方無忌正色道：「老弟，你認為小女是貪圖富貴，愛慕虛榮之人嗎？坦白說，老朽看上的，是你的人品性格，絕不理會其他，就此說定了，我這便和依依說！」說罷便要離去。

丘如錚連忙拉着東方無忌，焦急地道：「莊主，萬萬不可。婚姻乃人生大事，尚請莊主三思，在下實不願誤了令嬡一生幸福。」

東方無忌堅決的道：「老弟，老朽雖然武功普通，但閱人的眼光，却有獨到之處。老朽決不會看錯的，依依若能有你這夫婿，實是她三生修來之福氣，老朽放心已極。」

丘如錚大感為難，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道：「令嬡國色天香，照說在下應毫不考慮地答應，只是……呃……只是在下實毫無心理準備，不敢貿然應允。莊主，可否容在下考慮一些時候，稍後再給莊主一個答覆？」

「老弟，你要考慮多久？」東方無忌連忙問道。

「在下定於中午前確實給莊主一個回覆，但請莊主暫時不要向令嬡提及這事。」事實上，丘如錚早已有所決定。

「好吧，希望你盡快給我一個回覆。老朽也不打擾了。」東方無忌說畢

，滿懷高興地離去。却不知道片刻後，丘如錚已找着值夜的莊丁商借文房四寶。

天剛亮，東方依依便跑到西院，看見丘如錚房間的窗敞開着，好奇的瞧了一眼。

房裏空空如也，那有丘如錚的影子，床上的被鋪齊齊整整的，看樣子不曾動用過。

東方依依大是奇怪，忖道：「大清早他便跑到那裏去了？」

隨即，她的目光給一樣東西吸引着，那是一封信，平平穩穩的放在桌上。

東方依依心中一動，毫不考慮地穿窗而進，拿起桌上的信一看。

信是丘如錚留交東方無忌的，不曾封口。

東方依依心裏卜卜跳着，也不理會自己不該偷拆父親之信件，便抽出信紙。

「東方莊主尊鑒：承蒙錯愛，丘某實在汗顏萬分。只是丘某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不敢有誤令嬡生幸福，違命之處，尚請察諒。如錚拜違。」

短短一封信，看得東方依依面色大變，嬌軀顫抖。

只見她銀牙一咬，便要把信箋撕為粉碎……這也難怪她憤怒的——爹怎能不事前徵詢自己的意見便貿貿然向別人提親？更可恨的是這人不識抬舉，竟斷然拒絕。

但東方依依終究沒有把信撕掉，放回原處後便一言不發地跑回自己房裏，伏在床上痛哭起來。

這可奇怪極了，乃父不徵求她意見擅自向別人提親，雖有點兒不對，但她亦不必為此傷心欲絕啊！何況她應該高興才是，因為如此一來，她才有機會與意中人共諧連理……

這怎可能？丘如錚雖也眉清目秀，更兼武功高强，但卻是滿臉病容，蒼白得毫無血色；不但身材瘦削，且衣着寒傖——與英俊倜儻，氣宇軒昂，玉樹臨風般的黃玉麟相比，相去何只千里？

但世事偏就如此出人意表，佔據了東方依依心扉的人，恰恰就是丘如錚！

驀地，床上的東方依依霍然坐起，自言自語道：「不好，他說另有苦衷才不能娶我，莫非便是因為他的傷！他定是知道自己的傷無法痊癒，甚至不久於人世，所以才有這種說法！這一定是了，否則他怎會如此瘦削？怎會動手後自動咯血？不，我要去找他！那怕是短暫的幸福，我也要爭取！何況他傷得這般厲害，怎能沒人照顧？」

她心意已決，迅速從床上躍下，收拾應用物品，只是她毫無出門經驗，簡直不知該帶些甚麼東西才好，弄了大半天才把行囊收拾妥當，更幸好她為人細心聰明，懂得悄悄地跑到賬房，編了個謊言，支取一筆銀兩作盤川。否則——只怕跑不出五十里去；遑論前去莽莽江湖中找尋丘如錚了！

無情不似多情苦

東方無忌長嘆一聲，把丘如錚留給他的信撕為粉碎，喃喃道：「老弟，你雖然不答應，但也毋須不辭而別啊！難道我會强逼你嗎？你傷得這般重，若有甚麼意外的話，教我如何心安！」

日前疏散到山間避禍的婦孺，早已陸續回到村裏；而負責服侍東方依依的丫環亦已回來，聽見小姐不曾離家，連忙往見東方依依聽候使喚。

片刻後，只見她神色張惶的跑到東方無忌身前，嚷道：「老爺，不好了，小姐不見了，房間裏只有這封信！」

東方無忌吃了一驚，搶過信箋拆閱後，頓足道：「眞是胡鬧！她毫無江湖閱歷，怎可以單身到處跑？」隨即派遣莊中好手，到處找尋東方依依的下落。

* * *

東方依依帶着包袱，提着長劍溜出莊後，策騎沿着大路急奔了十多里路，方始停下略作休息。

人海茫茫，到那裏找丘如錚？停下來時，東方依依才想到這一個問題。

愛情是盲目的；這時的依依，根本沒考慮到江湖險惡，實在非她一個單身女子所能應付。

在她心中，只有一件事，便是盡快找着丘如錚，陪他渡過餘下的日子。

她更絲毫沒考慮到即使能把丘如錚找着，自己又是否會被他接受。

她根本沒想過——丘如錚若願意和她一起的話，又怎會一聲不響的跑掉？

「噢，有了！近日來最熱門的盛事便是那論刀大會，他是浪迹江湖的大俠，定不會錯過這盛會的！我只要跑到雁蕩山，定能找着他！」依依想到這一點後，便重新躍上馬背，循日前和黃玉麟、葉小蒨走過之路急奔。

她沒有想到丘如錚多年來只是到處尋找靈藥治傷，對武林中事簡直毫無興趣，否則以他的武功修為，又怎會藉藉無名？

一口氣趕了個多時辰的路後，東方依依才記起，出門到現在，自己甚麼東西也未曾吃過，甚至是滴水未進。可是行囊中除了數件日常最喜愛的小玩意外，便是替換的衣服，最重要的乾糧和水袋卻忘記帶在身邊，還有要命的是東方依依根本不熟路徑，也不知要跑多少路才有村落。

這時的她，方明白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的道理。無可奈何之下，東方依依只得忍着飢渴，一挾馬肚，繼續向前行，希望前路不遠處有吃喝

之地方。

又是一個時辰過去了，依然未能見着村落的影子，依依不禁大為焦急煩燥。

事實上，依依並非這般饑渴難抵的，她只不過是比平日遲上兩個時辰不曾吃喝吧了。只是小妮子嬌生慣養，習慣了定時飲食，不要說遲了兩個時辰，便是遲了一刻也感覺到極不舒服，何況還在烈日之下趕了那麼多路。

東方依依只覺得又餓又渴，正在大為焦燥之際，卻看見路旁有一簇結着顏色鮮艷菓子的灌木叢；當下大喜如狂，立即策馬上前，把馬韁繫在一旁便一衝而上，摘下十多枚野菓。

略為揩拭後，依依便把野菓往口裏送；嬌生慣養的她，平日吃菓子時，總是削皮去核，再切成一片片，那曾試過如今這般的吃法？

一口咬下後，酸酸的，和平日所吃的大有不同，但卻頗為解渴；依依想也不想，一口氣吃了數枚，跟着挨在樹下略作休息。

片刻後，她開始感覺到不妥了，腹裏劇痛如絞。這時她才知道適才吃的野菓含有毒素，大吃一驚之下，連忙盤膝坐着，運功逼毒。

只見她臉上火紅，銀牙緊咬，額上冒出豆大汗珠，終於步履踉蹌跑進林裏，良久後才跌跌撞撞的跑出來，最後更虛弱地跌坐地上。

「咦，這位姑娘，有甚麼事嗎？看妳的樣子好像有點不對，可需要我們幫忙嗎？」

東方依依虛弱地睜開眼睛，只見身前不遠處不知何時來了兩名身穿勁裝的佩劍青年，連忙道：「兩位少俠，請救救我，我誤吃毒菓，現在虛弱萬分，站也站不起來。勞煩你們跑一趟東方世家，請他們派人前來相救，我爹定會好好的報答兩位！」

慣走江湖的人，對野菓之特性，大都瞭如指掌。事實上，兩名勁裝青年一看地上之野菓及東方依依之情形，早已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其中一名穿藍衣的青年道：「原來姑娘是東方世家的人。大家同屬武林一脈，我們本該替姑娘通知令尊的，只是東方世家距離這裏數十里，而我們卻有急事在身，實在有點不便……」

另外那穿青衣的青年卻道：「師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來往東方世家一趟，也只不過躭誤三數個時辰罷了，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覺，日夜兼程趕路。」

藍衣青年一瞟師弟，道：「師弟，你說的是；不如我們分一人前往東方世家報訊，留下一人保護東方姑娘，你認為如何？」邊說邊打着眼色。

青衣青年道：「這當然好，我們抽籤好定誰往東方世家吧！」

藍衣青年道：「還抽甚麼籤？我是師兄，當然是由我來保護東方姑娘了！你還不快點起程？」

青衣青年大是不願，在藍衣青年耳邊低語了數句話。

藍衣青年不耐煩地道：「知道了，絕對不會跑掉你的份兒的，快點離去吧。」

青衣青年轉身離去後，藍衣青年便走到東方依依身側蹲下，道：「東方姑娘，可否讓在下替姑娘把脈，看看中毒有多深。」

東方依依不虞有詐，虛弱地伸出手來。

藍衣青年略為把脈後，竟手指一緊，扣着東方依依的脈門，左手攔腰把她抱起，跑往林中。

東方依依大吃一驚，掙扎着道：「你要幹甚麼？」

這時的東方依依，全身軟弱無力，而且脈門被扣，那能夠掙扎？

藍衣青年桀桀笑道：「美人兒，誰有空替妳通知東方世家了？乖乖的不要亂動，省點氣力，留待片刻後與我合作吧，否則妳會錯過不少樂趣的了！」

東方依依聽了，登時魂飛九霄之外，急道：「淫賊，你還不放開我的話，東方世家定不會放過你的！」

藍衣青年笑道：「笑話！難道妳死後會報夢嗎？這些鬼話只有蠢材才會害怕。」

「淫賊，我死後也不會放過你的！」東方依依絕望地要嚼舌自盡。

誰知道藍衣青年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揚手便把她的牙關扯脫，笑道：「也不知有多少女子對我這麼說的了，我還不是活得好端端的？」

藍衣青年把她放在地上，伸手一扯，東方依依的上衣撕破。

依依羞怒惶急之下眼前一黑便昏厥過去。

藍衣青年血脈賁張，便要進一步替依依解除束縛……

「該死！」身後突然傳來一冷冰冰的聲音。

藍衣青年大吃一驚，連忙轉身，只見身前站着一個臉色蒼白，衣着殘舊的走方郎中。

「何方狗賊，竟敢……」

藍衣青年話猶未畢，對方之手掌已距離面門數尺，急忙側身閃避。

可是，這郎中的手實在太快了，藍衣青年根本不清楚是甚麼一回事，一陣劇痛已從雙目傳到腦中，跟着便感覺到自己像飛起來一般，下意識地便要……但是，手和腳為甚麼不聽使喚了？

可惜他的雙目早已被剜掉，否則定會看見自己的身體並沒有和頭顱一起飛起，只軟軟的躺在原處，脖子處多了個碗大的口……

這走方郎中正是不辭而別的丘如錚。

只見他喃喃自語道：「東方莊主不是說過她從沒單獨離過家半步嗎，為

甚麼竟放心讓她一個人到處跑了？要不是我認出她的馬在路旁和看見那青衣青年鬼鬼祟祟的到處張望，後果實不堪設想。」

他連忙便往林外找來依依的包袱，拿出一件外衣替她穿上。

跟着他便替依依略一把脈，再從自己懷裏掏出一顆葯丸，嚼碎後餵進依依口中，心裏卻罵道：「真是糊塗，怎能不帶水袋便到處跑的！」隨即解開自己的包袱，拿出水袋放在依依身邊，這才躍上一棵大樹躲起。

他不敢立即把依依救醒，替自己招惹煩惱，但也不放心就此離去，只得暗中保護。

不久，依依甦醒過來，看見自己身上竟換上一套衣服，而身體並無異狀，心下一寬，不禁大為奇怪。

隨即，她看見了那無頭屍身，以及留在自己身旁的包袱和水袋，這才明白自己為人所救，一想起剛才的情形，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是誰救了我呢？」她喃喃自語地站了起來，竟發覺體力已全部恢復，但仍口渴非常，連忙拿起水袋，拔掉塞子便往口裏灌。

「噢，原來救我的人是姓岳的，但岳甚麼呢？」她留意到羊皮水袋上刻了一個岳字。

「唉，這如何是好，我的心已屬意丘大哥，但我的身體已被人見過，更被人觸摸過，再不是清白之身，如何能夠獻給丘大哥呢？」依依呆坐地上自言自語。

樹上的丘如錚聽了，心頭為之大震，想不到東方依依竟對自己如斯痴情。

「難到她是跑出來找我的？這怎麼是好？若讓她到處跑的話，不難再會遇險，我定要暗中保護她，並找機會勸她回家！」丘如錚暗作決定。

片刻後，依依站了起來，跑到那無首屍體處，拿了那人之佩劍，拔出一看。

「哼，原來是武當派的，想不到堂堂名門弟子，竟也做出如此勾當，我定要告訴爹這事，要他向武當問罪。」

她把長劍及丘如錚留下的水袋帶在身邊，更在大樹的樹幹上刻了兩行字：「武當弟子企圖姦殺弱女，被人撲殺於此。」

瞧了自己的得意傑作一眼後，依依這才滿意地拾回自己的包袱出林，躍上馬背，臨行時更向倒斃不遠的青衫青年之屍身啐了一口，罵道：「淫賊！這樣死掉，實在便宜了你！」

剛才吃了毒菓，不但腹痛如絞，還大瀉一番，依依現時更覺腹如雷鳴，連忙策騎急奔。

依依離去後，丘如錚便從樹上躍下，在懷裏掏出一塊人皮面具，仔細地戴上，再更換了一套外衣，登時變成另一個人。

跟着他便在林外找着適才那兩名青年所留下的馬匹，並取過兩人之行囊，循依依所走方向奔馳。

＊　＊　＊

東方依依與丘如錚離去不久後，大路上出現了一黑一白兩騎，從東方世家之方向而來。正是黃葉山莊少莊主黃玉麟及葉小蒨。

黃玉麟道：「小蒨，我總覺得那丘如錚透着古怪。」

葉小蒨道：「表哥，何以有此一說，是因為他不辭而別？」

黃玉麟道：「這只是其中之一，我認為他未必真的叫做丘如錚，可能這是個假名。」

葉小蒨道：「表哥，丘大俠何須用假名來欺騙我們？他又不是壞人。」

黃玉麟道：「他為甚麼要用假名便不得而知了。而且，人是絕不能憑一時一刻的表現，便去判斷是壞人或是好人的；不知怎的，我直覺上認為他並非好人，神神秘秘的。」

葉小蒨道：「你實在太武斷了，光從別人用假名字便說他是壞人，何況你根本不能肯定丘如錚這名字是假的。」

「這丘如錚肯定是個假名字！小蒨，妳說吧，他的武功如何？」

「高明得很！」

「對了，看他在二十餘招內便能赤手空拳把九龍幫龍嘯天擊敗，那豈不是爹也非他的對手？這份身手實在可怕，他尚是有傷在身哩！若他沒傷的話……」黃玉麟分析着。

「這怎會呢？莊主武功蓋世，江湖中有誰能敵？」葉小蒨有點言不由衷的道。

「小蒨，妳不用說違心之言了。坦白說，爹的修為我很清楚，絕對不能這般輕易把龍嘯天擊倒，即使有劍在手，也當在五十招後才可以。」

「表哥，武功之高低並不是用擊倒同一敵人之招數多寡來衡量的。有些人之武功路線屬全攻形，另外有些人則以守為攻，先求自保，再伺機克敵；當面對較弱的對手時，當然是全攻形的人能夠迅速戰勝，但若果這兩類形的對敵的話，並非便是全攻形的那一個佔優的，要知道久攻不下，銳氣便失，很容易被敵人乘虛而入。」葉小蒨分析得頭頭是道。

「即使如此，妳能否認這自稱丘如錚的人比起我爹，實在是不遑多讓嗎？」

「以昨晚所看，這人之武功的確不比莊主差。」葉小蒨道。

「這便是了，武林中人的名字，我們雖然認識不多；但武功較高的，爹都曾經向我們提及過。可是，卻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丘如錚這名字，所以，我肯定這名字是假的！」

「表哥，也許這丘如錚是近年才崛起的，莊主也不認識哩！要知道黃葉山莊已有四年不曾在江湖走動！」

「小蒨，黃葉山莊雖說四年未出江

湖走動，但却無時無刻不在注意着江湖上一切動態，若有一個如丘如錚這般身手高明的人出現，雄大叔定會打聽得着，回來報告的。」

「也許這丘……咦，表哥，叢林旁有人躺着呢！」葉小蒨一眼便瞧倒斃路旁那名青衫青年。

黃玉麟一勒馬頭，隨即施展一式潛龍出海身法，從馬背上凌空翻了數個觔斗，輕輕飄在青衫人身側。

「小蒨，這人早已死掉多時，是被人用重手法擊斃的，一擊致命，下手的人是個高手。」黃玉麟略爲檢查青衣人傷處道。

葉小蒨拉了馬兒過來，道：「這人根本連出手的機會也沒有哩，佩劍仍原封不動的插在身後。」

黃玉麟隨即拔出那人佩劍一看，只見劍身上刻有武當二字，便道：「原來是武當派俗家弟子，究竟是被誰所殺呢？」

葉小蒨道：「江湖中之仇殺事件，無日無之，我們也無謂理會這麼多了，還是趕路吧，我們還要替東方伯伯找尋依依妹子的下落哩！」

黃玉麟道：「我看東方姑娘這次擅自離家，箇中定有特別原因，絕非如東方伯伯所說意欲單獨闖蕩江湖那般簡單。」

葉小蒨道：「不會吧，依依妹子與我們一起時，除了表示不滿東方伯伯把她困在家裏外，並無其它異常之處。也許她祇是恐怕東方伯伯在應付過九龍幫及洞庭十三妖之後，家裏再沒危險，便不許她到雁蕩山看熱鬧，故偷偷地跑出來。如我推測沒錯的話，屆時在論刀大會定能碰上她的。」

黃玉麟道：「哼，我却懷疑是那丘如錚把她騙走，甚至擄走呢！」

葉小蒨大不爲然，道：「表哥，你爲何對丘如錚成見這般深的？他的臉色雖然不大好看，但眼中却是充滿正氣，絕對不會是個壞人！」

黃玉麟道：「小蒨，永遠不要以貌取人，這丘如錚如果不是心中有鬼的話，何須神神秘秘的不辭而別。」

葉小蒨道：「也許他另有要事在身哩，你沒聽到他當晚在擊退九龍幫後便嚷着要離去嗎，只不過東方伯伯見他有傷在身，不許他離開吧了。」

黃玉麟看見葉小蒨處處爲丘如錚辯護，大是不悅，道：「哼，我總覺得這人有點不妥，眼前這武當弟子身上毫無刀劍傷痕，說不定便是丘如錚所殺哩。」

葉小蒨道：「表哥，這事你千萬不要亂說啊，否則讓武當派的人聽見了，誤會眞的是丘如錚所殺，那便替他招惹麻煩。」

黃玉麟更是不滿，道：「妳何必處處爲這姓丘的說話，難道妳喜歡上他嗎？」

葉小蒨杏眼圓睜，微嗔道：「你這人眞是蠻不講理，我不和你說了。」反身上馬，往雁蕩方面急奔。

黃玉麟一跺足，把手中武當弟子之長劍插在地上，便上馬直追葉小蒨。

可惜兩人不曾走進叢林，否則自會看見東方依依留下的兩行字，便也不會替丘如錚招來那麼多煩惱了。

＊　＊　＊

剛踏進浙江境裏，路上便經常碰見從四方八面而來的武林人仕。

這也難怪，有誰不想看看這論刀大會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不少人更想知道這藉藉無名的王白石究竟是何方神聖，膽敢弄個論刀大會來與黃山論劍唱對台戲。

王白石究竟是誰？竟能邀請得到甚少在江湖露臉的黑道巨擘黃河老妖、霹靂刀以及煞神君等人作嘉賓兼監場！

可以肯定的是這王白石定有着高明的身手，或是富可敵國的財產。

上趟在叢林裏險遭姦汚後，東方依依了解到一個單身女子跑江湖，實有不少不必要的麻煩；故此學了乖，找了一套男裝服飾穿上，變成了一個翩翩公子。

一路上，她不停地打聽丘如錚的行踪，只可惜沒有人聽過這名字，也沒有人曾見過一個廿六、七歲，臉色蒼白，作走方郎中打扮的人。

她怎知道丘如錚一直便跟着她，只不過是面目與裝束都不是她見過的模樣吧了。

「丘大哥，你究竟在那裏？你可知道我找得你好苦嗎？」每當依依打聽不着任何消息時，她的心裏便這般叫嚷。

可惜丘如錚並不聽見她心裏的呼喚，要是他能夠聽見的話，說不定他會現身和依依相見。

但是，丘如錚應該知道依依正一片痴心，到處找他的啊？難道他眞的是這般無情，能夠狠起心腸讓依依不辭艱辛，冒着江湖風險，到處找他？抑或是他眞的有着苦衷，不忍害了東方依依一生幸福，故不敢消受美人恩？

這答案只有丘如錚自己才知道。

雖然未能打聽着半點有關丘如錚的消息，東方依依並沒有氣餒，她仍然寄望丘如錚會在論刀大會中出現。

她決定前往參加論刀大會。

＊　＊　＊

論刀大會，顧名思義，只有用刀的人才能有資格參加。

依依有見及此，特地把自己的佩劍以及從那藍衣武當弟子身上拾來的長劍用布包起，另購了一柄單刀。

在雁蕩山附近一個小鎮上，賣刀的老頭兒近日來笑得好不開心，令人只能看見他僅餘的三顆黃牙，而眼睛和鼻子早皺到一塊去了，可不是嗎，一個論刀大會，給他帶來了不少的生意，不但存貨沽清，還得多聘人手，

趕造鋼刀以應付所需。

幸好，買刀的人根本便不計較刀的品質，只要是一柄刀便成，那怕是一柄菜刀。

劍法與刀法，不論在路數及技巧上，都截然不同。東方依依恐怕論刀大會須要參加者入場前來一個甄別試以釐定參加資格，特地在買了刀後，找了一個僻靜地方練習使刀。

可是，練武一道，除天賦外，明師是絕不可以缺少的。

東方依依雖然冰雪聰明，但身小便浸淫劍法之中，對刀法簡直一竅不通，沒有別人指點，單靠自己盲目摸索，使出來的刀法自是不倫不類。

練了大半天後，東方依依沮喪地把刀向地上一扔，自怨自艾道：「我眞的是這麼蠢嗎，竟連最容易使用的刀也不懂得用！」

驀地，她的身後响起一輕笑聲，道：「姑娘，妳這樣練上一千遍也是白費心機的！一個人若被某種概念先入爲主，譬如你腦海裏始終牢記着劍法要訣，又怎能使刀呢？」

東方依依連忙轉過身來，只見身後不知何時竟來了一個年約三十餘歲，臉色枯黃的文士。

中年文士續道：「用劍法來使刀，不是不可以，但先決條件是必須忘掉劍訣，順刀勢出招，取其神而棄其形，妳明白嗎？」

東方依依似懂非懂的，茫然地瞧着中年文士。

中年文士跟着從上樹上折了一小樹枝，隨手揮舞起來。

東方依依一看，登時吃了一驚，嚷道：「這是龍翔劍法啊！你究竟是誰，竟然懂得使我家劍傳劍法……」她却忽略了對方爲何一眼便看出自己是易釵而弁，更忽略了對方的龍翔劍法使來比她爹還深得箇中精要。

「姑娘，妳不用知道我是誰，更不用知道我爲何懂得使龍翔劍法，只要知道我這劍法並非適才從妳處偸學而來便成！把妳的刀給我吧，讓我演一遍龍翔刀給妳看看，看妳能夠領略多少？」

依依半信半疑，終於怯生生地把手中刀遞給中年文士。

中年文士接過刀後，立即表演了一套刀法，刀勢凌厲，矯若遊龍，看得依依目定口呆。

「小心再看一遍，我不再演第三遍的了！」中年人邊說邊把適才之刀法重演一遍，但速度却慢了不少。

收了刀後，中年文士笑道：「妳懂了嗎？」

東方依依這才如夢初醒，她實在想不到自己家傳的龍翔劍法用刀使來時，竟有如斯威力，比用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年人把刀交還依依，道：「妳現在試演一遍看看。」

依依天資聰敏，看過刀法兩遍後，已領略到箇中精華，連忙依樣葫蘆的使出來。

「不成，不成，還有很重的劍法味道。再來，記着一點，順其自然，切忌拘泥，必須依勢出刀。」

依依只得重演一遍。

「還是不成，妳以爲現在是練劍嗎？輕盈無力的，像甚麼話？出刀必須狠、快！知道嗎？再來一遍。」中年文士還是不滿意。

依依練了八遍後，中年文士才點點頭，道：「這才像點樣子。看來相見也是有緣，我便另外贈妳一套正宗刀法吧，免得妳在論刀大會中被人認出是東方世家的人。把這刀法練熟後，日後再嘗試用在劍上，若能領悟箇中要旨的話，那麼不論用甚麼東西，便是一枝柳枝，也能使出刀法及劍法來。現在留心聽着……」

依依大喜，連忙留心學習。

「前輩，我使得如何了？」依依練了數遍後嚷道。

中年文士却已不知所踪。

＊　＊　＊

論刀大會擧行的前一天，突然傳出一項消息。

大會方面有鑒於遠道前來捧場的武林人仕不少，爲了不想其中一部份人失望而回，特別增設旁觀席。

獲邀參加論刀大會的，均是略有名氣的刀客，正邪俱有。其他沒有接獲請柬的，亦可臨場申請參加，但只限於用刀的武林人士，而且必須通過一場考驗，以決定參加資格。

至於不是用刀的江湖同道，一律於旁觀席接待。

大會開始的那一天，東方依依大清早便跑到會場，只見一個山谷裏早已興建了兩座簡陋的看台以及一個小擂台。

擂台後另外興建了一座小平台，其上安放了數張椅子，似是大會主持人及監場之席位。

入口兩旁，分站着三十名衣着整齊，清一色青衫，胸前繡一柄金刀的佩刀大漢，當中放着一張八仙桌，桌旁分插着兩面迎風飄揚的大旗，一面是金刀青旗，另一面則具白底黑字，上書接待處。

八仙桌後，坐着兩名年約四旬的中年人，接待前來參加大會的武林人仕。

「這位公子，請問是來參加比武還是旁觀？」其中一名中年人一瞟東方依依的佩刀，略表詫異的問道。

這也難怪他有此表現，東方依依這時的模樣英俊瀟洒，與腰間的刀實在不相襯。

東方依依啞着嗓子道：「我可以只參觀的嗎？」

中年人連忙道：「當然可以，內進左首便是旁觀席，公子請便。人手不足，請恕招待不週。」

東方依依略爲點頭道謝，便逕往

旁觀席走去，一雙美目不停地搜索着丘如錚的踪影。

距離大會開始的時間尙早，到場的武林人仕並不太多，依依略一瀏覽，已知道丘如錚不曾到，心裏不禁惆悵萬分。

「怎麼了，妳原來不是前來參加論刀的嗎？」

東方依依連忙回首一看，竟是日前傳授她刀法的中年文士。

不知是否有傳藝之恩，東方依依見了中年文士，好像是見了親人般，大喜道：「前輩……」

中年文士搖首道：「不要前輩長，前輩短的，把我叫得那麼老！叫我金大叔吧。」

依依親暱的道：「金大叔，怎麼你也來看熱鬧了？」

金大叔道：「我並非看熱鬧來的，只是想看看妳能否力壓羣雄，奪得刀魁銜頭罷了。誰知妳只是來看熱鬧，早知如此，我便不贈送那套刀法了。」

依依垂下頭，低聲道：「金大叔，很對不起，晚輩辜負了你的期望。坦白說，晚輩是來找一個人的，因恐怕大會不准不懂用刀的人進來，所以才躲起來練刀。」

金大叔微笑道：「妳這樣用心良苦的跑來尋人，那人定和妳關係非淺。」

依依眼中已隱約出現淚影，道：「金大叔，實不相瞞，那人是晚輩之未婚夫婿。只是……只是，他不但不願意娶晚輩，更偷偷溜掉。」

金大叔聽了，登時爲之一愕，眉頭一皺道：「竟有如此一回事？這人如此不識抬舉，不嫁也罷！妳放心，待我替妳找個英俊有爲，文武兼備的如意郎君，不要再找那蠢材了。聽我的話，既然妳不打算參加論刀，那麼便不要留在這裏了，先回家吧，我定會在短期內帶個比那傢伙好上百倍的到東方世家找妳。」

依依忙道：「金大叔，萬萬不可，曾經滄海難爲水，我心中只有他一個人，除了他之外，我誰也不嫁的！」

男女間的感情便是如此奇妙的事，東方依依與丘如錚，事實上只有一面之緣，甚至不曾正式交談過。

難道這世間上眞有一見鍾情這一回事？抑或是因爲丘如錚拒婚，激發了東方依依的性子，定要俘虜丘如錚。

金大叔呆了一呆，道：「妳眞是死心眼，告訴我，那傢伙有甚麼好，值得妳這般痴心？」

東方依依沉思片刻，道：「金大叔，老實說吧，晚輩也說不出來，也許晚輩傾心的是他之大仁大義，爲了報恩，不顧自己之安危。」

「他對妳之印象如何？妳與他的婚約是誰訂下的？」

依依低下頭，輕聲道：「晚輩也不知道他對晚輩之印象如何，至於婚約，則是家父訂的。依晚輩推測，他之所以不願意娶晚輩，可能是他知道自己之傷勢無法治療，不久於人世，所以不願躭誤晚輩終身，而並非對晚輩有所討厭。」

「既然妳已知道他來日無多，還找他幹甚麼？難道妳願意作一輩子的寡婦？我眞是從沒見過好像妳這麼蠢的人！」金大叔搖頭嘆息道。

「金大叔，晚輩只希望能夠陪伴他，讓他快快活活的渡過餘下的日子。即使只能做一天夫妻，晚輩也毫無怨言。」

「妳可曾眞眞正正爲他設想嗎？若他自知來日無多，仍要誤妳青春，這人便是個自私到極點的傢伙，根本不值得妳去尋找！若他仍有人性，只是經不起妳苦苦尋找以及體諒妳的一片痴心而勉强與妳一起，他的心裡會舒服嗎？他眞的能夠快快活活渡過餘生嗎？」

東方依依登時啞口無言，她實在沒想過這一點。

金大叔續道：「小姑娘，回家吧！犧牲了自己，卻使受的人痛苦，這值得嗎？回去好好的練武，我替妳找個比那傢伙更出色的夫婿。」

東方依依却搖搖頭，道：「金大叔，不用了。經你提醒後，晚輩決定不論天涯海角，也要找尋靈藥，替他治病。」

中年人實在想不到東方依依對她的「未婚夫婿」如此一往情深，眉頭一皺道：「妳可知他受的是甚麼傷？」

東方依依忙道：「據他說是多年前因練功不愼，引致走火入魔，其後雖然恢復部份武功，但因缺乏一重要藥引關係，部份經脈仍然瘀塞，經常有咯血現象。」

金大叔道：「妳可知道經脈瘀塞了數年的話，甚麼藥也沒功效，我看妳還是不要費心了，徒然浪費心機時間罷了。」

東方依依搖搖頭道：「不，他說過若能找到甚麼朱菓、七葉仙芝的話，他的傷便有痊癒的希望。」

金大叔不禁失笑，道：「傻丫頭，你難道不知道他只不過是隨口說的罷了，世間上那有朱菓、七葉仙芝這些靈藥？」

東方依依道：「不會的，丘大哥不是這類人，他絕對不會欺騙我的！世間上定有朱菓及七葉仙芝這些靈藥。」

金大叔無可奈何，只好道：「縱使眞有，但這些靈物可遇而不可求，妳往那裏找？」

東方依依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今天找不着，還有明天，明天找不着，還有後天。終有一天，上蒼會體諒我的苦心，讓我找着的。」

金大叔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上蒼若是有眼的話，世間上又怎會有那麼多事？水災、旱災、瘟疫等等天災橫禍，受害的是誰？還不是善良的貧苦大衆？」

東方依依道：「雖然如此，我仍不會放棄這心願的，若不去找，又怎會得到呢，難道靈藥會從天上掉下來嗎？」

金大叔輕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應該怎麼說才好。要知道妳一個單身女孩子到處亂闖，實在非常危險。」

東方依依道：「金大叔，你不用勸我回家了，我決定了的事，絕不會改變的。你若不放心的話，可以多教我一點武功，讓我有自保能力啊！」

金大叔道：「武功並非一朝一夕能夠練成的，妳若能夠完全領略家傳的龍翔劍法及我所傳授的奔雷刀，並能融滙貫通，江湖中能勝過妳的人不會有很多。但是，江湖中有很多古怪狡猾之技倆，單靠武功實不足以應付。」

東方依依眨眨眼睛道：「那你可以告訴我這些技倆是怎樣的，讓我碰上時可以有所防範啊！」

金大叔笑道：「這些古怪技倆，可說日新月異，層出不窮，說上半年也說之不盡，必須有敏銳的警覺性及豐富的江湖閱歷，才能避免受傷害。」

東方依依眼珠一轉，笑道：「金大叔，我若不嘗試到處走走，又怎能增加閱歷呢？經驗及警覺性都是磨練出來的嘛！」

金大叔正要繼續努力，企圖勸服依依打消到處找藥的念頭，依依已搶着說道：「金大叔，不用勸我了，我是不會聽的！噢，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了，另外一席也有不少人哩，看樣子大會也差不多開始了。」

金大叔點點頭，道：「這大會主持可不簡單哩，場面處理得秩序井然，毫不混亂。而那些青衫大漢，每個人都是雄赳赳的，態度不卑不亢，一看便知是久經訓練之人；比起上來，黃山論劍反顯得有點兒不及了！」

「金大叔，你曾參加過黃山論劍嗎？」東方依依問道。

金大叔道：「這些虛名對我來說，簡直如糞土一般，我怎會參加甚麼論刀、論劍大會！只不過在九年前，曾參觀過一屆黃山論劍罷了。」

東方依依半帶天眞，半帶試探的道：「那一屆是黃葉山莊黃叔叔掄元，奪得劍中之王稱號的啊！金大叔，依我看，你的劍法這麼高明，若你也參加的話，當年那稱號定是屬於金大叔你的！」

金大叔微笑道：「丫頭，妳不用轉彎抹角了，是不是想問我的武功和黃天龍比較，誰高誰低？」

東方依依點點頭。

金大叔笑道：「妳定是希望我說，我的武功比黃天龍只高不低，那麼便可以要求我替妳的愛郎以內力打通瘀塞的經脈，對嗎？」

東方依依赧然點頭，低聲道：「金大叔，你怎麼會知道的？」

金大叔道：「黃葉山莊兩名莊主，深藏不露，眞實的武功比別人所知的高明不知多少倍；尤其是二莊主葉長青，簡直可說已達爐火純青，返璞皈眞之境界。僅以黃天龍屈在黃山論劍之表現來說，確不是我之敵手，但實際上鹿死誰手，尙是未知之數。」

東方依依大喜道：「那麼大叔定可以替……」

金大叔卻搖搖頭，道：「丫頭，你不用這般高興，我的武功雖然不弱，但所修習之內功，另成一派，與妳的未婚夫婿路線截然不同，勉强替他運功療傷，只會加重他的傷勢。」

東方依依大爲失望：「如此說來，只有寄望能找着朱菓或七葉仙芝這一途了。」

金大叔道：「丫頭，我看妳也不必刻意找尋這些東西了，妳的未婚夫婿若然命不該絕的話，定會……」

說到這裏，金大叔便停了下來，只因他發覺東方依依並不曾留心他的說話，只不停地把目光放在陸續進場的武林人士身上，喃喃道：「爲甚麼還不見他出現？難道他當晚妄動眞氣後，傷勢加劇，不能前來？」

金大叔看見東方依依如斯模樣，不禁大爲搖頭，也不知他是爲了依依如此痴情而感動，還是嘆息她這般蠢。

這時，山谷入口處，出現了一行人，在十多名身穿青衣，右胸繡着金刀符號的大漢陪同下，緩緩走向擂台後的小平台。

看樣子，這令人觸目的論刀大會即將揭幕了！

＊　＊　＊

金大叔逐一打量過坐在大會監察席上那羣人後，不禁爲之眉頭大皺，暗忖這主辦者的確是來頭不小。

當中主位上，並肩坐着兩人，其一衣着華麗，年約五旬，臉容清癯，雙目卻是炯炯有神。

憑金大叔銳利的目光及豐富之江湖閱歷，一眼已瞧出這人臉上，戴着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令金大叔暗暗吃驚的，卻是坐在主位上的另一人。這人看上去只有三十餘歲，蓄着兩撇小髭子，臉色白裏透紅，肌膚嫩滑，與妙齡女兒家不遑多讓。

這個人的名號，江湖中無人不知。

提起玉面郎君文二郎，江湖中誰不頭痛？尤其是家裏尙有待嫁閨女的人！

數十年來，這文二郎憑藉着俊俏的容貌以及翩翩之風度，也不知糟蹋了多少少女的清白。

數十年來？不會弄錯吧？這文二郎看上去只有三十餘歲，難道剛出娘胎便……

這當然不是！文二郎實際上已是六旬開外的老翁，只不過練有採補之術，故能夠青春長駐，不覺衰老。

玉面郎君這人，平生除了酷愛女

色外，却不會聽過有任何惡跡，更由於失身於他的女子，均是自願，故此，正派之士對他簡直無可奈何。

當然亦有不少女子的尊長找上他，甚至以武力相逼，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繼續騙取其他少女之芳心。

箇中原因很簡單——數十年來，還沒有人能勝過他的袖中刀絕技！

死在文二郎刀下的人，實在不計其數。但他却有一點可取之處，那便是念舊情，只殺助拳的人，對女方的親屬却不傷分毫。

文二郎在江湖中，已銷聲匿跡了三年多，傳說是關東大俠皇甫磊不值他之所爲，把他殺掉，那知竟在這時出現！

金大叔與文二郎，在他失踪前，曾與他有一面之緣，這時卻大爲奇怪，忖道：「短短數年不見，玉面郎君爲何竟蒼老了這麼多？不但臉色不及當年，眼角亦浮現出皺紋，難道他的採補術已失靈？」

華服中年人及玉面郎君之左右，分別坐着六個人，每邊三個。

左首的三個人，依次序是黃河老妖、霹靂刀宋剛，以及黑煞神君歐陽志。

右首那三個人當中，金大叔只認識兩個，那便是大力刀王王銘及號稱七步追魂的上官秉堅。

金大叔正在從餘下那人之面貌、身形及衣着推敲着他的身份之際，响起了三下銅鑼聲，表示論刀大會正式開始。

只見華服中年人向身側之玉面郎君略一點首，文二郎便從座位站起，前行數步，揚聲道：「各位武林同道，今次這論刀大會，承蒙各位撥冗參加，敝人等實感榮幸之至，文某謹代表大會主辦人向各位致萬二分之謝意，敝人等因經驗所限，且人手不足，故請柬方面，少不免掛一漏萬，此點尚請不曾接獲請柬的同道見諒。」說畢便向兩席嘉賓連連拱手，登時博得一陣掌聲。

文二郎接着一清喉嚨，續道：「現時各位心中，定存着不少疑問，例如大會發起人王白石究竟是何方神聖？敝人等是否屬於某個組織，以及爲何要舉辦這論刀大會等等……」

文二郎所說的，均是在場各人極想知道之事，故全場鴉雀無聲，等候着他說下去。

「在文某解答上述問題之前，文某先說一件事實讓大家想想——各位行走江湖時少不免使用兵器，而各類兵器中，常見的當然便是刀與劍；而事實上，用刀的人，在數量上比用劍的還多上數倍，這是各位有目其睹的。」

文二郎略爲停頓後，續道：「可是，我們這些用刀的，當然還有使用其他武器的，在江湖上的地位如何？這一點，相信不必文某細表，在座各位應心中有數！」

登時响起了如雷掌聲，想必是文二郎這一番話，說到了大部份人的心坎裏。

文二郎連忙拱手答謝，道：「故此，有一位對刀有所偏愛的人，覺得憤憤不平，特地出錢出力，成立了一個金刀盟，廣納江湖中使刀的同道。」

在場各人聽了，頓即議論紛紛。

「這位出錢出力的，便是今天論刀大會的發起人——王白石兄！」

主席台上的華服中年人隨即站起，向兩席嘉賓略爲拱手後坐下。

文二郎乾咳了數聲，待在座衆人語聲略爲靜下來後，道：「各位可能對王白石這名字感到陌生；這實不足爲奇，因爲他根本便不是江湖中人。他雖然略懂武功，但文某肯定在座各位，均能輕易把他擊敗。」

在場各人均大表驚異。

「王兄雖然武功不濟，但爲了尊敬他對刀之熱誠，敝人等仍推選了王兄爲這金刀盟之盟主！當然，王盟主負責金刀盟之一切經費乃是其中主要因素。」

登時舉座大笑。

「換言之，金刀盟實際上便是金與刀之聯盟，費了這麼多唇舌介紹金刀盟之成立原因，且容文某道出本盟之宗旨。本盟與其他江湖幫會，武林門派有兩點不同之處。首先，本盟不像某些門派、幫會般，口中伸張正義、宣揚武德，做的卻是見不得人之事；而且本盟絕對不管江湖恩怨。」

金大叔身旁之東方依依聽了，頓即想起不久之前兩名武當弟子意圖施暴之事，不禁冷哼了一聲。

文二郎續道：「即使有個別盟友插手管閑事，但也只是私人參予，與本盟無關。其次，本盟盟主富甲一方，無限量支持本盟一切經費；因此，本盟毋須以任何方法籌募經費，當然更不用打家劫舍，敲搾勒索，爲金錢而冒險。」

在場中，一人嚷道：「那麼你們金刀盟幹些甚麼？」

文二郎點點頭：「這位朋友問得好，金刀盟幹的究竟是甚麼呢？首先，本盟之主要宗旨乃是團結天下用刀的同道，使他們能夠互助互勉，不再受其他人——你們應知文某指的是那些人——欺負以及歧視，換言之，我們要提高所有用刀的同道在武林之地位。」

場中報以熱烈掌聲，尤以參加席爲甚。

「一旦盟友受到其他武林人士無故迫害及歧視，本盟將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援手。其次，本盟爲使各盟友對刀法有更深之認識及增進本身修爲，將定期舉辦刀法研習及切磋集會，邀請有名的用刀高手前輩主持。而今次這論刀大會便是其中之一項活動，如無特別事故的話，今後將每三年舉辦一次。」



金大叔在一旁窺視金刀盟高層人物的動靜。

「請問這論刀大會有何目的？」一人問道。

「基本上，論刀大會只是提供一個互相切磋及觀摩之機會，讓大家能夠吸收別人之長處以及改良自己之缺點，從而提高本身之水準。有目標、有競爭，才會有進步。而爲了令這論刀大會更具吸引力，本盟特設有不同獎品，贈予各級得勝者，以資鼓勵。」

另外一人却問道：「如何才有資格進金刀盟？是否必須是有名之刀客？」

文二郎答道：「本盟除副盟主、護法、堂主等職位外，另設六級刀客。原則上，凡用刀的江湖同道，均歡迎參加。但由於本盟成立不久，爲易於管理，便不能濫收；是故所有申請參加本盟的同道，必須通過一項比試，接獲本盟請柬者則例外。換言之，凡有資格參加論刀大會的，均可以成爲盟中一份子，而參加者若不願加盟的，本盟亦不勉强，亦即是說，參加本盟，純屬自願。」

「參加本盟，除了你剛才說的好處外，還有甚麼權利，我們需有甚麼義務？」

「參加本盟，除文某適才所說之利益外，尚可每月支取安家費，數目之多寡則視乎職位之高低而定，第六級刀客月支……」文二郎道出各級刀客之酬勞後，續道：「至於各盟友之級數，則從該盟友於論刀大會之表現來決定，每三年檢討一次，有昇亦有降。而在這三年中，若有個別盟友有特殊表現或失職者，亦將會根據情形而進昇或降級。至於各盟友之義務，乃必須遵守本盟之規則，以及接受調動和執行上命所分配之工作。」

「工作之性質如何？」

「本盟之宗旨既然是維護所有用刀之盟友，各盟友之工作當然不離這範圍，另外是籌備有關各研習會和論刀大會等等事項，間中若有特殊情況，必須盟友協助而又超越這兩個範圍的話，盟友有權不接受遣派。」

「請問加盟後可否退出？」

「參加本盟，全屬自願性質，當然亦可以退出。但本盟不鼓勵盟友與之所至時便參加，不高興時便退出，所以申請退出者必須於三個月前通知，且須提出充份理由；若理由不充份的話，該申請者須退回曾收取過之部份或全部安家費。如這人從不曾對本盟有任何建樹及曾接受其它盟友協助的話，本盟保留向他追討費用之權利；作爲他對本盟及其它盟友之補償，而數目之多寡，則視乎該人曾從本盟得到多少好處之定；但只限於所收過之安家費的一倍。」

在場各人均默默點頭，皆因這條款非常合理。

文二郎續道：「今趟論刀大會掄元者，如願意參加本盟，只消擊敗本盟三位現任堂主其中之一，便可成爲副盟主，與文某一樣，平起平坐。餘下

空缺尚有堂主三個，護法及各級刀客不限人數。現在文某宣佈論刀大會正式開始。在開始比賽前，先讓文某介紹三位監場與本盟三位堂主給各位認識。」

三位監場當然便是黃河老妖，霹靂刀及黑煞神君三人；三名堂主則是大力刀王王銘、七步追魂上官秉堅以及金大叔所不認識的刀過無痕柳如風。

隨即刀過無痕柳如風便站出來接替文二郞，宣佈比賽規則：「論刀大會只是切磋武功，並非江湖仇殺，所以不希望看見有死傷，但若限制點到即止，不許傷人，各位可能有所忌憚，致不能發揮所長。大會有見及止，特準備以硬木所製之刀多款，供給各位參賽者使用，避免傷亡。勝負由三位監場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每場比武，以五十招爲限，一旦勝負分出，或招數屆滿，監場鳴鑼停止比武，雙方必須立即停手。三响鑼聲過後，若有人仍然動手進擊對方的話，監場將出手制止，除把此人趕出會外，並斷一臂以作懲誡！」

金大叔一直都細心聆聽，直至現在才感嘆地道：「想不到這論刀大會竟如此設想週到，以及這金刀盟如此正派，處事有條有理，比之黃山論劍高明得多了。可惜的是，台上八個人，佔了七個人是聲名狼藉的邪道巨擘。」

東方依依道：「金大叔，依我看，他們一點也不邪啊。」

金大叔道：「金刀盟肯定不是簡單組織，但願它能言行一致，否則武林必有血劫。」

東方依依道：「金大叔，你恐怕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金大叔點點頭，道：「這世間上掛羊頭賣狗肉的多得很呢！若金刀盟眞正圖謀不軌的話，以他們的實力，以及今次所表現出來的辦事能力，武林中實在沒有一個門派及幫會足以與之抗衡。」

東方依依道：「那麼豈不是糟糕？」

金大叔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平靜多年的武林，不久定有一番軒然風波！」

東方依依道：「金大叔，也許是你杞人憂天吧了，說不定這金刀盟眞的只是爲武林用刀之人謀取權益，而非邪派組織，另有企圖哩！」

金大叔道：「妳實在想得太天眞了，無論這金刀盟之宗旨是騙人還是眞的，無論它的出發點是好是壞，武林都會掀起極大風波。不用說他們是爲禍了，縱使他們眞的如此正派，其餘的門派，尤其是那些自命俠義的劍派，名門世家等，會容許他們存在嗎？」

東方依依道：「不會吧，若這金刀盟不侵犯別人，各大門派，世家又怎會侵犯它呢？」

金大叔道：「丫頭，正派中人，並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正派的。記着這一點，今後便不會吃正派人仕的虧。」

東方依依聽了，登時想起武當弟子之所爲，臉上隨即爲之一紅。

兩人閑談間，台上第一對比武者已分出勝負。

柳如風隨即宣佈：「第一場勝方麥華，請先下台休息，稍後再賽，負方劉金水，雖然落敗，表現卻可圈可點，評判團一致通過可充當四級刀客，劉壯士如願意屈就的話，請往谷口臨時招募處報到。」

驀地，東方依依臉色大變，低下頭來。

金大叔看了，大爲奇怪，連忙四處張望，隨即恍然大悟。

原來旁觀席上另有數人也在到處張望，似是尋人之樣子，其中一人正是東方世家家主東方無忌之胞弟東方無憂。

金大叔心中一動，道：「咦，東方姑娘，怎麼了，妳不舒服嗎？」也不知是關心抑是有意，他的聲浪比平常高出不少。

東方依依急忙低聲道：「金大叔，不要嚷，我沒有事。」

可惜已是太遲了，一聲東方姑娘把東方世家的人之目光全吸引了過來。

東方依依雖作男裝打扮，但怎能瞞過自小便看着她長大的叔叔東方無憂？

「依依，好極了，原來妳眞的跑到這裏來。快點隨我們回家，妳爹可擔心死了。」東方無憂大喜地跑了過來。

東方依依絕望的望了金大叔一眼，哀聲道：「大叔，可否替我攔着他們。」

金大叔搖搖頭，道：「這怎可以？擾亂大會秩序，妳想我被人剁爲肉醬嗎？」他巴不得東方依依隨家人回去，怎會出手攔阻，讓依依逃走？

東方依依被家丁帶走後，金大叔如放下心頭大石般重重的吁了一口氣，繼續觀看着台上的比武。

金刀盟的條件優厚，倒也吸引了不少江湖中人參賽，其中不乏身手不錯的綠林高手，以及一些不正不邪之獨身江湖客。

經過適才玉面郞君一番介紹後，這首屆論刀大會無疑是有點變質，不再是純爲了切磋武功，而有點像金刀盟的甄別試。

因此，亦有不少本來是打算一試身手，務求揚名的武林人物臨時改變主意，放棄比武；但亦有不少本是看熱鬧的人，悄悄從旁觀席轉移到參加席，這些人之目的，不問而知，定是被金刀盟那優厚待遇所吸引，意圖爭取一席位。

經過個多時辰的比賽後，金大叔留意到參賽者的身手雖然不弱，但仍沒有一個足以戰勝在場任何一名金刀盟現有堂主的眞正高手出現，只有三

數人還勉强一戰。

換言之，金刀盟這次招募行動，只能吸引一批中、下層好手。

又是一場比賽過去了，得勝者乃是綠林道上鼎鼎有名的獨行大盜黑燕子施青，亦是金大叔認爲足可與金刀盟堂主一戰的其中一人。

刀過無痕柳如風除宣佈戰果外，另外宣佈了兩件事：

其一：金刀盟盟主有鑒於江湖中使用其他兵器的同道，處境與用刀的頗有同病相憐之處，故特批准這類朋友加盟，成爲附屬盟友，所受待遇與正式盟友一樣，絕不會受到歧視。

因今次大會規定，使用其他武器的不能參加比賽，以免不符論刀之意義。因此，這類江湖朋友將不用參加比賽，但須經三名堂主個別甄試，以決定在盟中之職級，甄別試將在論刀大會結束後隨即舉行。

其二，比賽暫時停止，下午繼續。大會方面準備了酒菜，恭請在場嘉賓享用。

剎那間，數十名身穿青衫的金刀盟徒衆已在場中擺設了數十圍酒席，行動，工作效率之高，令人瞠目。

金大叔見自己也沒有甚麼特別事情趕着要辦，便找了一張鄰近金刀盟高層人物之桌子坐下。

他留意到向來飛揚跋扈，桀傲不馴的黃河老妖，霹靂刀以及黑煞神君三人，今天卻是一反常態，對那自稱王白石的金刀盟盟主及副盟主玉面郞君文二郞恭敬萬分。

金大叔不禁大爲納罕，難道黃河老妖等三人也是金刀盟一份子？若是的話，他們的身份又是甚麼？

金刀盟所列出之條件雖然極爲優厚，但以黃河老妖三人之身份、地位，絕對不會甘心屈居別人之下，爲那區區酬勞而聽命於人。

文二郞雖然武功高强，但也只是比三人略勝一籌，如何能駕馭這三個桀傲不馴的黑道巨擘。

唯一可以解釋的是，這喚作王白石的金刀盟盟主並非如玉面郞君所說那般簡單，而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這王白石究竟是誰？王白石這名字定是揑造出來的！

金大叔苦苦思索良久，也想不出武林中還有那一個比文二郞、黃河老妖、霹靂刀以及黑煞神君還要高明的用刀高手。

難道這王白石根本便不是用刀的？這怎可能？他若不是用刀，爲何要出錢出力的創辦金刀盟？除非他另有企圖，籠絡江湖上用刀好手只是一種手法，掩人耳目的一種手法。

對了，這絕對不會錯！金刀盟剛才不正表示接納使用其他武器的江湖人物嗎？它的目的顯然只是廣納人手以增强實力，以遂某種企圖，甚至陰謀。

金大叔對自己的分析極爲滿意。

只是這金刀盟之眞正目的是……獨霸江湖？

「管它的！自己的事也不曾辦好，管它金刀盟有何目的，東方依依這痴情丫頭已隨她的叔叔回家，這裏再也沒留下之必要。稍後還是在山裏跑跑，看能否有意外收獲吧！」金大叔忖道。

＊　＊　＊

吃過午飯後，金大叔便離開會場，漫無目的地往山裏走。

當遠離人跡後，金大叔便伸手往臉上一抹，竟除下一塊人皮面具來，露出一張蒼白得毫無血色，但卻英挺的臉孔。

金大叔原來便是那充滿神秘感的丘如錚！難怪他對東方依依如此關心，老是想辦法趕她回家，以免在險惡的江湖中遇到不測。

東方依依對他情深一片，他能無動於衷嗎？他如此關心依依，不但易容保護，且傳授她一套絕世刀法，難道只是因爲她是自己救命恩人東方無忌的獨生愛女？

如他已爲東方依依眞情所動，爲何不露出本來面目，接受依依的愛意，而要讓她牽腸掛肚？

暫時來說，只有丘如錚心裏明白。

說他漫無目的在山裏逛，其實並不盡然，丘如錚除了欣賞雁蕩山的奇岩峭峯，飛瀑流泉外，目光經常停留在一些野草叢裏，似是找尋些甚麼奇珍異草。

丘如錚找的當然是難以用金錢購買的罕見草藥，以治療多年暗傷！

也不知走了多久，丘如錚不但有點疲倦，也有點兒口渴，便解下背上包袱，意欲取水解喝。

這時，他才省起自己的水袋早已給了東方依依。幸好，雁蕩山裏多的是溪流瀑布，片刻後他已找着一個小水潭，喝過水後，坐在潭邊一株大樹下略作休息。

陽光照射在水潭上由小瀑布所濺出的水花，幻出一道美麗之彩虹，煞是美觀。

驀地，丘如錚之目光給水潭另一邊之無數小彩虹吸引着。這些小彩虹並不是陽光與水花所幻化出來，而是出現在一些野草上。

丘如錚大喜如狂：「七色彩虹草！」拾起放在地上之包袱便躍過水潭，直撲小彩虹出現之處。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數年前丘如錚便是因爲找不着這七色彩虹草作藥引，當年所找到之藥物不能發揮應有之功效，以致他未能恢復全部武功，且有部份奇經異脈瘀塞，受苦多年。

七色彩虹草性烈，具刺激及興奮作用，除了可作春藥用途外，本身並無治病之功能，但卻是一種極佳之藥引子，能令配合使用之藥物發揮最大

之功效。

「唉，若是當年能把你找着！我何須受這麼多的苦？只可惜現在已是太遲了，縱能尋着其它藥，但因經脈瘀塞過久，恐怕也治不好我的傷，只好寄望能找着……」丘如錚喃喃自語地拔起七、八株七色彩虹草，小心翼翼的放進一個錦盒中，藏在懷裏。

他不會把這稀有藥草悉數取走，留下了數株，因他恐怕天下間這草只餘此地生長之十餘株，若悉數拔掉的話，七色彩虹草將會從此絕迹。

丘如錚看看天色，已是不早，遂默記水潭位置，循原路出山。途經論刀大會會場時，却見羣雄已經離去，只有數十名金刀盟徒衆留下看守場地。

看樣子，論刀大會只是暫時休息，翌日再舉行，要不這場地何需派人看守？

丘如錚聳聳肩膊，正欲離去，身後卻響起一人之聲音：「岳老弟，怎麼你也來看熱鬧了？」從聲音之雄壯響亮，不用看也知道是個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的武林高手。

丘如錚回頭一望，竟是已退隱多年的關東大俠皇甫磊。

「原來是皇甫兄，小弟向來對這些場合都不感興趣，怎會跑來看熱鬧，只不過因有其他事途經雁蕩，順道一看吧了，誰知大會已散。皇甫兄也是剛到？」丘如錚原來便是皇甫磊口中的岳老弟，敢情他另有一個姓岳的名字。

皇甫磊笑道：「我很早便來了，只不過不曾露臉吧了！岳老弟，這數年來你跑到那裏了，怎麼總聽不見你的踪影？是不是成了家，躲了起來享清福？」

丘如錚苦笑，嘆了一口氣道：「唉，一言難盡，爲逃避家裏的人，小弟早已隱姓埋名，現在我的名字是丘如錚。」

皇甫磊道：「多年不見，我們且到山下小鎮找個地方痛飲數杯再詳談。」

丘如錚道：「皇甫兄，實不相瞞，小弟已是數年滴酒未進，只能以水代酒了！」

皇甫磊大爲詫異，道：「你這小酒怪也能把酒戒掉，倒是個奇跡！」

丘如錚長嘆道：「小弟那裏是戒酒？只不過身體有重傷，不能喝吧了，你難道看不出來？」

皇甫磊道：「你這傢伙易容術獨步武林，我怎能看出來？還道是你故意把臉色弄成如此哩！怎麼了，你的醫道如此高明，難道也不能醫治自己的傷勢？」

丘如錚搖頭道：「走火入魔，眞氣走岔，不死已是大命，要非小弟略懂岐黃，早已是廢人一個，那能保存部份眞力。縱是如此，若在兩年內未能尋獲所需藥物，瘀塞之經脈便會硬化，下半生便要躺在床上，只有眼珠及眼皮能稍作移動。」邊說邊與皇甫磊下山。

皇甫磊道：「竟會如此嚴重！岳老弟，你要找甚麼藥？我有一支千年首烏呢，可用得着嗎？」

丘如錚道：「千年首烏雖然珍貴，但卻是葯不對症。我需要的是成形參王一枝以及血蓮兩顆。」

皇甫磊皺眉道：「這可頭痛了，成形參王可到長白附近以重金徵求，說不定可以找着一兩枝；但血蓮這東西却難找了，究竟世上有沒有這東西尚屬疑問。」

丘如錚道：「有是有的，只不過極難尋獲，先師曾費了數年時間在天池附近找到了兩顆，但都拿來煉了葯，小弟現時便靠這葯保着，使經脈不致過早硬化，但餘藥無多，即使不妄動眞氣與人交手，也只得勉強支撐兩年光景。」

皇甫磊道：「吉人自有天相，老弟濟世爲懷，大仁大義，上天又怎會讓你這麼早便脫身塵世事，最低限度你還須奔波勞碌數十年哩！」

丘如錚無可奈何的道：「如今也只好如此希望了。噢，是了，聽說這金刀盟的副盟主便是有情魔之稱的玉面郎君文二郎，但傳說文二郎早已被你殺掉的啊，難道只是謠言？」

皇甫磊笑道：「那有這麼一回事？文二郎這傢伙雖然欺騙了不少女子的貞操，且始亂終棄；但始終，那些女子都是自願上釣，與人無尤。除此之外，這傢伙便別無惡迹，我實在找不到一個殺他的藉口。」

丘如錚道：「可惜你沒有女兒，否則你的女兒若被他弄漲了肚皮，便可以名正言順的把他殺掉。」

皇甫磊大笑，道：「岳老弟，我是練童子功的，何來女兒，何況以我的模樣，即使有女兒，也不會好看，文二郎那廝會看上她才怪。」

丘如錚道：「文二郎這傢伙曾殺死不少人，你爲何不以這爲藉口殺他呢？」

皇甫磊道：「那你爲何不找他來殺？以你的身手，殺他實如捏死一隻螞蟻般容易啊！」

丘如錚道：「我是個大夫，只對救人有興趣。這些替天行道，爲民除害的事還是留待你們這些大俠幹吧。」

皇甫磊不禁搖頭嘆息，道：「你這人空有一身本領，卻不願投身武林，的確可惜。老實說，當年我的確有把文二郎殺掉的意圖，藉口正是你剛才所說那個。可是我卻不能這樣做。因爲事實上死的人是找上門的，文二郎是被逼動手，沒有選擇餘地。我怎能殺一個自衛殺人的人。」

丘如錚道：「當年你不殺他，實在錯過大好機會。現在他已有强大靠山，可不容易殺掉哩。」

皇甫磊道：「當年我既然能放過他，現在更無殺他之必要。岳老弟，你

對這金刀盟有何意見？」

丘如錚聳聳肩，道：「我對這金刀盟毫無認識，能有甚麼意見？」

皇甫磊笑道：「你不用鬼話連篇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老早便到嗎？午飯時，你坐在金刀盟首腦左首第三席，身旁坐的是個灰衫老頭。你的人皮面具雖然製作精巧，但怎能瞞過我的眼睛？還有你的身形、眼神，便是化了灰我也能認出來。」

丘如錚道：「既然你已看見我，爲何不出言招呼？」

皇甫磊道：「我當時也化了裝，監視着金刀盟的動態，故不便和你打招呼，誰知道午飯剛畢，你已經不知去向。」

丘如錚道：「我進山裏去了。」

皇甫磊道：「跑到山裏幹甚麼？看風景嗎？」

丘如錚道：「當然是找藥了，我那有看風景之閑情！」

皇甫磊道：「可找着嗎？」

丘如錚道：「找着了數株七色彩虹草，可算不虛此行！」

皇甫磊雙眉一皺，道：「你找這淫藥幹甚麼？」

丘如錚笑道：「皇甫大俠，世間萬物，均可用於正途及壞事上的！例如刀劍，可以防身，保家護國，也可以拿來殺人，侵略；例如火、水……」

皇甫磊連忙道：「夠了，夠了，我只是想知道這東西除了拿來製造春藥外，還有什麼用途吧了。難道我還會擔心你做壞事嗎？」

丘如錚道：「這是葯引，乃治療我傷勢不可缺少的東西，要是早數年找着它，我的內傷早已康復了。」

皇甫磊擔憂地道：「原來這淫草還有如此正當的用途！是了，你還不曾回答我的問題哩！」

「甚麼問題？」

「你對這金刀盟有何意見？」

丘如錚道：「金刀盟的出發點、宗旨都可以說得上是堂堂正正；可惜主其事者却是一些邪道中人，若換上一些正派的刀客，可能有所作爲！」

皇甫磊道：「你認爲邪道中人便不會幹正當之事？」

丘如錚搖頭道：「不，我絕對不歧視邪道中人，也不盲目推崇那些所謂白道大俠。我只認爲即使這金刀盟一羣人眞的有意創造一番正當事業，也會遭遇重重障礙。不說別的，光是黃葉山莊、慕容世家、武當、華山……等等這些所謂白道之士，便足夠他們應付的了。」

皇甫磊道：「若金刀盟如他們所說般不做任何壞事，那些白道門派怎會干涉？」

丘如錚道：「皇甫兄，你若如此認爲，那便是大錯特錯了。臥榻之旁，那容他人鼾睡？舉例說，他們只是舉辦了這個論刀大會吧了，並沒有做甚麼壞事，你這大俠便跑來監視了。何況這些門派怎會容許金刀門之勢力坐大？若我推測沒錯的話，在不久之將來，那些門派定會有所行動，對付金刀盟。你拭目以待吧。」

皇甫磊道：「黃葉山莊等門派並非蠻不講理之士，怎會在沒有掌握金刀盟幹壞事之證據前，貿然採取行動？」他的語氣似是對丘如錚之看法不同意。

丘如錚道：「我們來賭個東道，如何？」

皇甫磊道：「好，便賭杭州樓外樓一頓晚飯。」

丘如錚道：「若白道門派在半年內不採取任何行動的話，那便算我輸。還有，那些個別找上門尋仇的白道人士不算在內。若這金刀盟眞的幹壞事，招惹白道門派上門的話，這賭約便取消，如何？」

皇甫磊道：「沒問題，只是一頓東道似乎輕了一點，我們加點彩頭，輸家付予贏方一件自認爲貴重的東西，如何？」

丘如錚道：「反正我是不會輸的，當然沒有問題，我們便一言爲定。」

閒談間，兩人已到達山下之小鎮，找着一小食肆，叫來酒菜詳談別後經過。

酒醉飯飽後，皇甫磊表示還須繼續監視金刀盟之行動，便與丘如錚分手。

丘如錚回到客棧時，竟意外地碰上黃葉山莊的黃玉麟及葉小蒨兩人。

丘如錚要想迴避，已是來不及。

葉小蒨眼睛銳利，一眼便看見丘如錚，嚷道：「丘大俠！」

丘如錚只得向兩人打招呼。

「丘大俠，碰上你眞是好極了。丘大俠，你可曾見着東方依依姑娘了？東方伯伯爲了她擅自離家之事大爲擔心哩。」葉小蒨道。

「竟有這回事？今早在下曾看見東方姑娘與她的叔叔東方無憂在一起哩，姑娘沒有弄錯吧？」丘如錚故作不知地道。

「噢，這是眞的嗎？看樣子定是無憂叔叔把她找着了。」葉小蒨大喜道。

黃玉麟也道：「如此我們便放心了，江湖險惡，人心叵測，若遇上壞人的話，以她如此純潔無邪，實不堪設想。較早之前，我倆途經常熟附近時，便遇見一名武當子弟陳屍荒野，說不定便是被金刀盟那些壞人所殺。」

丘如錚怎會讓別人替他揹這黑鍋，隨口道：「那兩名武當弟子死有餘辜，殺他們的不是金刀盟的人。」

黃玉麟連忙道：「丘大俠，你也知道這事？」

丘如錚道：「當然了，他們是我殺的！」

黃玉麟、葉小蒨兩人大爲驚訝，道：「丘大俠，是你殺死他們的？」

丘如錚道：「是的，他們之所作所爲實在卑鄙無耻，神人共憤，所以我

便出手把兩人殺掉。」

黃玉麟、葉小蒨齊聲問道：「丘大俠，他們究竟做了甚麼事？」

一個黃花閨女被人脫去上衣，更險些兒被姦汚，始終是件不光采之事，若說出來的話，東方依依今後那能見人？

丘如錚因此並不作答，只聳聳肩道：「此事不提也吧，總而言之，那兩人該死之至。」

說畢便向兩人道別，逕自回房休息。

* * *

翌日清晨，丘如錚便找來店小二，付清棧租後離去。

宵來，他並沒有好好地休息，一半是因爲尋着七色彩虹草，治傷有了新希望而興奮，另外一半則是爲了如何找尋餘下的兩種珍貴靈藥而傷腦筋。

可遇而不可求的血蓮根本便不用說了，若福緣不夠，自己註定要躺着過下半生的話，便是找上十年也不能找着半顆。

丘如錚傷腦筋的乃是如何找一株成形人參王。

皇甫磊說的一點兒沒錯，只消跑到長白山附近，重金之下，實不難找到一棵可以應用的成形參王。

問題是丘如錚身上銀兩不多，連購買一枝像樣一點的普通人參也不足夠，更不要說成形參王了。

偸？搶？劫？這些事丘如錚寧死也不屑爲之。除非另外有人像不久前那兩名武當弟子般幹傷天害理之事，被他碰上殺死，才會順道把財物拿走。

若是刻意尋找這些人，以他丘如錚之身手來說，實在不難。只是如此一來，他便會變成爲了錢而殺人，而不是爲了救人。丘如錚根本便不會考慮如此做。

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辦法是有的，而且有兩個之多。

其一便是親自前往長白採參；但問題是他雖然經常往深山採藥，採參却是毫無經驗，而採參和採藥，根本上便是截然兩回事。毫無經驗的人，要想找一株成形參王，簡直難於登天。

餘下的辦法却是簡單、直接，只要赴一趟北京便成。

原來丘如錚的爹，乃是當時得令的大將軍，當今皇帝經常有賞賜，這其中當然不乏成形參王。縱使沒有，也可以拿一筆鉅款前往長白收購。

既然如此，丘如錚還何須爲此傷腦筋？

箇中當然另有原因！

丘如錚已差不多十年不曾回家！自從十七歲那年離家出走後，他便未再踏足北京半步；十年來，他飄泊江湖，以行醫維生。

在開頭數年，他仍是以本來名字岳峯行醫，及其後，爲了躲避家人尋找，便經常改名換姓，以不同面貌出現，因此得了一個「千面神醫」的雅號。

他是因爲嚮往江湖生涯而離家出走？這可說是其中一個原因。當年，他只有十七歲，少不更事，自然對江湖存有一種幻想。

多年的漂泊生涯，誰不厭倦？但由始至終，丘如錚也不曾考慮過回家，只繼續流浪着，過其四海爲家、饔餐不繼之生涯。

烏倦知還，丘如錚爲何不回家？

原因在他對父親不滿！他不滿父親身爲漢人，却跑去當滿清朝廷的大官。

雖然滿人已入關超過百年，雖然滿清數名皇帝都不失爲好皇帝，比前朝的昏君好上不知多少倍，雖然他本身對滿州人並沒有很大的仇視，但他仍然不能接受父親當清廷的官。

因爲他的師尊灌輸了不少民族意識給他！他的師傅是個老和尚，沒有名，沒有姓，甚至法號也沒有一個！

自從他在八歲那一年偸偸的溜出府外玩耍時碰上老和尚後，這老和尚便每晚潛進府中，傳授他武功、醫術、易容術以及滿腦子的民族意識。

老和尚臨終時，叮囑丘如錚不可爲虎作倀，作滿清走狗，殘害漢人。

誰知道他的父親竟要他應考，逼他當官！丘如錚於是一走了之！

這時，丘如錚在馬背上不停地思索着該怎麼辦，回家？還是不回家？

終於，他決定了跑一趟北京。

本來，他是打算回家偸一株成形參王或是一筆鉅款的，但總覺得雖然是自己家中的東西，不問自取，仍然是賊。

他也曾打算把身上自小便佩戴着的玉佩作爲交換，但隨即想到這有點兒像表示和父親斷絕關係，實在不妥。

終於，他想到一個較爲妥善的辦法，於是欣然上路，策馬直馳京師。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丘如錚接近京師時，心裏不期然有點忐忑不安。

北京雖然不是他的故鄉，但却是他長大的地方。闊別十年，家裏不知怎麼樣了？

在江湖中，丘如錚間中也曾聽見父親領兵出征的消息，但是娘親又如何了？她的身體好嗎？兩位兄長及姐姐呢？還有自小便服侍自己的小楞子，是否仍像昔日那麼楞呢？

家裏每個人的容貌，逐一浮現丘如錚眼前；在這十年裏，他曾多次質問自己，究竟他這離家出走的決定是對還是錯？

但每次想到這問題時，他都逃避着，不願意找出眞正之答案。

終於，他回到北京。

天下昇平，京師之熱鬧情況，和十年前相比，一點兒也沒有變。

街道上，熙來攘往的擠滿了各式人士，有跑江湖的、有經商的、有應考的，更有前來鑽門路及等機會的……

丘如錚找了一間小客棧，把馬匹及行囊安頓後，便回到闊別近十年的家門。

門前那對他不知騎過多少遍的石獅子仍然是那個老樣子，只是略爲殘舊了一點，圍牆卻是簇新的，想必是曾經修葺過。

丘如錚遠遠的站在一個角落裏，注視每一個進出的人。

他見着自己的兩位兄長，身穿不同的官服，一文一武，威風凜凜的。

他也見着不少丫頭、僮僕，但大部份都是他不認識的。十年人事幾番新，當年府裏的丫環，想必是全嫁人了。

終於，他見着自己在等候多時的小楞子，仍是傻兮兮的，和十年前沒多大分別。

他默默地跟着這服侍了他多年的忠僕。

轉了數個街口後，丘如錚低聲在小楞子身後道：「小楞子，你好嗎？」

小楞子聽見這似是熟悉，又是陌生的嗓子時，登時爲之一呆，連忙轉過身來。

他的眼睛瞪得像燈籠那般大，咀巴張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怎可能？當年的三少爺英俊蕭洒，仿如子都再生，爲何竟變得這般憔悴了？臉上簡直看不見一點血色。

「怎麼了，只十年不見，便認不出我嗎？」丘如錚微笑道。

「三少爺，你眞的是三少爺？」小楞子嚷道。

「小楞子，這裏人多，你且隨我來！」丘如錚道。

「三少爺，你回來了，這眞好極了！你知道這十年來，夫人每天都想念着你哩。三少爺，你到過府裏了嗎？」小楞子抓着丘如錚的衣袖，大喜道。

「小楞子，我不曾回家，也不打算回家。」丘如錚搖頭道。

「爲甚麼？三少爺，你爲甚麼不回家啊？老爺經不起夫人日夜埋怨，早已打消逼你當官的念頭了，你還是回府吧！府裏每個人都掛念着你呢！」

「娘近來身體好嗎？」

「三少爺，自從你當日留書出走後，夫人日夜都掛念着你，茶飯不思，消瘦得多了，近年來還經常害病哩。」

丘如錚長嘆了一聲，道：「爹他老人家呢？」

「老爺仍是非常壯健，上月帶兵出征了，好像是前往打甚麼蠻子的！」

「小楞子，你幹你的事吧，回家後，不可向任何人說出我會回來過，知道嗎？」

丘如錚本打算託小楞子回去，以自己身上之玉佩作信物，向娘親商量拿一株人參；現在聽見父親不在府裏，且娘親近年多病，便改變主意。

「三少爺，爲甚麼……」

「不要問這麼多了，我當然有我的原因。若你不聽我的話，今後我也不會找你！」

「三少爺，你還是回去見夫人吧，她……」小楞子急道。

「我自有分寸的了。記着，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曾見過我。」說畢便轉身離去。

小楞子望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語：「三少爺，你可要保重啊！唉，三少爺自小便嬌生慣養，那能夠適應流浪四海的生涯？單看他的臉色和身形便知這十年來所受的苦有多少了。」

* * *

二更時分，岳大將軍府邸裏，一條灰色人影如一縷輕煙般飄向後宅。

若有人在這時看見這人影的話，定會嚇得魂飛魄散，懷疑自己時運低，碰上了鬼魂出現。

因爲這灰色人影不但行動迅速如鬼魅般足不着地，臉上更是蒼白得不帶半點血色。

這人影當然便是丘如錚。

這岳府是他渡過十多年的家，府裏的一草一木對他來說可算是瞭如指掌，片刻後，他已經來到一院落。

這時的北京，氣溫仍是有點兒酷熱，只在晚間較爲清涼；院落旁的房間，雖有微弱燈光傳出，窗戶卻是緊閉着。

丘如錚輕輕敲了兩下房門，裏間隨即响起一虛弱聲音：「是誰？進來吧，門沒拴。」跟着便是數下輕咳聲。

丘如錚推門內進，只見房間裏一個臉容憔悴的老婦人正挨坐床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丘如錚，臉上毫不帶着半點驚訝之色，正是他闊別差不多十年的慈母。

丘如錚看見慈母爲了自己，變成如斯消瘦，心裏爲之悲痛萬分，衝前跪下，嗚咽道：「娘，孩兒不孝……」

「峯兒，果然是你回來了，爲娘還道是小楞子騙我哩。」岳老夫人的語氣出乎意料地平靜。

「小楞子已把孩兒回京之事……」

「是的，但你可不要怪責他，爲娘因爲覺得他午間回來時神色大異，所以才逼他說出來。峯兒，起來再說吧！」

「娘，聽小楞子說妳老人家近年體弱多病，可否讓孩兒看看？」

岳老夫人略感詫異，道：「峯兒，你懂看病？噢，爲娘倒忘記了岳福說過，你在離家頭一年是依靠行醫維生的。但你這醫術是從何處學回來的？」

「孩兒是從書本上學回來的。」丘如錚細心地替岳老夫人把着脈，並不曾把眞相說出。

片刻後，丘如錚鬆開老夫人脈搏，道：「娘，妳只是營養不良，導致血氣不足，待孩兒替娘開張藥方，只消服上數劑便沒事的了。」

事實上，岳夫人只是掛念愛兒，引致食慾不振、睡眠不足，故身體日漸消瘦，經常患病，要非家境富裕，常常服用貴重藥材補品，早已魂歸極樂。

「峯兒，你的臉色為何如此差？有病嗎？」岳夫人問道。

「娘，孩兒只是近日有點辛勞過度罷了，只要休息一段時日便沒有事的了，娘不必擔心。」

「你這次回來，可有甚麼事求娘親嗎？」

「娘，妳知道孩兒……」

「做娘的還會不知道你的脾氣嗎？要不是碰上沒法解決的困難，你怎會回京？說來聽聽吧，看娘能否幫你忙？」

「娘，孩兒的確是有事求娘幫忙。」

「為了錢？」

「不，孩兒需要一株成形參王。」

「成形參王？是你自己用還是拿出醫治別人？」

「娘，孩兒可以不答這問題嗎？」

「不可以！娘只是想知道你拿來有甚麼用，好讓他日和你爹有個交待了。」

「娘，孩兒只是拿來放在身旁，留待日後有需要時才動用的，如不須動用的話，定會原封不動的交還娘親。」

「既然如此，為娘稍後便拿一株給你吧。是了，你何時才放棄在外間流浪，回家團聚？」

「娘，孩兒實在對做官……」

「是的，為娘知道你不但不願意做官，更對爹大為不滿，所以一去十年。你不願意做官，喜歡到處遊歷，幹其走方郎中，為娘不會怪責你！但是，你不該因你爹是個朝廷大官而不滿，不但十年不回家，還改名換姓，難道你認為身為岳家之後是件羞耻之事嗎？」

「娘，我們是漢人啊！為甚麼要為滿州人效力？為甚麼要當滿人之鷹犬？」

「峯兒，為娘不知道你那兒聽來這些要不得之民族思想。不錯，住在紫禁城裏的人的確是個滿州人，是個韃子。但是，你可曾想到黃土之上，居住的又是甚麼人？朝政腐敗，受害的是住在紫禁城裏的滿州人還是漢人？天下太平，豐衣足食，最受惠的又是誰？峯兒，你不是蠢人，應知道答案。」

丘如錚垂下頭，不作一言。

「如果所有漢人不當官，滿人便會自動跑出關外嗎？峯兒，弄清楚一點，當官的，是為百姓服務，替百姓謀取幸福穩定之生活。若我們漢人也不願意為漢人謀幸福，難道寄望滿州人嗎？」

「娘，孩兒知錯了！」丘如錚汗流浹背，羞愧萬分的跪下。

「行醫濟世，亦是為百姓服務之一種方式，所以為娘也不強迫你回來，也不會逼你做官。只是，你若再岐視你爹和兩位兄長的話，今後你再也不必回來，也不用喚我作娘親！」

「孩兒再也不敢了。」

「起來，隨我去拿藥！」

* * *

雁蕩論刀大會一共舉行了三天，掄元的乃是江湖上有名的不正不邪、亦正亦邪的刀客，落星追魂刀余振邦。

經過連場大戰後，余振邦技壓羣雄，繼而挑戰金刀盟現任堂主刀過無痕柳如風。

兩人之刀法均以快及狠稱著，構成一場頗為精彩可觀之比武，要非大會規定必須使用大會準備之木刀，戰況定會更為緊張精彩。

雙方劇戰百招之後，落星追魂刀余振邦一招險勝。

大會方面除頒發余振邦應得之獎品——一柄以足金鑄成的刀以及黃金五仟兩外，並即席宣佈委任余振邦為金刀盟副盟主。

然而余振邦却以武功及聲望皆遠不及現任副盟主玉面郎君文二郎為理由，堅決不肯接受，只願當一名堂主。

金刀盟盟主王白石當機立斷，改為委任余振邦為首席堂主，地位僅次正副盟主，而在決賽中與余振邦對戰的另一名好手六指人魔則獲委任堂主職位。

一場雁蕩論刀，給金刀盟帶來了二名堂主、八名護法，以及數之不盡的各級刀客，可謂收穫豐富。

除此之外，金刀盟還有一意外收穫，那便是九龍幫幫主率衆前來投效。金刀盟盟主王白石大為高興，立即把餘下之一名堂主空缺予以龍嘯天；而九龍幫餘下徒衆則根據本來之職級分別委任為護法以及各級刀客不等。

原來九龍幫於東方世家一役鎩羽而歸後，九條龍只餘下龍主龍嘯天及金龍堂主司徒光兩條，幫中徒衆死傷不計其數，可說一敗塗地，再難於江湖中與其他門派爭一日之短長。

九龍幫向來罔顧江湖道義，仇家不少；如今實力蕩然無存，怎不大為恐慌，擔心仇家藉此機會找上門來。

否則，龍嘯天也不會負傷在身便趕來雁蕩；而他本意原想是藉洞庭十三妖與黃河老妖相識之關係，能與黃河老妖攀上交情，託庇其下。誰知竟碰上金刀盟招攬人手，於是由十三妖餘孽出面與黃河老妖洽談加盟金刀盟，一說即合，而九龍幫亦因此從江湖中除名。

雁蕩論刀大會曲終人散，前來看熱鬧的武林人仕紛紛踏上歸途，但亦有不少另有目的的人仕在附近盤桓着。

黃葉山莊的兩名年輕好手便是其中之兩個。

「表哥，論刀大會已結束了，為何仍不曾見過半個本莊的人？」葉小蒨在離開會場時問道。

「爹曾說過他們在沒必要時是不會露臉的。也許他們全都化了裝在附近，只不過我們看不到吧了。」黃玉麟道。

「但縱是如此，黃大叔他們也該和我們保持聯絡的啊。自從當日我們中途折回東方世家那天開始，他們便好像失了踪影似的，莫要發生什麼意外才好！」葉小蒨道。

「不會吧！錦雄叔之武功比起我們來只高不低，閱歷又豐富，且有不少莊中好手隨行，有誰能動他們分毫？也許只是為了些甚麼原因才不和我們聯絡罷了！不要杞人憂天了，還是早點回去向我爹報告此行所見罷！」

「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事情有點不妥，黃大叔他們定是出了事！」葉小蒨道。

「小蒨，既然妳如此不放心，那麼我們便留下暗記，着他們到客棧一見吧！」

葉小蒨點點頭。當下兩人便到處留下黃葉山莊專有之暗號，企圖與照應他倆的黃葉山莊總管黃錦雄一行人聯絡。

可是，直至翌日中午，黃葉山莊的好手仍是不曾出現。

黃玉麟也開始感到事態有點兒不尋常，只因他留下的，乃是緊急聯絡訊號；以他少莊主的身份，黃錦雄等人若見着暗號，定會立即現身與他聯絡。

唯一的解釋是，黃錦雄一行人根本便不在附近。

但是黃錦雄等人之任務乃是暗中保護及接應黃玉麟及葉小蒨兩人，怎可能不在兩人附近？要是這也算照應的話，兩人遇上意外，甚至死掉了，黃錦雄等人也未必知道。

莫非葉小蒨不幸言中，黃錦雄等人已遇上意外？

黃玉麟與葉小蒨兩人正在客棧的飯堂裏大為納罕黃錦雄為何不與他們聯絡之際，飯堂却來了數名背插長劍的道士，其中一人年紀接近五旬，似是其他人之尊長。

數名道士在黃玉麟兩人鄰桌坐下，叫了飯菜後，其中一名較年輕的道士便道：「師叔，究竟誰有這般大本領，能夠一掌便震斷勞師弟之心脈，更把周師弟之首級劈飛。」

那年長道士冷哼了一聲，道：「天下間能以掌作刀的人，屈指可數，定是玉面郎君文二郎，黃河老妖等四人中之一！」

「但是他們是用刀的啊！」

「哼，用刀的人便不能用掌嗎！有誰膽敢殺死本門弟子還留下線索？若在勞、周兩師侄身上留下刀傷痕跡，那豈不是給予本派藉口找他們金刀盟之麻煩，他們怎會這麼蠢？」

「師叔，殺死兩位師弟的人會否便是與殺死黃葉山莊人員的兇手同是一人？」

「這很難說，死者除了心脈俱斷外，均無顯著的特徵，他們只是死於重手法，並非特殊掌功之下，所以我才懷疑他們是死在金刀盟那四名惡魔之中。」

鄰桌之黃玉麟及葉小蒨聽了，登時吃了一驚，面面相覷。

「小蒨，妳坐着，讓我往鄰桌問一問。」黃玉麟說畢便走到四名道士桌前，拱手道：「四位道長請了，在下黃葉山莊黃玉麟，敢問四位是否武當派的道長？」

五旬道士稽首答道：「原來是黃少莊主，貧道等失覺了！不敢當，貧道正是武當清虛！不知黃少莊主有何見教？」

黃玉麟聽見竟是武當掌門之師弟清虛道人當面，連忙施禮道：「原來是清虛道長，請恕晚輩唐突。只因適才無意聽見這位道長提及敝莊之人曾遭遇不測，故欲一問究竟，尚請道長說明情由。」

「噢，原來黃少莊主是問這個！事情是這樣的，於十多天前，貧道與五名師侄途徑金陵時，於金陵城外不遠處看見有七個人倒卧地上，便上前細看；這才發覺該七人已被別人以重手法擊斃，各人之佩劍仍留在鞘裏，不曾拔出，貧道認出其中一人便是貴莊之總管黃錦雄！」清虛道人道。

「七人均是被人以內功重手法擊斃，且不曾有反抗現象？」黃玉麟登時聯想起於常熟附近那名武當門下死狀。

「是的，看現場情況的確如此！」

「有勞道長了，晚輩告退！」

黃玉麟回到自己的桌子時，葉小蒨因已聽見他們之對話，焦急的道：「表哥，黃大叔他們遇了害，我們怎辦？」

黃玉麟寒聲道：「哼，我定要把那兇手碎屍萬段，方能洩心頭之憤！」

葉小蒨駭聲道：「表哥，你打算找兇手算賬？」

黃玉麟恨聲道：「當然了，錦雄叔他們是與我們一起出來辦事的，現在他們遇害，我們若不把兇手緝拿，怎能向爹交代。」

葉小蒨道：「表哥，黃大叔雖是負責和我們接應，但並非與我們走在一起的，莊主怎會怪責我們？兇手既能把他們七人殺死，身手實比我們高出不少，即使能把他找着，我們也不能應付啊！」

黃玉麟冷哼一聲，道：「小蒨，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吧。錦雄叔的武功，雖比我們任何一人強

，但絕非我們聯手之敵。爹曾說過，我們只消雙劍合璧，天下間能勝過我們的實在數不出那幾個人來！」

葉小蒨道：「表哥，依我看，還是先回家把事情報告莊主，讓他老人家作主吧！」

黃玉麟搖頭道：「不，我們怎可以如此懦弱，動輒便回莊？這是表現我們身手的大好機會啊！」

「表哥，天下這麼大，憑我們兩人，往那裏找兇手？何況兇手是怎麼樣的我們也不知道。」

黃玉麟咬牙切齒道：「小蒨，除了那姓丘的外，兇手還會是誰？」

葉小蒨嚇了一跳，道：「不會是他吧！他和我們黃葉山莊無仇無怨，怎會出手殺黃大叔他們？」

黃玉麟道：「妳怎知他和黃葉山莊無仇無怨？我計算過了，錦雄叔出事時，那姓丘的應在金陵附近，否則他不會遇上十三妖那些人，得知他們勾結九龍幫進襲東方世家之事。何況錦雄大叔等人之死因，與殺那武當門下之手法一樣，均是內家重手法，一擊致命，江湖中有誰能有如此功力？」

鄰座的清虛道人聽見了，登時臉色一變，跑了過來，道：「黃少莊主，你說敝派門下是被一個姓丘的人所殺，這是眞的嗎？」

黃玉麟道：「道長，眞對不起，適才忘記告訴你們。是的，在常熟附近，殺死貴派門下的正是一個姓丘的人，名叫丘如錚，他亦親口承認此事！」

葉小蒨要想阻止，已是來不及，不禁大爲氣惱，在她心目中，始終覺得這丘如錚乃正人君子，絕對不會無緣無故殺人。

他雖然承認曾殺死兩名武當門下，但亦提及兩人死有餘辜，黃玉麟不知內情，隨便向武當派的人說出這事，豈不替丘如錚惹來無限煩惱？

清虛道人已道：「黃少莊主，這丘如錚是甚麼人？他可曾提及爲何要殺本門弟子嗎？」

葉小蒨方欲作答，黃玉麟已搶先道：「晚輩也不知道這姓丘的眞正身份，丘如錚這名字甚至可能是假的！他年約廿七、八歲，滿臉病容，走方郎中打扮，至於他爲何要殺貴派弟子，晚輩便不得而知了！」

清虛道人道謝後，便匆匆與三名弟子離去。

清虛等人離去後，葉小蒨埋怨着道：「表哥，你爲何要告訴那些牛鼻子說丘大俠殺了他們的人？這會給丘大俠帶來無限痲煩的。」

黃玉麟大爲不悅，道：「小蒨，這姓丘的不但殺了武當弟子，還殺了本莊的人，妳還這樣幫着他？」

葉小蒨道：「我始終認爲黃大叔等人不是丘大俠殺的，他若是和黃葉山莊有仇的話，爲何不殺我們？」

黃玉麟道：「妳怎知他不殺我們？只不過沒有機會吧！在金陵附近時，他還不知道我們是黃葉山莊的，所以不會下手，及其後我們一直都和東方依依在一起，他怎會露出眞面目？依我看，他定是在常熟附近埋伏，等待我們經過偷襲，誰知給武當的弟子碰上了，識破行藏，所以才把那兩名武當弟子殺死！」

葉小蒨道：「虧你能聯想出來，他武功這麼高，何須偷襲我們？」

黃玉麟道：「哼，死在他手底下的武當弟子連劍也沒機會拔出來，不是死在偷襲之下還能有甚麼解釋？妳可不要忘記，他身上有內傷的啊，若不偷襲，能否敵過我們尚是疑問。」

「表哥，在沒有眞實証據之前，你這般一口咬定是丘大俠所爲未免太過武斷了！」

「哼，左一句丘大俠，右一丘大俠，我看妳定是對他一見鍾情了！妳若是不願意找他算賬的話，那妳便獨自回家吧，讓我自己找他便行了！」黃玉麟負氣的道。

葉小蒨看見黃玉麟蠻不講理，只好道：「既然如此，那我們便找他問個明白吧，只是我始終認爲，最好先向莊主報告。」

＊　＊　＊

丘如錚懷着珍貴無比的成形參王離開京師，行囊裏，尚有一筆可觀的盤川。這些當然全是岳老夫人所給予的。

經過慈母一頓教訓後，丘如錚心中之結已然開解，再也不對父親及兩名兄長當官之事有所不滿。

他決定把身上的傷治癒後，再回家向父親請罪。日後縱使再到處行醫，也定期回家省親。

現在，他要做的便是前往天池，希望能找着數顆血蓮。他對找尋血蓮之事，實在不敢存着多大希望，只不過除此之外，他實在別無他法。

離開京師後，丘如錚便策馬西行，直奔天池。

剛過山西太原，痲煩便找上門來。

道上並肩站着六名佩着長劍的道士，攔着去路。

「請問閣下是否丘如錚？」其中一名年齡較長的道士問道。

一聽道士冷峻的語氣，丘如錚便心中有氣，也冷冷的回答：「在下正是丘如錚！」

那道士道：「貧道武當太虛。月前本門兩位弟子在江蘇常熟附近一叢林處遭人無故殺害，請問丘壯士是否知情？」

丘如錚冷冷道：「丘某曾在道長所說之處殺死兩名衣冠禽獸，但不知是否武當門下。」

太虛道人怒道：「胡說，本門弟子品格清高，你怎能含血噴人。」

丘如錚道：「丘某從來不說謊話！該兩人見色心起，企圖污辱一名毫無抵抗力之弱女，其中一人更表示曾幹

過不知多少遍這些傷天害理之事，這等人不殺的話，日後也不知有多少女子受害。」

太虛道人半信半疑，道：「你這話當眞，他們眞的企圖污辱弱女？」

丘如錚道：「還是那一句，丘某從不說謊！」

另外一名和太虛年紀相若的道士道：「師兄，不要聽這廝胡說！出事地點距離村莊甚遠，怎會有單身女子走動？據發現屍體的清虛師弟說，勞、周兩師侄身上財物盡失，是這傢伙謀財害命，更砌詞誣陷兩名師侄，意圖推諉責任！」

太虛道人聞言便道：「丘壯士，本門兩名弟子之財物是否閣下所取去？」

丘如錚略一皺眉，道：「不錯，人是我所殺，財物亦是我所拿，但他們的確犯下淫行，致會被我所殺！」

適才開口的道士嚷道：「師兄，小弟說得一點也沒錯吧，這姓丘的分明便是謀財害命，不但……」

太虛道人喝道：「住嘴，這事由我來處理。」隨即轉向丘如錚道：「閣下擅取本門弟子財物之事，貧道暫且按下，適才閣下稱本門弟子意欲姦污弱女，該處遠離村落，怎會有孤身民女出現？」

丘如錚冷冷道：「該少女乃武林中人；因誤食有毒野菓，故全無反抗之力，若非在下途經該處，定遭狠吻。」

太虛道人眉頭一皺，道：「丘壯士，你這話眞令人難以置信，一個走江湖的人怎會連分辨野菓有沒有毒這點本領也沒有？」

丘如錚道：「事實的確如此，你不信也沒有辦法。」

太虛道人道：「既然閣下說那少女是武林中人，可否告訴貧道她是誰？」

丘如錚搖搖頭，道：「很抱歉，這對別人名節有損，丘某難以奉告。」

太虛道人道：「丘壯士，你連那受害女子之名字也不說，教貧道如何能相信閣下的話，縱使貧道勉強相信，也難以向貧道掌門人交代。」

丘如錚聳聳肩，道：「丘某處事，但求無愧於心，不敢奢望別人相信！丘某言盡於此，各位若再沒有別事垂詢，便請借路。」

太虛道人道：「丘壯士，這確令貧道爲難，若就此讓閣下離去的話，貧道實在難以回山覆命。」

丘如錚毫無表情的道：「那道長打算怎辦？向我問罪？」

太虛道人道：「若閣下認爲殺死本門弟子之理由充份的話，可否勞駕到武當山一行，向敝派掌門人當面解釋？」

丘如錚笑道：「道長，你這話可眞令人發笑，若丘某理由充份，又何須向貴派掌門解釋？若丘某無理殺人，又怎會自投羅網。道長，丘某最後一言；貴派該兩名弟子，死有餘辜，奸淫之徒，人人得而誅之；道長信亦好，不信亦好，丘某有要事在身，無暇奉陪。請！」

太虛道人臉色一變，道：「既然檀越不願意隨貧道回武當，那便請恕貧道得罪，以武力相邀了！」

丘如錚嘆了一口氣，道：「道長，不是丘某害怕你們武當，實在不願爲這小事有傷和氣！這樣吧，勞煩道長回覆貴掌門一聲，人是丘某所殺，它日有機會時，定當與貴掌門說明一切，屆時貴掌門若認爲丘某殺錯人的話，丘某獨力承擔一切後果！」

太虛道人道：「丘壯士，這教貧道如何能夠接納呢？」

丘如錚無可奈何，道：「既然如此，道長請劃下道來吧，羣毆獨鬥，悉隨尊便！」

太虛道人道：「玄虛師弟，你先請教丘壯士高招！」

適才曾搭話的道士原來便是玄虛，聞言連忙錚的一聲，拔出身後長劍，一躍上前，道：「姓丘的，下馬吧！」

丘如錚也知道今天不動手的話，實難有脫身之機，只好下馬，把馬韁繫在路旁一株樹上，回身面對玄虛。

「姓丘的，拿出你的兵器來，貧道不殺手無寸鐵的人！」玄虛喝道。

「道長，請隨便出手吧，丘某從來不用兵器，若傷在道長手下，是殺是剮，丘某絕無怨言。」

玄虛大怒，喝道：「丘如錚，你這是自己找死，可怪不得貧道。」掄起長劍，一招「后羿射日」便刺向丘如錚。

丘如錚雙眉一皺，看見眼前這名門弟子出手竟如斯輕敵，不禁爲之嘆息，把頭一偏，避開來勢，左手五指箕張，便向對方長劍抓去。

玄虛嘿嘿暗笑，長劍順勢一圈一挑，武當絕技太極劍法已然使出，反削丘如錚五指。

誰知丘如錚五指微屈一揮，五縷指風直射玄虛道人手上長劍，只見噹的一聲，震得玄虛道人虎口痲痺，長劍脫手墜地。

丘如錚隨即飄身後退，笑道：「道長承讓！」

玄虛道人滿臉通紅的瞧着地上長劍發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一兩個照面之間便已被對手擊落長劍。

事實上，他的藝業雖與丘如錚大有距離，但在丘如錚現時內力不足之情況下，若非過份狂妄輕敵，怎會一招也接不下？

驕兵必敗，這道理永遠是沒錯的。

「丘檀越果然好身手，難怪本門弟子連劍也沒有機會拔出便已喪命！」太虛臉色鐵青地道。

事實上，當日丘如錚擒下在林外把風的武當門下時，的確沒有給他一個出手之機會，其後從他口中獲知一切後，更一怒把他斃於掌下，怎會有拔劍之機會？

只不過，即使他有機會出手，後果還不是一樣？丘如錚最痛恨的，便是淫邪之輩，碰上其他事，可能袖手旁觀；但採花之徒一旦遇上他，只有死路一條。

太虛已續道：「丘壯士，此非一般武林較技，故貧道打算以本門六合劍陣與壯士一鬥！玄虛師弟，拾劍佈陣！」

瞬間，六名武當道士已各佔一方位，六柄長劍分指丘如錚身前身後各大要穴，只待玄虛一動，劍陣便隨時發動。

丘如錚心中不禁大怒，甚麼劍陣、刀陣，說得那般好聽，還不是以衆凌寡！想不到堂堂一個武當派，也會用上這一着，實在令人失望！

他平靜地注視着劍陣主腦玄虛道人，表面上，他絲毫不露半點驚慌，實際上，他的背後正淌着汗。

區區一個六合劍陣，在丘如錚眼中，實在不堪一擊；但這只能是五年前的事，如今，他的武功，連當年的一半也沒有，而且不耐久戰，實在沒有把握應付武當六名高手的圍攻。

但已不容他有任何考慮，太虛長劍一指，劍陣已然發動。

六柄長劍，三柄主攻，兩柄主守，餘下一柄則攻守兼顧。

主攻的三人，出招毫無忌憚，簡直不顧一切的進攻，而攻勢中所露出的破綻，均由主守的兩人補救掩護；劍陣的第六人，亦即是全陣的靈魂，則聯繫着攻與守，使之不致脫節。

劍陣一氣呵成，可說無懈可擊。

但世間上眞的有無懈可擊，十全十美之事嗎？當然沒有！一切事物都有其缺陷，一切劍招都有其破綻，所有的陣法都有其弱點，即使是羅漢陣、七星陣、六合陣和眼前的也不免！

數十招後，丘如錚已是狼狽不堪，但他已看出劍陣弱點所在。

劍陣之攻、守，依靠着陣主聯繫，一旦這人遇襲時，攻與守便會有一刹那之脫節，要把劍陣擊破，便要把握那一刹的良機，把負責掩護的其中一人擊倒便成！

然而，負責聯繫的，却是武功極高的太虛道人，此人劍招凌厲，內力深厚，遇襲時迅速反擊，往往把那一瞬即逝的破綻掩蓋着。

因此，辦法只有一個——把他擊倒或是擊退，使之不能迅速反擊，但這却非常冒險，因爲其餘五柄長劍亦會同時襲至。

應付五柄長劍同時的攻擊，尤其是五名武當派高手的同時攻擊，是否可能做到？

不，丘如錚知道自己能夠辦到，可是這不但消耗自己不少眞力，亦會由於自己目前對眞力不能收發自如，控制不住力道，而把對手擊傷。如此一來，與武當的仇怨便會更爲加深，更難以化解。

但是，丘如錚能有選擇之餘地嗎？劇鬥數十回合之後，他已消耗不少體力，開始感覺到瘀塞之經脈隱隱作痛，時間愈拖得長久，對他愈是不利！

終於，他一咬牙齦，使出多年不曾使用之絕技——刀劍爭輝！

他手中沒有刀，也沒有劍。

但他的右手五指，便是五柄長劍；而他的左掌，則是鋒利無比的鋼刀！

右手一式「五世其昌」，彈出足可裂石的指風，攻向太虛道人胸前五大要穴。

左掌暗藏一式「天昏地暗」，蓄勢待發。

果然不出所料，太虛道人劍勢爲之一窒，連忙順陣勢向後一退，而玄虛道人等五柄長劍則迅速補上，分襲丘如錚。

這時，只要丘如錚再向太虛猛攻一招，把他擊退多一步，六合劍陣便會出現缺口，但同時，他自己則暴露於五柄長劍攻擊之下。

若然他現時收招自保，太虛道人則會立即反擊而上，劍陣迅速恢復原狀，三攻兩守一策應。

說時遲，那時快，丘如錚已猛吸一口眞氣欺身而上，右手變招「吳剛伐樹」，易指爲掌，斜劈太虛小腹，左掌之「天昏地暗」已然使出，迎向攻來之五名武當高手。

只聽見砰然一聲，人影乍分。

除太虛道人外，武當五名劍士均長劍脫手而飛，手掩胸膛，蹬蹬蹬連退數步，口裏更噴出鮮血。

再看丘如錚，只見他紋風不動的站着，但身上已多了五處劍傷，溢出鮮血。

與敵相搏，無論招式是何等神奇，也須眞氣輔助，方能發揮威力。

丘如錚如眞力充沛，那一式「天昏地暗」怎會如此勢弱？恐怕長劍還沒臨體便已被他悉數震飛了！但如今他却受了傷——整整五處劍傷。

「道長，你還要再來嗎？」丘如錚冷冷地道，硬生生的把湧上喉間的一口鮮血咽下。

「閣下神勇，貧道自知不敵，但這筆賬敝派定要討回的！」太虛道人一瞥五位跌坐地上的同門，恨聲道。

丘如錚一言不發，取回馬匹便繼續上路！

* * *

一個月後，丘如錚已來到蘭州。

沿途上，他聽見了兩個驚人消息。

東方世家於不久前遭受數十名幪面刀客夜襲，莊主東方無忌力戰身亡。

跟着，剛成立不久之金刀盟被以黃葉山莊爲首的白道中人圍攻，盟中好手死傷不計其數，盟主王白石身受重傷，在副盟主玉面郎君及數名堂主

掩護之下衝出重圍，不知所踪。

丘如錚聽了，不禁搖頭嘆息，他實在想不到各大門派這麼快便採取行動，難道東方世家之事眞是金刀盟所爲，故導致白道中人不滿？

若是如此，金刀盟便太蠢了，在根基還不曾打穩時便露出尾巴，讓各門派有藉口時趁機採取行動。

驀地，丘如錚察覺身後有一輕功極爲高明之人尾隨着，連忙轉身戒備。

眼前站着的，竟是金刀盟副盟主玉面郎君文二郎！

不待丘如錚出言相詢，文二郎已搶先道：「閣下是否岳公子？」

丘如錚大爲錯愕，只因知他這姓氏的，江湖上實在數不出那幾個人來。

他默默點頭。

「岳公子，有一位公子故友極想與公子見面，可否勞駕一移玉步？」

「是誰？」

「天下間知道公子姓岳的，只有公子的朋友！公子只消前往一見，便知道是誰了！」文二郎道。

「好吧，勞煩帶路。」

不久，丘如錚隨着文二郎來到一僻靜客棧之後院。

後院中，站着不久之前榮登刀魁之落星追魂刀余振邦以及金刀盟另一名堂主大力刀王王銘。

「副座，你找着岳公子了嗎？那好極了！」王銘看見玉面郎君帶着丘如錚回來，大喜地道。

「是的，盟主情況如何？」

「還不是老樣子，沒有半點起色！」

玉面郎君嘆了一口氣，向丘如錚道：「岳公子，請進。」

「是你們盟主要見我？」丘如錚大惑地問道。

「岳公子，稍後你自會明白一切的了，還是由盟主親自向公子解釋吧！」

文二郎說畢，便在院落旁一道房門上輕敲了二下，跟着推開門，肅身恭請丘如錚內進。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正如文二郎適才所說般，知道他姓岳的，全都是朋友。丘如錚因此毫不考慮地內進。

房裏，金刀盟盟主王白石躺在床上，雙目無神，一看便知傷得極重。他的身旁坐着堂主刀過無痕柳如風。

「盟主，岳公子已請來了！」文二郎道。

床上的金刀盟盟主虛弱地向走近床前的丘如錚道：「岳老弟，終於找着你了！」

丘如錚心頭一震，因爲這聲音實在太熟悉了。

「岳老弟，你贏了，但我卻沒法陪你到杭州樓吃……」王白石邊說邊咳嗽着。

金刀盟盟主竟是關東大俠皇甫磊！

「皇甫兄，你竟會是金刀盟盟主！不要說話，讓我替你看看傷勢。」丘如錚吃驚之餘，連忙替皇甫磊把脈。

「岳老弟，別白費心機了，我的傷勢極重，甚麼靈丹妙藥也不能……」

「唉，要是你受傷後能覓地休息，傷勢怎會惡化如此，你老遠跑來蘭州幹甚麼？」丘如錚埋怨着。

「我一定要找着你啊，前往天池，你定會經過這裏，所以便叫文二郎他們扛我來！我這心事若不能交付給你，我死不瞑目！」

「放心吧，有我在，你死不了的！只不過你那身武功卻不能保存了！」丘如錚嘆息道。

「岳老弟，你不用騙我了，我的傷有多少重，自己難道不知道嗎？要是能夠治療的話，何須跑來找你？聽我說，別……」皇甫磊話還沒說畢，已被丘如錚點了睡穴。

「文副盟主，勞煩你找紙、筆、墨來！」丘如錚隨即從身上拿出一個錦盒打開，掏出那支在家取得之成形人參，折爲兩截，把半支收藏起後，便把餘下半支放在皇甫磊嘴巴上，捏開他之牙關，略一運勁，人參之汁液便如水箭般射進皇甫磊口裏。

不久，半支人參之汁液已然搾乾。丘如錚把枯乾了的人參交給剛回來的文二郎道：「副盟主，勞煩你把這熬湯給皇甫兄服用吧，四大碗水熬成一碗便成，另外讓我開一方子，服上數劑後再休息一段日子便會無礙的了。現在先讓他休息一刻，待參湯和藥熬妥後才喚醒他吧！」

文二郎連忙接過人參，唯唯應諾。並吩咐柳如風另外替丘如錚準備房間。

服用參湯和藥之後，皇甫磊似有無數話要對丘如錚說，但丘如錚却點了他的睡穴，不許他多說。

翌日，皇甫磊的精神已大爲好轉。

「岳老弟，你給我服用的是否便是成形參王？」終於，皇甫磊可以說話了。

「是的！」丘如錚也不隱瞞。

「這怎可以，那參王是你拿來救命的，沒有他，你的傷……」皇甫磊道。

「皇甫兄，葯是拿來救人的，救你和救我自己有何分別，誰急需便誰先用，何況我還有半支，應已足夠。」丘如錚道。

「岳老弟，你如此對我，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報答才好。」

「大家好朋友，說這些話幹甚麼？何況救人是我們當大夫的責任哩！究竟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唉，一言難盡，當日論刀大會結束後，我便與文副座及各堂主前往洛陽，籌辦興建總壇，誰知某一晚，竟來了數百名各大門派的好手，由黃葉山莊的黃天龍率領，不由分說的便向

我們攻擊。本盟損折了三名堂主，分別是龍嘯天，上官秉堅及六指人魔，各級刀客不計其數。我在黃天龍、葉長青等多名高手合攻之下，雖也把黃天龍擊傷，本身亦受了重傷，幸好黃河老妖等人適時趕到，這才能突圍而逃。」皇甫磊長嘆一聲道。

「導火綫是否因爲你們進襲東方世家？」丘如錚不着痕跡地問。

「東方世家那事不是本盟幹的。岳老弟，我怎會率領這些人幹壞事？若我曾幹壞事的話，怎會有面目找你？」

「皇甫兄，請恕我多問一句，你成立這金刀盟究竟有何目的？」丘如錚道。

皇甫磊摒退左右，只留下文二郎一人，道：「岳老弟，坦白說，我早已退隱江湖多年，但是，我只是孤身一人，實在寂寞難當，於是突發奇想，組織這金刀盟。當日所說爲用刀人仕爭取權益，只不過是個藉口；事實上，我是希望能藉着金刀盟這組織，管東江湖上冥頑不靈之兇邪，導他們向善，不是比把他們殺掉來得更好？文副座當年被我擊敗後，一直便留在我身旁，所以便讓他來出面，因爲若用我的關東大俠名號，便難以招攬那些兇邪。其後，我們收伏黃河老妖等人後，便策劃了那論刀大會。」

皇甫磊可謂用心良苦，可惜出師未捷，金刀盟還沒站穩陣脚，便已遭逢大變。

「岳老弟，還記得我們那場賭注嗎？」

「待你身體康復再談吧！」

「不，我不是指到樓外樓吃一頓那回事，而是另一彩頭！那便是負方必須送予勝方一件珍貴的東西這回事！」

「皇甫兄，這事慢慢才說吧，難道我還會計較這些嗎？」

「絕對不可以，我派人到處找你，且不惜老遠跑來這裏便是爲了這個。坦白說，我的家財、心血都付予了金刀盟，換言之，對我最重要的便是金刀盟，現在，我便把它送給你！」皇甫磊道。

「甚麼？你沒有弄錯吧？」丘如錚嚇了一跳，想不到皇甫磊竟要把金刀盟交給他。

「我一點兒都沒有弄錯，我現在武功全失，再難以駕馭那幫人，尤其是黃河老妖等人。我不希望一場心血付諸流水，所以，只得把這心願託付你，希望你能幫我這個忙，接任盟主一職！」

丘如錚苦笑，這也算彩頭？這簡直是副沈重枷鎖，一個燙手的山芋！

「皇甫兄，不是我不願意幫你這忙，而是……呃，你應知道我……」

「岳老弟，我也知道你對江湖生涯不感興趣，但這工作實在意義重大；除了能輔導那些惡人向善之外，還可以培植一批人手，留作反清之用。因爲這些人裏頭，有很多都是熱血沸騰的烈性漢子，只要善加引導，定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這是我最終目的。」

「皇甫兄，我父兄在朝廷當官，我卻去反清，這未免……」

「身在胡營心在漢，你又怎知令尊、令兄等不希望把韃子趕出關外呢？老實說，不少朝廷大官都不是甘心爲滿清效忠的，只不過爲了大局，才甘心受人唾罵，忍辱負重吧了！」

「但是，我自己的情況……皇甫兄，你也該知道我的內傷非常沉重，也不知能活多久！何不讓文副盟主來擔當這盟主一職呢？」

「岳老弟，坦白說，文副座武功雖不弱，但仍不足以控制黃河老妖那數名巨惡，而目前金刀盟人手不足，實不能少了他們。老弟，你便勉爲其難吧，找尋血蓮之事，可交給盟中弟兄去辦便成。如今內憂外患，沒有你來收拾殘局，金刀盟定會煙消雲散！」

「岳公子，請你幫一幫盟主這個忙吧。文某這生人沒幹過甚麼好事，也希望在死前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實在不希望金刀盟就此壽終正寢！」文二郎也道。

「好吧，我盡力而爲，希望能在死前把金刀盟之根基弄好。」

霹靂手段掃陰霾

丘如錚這時的模樣，正是不久之前金大叔的形象。

在洛陽一所大宅裏，他接見了應召前來的黃河老妖、霹靂刀以及黑煞神君。

「三位供奉，在下金峯，蒙王盟主賞識，暫攝盟主之位。爲了增加各位的信心起見，今天特予各位一個見識本座身手之機會。」丘如錚以冷峻的聲音道。

「金兄言重了，王盟主既能把盟主一職付託金兄，我等自當追隨，絕對不會有半點不服之處。」黃河老妖道。

「不，我不是擔心你們不服，只是爲了讓你們知道我有能力領導金刀盟，更有能力與那些所謂名門正派周旋。現在，你們三人聯手向我攻擊，看看你們能否在百招內保持不敗！」丘如錚從座上站起，走到廳前天井。

黃河老妖三人互瞧一眼後，也除去外衣，走到天井。

「你們拔刀吧！」丘如錚冷冷道。

「金兄，你的刀？」黃河老妖見丘如錚仍是兩手空空，不禁大爲奇怪。

「你們儘管出招吧，我的一對手便是雙刀，比任何寶刀還要鋒利。」丘如錚道。

三人互望一眼後，黃河老妖道：「那麼我們便不客氣了！」厚背刀刷、刷的舞動着，泛起數朵刀花，分襲丘如錚雙肩及小腹。

霹靂刀以及黑煞神君見黃河老妖已然發動攻勢，也連忙一左一右的配合着，攻向丘如錚雙脅。

丘如錚不慌不忙，對攻來三柄刀視若無睹般，竟毫不閃避，也不出招。

黃河老妖三人見狀，均大爲詫異，不知這金盟主葫蘆裏賣的究竟是甚麼藥，難道他練得一身鐵布衫、金鐘罩這類硬功，不畏刀槍？

不約而同地，三人刀勢爲之一窒。

丘如錚等待的，便是這個機會，只見他不退反進，也不需屈膝借力，人已凌空向前彈射，不但避開三柄攻來單刀，右脚脚尖更蹴向黃河老妖胸膛。

黃河老妖嚇了一跳，慌忙抽身後退，手中厚背大刀急變一式「撥雲見月」，護着胸前。

誰知眼前人影一閃，丘如錚已凌空一個觔斗，翻到黃河老妖身後，手掌向下斜劈他後頸。

黃河老妖做夢也想不到丘如錚之輕功竟如此出神入化，急忙把後退中的身形一挫，反向前猛撲。幸好霹靂刀及黑煞神君兩柄刀及時掩至，削向丘如錚下擊之雙掌，否則黃河老妖背後空門大露，難逃丘如錚這凌空一擊。

丘如錚長笑一聲，右掌微屈，跟着五指向外側輕彈，五縷指風已射在「霹靂刀」刀身之上，登時把刀勢擊偏，而他自己則借力輕輕地向上彈起，不但避開黑煞神君攻來一刀，更能順勢下撲反擊。

三名赫赫有名的黑道巨擘聯手合擊，不但佔不着便宜，反而一上來便被對手佔盡先機，實在令黃河老妖等人大大吃驚。

事實上，三人聯手是否便能夠發揮三倍威力呢？當然不能，只因三人之間缺乏合作及默契，很多時一個人的招式會被另外一人妨礙着，不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威力，更因顧忌誤傷同伴，被逼中途變招。

因此，數十招過後，丘如錚仍能從容的應付着三人，且佔盡優勢。

轉眼間，百招之數將至。驀地，丘如錚竟毫不閃避黃河老妖橫腰劈來之一刀，只顧着伸手抓向黑煞神君。

黃河老妖大喜，也不顧得對方是自己人，運勁揮刀，便要把丘如錚攔腰劈成兩截。

誰知道刀鋒觸着對方衣衫時，竟不能砍進，反被彈開數寸。

黃河老妖還來不及思索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之際，手腕已是一麻，再也不能把持手中刀，噹的一聲掉在地上。

跟着，他看見丘如錚的掌沿只距離自己咽喉僅數寸，要想閃避，已是來不及，只得閉目待斃。

誰知丘如錚卻收招飄身退後，停手笑道：「三位供奉，百招已過。現在你們對本座有信心嗎？」

黃河老妖驚魂稍定，道：「金……盟主，你適才那一手是否便是傳聞中的內家護體神功？」

丘如錚笑道：「對了，除非你內功比本座深厚，或是手持削鐵如泥的神兵，否則難以傷害本座分毫。」

他自然不會說出每次運功反彈對方兵刃時，都會消耗不少眞力；尤其是以他現時的狀況，每當運用一次，內傷便加深一分。

丘如錚知道金峯這名字根本不能鎮壓這三個冥頑不靈的巨惡，爲使他們日後乖乖的，不敢胡作胡爲，才不惜消耗眞力，露出這驚世神功。

黃河老妖現時之神態可說恭敬萬分：「金盟主神功蓋世，定能使本盟聲威大振，稱霸江湖。」

丘如錚趁着回轉身步向大廳之際，悄悄的掏出一顆藥丸吞下，抑制蠢蠢欲動之暗傷。

回到自己的太師椅坐下後，他徐徐道：「各位，本盟於日前一役，不但損折三名堂主及不少盟友，無數新加盟的同道也因此各散東西。爲了重建各人對本盟之信心，以及一雪恥辱，使那些自命俠義之士不敢再那般囂張橫行，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大廳裏的文二郎、黃河老妖、霹靂刀、黑煞神君、余振邦、柳如風及王銘等人登時報以熱烈掌聲。

事實上，金刀盟剛成立便受大挫，各人都是氣餒萬分；現在來了個絕世高手的金峯做他們的新盟主，無疑是替他們注射了一口强心針，登時士氣大振。

丘如錚道：「憑我們現時之實力，對付武林任何一個門派，都游刃有餘。現在，我們先拿其中一個日前曾參予偷襲本盟的門派來開刀，讓他們知道金刀盟並不是好欺負的。」

在座羣豪聽了，登時鼓掌贊同。

「我們拿邛崍派來祭旗；文副座，我們需要多久時間召集人手？我要大約三十人，必須是一級或二級刀客，另外還要三數名護法。」

「回稟盟主，大約一天內可辦妥。」

「好極了，文副座，立即通知他們明天在這裏齊集，後天清晨出發，分六組行動，三位供奉及三位堂主各領一組，本座與文副座則率領數名護法作照應。」

「盟主，我們空羣而出嗎？這裏不需人手留守？」文二郎問道。

「暫時來說，對方仍不會知悉我們這據點，即使知道，他們也不能在短時間召集各大門派之好手來犯；何況這裏只是一個空殼，即使被剷平，我們也沒有多大損失。留下部份人手，不但不能抵抗敵人，攻力也會打折扣。」

「但是王盟主武功盡失，何能保護自己？」

「王盟主方面，本座已有妥善安排

，文副座不必擔心。」

半個月後，金刀盟以風捲殘雲之勢把邛崍派整個剷平，震驚整個武林。

同時金刀盟亦向江湖宣佈一項聲明，大意約為：金刀盟成立宗旨主要是為江湖中用刀的人謀取福利，以及研習刀法，而各大門派卻無故來襲，不宜而戰，乃屬不可容忍之事，故採取行動報復之。

這晚，位於洛陽的金刀盟秘密總壇，正在舉行慶功宴，化名王白石的前任金刀盟盟主皇甫磊亦在座。

羣雄興高采烈，猜拳行令，大談當晚如何剷平邛崍派之情況。

丘如錚站了起來，揚聲道：「各位弟兄，這趟出師大捷，實有賴各位同心合力，奮不顧身，令敵人喪膽，故能大勝。本座僅敬各位弟兄一杯！」拿起酒杯，一飲而乾。

頓時掌聲雷動，羣雄紛紛站起，與丘如錚乾盃。

「今次敵人一敗塗地，主要原因是由於他們日前大捷，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本盟不堪一擊，不予防範，致遭慘敗。因此，我們必須避免犯同樣的錯誤，絕不能因勝而驕，否則我們將會像邛崍派般一樣下場，各大門派經過邛崍此一事故後，定會提高警覺，我們日後之行動將不會如此順利，而且我們更必須要嚴加防範對方之報復；請各位謹記一點，本盟與那些所謂白道之士的鬥爭，現在只是開始，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絕不可鬆懈！」

舉座轟然應諾。

席散後，丘如錚召集了文二郎黃河老妖等三供奉，三名堂主及三個曾參予邛崍戰役的護法一起開會，皇甫磊亦列席旁聽。

會中，丘如錚首先宣佈提升三名護法，補上不久前戰死的三名堂主職位。

接着，他便道：「以我們目前之實力，仍不足應付各大門派聯手合攻；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覺，必須第一時間知曉他們的動向，避重就輕地與他們周旋。目前，他們雖然不知道本盟總壇所在，但天下間無永遠的秘密，他們始終會找到來！」

黃河老妖嚷道：「他們若來的話，我們便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丘如錚瞪了他一眼，道：「你沒聽見本座剛才說避重就輕嗎！記着匹夫之勇不可逞這句話，否則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黃河老妖登時噤若寒蟬。

丘如錚續道：「為了及早預防，我們必須在各大門派附近廣設眼線；若他們有特別行動，甚至有派中好手外出的話，便立即回報。另外，在總壇附近亦須加派人手，留意有否各大門派之人出現，一旦發現對方有跡象進襲的話，立即採取應變措施。」

首席堂主落星追魂刀余振邦問道：「盟主，若獲悉對方大舉來犯時，我們該如何應付？」

丘如錚道：「很簡單，敵至即疏散，不與對方正面作戰，只留下空屋一所，任從他們如何處置，即使他們把總壇燒掉，我們也不露驗，這是變相焦土政策，日後我們便加倍索償。當對方發覺這裏空無一人後，定不會逗留，唯恐有詐。而他們是由各大門派聯合組成的，在離開時，很可能不會走在一起。若是如此的話，我們便有機可乘，選其實力較弱的一撥人馬，以全力撲擊，務求一舉而中；得手後，立即撤退。記住，不可貪；只可襲擊一隊。我們的目的只是挫他們之銳氣，決戰尚不是時機；待我們流失之人手重歸以及實力足夠時，再和他們一決雌雄。」

文二郎道：「盟主，照屬下推測，對方即使來犯，也不會走在一起，免惹人注意。為何不在他們來之時便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呢？」

丘如錚道：「不，他們定會想到我們有此一着，預先有了聯絡及接應方法；但離去之時便有所不同，各人只管迅速回家，聯絡及接應之辦法定會失效。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來的時候，士氣高昂，鬥志旺盛，我們即使能戰勝，也會損折人手。為了挫他們的銳氣而付出高昂代價，實在化不來。」

余振邦道：「盟主，敵人來的時候，我們躲在那裏，若太分散的話，召集進襲時便會產生問題。」

丘如錚點頭道：「對，這是個值得研究之問題。余堂主，你有好的建議嗎？」

余振邦道：「盟主，俗語云，狡兔三窟，我們不妨在附近找兩個地方，平時絕不動用，必要時拿來作為臨時總壇。盟主認為如何？」

丘如錚道：「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便交給你辦吧；最好能夠找到一個較為僻靜，不大受人注意的地方，屆時弟兄們出入時不會被人發覺。」

余振邦連忙領命。

丘如錚道：「除了余堂主剛才說的兩個地方外，我們還須多一處地方應用，因為自從邛崍一役後，本盟聲威大振，不久之前流散的盟友定有不少重歸，我們須找地方安頓他們。」

文二郎道：「盟主，這些背棄金刀盟之人，我們還收容作甚？」

丘如錚道：「金刀盟成立不久，便遭逢大劫，我們實在不能怪責他們對本盟沒信心的。事實上，良禽擇木而棲，他們如此做也無可厚非的，今次我們暫不追究，但下不為例。當他們回來時，告誡他們不可再犯，否則定以會規處置。」

文二郎無可奈何，只好道：「好吧，希望再也不會有如此情況發生。」

丘如錚道：「文副座，舊日總壇所在應可以拿來一用。」

文二郎道：「盟主，敵人定會監視

該處，我們若再使用的話，豈不暴露行藏？」

丘如錚道：「無妨，只派一位堂主及少量盟友駐在那裏，對方只會懷疑該處是個分壇，而總壇則不在洛陽；這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道理。而且除此之外，就算我們另找一處來接受回歸之盟友的話，那地方同樣不一定可以保密。」

文二郎道：「盟主高見，這事便由屬下去辦吧。」

丘如錚道：「不，這事可由柳堂主負責。柳堂主，你率領人手回去後，盡量避免和總壇聯絡，以免暴露總壇地點所在。稍後，請你和文副座研究一個妥善之聯絡辦法，以應不時之需。」

柳如風唯唯應諾。

跟着，丘如錚與各人討論了其他盟中事務後，便道：「文副座，我有點私事須往江南一行，很快便會回來。這裏一切，暫由你來處理，如有疑難，可向王盟主請示。」

文二郎道：「盟主要往江南？可須帶備人手？」

丘如錚道：「不用了，我單身便足以應付。今天會議到此為止，辛苦各位了。」

眾人離去後，皇甫磊一把拉着丘如錚道：「丘老弟，你打算真的向那些名門正派宣戰嗎？」

「是的！」

「為甚麼？因為報仇？為了我而弄出一場正邪大決戰，與我創立金刀盟之原意不符啊！」皇甫磊道。

「不，我絕對不是為了替你報仇那般簡單。要達成你的宏願，這是唯一辦法。我早已提醒過你那些所謂名門正派定不會容許我們存在的了，只是你不信吧了。其實，即使我們委曲求全，向他們詳細說明金刀盟之真正目的，他們也絕不會相信。與其如此，倒不如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使他們反過來向我們要求談判，這樣才可以確保本盟之地位。」

「但是如此一來，定有不少白道中人受害啊！」

「為成大業，難免有所犧牲的了。何況他們若是明理的話，怎會向我們挑釁？他們這種自以為是之作風，實在要不得，應受點懲戒。」

「岳老弟，你認為金刀盟現有人手能有所作為嗎？」

「從我與他們相處這一段日子看來，你的構思一點兒都沒有錯，他們都是血性漢子，只不過是環境所迫，才淪落黑道；只要好好管束，應比那些自命俠義，實則追求虛名與利慾的白道中人更有作為。」

「如此我便心安了，否則為了一羣黑道中人，而弄致偌大風波，實在化不來。」

「皇甫兄，仗義多是屠狗輩，草莽出豪雄。所謂名門中人，他們當中，幹壞事之人多着呢！只不過外間的人不知道，或是知道的不敢多言吧了。不久之前，我便曾經遇上兩名武當弟子企圖強姦一個全無抵抗能力的女子。」

「武當弟子？不是吧？聽說有很多不法之徒，經常冒認名門子弟作奸犯科。」皇甫磊不敢置信。

「他們絕對是武當門下，我曾為了此事與武當派太虛等六個牛鼻子打了一場哩。」

「這實在難以置信。」

「皇甫兄，這裏的事留給我處理便成，你好好休養吧。」

＊　＊　＊

丘如錚翌日便離開洛陽，馬不停蹄兼程趕往金陵。

他究竟為了甚麼要趕赴金陵？除了找藥和金刀盟的事情外，還有甚麼值得他如此關心？

他要去的地方是位於金陵以東約五十里之東方世家。

東方世家宗主東方無忌曾救過他一命，現無辜被襲身亡，他定要追究。

而且，他還要一見東方依依，看看她有否需要幫忙之處。

這晚，丘如錚仍然以金大叔之模樣，偷偷地摸進東方世家。

金大叔這人，與東方世家毫不認識，只曾與東方依依有兩面之緣，若公然求見，未免有點那個。

若以丘如錚身份出現，定會招致無限煩惱，所以他只有靜悄悄摸進去找東方依依這一途徑。

出乎丘如錚意料之外，東方世家的防衛竟然非常鬆懈，甚至可說不設防。

這怎可能？一個在三個月內連續遭受兩次偷襲的武林世家竟然不加派人手防範仇家！這簡直不可思議，究竟是誰如此胡塗。

東方依依身穿孝服，神情呆滯的坐在自己房裏。口中唸唸有詞。

丘如錚側耳細聽之下，不禁心中長嘆！原來東方依依說的竟是：「丘大哥，你究竟在那裏啊？你知否爹已經遇害？唉，可惜我重孝在身，不能到處找尋你的下落，也不能替你前往找藥。你不會怪我吧，事實上，我的確曾想過不顧一切，離家找你的，又恐怕你在獲悉爹的死訊後，趕來這裏，屆時便緣慳一面了！你知道我實在非常渴望見你一面嗎？」

丘如錚心裏大為不忍，可是他能接受這痴情少女的愛意嗎？

他輕嘆一聲，飄然穿窗而進。

東方依依驀地看見房間裏竟多了一個人，大吃一驚，方待叫嚷。

「姑娘，不要嚷，是我！」丘如錚急道。

「噢，是你，金大叔！可把我嚇得一跳！金大叔，我爹死了，你知道這事嗎？」東方依依的神情一黯！

「我便是爲了這事而來。究竟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當日我被二叔押回來後便被爹派人日夕看守着，不准踏出房門半步。數日後，聽丫環說爹身體有點不適，便前往探望。誰知便傳來警報，數十名黑巾幪面的刀客夜襲本莊，於是便拔劍前往應戰。來犯的人，個個身手高明，要不是你昔日傳授過我一套刀法，很可能我也難逃一劫。但爹他……」說到這裏已是泣不成聲。

「你知道對方是誰嗎？」

「不知道，但那些人用的雖然是刀，使的卻是劍法；我是從你昔日所教觀察得來的，可是二叔卻一口咬定是九龍幫糾合金刀盟的人幹的。」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可疑之處？」

「與爹交手的幪面人，身手雖高，但却不比九龍幫的龍嘯天强，爹應是足夠應付有餘的，所以我才放心對付其他的人，誰知道片刻後，爹已慘遭毒手。」

「你爹當時是身體不適？可知道患了甚麼病？」

「據說是受了風寒，整個人顯得懶洋洋的，但也不致如此不濟的。」

「整個人懶洋洋的？照說一個修習內功的人絕對不會有如此現象的啊！莫非他是中了毒？」

「中毒？不會吧？那些人還沒到之前爹已是如此的啊！難道莊裏有內奸，暗中下毒使爹武功大受影响？」

「很有可能！據我所知，有一種毒藥名叫酥骨散，服用後便會整個人懶洋洋的，一旦運用眞力，藥性便急劇運行，中毒的人便會逐漸變成全身乏力。這毒霸道非常，無色無味；若及早發覺還可以用眞氣逼出體外，但若發覺身中此毒時，正與人在搏鬥中，便無機會運功；很可能令尊正是中了這種毒。」

「莊中的人都對爹敬重萬分，怎可能有奸細？」

「這事我必須查個水落石出，以慰令尊在天之靈。」

「謝謝你，金大叔。是了，你可曾見着我所提及過的丘大哥嗎？」

「沒有，姑娘，妳還是忘掉他吧，他這種人實在不值得你傾心的！」

「金大叔，你又沒見過他，怎知道他的爲人？我已經決定了，再過數天不見他來拜祭爹的話，便跑去找他。很可能他現在舊傷發作，極需人照顧；否則他聽聞爹之死訊後，定會趕來的。」

丘如錚長嘆一聲，道：「姑娘，這又可苦呢？」他心裏激動之下，竟忘記變更嗓音，以本來聲音說出話來。

東方依依登時嬌軀大震；這聲音對她來說，印象實在太深刻了！只見她顫聲道：「你……你便是丘……」

丘如錚知道再也難以隱瞞，遂點頭道：「對，我便是丘如錚。」

東方依依臉色大變：「我還道你不知道我對你一番情意，所以不惜離家找你，而你……竟忍心讓我受苦！」

丘如錚急道：「姑娘，我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不辜負姑娘一番愛意。」

東方依依回身跑往床沿，拔出掛在床邊之長劍，便往頸間一抹……丘如錚大吃一驚，急忙縱身上前，五指急彈，及時把東方依依長劍擊下！

東方依依長劍脫手後，並不放棄求死意圖，揚手便拍向自己天靈蓋。

丘如錚那容她自毀性命，伸手便把她一雙手握着，道：「姑娘，不要做傻事，且聽我慢慢解釋。」

「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讓我死吧，爹已經死了，這世間已無可戀之處，我還活着幹甚麼……」東方依依只覺萬念俱灰。

「難道妳不想爲令尊報仇嗎？」

「報仇，難道把仇人殺死，爹便會復生嗎？何況，報仇這事有你在，何須我來操心？」

「即使如此，妳也不必如此的啊！要知道妳現在尙年輕。」

東方依依淚如雨下，道：「曾經滄海難爲水，再也沒有人能夠令我幸福快樂的了。」

丘如錚嘆了一口氣，道：「姑娘對我的情意，我實在非常明白，我何嘗對姑娘不喜愛呢？可是，我只有兩年時間可活，實在不敢誤了姑娘終生幸福。」

東方依依道：「丘大哥，求求你，讓我陪伴你這兩年吧，有兩年幸福總比一片空白來得强，事實上，縱使只有一刻我也心滿意足的了，這樣，我日後也可以有一段美好的回憶。」

丘如錚道：「姑娘，妳跟着我，只有痛苦，而不會有半點幸福的！」

東方依依道：「爲甚麼？與一個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那怕只是一刻，都是幸福的，怎會有痛苦？」

丘如錚道：「姑娘，坦白告訴你吧，我不但內傷沈重，而且是個廢人——一個不能人道的廢人，教我如何能夠娶妳爲妻呢？」

東方依依聽了，登時爲之一震，道：「爲甚麼會如此的？你騙我，這只是你的藉口！」

丘如錚悲傷的道：「不，這是眞的，自從當年走火入魔後，我的機能已嚴重受損，再也不能有男人之雄風，妳只要瞧我的臉便可以知道的了，我的臉上，半條鬍鬚的痕跡也找不着，我只是個廢人！」

東方依依道：「丘大哥，我不管這個，你既然不是天生如此的，定有辦法醫治，你不是曾說過可以有藥醫治的嗎？只不過是暫時找不着吧了，我有信心定能找着那些藥的。」

「依依，那些藥，縱使能找着，也不過能夠治癒內傷，打通瘀塞之經脈，對我受傷之機能無補於事的。」

「怎會呢？你不要再騙我了，我知道朱菓這東西，甚麼嚴重的傷也能醫治的。」

「世間上那有朱菓這物？這是騙人的！」

「既然沒有，你爲甚麼還會到處找尋？」

「坦白告訴妳吧，我找的並非朱菓、七葉仙芝等傳聞中才有的仙藥，而是實實際際的東西。」

東方依依道：「是甚麼藥？也許我們家裏有哩！」

「共有三種，它們是七色彩虹草，成形參王及血蓮，目前我已找着其中兩種，只欠血蓮。」

「在那裏可以找到這東西？」

「先師曾在天池附近找到兩顆，但都拿來製藥了，我懷裏的藥丸便有血蓮成份，所以能暫時保存我之生命，使傷勢不致惡化，但藥丸所餘無幾，充其量只能維持兩年，屆時我的經脈便會硬化，整個人都不能動彈，終生躺在床上，如活死人一般。」

「丘大哥，我們明天便往天池找那血蓮。」

「依依，妳難道還不明白，縱使能找着血蓮，能把內傷治癒；我還是不能娶妳的啊，妳怎能終生都對着一個不是男人的丈夫？」

「丘大哥，難道當夫妻的，便只有慾嗎？只要你眞心愛我，那便行了，我不會計較其他的。」東方依依堅決地道。

東方依依未經人道，又怎知道夫婦關係並非互相愛慕那般簡單哩！

「依依，聽我說吧，日後妳定會後悔的，當妳年紀大一些的時候，每當見着別人夫妻恩愛，兒女承歡膝下之時，便會後悔所嫁非人，屆時便已太遲了。」丘如錚道出了事實。

「不，我絕不會後悔！」

丘如錚見東方依依如此堅決，知道一時之間定難把她勸服，只好道：「這樣吧，我們稍後才討論這問題，好不好！何況妳現時大孝在身，也不適宜談婚論嫁。」

東方依依想了想，道：「你說的對，但從今天起，你必須讓我和你一起，明天我們便往天池找藥。」

丘如錚道：「找藥這事，我已經派了人前往天池辦的了，目前來說，應盡早找出那下毒謀害令尊的人，否則東方世家便危殆萬分。」

「好吧，我現在便帶你前往見二叔。」

「不，還是讓我明天正式造訪吧，這樣前往見他，對妳名節不大好的！」

東方依依很溫馴的點點頭。

「時間不早了，我也該回去。答應我，不要做傻事。」

東方依依急忙連連點頭。

* * *

翌日，丘如錚回復本來面目，造訪東方世家；現任宗主東方無憂親自出迎。

丘如錚在東方無忌靈前行過禮後，便與東方無憂在書房中詳談，東方依依亦在場陪伴着二人。

東方無憂詳細說出遇襲當晚的情形，與東方依依所說的大同小異。

丘如錚趁東方無憂不留意之際，向東方依依打了一個眼色。

依依會意，連忙補充，說出亡父當日身體不適以及懷疑來犯之敵人並非擅長用刀兩點。

東方無憂大訝地瞧了姪女一眼，奇怪她爲何能看出那些人用的是劍法。

「莊主，請恕丘某多言；據丘某所知，事發當天，金刀盟的人物在洛陽，正籌備興建總壇，加上東方姑娘所說，這事應不會是他們所爲。另外，我懷疑令兄遇害前，曾中了一種名叫『酥骨散』的毒，以致武功大打折扣，才不敵被殺！」

東方無憂道：「若照依依所說，那些人可能眞的不是金刀盟中人也說不定，但依依毫無閱歷，怎能看出對方用的是劍法而不是刀法？很可能她是受了當日金刀盟在論刀大會時的一番冠冕堂皇的說辭蒙騙，先入爲主地認爲金刀盟是正派幫會；所以胡說八道來替他們解脫。事實上我卻不覺得那些人用的不是刀法。至於家兄中毒的猜忖，我卻不敢苟同；一個人受了風寒，懶洋洋是正常反應，武功亦會因此而打折扣，實不足爲怪。家兄江湖閱歷深厚，怎會中毒，何況酥骨散這毒藥，有着一陣奇異香味，服後不久便嘔吐大作，武功全失，與家兄當日之情形大爲不同，何況本莊的人，全是東方家的，怎會出賣東方世家？」

丘如錚聽了東方無憂這番話，登時奇怪萬分，只因用刀來使劍法，明眼人一看便知，以東方無憂這等身手，怎會看不出來？

難道東方依依看錯了？絕對不會，經過當日自己一番指點後，依依對刀法與劍法之認識，可算非常深刻，怎會看錯？

爲甚麼東方無憂會如此說呢？

縱使他對金刀盟有偏見，但也不該不問是非黑白，寃枉別人啊！

他不動聲色地道：「也許東方姑娘參觀過論刀大會後，心裏覺得大會中比武的人用的方是正統刀法；遇上不同路線的，便覺得不是刀法，所以有此一說。但是，莊主對酥骨散之性能卻不大熟悉了，莊主剛才所說的只是酥骨散份量用重了的情形！事實上酥骨散是毫無香氣味道及顏色的；若份量適當的話，只會產生一種懶洋洋的感覺，直至與人動手時，武功才會逐漸消失。只有在份量過重時，混和食物或酒裏後才產生一種奇特香氣，以及服用後不久便嘔吐大作，武功立失。」

東方無憂道：「丘大俠，你確定本

莊有人出賣東方世家，毒害家兄？」

丘如錚道：「我只是說出心中所疑吧了，怎能肯定？」

東方無憂道：「既然如此，我便調查一下吧。只是，丘大俠，有一點希望大俠能答允。」

丘如錚忙道：「莊主請隨便吩咐！」

東方無憂道：「丘大俠對敝莊之關心，敝莊上下，感激不淺。可是，家兄之死，追查兇徒及報仇雪恨之事乃本莊之責任，希望丘大俠能置身事外；敝莊之事，向來不願意外人插手，希望丘大俠明白這一點。」

丘如錚一怔，道：「莊主，令兄生前對丘某有救命之恩，丘某怎能坐視不管？」

東方無憂道：「家兄生前，救人無數，若每個人都要爲家兄報仇的話，不但會影响敝莊之報仇計劃，且影响敝莊之聲譽，尚請丘大俠體諒敝莊之苦衷，讓敝莊親自處理復仇之事。還有，大俠懷疑敝莊有內奸下毒謀害家兄之推測，請萬萬不要向任何人提及，因爲這對敝莊聲譽損害極大。」

丘如錚見東方無憂拒人於千里之外，實無法可施，畢竟他只是個外人，若擅自插手的話，的確使當事人難堪，只好道：「莊主請放心，丘某絕對不會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東方無憂接着道：「丘大俠這次前來拜祭家兄，敝莊上下感謝萬分。只是敝莊因行喪關係，不便留客，尚請丘大俠見諒。」

丘如錚對見方已下逐客令，只好告辭。

「二叔，丘大俠是來拜祭爹的，讓姪女送客便成了。」東方依依道。

東方無憂也不反對。

依依一直送到莊外。

「依依，令叔有點問題，必須小心。爲追查謀害令尊之兇徒，暫時不要離家了，遲些我再來找妳吧。」

「丘大哥，我也覺得二叔今天有點不對；尤其是在你提到有內奸下毒的時候，他的神態更是奇怪。丘大哥，你可要早點來，否則我不知如何應付。」

「以妳的聰明，應能應付的，記着一點，必須要不動聲色，切勿打草驚蛇。即使有甚麼發現，也只能藏在心裏，不可露出馬脚，我下次來找妳時才採取行動，知道嗎？」

東方依依連連點頭。

臨別時，丘如錚給了依依一小瓶藥丸，道：「以妳現時之武功，加上我不久之前所傳授的刀法，妳家裏應沒有人可以勝過妳，但妳還得小心一點，最好能找柄刀來以備不時之需。我最擔心的還是妳被人暗算及下毒，這瓶藥丸雖不能解百毒，但對普通毒藥如酥骨散這類東西均能藥到毒除，若發覺有不妥時，尤其是感覺到全身懶洋洋，疲倦乏力的話，必須立即服用，一粒便足夠。千萬小心！」

依依忙道：「不，我不能要你的藥，你沒有了這藥，若有甚麼事發生時怎辦？」

丘如錚道：「傻丫頭，這藥丸只是我拿來救人用的，並非自己服用之藥。我本身閱歷豐富，甚麼毒物都逃不過我的眼睛和鼻子，怎會中毒？何況我還可以另外配製哩，快點拿下，好好的藏在身上。」

依依這才接過，依依不捨地目送丘如錚離去。

事實上丘如錚並不是眞的離開，直覺上他覺得東方無憂大有可疑之處。經過他這次造訪後，若東方無憂眞是那個兇手的話，定會有所行動，故躲在附近監視着，並準備隨時援助東方依依。

他換過一套衣服，化裝成爲一黝黑青年模樣，拿出乾糧，邊吃邊耐心的等候着。

他極有信心，知道東方無憂定不會相信他就此收手不再追查東方無忌遇害之事。爲了阻止他追查此事，唯一辦法便是殺了他。

東方無憂已見識過他的武功，絕對不敢自己動手，如此必然會找援手，而這些援手很可能便是當晚進襲東方世家的神秘幪面人。

果然不出所料，只半個時辰，東方無憂便已從莊裏策騎而出，向北急馳。

丘如錚連忙從樹林裏牽過自己的馬匹，遠遠地跟了上去。

數天後，丘如錚跟踪着東方無憂來到泰山脚下。沿途上，丘如錚不停地變更容貌，衣着，避免引起東方無憂之懷疑。

在泰山脚下的小鎮裏，東方無憂找着一間小客棧投宿。丘如錚隨即化裝成爲一中年行商模樣，相隔一盞茶時間後才前往同一客棧要了一間上房。

他留意到東方無憂投棧不久後，一名客棧的店小二已匆匆從客棧外出，急步向入山方向走。這不消說，定是東方無憂與那些幪面刀客的聯絡。

丘如錚本打算改爲跟踪那店小二的，但恐怕這是對方調虎離山之計，終於決定由頭到尾都纏着東方無憂。

他深信東方無憂定會親自和那些人見一面，商討對付他的辦法。

晚上，他換上夜行衣，回復本來面目，竄上屋頂，監視着東方無憂所居住的房間。

不久，東方無憂推窗而出，直往鎮外奔，丘如錚自然也展開輕功身法，跟了上去。

* * *

自從和黃玉麟單獨相處了差不多一個月後，葉小蒨發覺自己和他的感情起了極大的變化。

長久以來，兩人經常一起練功、遊玩，在葉小蒨心目中，早已把這英

俊瀟洒的表哥當作未來之終身伴侶。

但自從雁蕩一行後，她發覺黃玉麟不但剛愎自用，且疑心極重。不但如此，他還有一處令小蒨極爲不滿意的地方，那便是虛榮心極重，與她的性格截然不同。

這種人是個理想的丈夫嗎？葉小蒨不停地問自己。

不錯，以黃玉麟之前景，假以時日，定能奪得黃山論劍劍魁之名銜，在江湖樹立威望，當然也會順理成章地當上黃葉山莊莊主；如作爲他的妻子，自然亦有一份榮譽。

但這便是她嚮往的幸福生活嗎？不，自從外出一趟後，她發覺外面的世界實在太大了，她實在不甘心像現在的莊主夫人般，永遠都只屈在小莊裏，她要遨遊四海，遍走天下，這才不枉此生。

可是，她能夠有選擇之餘地嗎？當然沒有。莊主黃天龍早已把她看作未來媳婦，所以才命她陪伴黃玉麟前往雁蕩，而她的爹一向都對莊主的話唯命是從，定不會反對這門親事，無論她願不願意下嫁。

想到這裏，她的心裏煩亂非常，信步踱向莊外，往後山方向漫無目的走去，希望能驅掉心中憂鬱。

她靜靜地躺在一塊大石上，遙望天空的星星，想起不久之前與黃玉麟的一席話。

她只希望當一顆小星星，無拘無束地掛在天邊，不受人注意，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

當太陽有甚麼好？雖然它是那麼令人觸目，但是讚美它的人是否和認識它的人一樣那般多呢？

當然不是，烈日當空時，人們都是埋怨着它。

當太陽長霸天空時，罵它的人更多了，因爲它不給機會雨神降仙露，令萬物滋長。

當它躲起來一段日子時，人們亦會怪責它偷懶，致令世間一片陰暗。

怎像一顆小星星般那麼自由自在，永遠不受人咒罵。

驀地，她察覺到一陣脚步聲。

這個時間，這個地方，怎可能會有人來？

她迅即想起了金刀盟夜襲邛崍派的事；但來人最多只有兩個，難道是來踩盤子，探路的？

她連忙翻身躲起，注視來人。

「咦，怎麼會是東方叔叔，他不是當了東方世家的宗主嗎？東方伯伯剛去世，家裏應有很多事要他處理的啊，還跑來這裏幹甚麼？」葉小蒨心中大爲納悶。

而另外一個人的出現，更使她詫異萬分。

這人竟是她的父親葉長青。

「東方老弟，這個時候你還跑來這裏幹甚麼？我曾告訴過你，沒有重要事情的話絕不可以和我聯絡的了。」葉長青不悅地道。

「葉兄，有一個名叫丘如錚的人對老匹夫之死起了懷疑，定要追查下去，所以小弟才跑來通知葉兄，希望葉兄儘快把他除掉。」東方無憂道。

「你不說笑吧，誰這般有空，跑來管你們東方世家之閑事了？」

「不，絕對是眞的，他還猜出老匹夫是中了酥骨散之毒。」

「不要胡說八道了，酥骨散這毒，怎是個藉藉無名的人所認識的。別忘記了，東方老弟，我們當初之協議是我派人協助你除掉東方老鬼，待你掌握東方世家大權後便來幫助我除掉黃天龍那老傢伙，而不是替你殺死一些你看不上眼的人。」

「葉兄，請你相信我吧，這姓丘的確實是……」東方無憂大急地道。

「即使如此，區區一個無名小卒，你難道還應付不來嗎？不必多說了，快點回去吧，黃天龍那老傢伙打算明天便叫玉麟那小子前往東方世家慰問你們，我已想到一個除掉那小子之辦法；你只要……」

「不必多費唇舌了，因爲這弑兄的狗賊絕對不能夠活着回去！」場中突然多出一個人來，正是暗中跟踪着東方無憂的丘如錚。

「葉兄，正是這人，他便是丘如錚！」東方無憂嚷道。

葉長青臉色大變，想不到竟然有第三者在場，剛才那一番秘密豈不是全部被這姓丘的小子聽了去？

葉長青向東方無憂打了個眼色，道：「原來你便是那個好管閑事的傢伙，我還道是東方莊主胡說哩！只可惜，你實在不該現身的，因爲你再也沒機會把聽到的秘密說出去。」

這邊，東方無憂亦已會意，一聲不响的便拔劍向丘如錚偷襲。

丘如錚是何等身手，怎會讓他得逞，側身一閃，已避開來勢，反手便扣向東方無憂。

葉長青一看丘如錚之身手，頓時爲之驚愕不已，想不到眼前這滿臉病容，毫不起眼的人竟有如斯高明之武功。連忙一躍上前，揮動雙掌與東方無憂合擊丘如錚。

丘如錚毫不動容，手刀指劍齊施，與兩人廝殺起來。

在他心目中，東方無憂之武功實不值一哂，而葉長青之身手應與黃葉山莊莊主伯仲之間，兼且只是空身而來，沒有帶着佩劍。因此，他有極大信心把兩人擊倒，故現身揭破兩人之陰謀。

誰知道交手數十招後，他發覺自己實在大錯特錯，因爲這葉長青實在比他想像中高明得多，更比他見識過的黃天龍之武功高出不少。

這傢伙有如斯身手，怎會長久屈居黃天龍之下？

他並不知道若論劍法，葉長青的確只是與黃天龍差不多，但葉長青卻

於十年前無意中拾獲一專攻掌法之秘本，武功大進。

不過要奪取黃葉山莊之權，並非光靠武功便足夠，所以葉長青一直深藏不露，使黃天龍對之毫不防範，從而伺機把黃天龍除掉。

丘如錚愈戰愈心寒，雖然他勉強可以維持不敗之局，但是他的內力有限，不足持久作戰，只須再拖上一頓飯功夫，他的內傷便會因耗掉過多眞力而牽發，屆時在兩人圍攻之下，必無生理。

驀地，他鋌而走險，功運全身，不惜損耗眞力，硬接了葉長青一掌。

只聽見砰的一聲，葉長青登時被反彈得後退數步，口中噴出鮮血。

而丘如錚却是借勢欺身進入東方無憂劍幕中，還用上全力，一掌劈在東方無憂頸間，登時把他頭顱劈飛數丈開外。

葉長青搖搖欲墜的注視着丘如錚，道：「大般若神功，手刀指劍，你是無名聖僧的傳人！」

無名聖僧，五十年前以手刀指劍及大般若神功馳名武林，被譽爲當世第一高人，只是已經數十年不會露臉，漸漸被人遺忘。

想不到他的武功今天竟重現江湖！

丘如錚並不作答，只略一點頭。

葉長青那敢再戰，轉身急奔。

丘如錚竟然不會追殺，難道他認爲該殺的只是東方無憂，幫兇葉長青却可以放過？

當然不是，只不過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葉長青的身形剛在夜色中消失不久，丘如錚已張口噴出無數鮮血，砰的一聲，摔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躺着。

良久，石後躲着的葉小蒨才緩緩走出，往丘如錚身旁視察他之情況。

丘如錚臉色簡直比雪還要白，氣若游絲，奄奄一息，似是距死不遠。

葉小蒨知道若自己不加以援手的話，丘如錚必死無疑。從當日丘如錚在東方世家之所作所爲，葉小蒨已知他是個義薄雲天，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一個不求名，但求無愧於人的大英雄。

但是，若把他救活的話，他很可能對自己父親有所不利的啊？

葉小蒨天人交戰着，救人還是不救？她却沒想到自己有否把丘如錚救活的本領。

終於，她銀牙一咬，便扶起地上的丘如錚，跑往附近的一個小山洞。

她這樣做當然是害怕父親中途折回，看見她相救敵人。

在山洞裏，她毫不顧忌男女之嫌，把丘如錚扶在身前，從背心渡過一口眞氣，企圖使之甦醒。

可是，她的劍法雖然不錯，但內功却是普通，以現在丘如錚之情況，她的一點眞氣那能起甚麼作用，還不是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幸好，她猛然省起丘如錚既然是個走方郎中，身上定帶着藥物，便探手入他懷中摸索。

觸手之處，她找着一個盒形物體，連忙掏出來打開。

一看之下，葉小蒨不禁大喜，只因盒裏放着半枝人參及數株有七種顏色的藥草！

她不認識七色彩虹草，只覺得丘如錚既然如此珍藏，把之與人參放在同一錦盒，定是珍貴無比的靈藥！

於是，她毫不考慮地把七色彩虹草以及人參放進嘴裏嚼碎，然後口對口的，把它們一古腦以眞氣渡進丘如錚腹中。

片刻後，她發覺丘如錚之氣息已增強不少，而臉色亦逐漸變成紅潤。

她沒有想到丘如錚本來是有暗傷，臉色一向都是蒼白非常，身上既有良藥，爲何不一早便服用。

她看見丘如錚如此情況，還道是靈藥收效哩！

同時，她感覺到身體裏有着一團火，熱烘烘的極不舒適。她並不知道是那七色彩虹草在作怪，只因她剛才嘴嚼時，部份汁液已混和她的口涎，吞進肚裏。

這時的她，開始渴望着有一個白馬王子，擁抱她，愛撫她。

驀地，她發覺眼前之丘如錚情況有異，不但臉上紅得如火般，胯下更是隆起一塊，如一柱擎天般。

怎會如此，丘如錚不是說過他不能人道的嗎？他並沒有說謊，只是他並不是天生如此，只不過因內傷的關係，所以才喪失雄風。

七色彩虹草乃天下至淫之藥物，只要用上少許，便是更沒用的男人也能重振雄風，而同樣地，任何貞節女子亦會慾火難禁，自動獻身！

丘如錚一口氣服下那麼多株，怎不血脈賁張，反應驚人，若非他同時服下半株成形參王把藥性中和，早已慾火焚身，經脈爆破而亡。

突然間，丘如錚睜開眼睛，看見眼前情況，大吃一驚，問道：「姑娘，妳給我吃了些甚麼？」

葉小蒨大喜道：「丘大俠，你醒來了，眞是好極，你剛才吃的，便是錦盒裏的人參和七色草！」體內慾火愈來愈熾熱。

丘如錚雙目如噴火般，嚷道：「不好，那是淫藥，快點離開，我快要忍不住了！」

葉小蒨大吃一驚，剛要逃走時，理智却漸漸被慾火所掩蓋，拋着媚眼道：「我不走，我要留下陪你！」

以內功強壓着慾火的丘如錚那堪如斯挑逗，登時理性全失，一撲上前便發狂似的把葉小蒨全身衣服撕掉……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暴風雨方始

平息下來。

慾火已過，兩人之理智也恢復過來，丘如錚滿臉悔色的面對着飲泣的葉小蒨，道：「姑娘，你把我殺掉吧！」

葉小蒨銀牙一咬，搖首道：「不，丘大俠，希望你能答應我兩件事，我不是藉此要脅你，而是我不得不提出來！」

「姑娘請說，只要是我能辦到的，丘某定當照辦！」

「丘大俠，做成如此大錯，我實在須負上大部份責任，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怪責自己，我不想你爲此而懊悔一生！」

「姑娘，怎可以如此，我定要對此負責的！」丘如錚道。

「這事慢一點才說罷，不過你一定不可以爲此而頹廢，甚至做出傻事！」

「好，我答應你。」

「第二件事便是希望你能夠放過我爹！」

丘如錚大感爲難，不知如何作答。

「我救了你，你卻跑去殺我爹的話，那我變相成爲了殺父兇手，今後我永遠都會不安，丘大俠，請你體諒我之苦處！」

丘如錚只好點頭應允，畢竟殺死東方無忌的主兇乃是他的胞弟東方無憂。

「謝謝你！」葉小蒨高興得情不自禁地投進丘如錚懷裏。

兩人體內之藥性還沒全部消失，葉小蒨這一投懷送抱，登時把兩人之慾火重燃，只是這趟卻是在清醒之下享受着那溫馨。

* * *

葉長青回到黃葉山莊時，剛巧碰上黃天龍父子正在大廳閑談。兩人看見葉長青臉色蒼白，口角有血漬，連忙追問發生了甚麼事。

葉長青只得說碰上一個替金刀盟踩盤子，名叫丘如錚的人，相鬥之下，雖能把敵人擊退，他自己也受了傷。

黃玉麟聽了，登時大吃一驚，因爲他了解到以丘如錚的武功身手，絕對毋須爲金刀盟探路。

難道他來黃葉山莊另有目的？

他隨即想到葉小蒨，他直覺上感到黃葉山莊除了葉小蒨外，別無吸引丘如錚前來之地方；更加上葉小蒨對丘如錚存着好感，處處爲他說好話，莫非兩人眞的有甚麼瞞着他之地方？

想到這裏，黃玉麟立即便跑去找葉小蒨。

葉小蒨當然不在，她的丫頭卻說小姐不久前去了後山散心。

哼！散心？幽會才眞！

黃玉麟怒火中燒，不顧一切地跑到後山。

來到後山時，那有葉小蒨的踪影，他毫不心息地到處尋找，驀地，他聽見一陣微弱聲音，從不遠處之山洞傳出。

* * *

山洞裏，一切回復平靜。

丘如錚這時的確是身心舒暢，因爲他發覺自己不但能重振雄風，身上瘀塞的經脈亦已打通。

原來，他經過七色彩虹草這霸道淫藥刺激得全身血脈賁漲，再經陰陽調和，眞氣已通行無阻，換言之，他的內傷已全部康復。

「小蒨，我和你爹實在不適宜見面，不若妳拋棄一切，隨我離開黃葉山莊吧，待我把金刀盟之事放下後，與妳找處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來，或是浪跡江湖，傲遊四海亦可！妳認爲如何？」

「丘大哥，我希望能到處走走，遍遊天下，待厭倦了才找個好地方隱居，好不好？」

「當然好了，妳先回去收拾東西，我在這裏等妳。」丘如錚愛惜地道。

「我不回去拿東西了，莊裏根本便沒有我值得留戀的東西。爹不但勾結東方無憂謀害東方伯伯，更要把黃莊主除掉，實在令我太失望，太傷心了，我實在不想再見他！」

「好吧，那我們便就此離開吧，只是，我有一點必須向你說清楚的，那便是……」他隨即把東方依依之一片痴情說出。

「丘大哥，我早已猜到東方妹妹離家出走是爲了你的了，我也不是量淺的人，容納多一個人並不是問題，但若再多一個的話，那便不敢說了！」

丘如錚高興得擁着小蒨狂吻，卻不知道山洞外却有一個人正在偷看着，更把兩人的話全部聽進耳裏。

* * *

丘如錚與葉小蒨離開泰山後，便前往找東方依依，把一切經過詳細說出。

東方依依聽了，不禁百感交集，而丘如錚與葉小蒨兩人之關係，因米已成炊，她只得接受。

東方無憂已死，依依只得通知莊中長老另選宗主，自己則與丘如錚、葉小蒨前往洛陽。

回到洛陽金刀盟總壇不久，便收到兩項驚人消息。

黃葉山莊副莊主葉長青暴斃床上，死因不明！

黃天龍再度召集各大門派，前來洛陽與金刀盟決一死戰！

「盟主，我們是否依照原訂計劃與各大門派周旋？」文二郎問道。

丘如錚豪氣萬千的道：「不，我要和他們決一死戰！」他現時武功已全部復原，怎有所懼？

* * *

黃葉山莊與各大門派來到金刀盟總壇時，意外地發覺金刀盟等人早已列陣等待。

丘如錚以本來面目出現，這時的

他，臉上病容盡褪，白裏透紅，顯得堅挺英俊，玉樹臨風。

「各位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丘如錚揚聲道。

「我們是聲討你們之罪行而來的，叫你們盟主出來吧！」黃天龍道。

「在下丘如錚，忝爲金刀盟盟主。」

「你便是丘如錚？金刀盟盟主便是你？」

「對了，黃莊主聲稱追究金刀盟之罪行，請問本盟有何罪行？」

「偷襲東方世家，邛郲派便是你們之罪行，你敢否認嗎？」黃天龍怒道。

「偷襲東方世家？笑話，那是你們黃葉山莊所爲，這裏有東方世家的人以及葉小蒨姑娘可以作証。至於攻擊邛崍派？純是報復你們不宣而戰，偷襲本盟之行動，怎能怪我們？」

「胡說，葉長青與你們勾結，偷襲東方世家，我因此才把他治罪，怎可說是本莊所爲，這全是你們之陰謀？」黃天龍怒道。

「如此說來，你們定要動手見高下了？好吧，本座向你挑戰，只要你能勝過我，金刀盟上下，俯首就擒，任由處置！」丘如錚豪氣地道。

黃天龍登時大感爲難，他身爲數屆黃山論劍之得主，怎能退縮，丘如錚已續道：「黃莊主，你可挑選兩名同伴聯手，本座單身出戰！」

這簡直是侮辱！

「好，我們父子兩人聯手，接受你的挑戰！」

一場龍爭虎鬥立即展開，事實上，這怎能算龍爭虎鬥？丘如錚身負重傷時，尚能把葉長青及東方無憂擊敗，以他現時全無受傷，內力充沛之狀態下，黃天龍父子那裏是敵手？

黃玉麟心中憤怒丘如錚奪走葉小蒨，出手毫不顧本身安危，但求把對手斃於劍下，這才勉强使丘如錚有所顧忌。可是五十招過後，黃天龍父子已是全無招架之能力。

只見砰的一聲，人影乍分之下，黃天龍長劍脫手，蹬、蹬、蹬的連退數步，口角溢出鮮血。黃玉麟則呆若木雞的站着。

「黃莊主承讓了，還要再戰嗎？」丘如錚笑吟吟道。

黃天龍自命武功蓋世，那甘受此折辱，一聲不响的便擧掌拍向自己天靈，倒地身亡。

「各位，本盟成立之宗旨，在聯合江湖用刀同道，幹一番正經之事，並非與各位爲敵，言盡於此，是戰是和，悉隨尊便！」

各大門派見丘如錚如此神勇，那敢動手，只得言和，答應與金刀盟互不侵犯。

刀、劍之爭這才平息，而丘如錚亦把金刀盟事務交還文二郎，與兩名嬌妻從此退出江湖，遨遊四海，過其神仙伴侶之生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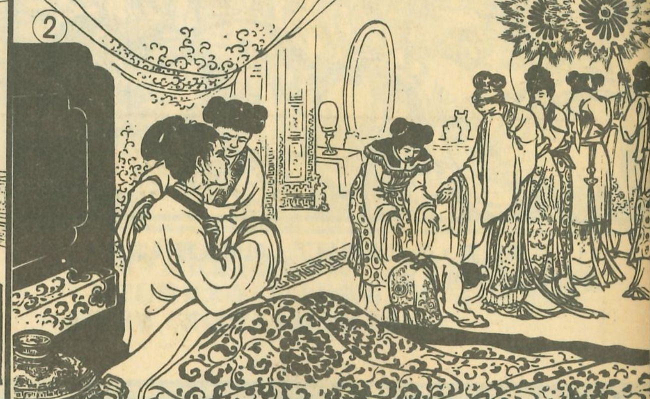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二

董卓進京（一）

徐正・編繪



1　且說靈帝有兩個皇子，一個叫劉辨，一個叫劉協。劉辨是何后生的，劉協是王美人生的，靈帝却喜愛劉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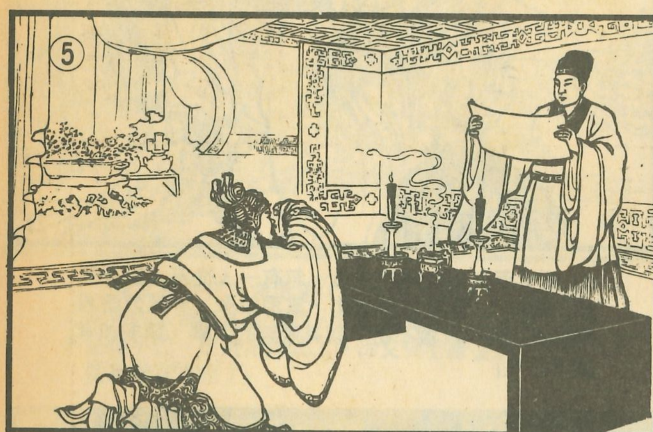


2　何后生性嫉妒，暗地用葯把王美人毒死了。王美人臨死時，把皇子協托董太后扶養。



3　董太后也很喜愛皇子協，常常勸靈帝册立皇子協做太子。靈帝也有這個心意，只是何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在朝中權勢很大，恐怕引起後患，心裏猶豫不定。

4　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四月初夏，靈帝害病快要死了，中常侍蹇碩在榻旁奏道：「如果要立皇子協做太子，必須先殺何進，才能免除將來的禍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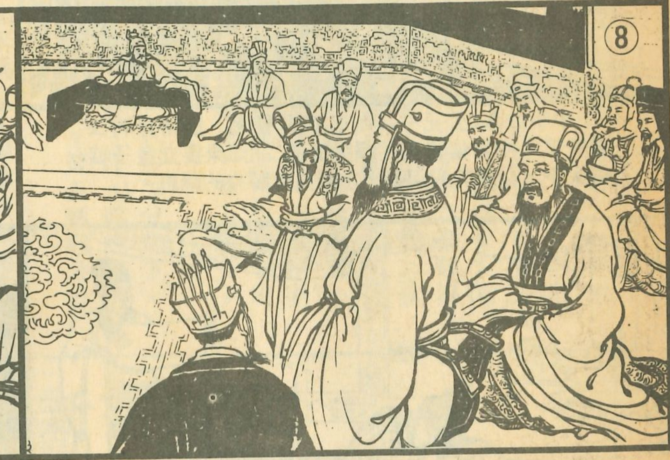
5　靈帝聽了蹇碩的話，立刻派人來宣何進進宮。原來何進從前是一個屠戶，因爲妹妹被選入宮，生了皇子辨，做了皇后，他由此才掌握了大權。



6　何進匆匆的進宮去，剛走到宮門，遇見了司馬潘隱，潘隱就把蹇碩的陰謀告訴了他。



7　何進大吃一驚，急忙回到家裡，召集衆大臣，商議如何把這些宦官統統殺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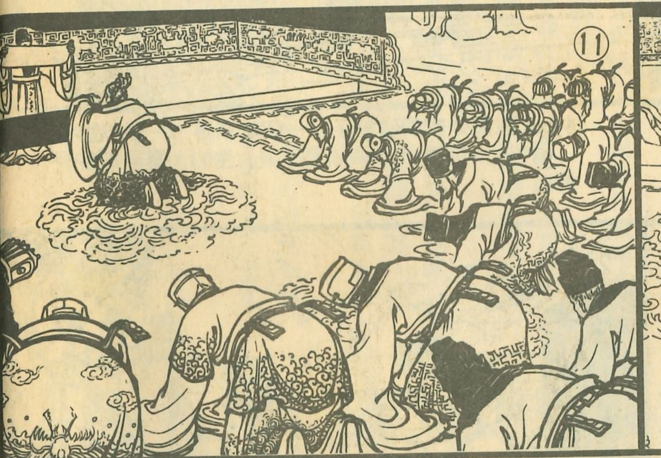


8　衆大臣正在低頭想主意，忽有一人從座上挺身而起，說道：「宦官得勢已久，黨羽很多，一時怎麼殺得盡呢？萬一事機不密，就有滅族的大禍，請多加考慮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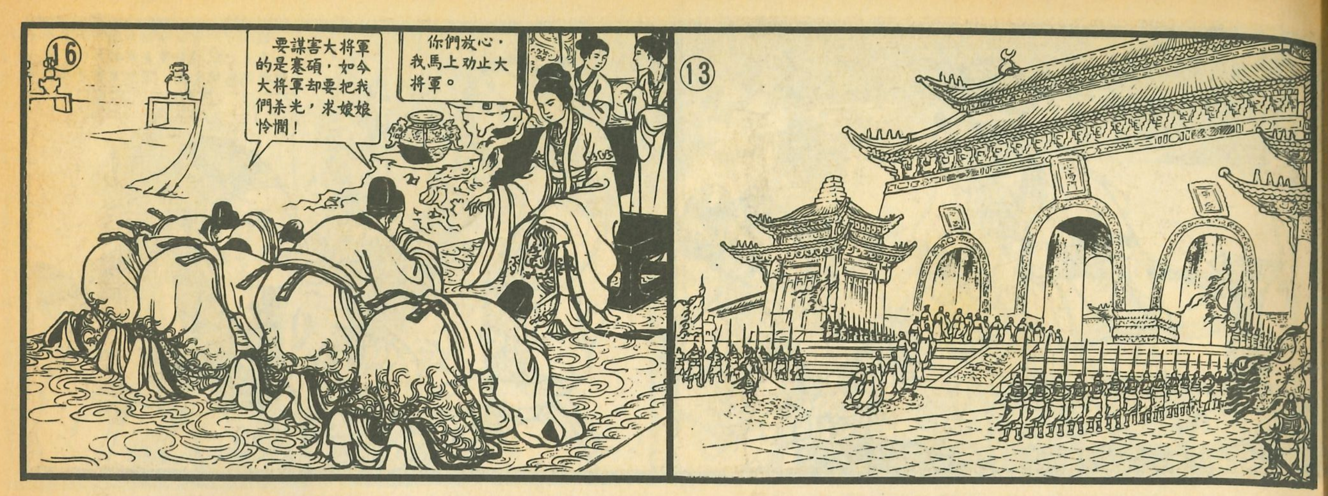
9　何進一看，說話的人是典軍校尉曹操，因他官職很小，何進就大聲的呵斥他。

10　正在紛紛爭論的時候，潘隱忽然走進來，喘着氣道：「皇上已經死了。現在蹇碩和十常侍商量，秘不發喪，然後假傳皇命，把何國舅騙進宮去殺了，再册立皇子協做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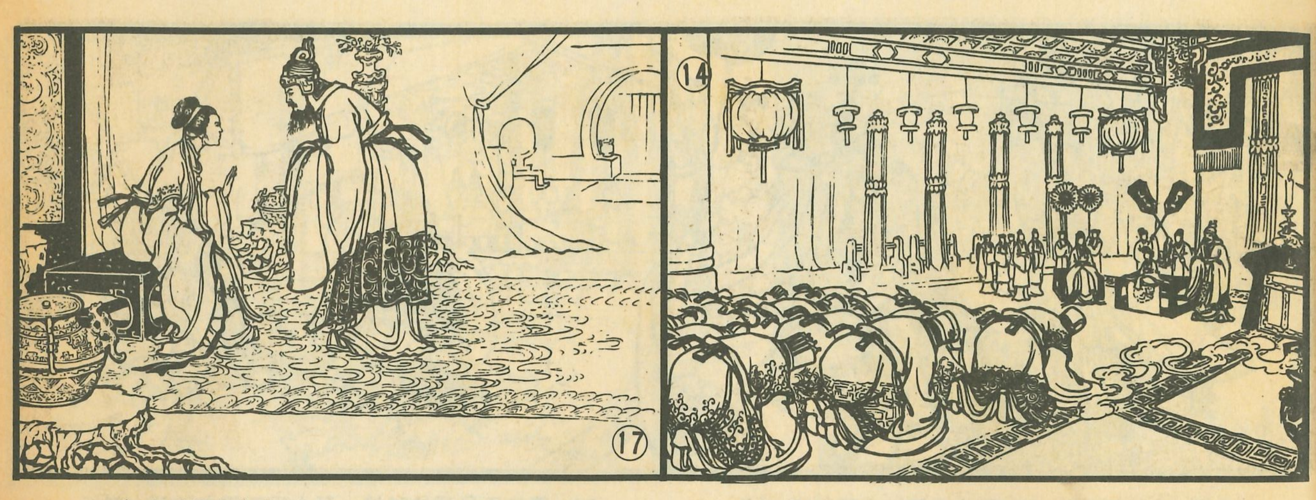


11　話剛說完，使臣果然到了。叫何進趕快進宮，商議今後的國家大事。

12　使臣走後，何進問道：「誰敢和我一同去正君討賊？」話猶未了，就見一人挺身而出。何進一看，原來是司徒袁逢的兒子，袁隗的侄兒，名叫袁紹，現在充當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馬上交給他一支令箭，去調集御林軍。



13　袁紹全身披掛，率領五千名御林軍，護送何進等三十餘位大臣，進了皇宮。



14　當下就在靈帝靈柩前面，立太子辨繼承了皇位，尊何后爲皇太后。何太后頒佈命令，任命何進爲參錄尚書事，其餘的人也都加封了官職。



15　袁紹帶領御林軍到內宮捉拿蹇碩。蹇碩逃到御花園裡，被袁紹追上一刀砍死。蹇碩率領的禁軍也投降了。

16　何進聽了袁紹的話，要乘機殺盡宦官。張讓等人慌忙來向何太后哭求援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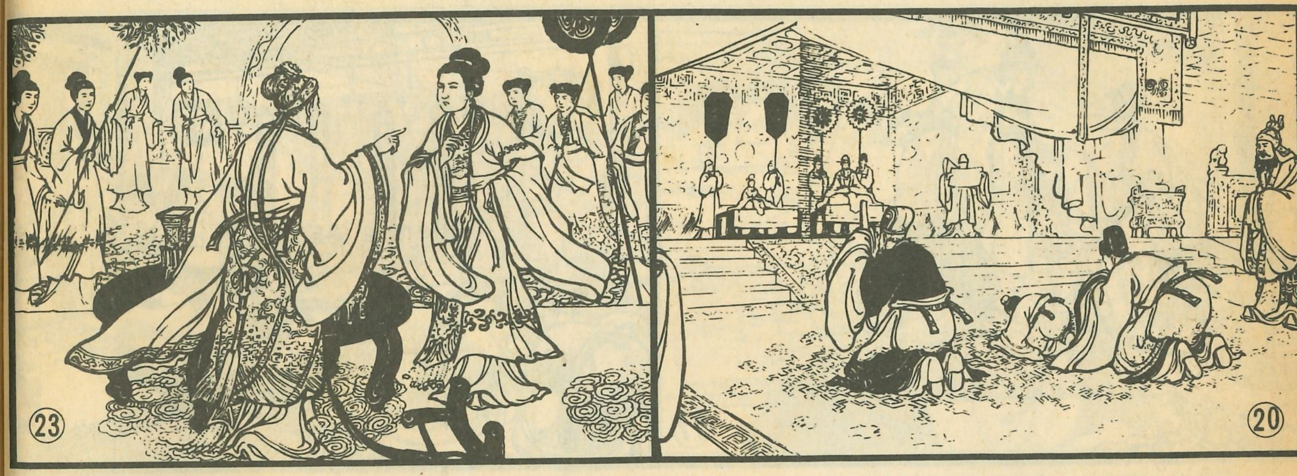
17　何太后便把何進傳來，悄悄對他說道：「我和你出身寒微，沒有張讓他們，怎麼會有今天的富貴？現在蹇碩不仁，已經把他殺了，你又何必聽信別人的話，要殺盡宦官呢？」

18　何進聽罷，出來對衆官說道：「謀害我的是蹇碩一個人，可以殺盡他的家族，不必妄殺其他的人。」袁紹還想勸說，他却拂袖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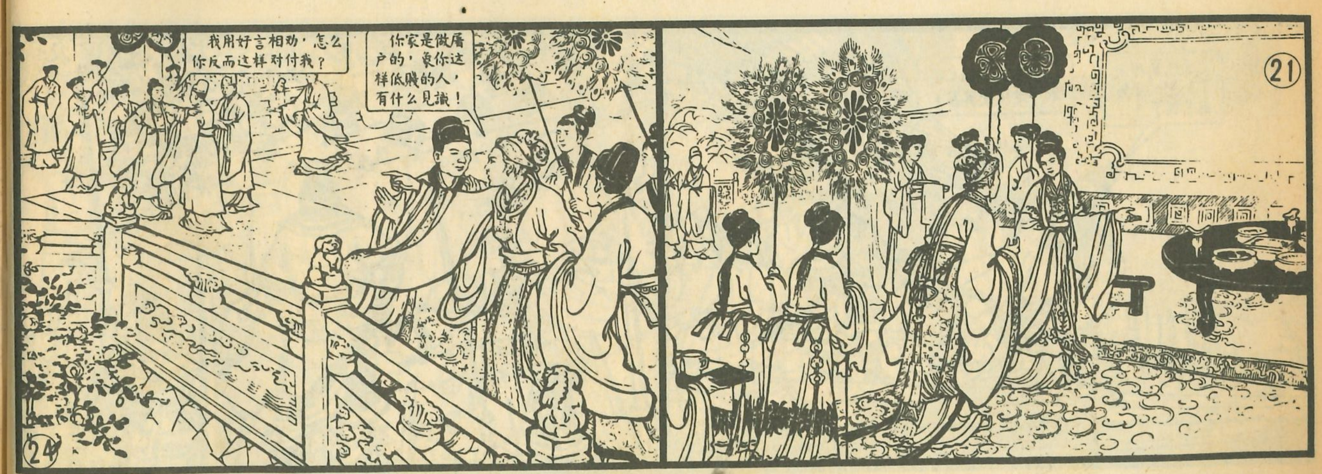
19　董太后見皇子辨做了皇帝，內外大臣都成了何后的心腹，心裏大不樂意，就把張讓叫到宮裡，商議對策。張讓給她出了一個主意，太后大喜。

22　酒過三巡，何太后起身敬了董太后一杯酒，說道：「我們都是女人，照理應該安居深宮，那些朝廷上的大事，讓大臣元老們去辦理。這樣才是國家的大幸。希望你從長計議一下。」



20　第二天早朝的時候，董太后就親自臨朝，傳旨封皇子協爲陳留王，董重爲驃騎將軍，張讓等輔佐朝政。

23　董太后氣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大聲喝道：「你從前毒死了王美人，一向對誰都嫉妒。現在你仗着你兒子做了皇帝，又仗着你哥哥何進的勢力，竟敢這樣胡言亂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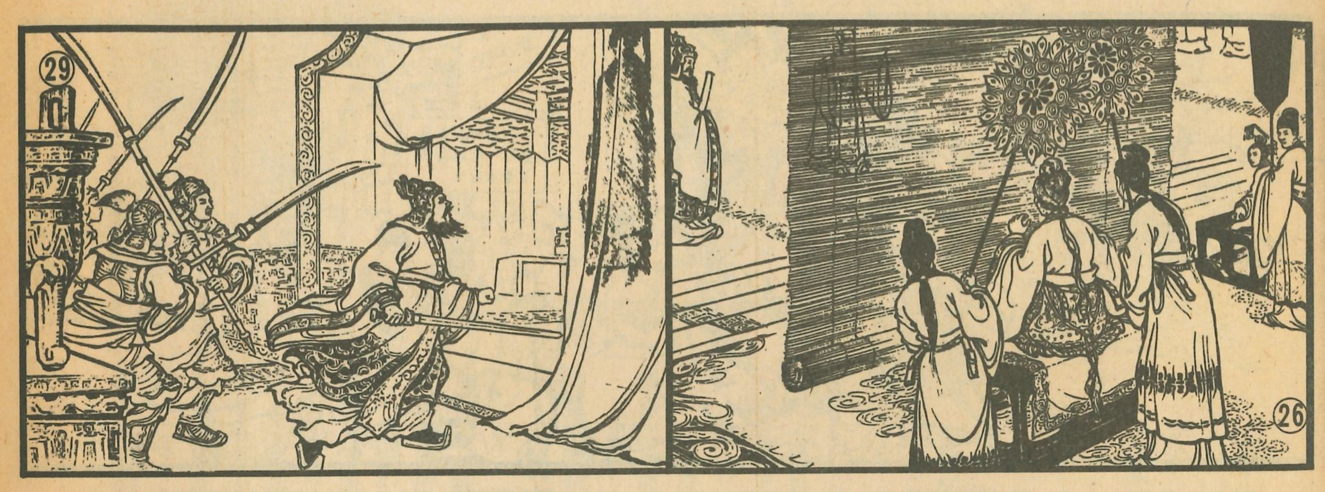
21　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心裏也不痛快。她想了一個計策，在宮裡擺了一桌酒，請董太后來喝酒。

24　何太后也發怒了，兩個人越說越氣，爭吵得十分厲害，最後才由張讓這些人把她們勸回宮去。



25　當晚，何太后把何進召進宮裡，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何進答應連夜召集衆大臣商議對付辦法。

28　何進囑咐護送的人，在路上暗地將董太后毒死。



26　第二天早朝的時候，就有一位大臣上表，說董太后原是外藩的妃子，因爲當初桓帝沒有皇子，把她的兒子立爲靈帝，才尊爲太后。現在不應該再住在宮中，應該遷到河間去。

29　何進又點了五百名禁軍，包圍驃騎將軍董重的住宅，要追回他的官印。董重知道事情危急，便在後堂自殺了。



27　何進立刻下令把董太后送走。

30　張讓等十常侍見董太后一派人已經失敗，就另想辦法，用金錢和貴重的古玩去結交何進的弟弟何苗和他的母親舞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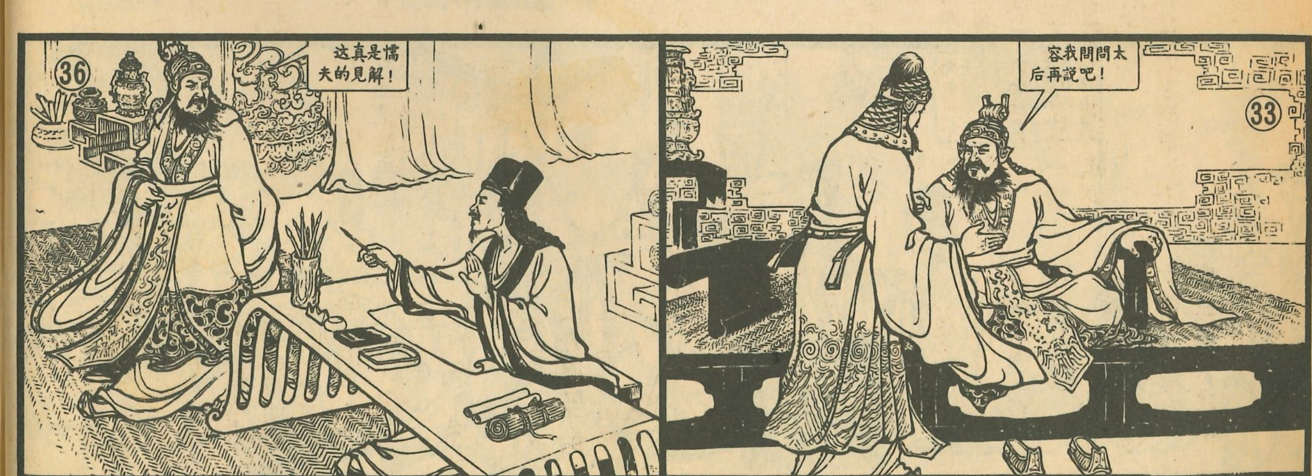
31　何苗和舞陽君得了賄賂，就在進宮去看望何太后時，替十常侍說好話。因此十常侍又得到何太后的信任，勢力又慢慢的大了起來。

34　何進見了何太后，把要殺宦官的事告訴了她，不料何太后正寵信張讓等人，不但不許，反把何進說了一頓。何進本是沒决斷的人，只得諾諾連聲而退。



32　不久，董太后在路上被毒死了，靈柩運回京來，何進不好意思參加葬儀，托病躲在家裡。張讓等人就乘機在百官面前攻擊何進。這話却被袁紹聽到了。

35　何進走出皇宮，袁紹迎面便問：「事情怎樣了？」何進答道：「太后不答應，有甚麼辦法呢？」袁紹又獻上一計。何進大喜。



33　袁紹便來告訴何進，並勸他趁早把這些宦官殺掉，免生後患。何進猶豫不决，便進宮去和何太后商議。

36　他回到府中，就命令主簿陳琳向各鎮發出檄文，調兵入京。陳琳認爲這樣做，會鬧出亂子來的，便竭力向他勸諌。（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咖啡黨

疑妻不貞　盤問老友

「來，過來喝一杯咖啡吧。」程剛說。

「好。」日明應道。

「我們不客氣了。」維新也和應着。

「對了，文雄，我們來喝一杯濃咖啡吧。」

「好。」文雄答道。

在程剛的客廳裏，就熱鬧地坐上了這三名客人——日明、維新和文雄。

「喂，程剛，眞羨慕你，竟然可以討到一個艷如林青霞，而又能幹到令人佩服的老婆。」

「你們太誇獎了。」

「那有誇獎呢，剛才嫂夫人燒的那頓飯，簡直好吃極了。」維新說。

「是，眞太好吃了。」其他的人也齊聲稱讚起來。

「你們太誇獎了……」

「不，這不是客氣話。我們無論花多少錢，到街外吃晚飯，沒有一次比今天晚飯所嘗到的好。」

「你們太過高抬曉華了。」程剛一邊扭開電視，一邊說着。

「其實，老程，想不到你眞行，自己有一份職業，更在工業學院做一份兼職，更在這絕少的空閒時間內追到一個如此能幹的女孩子。」

「喂，今天晚上請你們來聚會，不是來算我的帳吧？」

「哦，老程不高興了。」

「日明，你是講得太多了，你看，老程的耳朵也紅了。」

「對了，老程的耳朵也紅了。」日明，維新和文雄你一句我一句的，令到程剛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還是日明懂得做，他見到主人家那副不好意思的樣子，就立刻將話題又轉了過去。

「呀，嗅到咖啡香了。」日明嗅動着鼻子說。

「對呀，很香的味道。」文雄也附和着。

「是那一隻牌子的？」維新問。

「是磨豆子的。」程剛答道。

「磨豆子的？」

「對，磨豆子的滋味比較好，所以我們兩夫婦就決定不用那些咖啡粉，而用磨豆的咖啡了。」

「你們夫婦眞懂享受。」

「那裏呢！還不是日明說磨豆子的咖啡比較香。」

「嘩，又說到我的身上來了。」

「不是嗎？我們四個人的咖啡會中，你是沒有人反對的咖啡專家啊！」

「咖啡專家，我可不敢當。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定要喝過咖啡才能走啊！」

「對，你們非喝不可——」程剛內心暗忖。「咖啡喝下去，一切眞相就要大白了。而且，我還可以確定，在你們三個人之中，那一個非要死不可……」

程剛想到這裏，不禁怒火中燒起來，但他拚命對自己說：「不，我要冷靜下來，否則就會前功盡廢了。」

* * *

五年前，程剛開始在工業學院做兼職，做一個專業課程的兼任講師。

由於這個課程是一個專業的課程，所以到來修讀的，全部是在職的學生。

在一天晚上的放學後，程剛正想離開校門之際，他發現在班房門外站着一個女學生。

「——有什麼事嗎？」程剛問。

對方顯出有些尷尬的樣子。

「我——」

「有什麼事嗎？」

「我沒有交功課。」

「哦。」原來是沒有交功課，在程剛眼中，這只是一件小事，並沒有什麼大問題。「唔！明天補交吧。」

「但是……」

「又有什麼事嗎？」

「我連題目也沒有。」

「沒有題目？」程剛詫異地問。

那女孩子點了點頭。

「爲什麼？」

「因爲我缺了兩星期課，到今天復課時，才知道要交功課。」

「缺了兩星期課？」程剛覺得奇怪。

「是啊，因爲兩星期前患上了盲腸炎，醫生說要開刀，所以住了個多星期醫院，今天才可以回校上課。」

「你不多休息一兩個星期？」程剛說。接着看看眼前的學生，不錯是有些病態。

但那病態卻掩蓋不了那學生的容貌。

一副鵝蛋型的臉孔，彎彎的秀眉，圓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確是一個美人兒。但畢竟她是一個學生，程剛倒覺得他不可以用這樣的眼神去望一個學生，所以就立刻將他的眼神收藏起來。

「你今天好了一點嗎？」程剛問道，但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竟然會問起一句關心的說話來。

「傷口還有些少痛，可能上課要坐上兩個鐘頭的關係吧。」

「如果是這樣，你今天好應該休息多一天吧。」

「但老師的課不能不上。」

「爲什麼？」

「因爲老師你又盡力，又肯教我們，上少了一課的話，就對考試有很大的影响了。」

「眞的嗎？」在程剛的心中，正泛出絲絲的甜意，因爲從來沒有學生這樣正面地讚過他，更何況是一個女學生。

「你太過奬了。」

「老師，是眞的，因爲在所有老師裏面，我覺得你是最盡責和最好的了。」

「啊。」程剛對這句說話，也眞有點不知道怎樣處理。

「你不是說不知道題目嗎？」

「是啊，老師。」

「這樣吧，這裏附近有一間餐室，我在那裏抄一份題目給你吧。」

「麻煩老師了。」

「唔！不要客氣。」

程剛教了夜校五年，從來也沒有和學生正正式式打過交道，因爲幾乎所有學生在放學以後，就立刻急步離開學校。最多都是問一些書本上的問題，就急急的離開了，所以，和學生同在餐室坐下，這次應該是第一次。

學校附近的咖啡室是一間恬靜的咖啡室，在晚上九時許的這段時間，更沒有多少的客人。

「你要些什麼？」程剛問。

「隨便什麼都可以了。」

「要一個湯好嗎？」

「好。」

「我替你點一個周打魚湯吧。」

「麻煩老師。」

「其實，我也忘了問你的姓名。」

「老師，你不知道的嗎？」

「老實說，我們有這麼多的學生，對學生的名字我們眞是沒有辦法記憶得到的。」

「我叫周曉華。」

「啊，我有些印象了。」

程剛一邊說着，一邊在公事包裏，將一份題目紙拿出來，交給周曉華。

「其實，老師，我有不少問題都不清楚的，但又不好意思請教你。」

「眞傻，有問題就要問嘛。」

於是，周曉華就問了許多有關書本上的問題。而程剛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和曉華離開餐室的時候，已是十一時半了。

程剛目送着周曉華坐上的士離開時，心底下不知有多少的矛盾。

程剛今年已經三十五歲了，但是仍然未討到一個老婆，可能是自己的生活圈子窄，所以要認識女孩子眞是不容易。

今天晚上竟然和一個女孩子坐在餐室裏差不多近兩個半小時，雖然只是講一些書本上的問題，但已經夠程剛回味了。

* * *

「對不起，讓各位久候了。」是曉華的聲音，正好打破了程剛腦海中的回憶。

「咖啡呢？」

「你來吧。」曉華示意程剛到廚房去。

「怎麼了？」

「你試一試看。」

程剛跟曉華走到廚房，曉華倒了一小杯給程剛嚐一嚐。

「怎麼樣？」

「不錯嘛。」

曉華就像如釋重負的「唉」的嘆了

一聲。

「沒有什麼不妥嘛？」

「你知你們咖啡會的人喝咖啡多講究，我就是怕那些咖啡給沖壞了，所以特別先叫你來品嚐一口。」

「哦，原來這樣！」

「你說沒問題就成了。」

「蛋糕呢？」

「啊，對了。」曉華嘆了一口氣。「我到底怎麼了？花了精神做的，卻給忘記了。」

曉華於是在雪櫃裏取出了蛋糕，準備放在盆上，拿出去給客人品嚐。

「還沒有放忌廉呢！」程剛說。

「對了，我今天做什麼呢？」

「你太緊張了。你慢慢放忌廉，我先出去招呼客人。」

曉華微笑着點了點頭——這微笑，以前不知迷倒了程剛多少次，但如今……

程剛回到客廳，看到維新和文雄正下起棋來。

「日明呢？」

「光顧你的洗手間去了。」

「怎麼啦，嫂子叫了你去，有什麼事嗎？」文雄說。

「沒有什麼，她只是担心那些咖啡不合你們的口味。」

「不用太緊張啊！我們又不是什麼咖啡專家。」

「她就是這樣，担心你們不喜歡她的調味。」

「嫂子又不是第一次沖咖啡給我們喝。」文雄說。

「都是我不好，上一次在你們走了後，我說以後沖咖啡不可沖得太淡，所以她今次就特別緊張起來。」程剛說。

「哦！原來是你令嫂子精神緊張的。」

「等一會我們要向嫂子解釋解釋。」

「看，日明出來了，你看他的鑰匙扣還沒有放好呢。」

「喂，日明，看你的鑰匙扣。」

日明摸一摸自己的褲袋，立刻醒覺地將鑰匙扣放回褲袋裏。

「這一個鑰匙扣，眞給我們帶來一個無限的回憶。」文雄說。

「對啊，記得當年我們在運動場上的四人接力隊，幾經辛苦挫敗强敵，取得香港冠軍，才可以得到這個紀念的奬牌。」日明說。

「說出來，還像昨天的事一樣。程剛，你說對嗎？」

程剛點了點頭，但在他的腦海裏，卻閃出了有關奬牌的另一件事，那可不是他們所說得奬的那件事。

* * *

事情發生在兩個星期前，程剛收到一個電話，是一個林先生的電話。

「程剛老師嗎？」

「是。」

「我是林尚生，記得嗎？」

「哦，林尚生，我記得，有什麼事嗎？」

「老師可有空，可以出來喝一杯咖啡嗎？」

「有急事嗎？」

「啊……沒有什麼的。」

程剛覺得林尚生的語氣相當奇怪，不過他亦沒有追問下去，只是說：「明天下午如何？」

「好吧。」

「那明天下午五時十五分，在富麗華酒店的咖啡室見吧。」

「好，明天見。」

程剛放下電話，就想起昔日的另一件往事。

* * *

林尚生是他以前的學生，在他的記憶中，林尚生以前每次上課時都是坐在曉華旁邊的。

那時，程剛一看到林尚生和曉華，總覺得他們是一對戀人，直至曉華那一次在班房門外等候他放學詢問功課以後，他才覺得自己這個想法可能是錯誤的，因爲如果曉華不知道功課範圍的話，而林尚生是她的男朋友，就一定會通知她的。

自從那次以後，程剛對曉華的印象加深了不少，再加上曉華有不少次等候程剛放學問功課，更使他相信曉華和林尚生只是普通同學而已。

程剛做夢亦想不到，自己已經是三十出頭的男人，竟然會愛上一個二十餘歲的女孩子，而且是自己的學生。

雖然，這個事例並不是太奇怪，但他自己總難免有點不自然。

道理上，老師與學生並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但在這種條件上談戀愛，程剛幾乎是抱着一種必敗的心情。

在這一層心理因素的障礙下，程剛無論如何也不可以突破出來，所以他和曉華談戀愛，基本上也只是一種心靈上的幻想而已。

甚至，他在和曉華吃飯的時候，也時常被這陰影籠罩着，所以他時常都會問曉華：「你覺得悶嗎？」

雖然，曉華每次都是答覆：「不悶。」但程剛仍是提不起勇氣再突破一步。

如果情形這樣繼續下去，程剛和曉華永遠也只能維持着師生的關係，直至……

有一天放學後，曉華拿出一輯相片給程剛看。

那一輯相是曉華和同學去旅行所拍的照片。

程剛一邊看照片，一邊問曉華：「你和同學去旅行拍的嗎？」

「是啊，老師你看拍得怎樣？」

「不錯嘛。」

程剛一張一張相片的慢慢看。

「本來我們打算也約老師一齊去的，但又怕你悶。」

「……」

程剛本來想答不怕，但又怕難為情，所以還是將話嚥了回去，然後繼續看那些相片。

突然，在他手中的一張相片，令他整個人也震驚起來。

那是一張曉華和同學一起拍的相片，只見曉華坐在草地上，旁邊有個男孩子，果然是林尚生。在相片，林尚生的手搭在曉華的肩上，曉華露出微笑，頭輕輕的靠近林尚生——那不是一幅情侶照片嗎？

這時，程剛的心中，正燃起陣陣的妒火。

而他同時亦感到，他是深深地愛着曉華的。

「那是……」

「哦，你指林尚生嗎？」

「對。」程剛强忍着他的不高興，但無論如何，他再也不能裝出任何笑容。

「你和林尚生……」

「哦，同學嘛。」曉華若無其事地說。

「但……」

「拍照片嘛。」曉華說到這裏，提起杯子飲咖啡，但不知怎的，手指一滑，整個杯子就跌落地下，咖啡弄得她的裙子也濕了。

「不要緊嗎？」程剛問。

「糟了，裙子濕了。」

「那怎麼辦？」

「要將這裙子弄乾淨，否則姊姊會不高興的。」

「哦，原來你穿了姊姊的裙子。」

「對啊，有許多衣服我們都是互穿的，但姊姊有潔癖，她可不喜歡衣服給弄污。」

「那怎麼辦呢？」

「可否到老師家裏先清潔好，然後我才回家，那可方便嗎？」

程剛聽到曉華這麼說，眞的有點不知所措，因為他根本沒有半點準備。

「老師，方便嗎？」曉華誠懇地問。

「方便。」

「那就好了。」

程剛沒有辦法，只有立刻結了賬，叫了一部的士，帶曉華上他的住處。

「環境不錯嗎！」

「是嗎？」

「不過，顏色比較沉了一點。」

「我不習慣用太鮮艷的顏色。」

「不是要用太過鮮艷的顏色，但現在看下去，總覺得缺乏生氣似的，和老師有點不襯。」

「是嗎！」程剛苦笑着。「反正我也不是什麼活力青年，勉强有點顏色就行。」

「老師不是太年長啊！」

「已經三十出頭了。」

「三十歲剛好是事業的開始，更何況老師有這般好的學問，這個年齡正是老師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時刻呢。」

「妳太誇獎了。」

曉華望望屋內四周，一面說：「假使我住在這裏，我就要將牆換成白色，沙發換成粉紅色，還有屋內放一些花草擺設，屋子就變成有生氣得多了。」

程剛心中感到一陣抽痛。

因為那些事對他來說，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事實上，曉華不可能住在這裏。

「但是……」

「但是怎麼樣？」

「妳……妳不可能住在這裏啊？」

曉華睜了大眼睛，望着程剛。

「我……」

程剛只是斜眼看看曉華的反應，因為他這時着實有點不知所措。

「老師，如果我住在這裏，你說好嗎？」

「那……不……不是……但對妳不是……」程剛無論如何，也不可以理性地串成一句。

「老師。」曉華迫近程剛，程剛越顯得不知所措。

「但……」

「老師，我只想知道你的意思，因為我發覺到，你對我有一份愛意。」

「我……」程剛的口唇好像拉上拉鍊一樣，話怎也說不出來。

「老師，你是喜歡我的，是不是？」

程剛的口和心，根本在這時候不能協調，而且他的腦子裏，不知怎的竟閃出了那幅曉華和林尚生的照片。

他極力壓制自己，但他的口卻不受他控制的說出了一句：「是。」

曉華深深吐出了一口氣，嘴角露着笑容，說：「老師，我一直就期待着你這句話。」

「眞的？」

「對。」

「但，你不是和林同學很好的嗎？」

「你指林尚生？」

「是啊，我見你們親親熱熱的拍照。」

「啊，你指那張照片？」

「對，就是上一次你給我看的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故意的。」

「故意的？我眞有點不明白。」

「是故意做給你看的。」

「我眞的不明白。」

「故意想刺激你，看看你的反應怎樣。」

「啊……」程剛不禁歎一口氣。

「對不起，老師。」

「但曉華，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老師學問好，職業又穩定，而且老師懂得做人處世，對我有很大的安全感。」

「但我的年紀比你大十歲啊！」

「十年有什麼關係，在我心目中，我將來的丈夫一定要穩重和有事業的，而老師應是我的心目中的類型。」

「但……」

「老師，其實我不是一個隨便的女孩子，但我一直等老師開口，老師一直都沒有反應，而老師的心事我是知道的，所以請老師不要見怪我這樣單刀直入。」

「那麼今天晚上是……」

「對，又是我故意的。」

程剛皺了一下眉頭。

「甚麼事嗎？」曉華問。

「那麼，林同學呢？對他怎麼辦？」

「或者，對他來說，是有點不公平，但我相信他也不愁沒有女朋友的。」

這一個判決，對林尚生簡直是極刑，但終歸這是一個判決。

* * *

「唉！」林尚生嘆了一口氣。

而這口氣，正好把程剛扯回現實的生活裏。

「林同學，有什麼事嗎？」

「啊，有一件事，不知道應不應該對老師說？」

「有什麼事別吞吞吐吐的，儘管說吧。」

「就是……」

「說吧，你又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人。」

「就是這間餐室。」

「這間餐室有什麼不對勁嗎？」

「這間餐室其實沒有什麼不對勁，不過，我在這裏卻遇上一件不對勁的事。」林尚生的臉色很凝重，程剛也意味到不對勁的事可能和他有關。

「繼續說吧。」

「就是上星期五，我下午放工的時候，同樣坐在這張椅子喝咖啡，看報紙的時候，突然我被後面兩個人的對話吸引着，而且其中一個人的聲音很稔熟。」

「他們是誰？在說什麼？」

「他們是一男一女，女的說她可能懷了孕，而男的叫她別緊張。」

「那有什麼出奇呢？林同學，你不是說這件事不對勁嗎？」

「老師，你聽我說，那個女的跟着說出一些憂慮的說話，而那個男的叫她不要担心。」

「哦？」

「那時，我愈覺得那個女的聲音稔熟。而突然我就猛然想起那個女的是曉華。不，應該是師母。」

「是曉華？」

「不錯，我百份之百肯定。」

「那麼那個男的是……」

「我不知道，不過我只看到那個男的有一個鎖匙扣……」

「看，是不是和這一個一樣？」

「是，但他不是老師你呢！」

「對，當然不是我。」

「但他為什麼也有一個同樣的鎖匙扣？」

「這個我暫時不想解釋，我只想知道後來又怎麼樣？」

「他們約定前天下午再在這裏見面。」

「那麼……」

「前天我也來了，但比他們早。」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女人是不是曉華？」

「百份之百肯定。」

「那麼那個男的呢？」

「依舊看不清楚，因為我不方便望過去。」

「那他們當時又說些什麼？」

「我這次聽得不大清楚，不過，我只聽到曉華說她眞的懷了孕，而那個男的說一定會照顧她。」

這時的程剛，怒火仿似衝天的火焰，但卻又要强壓着。

「那麼，你還有沒有聽到什麼？」

「沒有了……噢，我想起了，那個男的叫了一杯咖啡，加上了三粒糖。」

「這麼多？」

「對，他說喜歡喝甜一點的。」

「唔。」程剛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所以他就要在這線索上動腦筋。

* * *

這天晚上，亦是程剛請了他三個「老友」日明、維新和文雄來吃晚飯和喝咖啡的原因。

而這時，程剛的怒火又加速燃燒起來。

「咖啡來了。」

「嘩，好香啊。」日明說。

「晚飯後有咖啡，還有嫂夫人親手做的糕點，我們眞是口福不淺呢。」維新也附和着。

「來，讓我幫手冲咖啡。」文雄在托盤上拿起了咖啡壺，倒在咖啡杯上。

「誰要糖？」程剛問道。

「我不要了。」日明答。

「文雄，你呢？」

「我要一粒。」

「維新呢？」

「兩粒，兩粒夠了。」

「不要三粒嗎？」

「太甜了。」

程剛這時也搞糊塗了，三個人之中分別要了一粒及兩粒糖，而日明竟然一粒也不要，但卻沒有人要三粒，那麼究竟誰是「好夫」呢？

「喂，程剛，自己的咖啡還沒有加糖呢。」

「啊。」

程剛這時才猛然醒起，他太過留心其他的人，竟然連自己的一份也忘記了。

程剛覺得奇怪，因為連這唯一的線索也喪失了。

對，還有那個鎖匙扣，除了日明之外，他們還有沒有保留着呢？

「喂，文雄，我們的鎖匙扣獎牌，

你還有保留着嗎？」

「當然有啦，你看，我時常都掛在身邊。」

說完，文雄就在身上掏出了鎖匙牌。那牌還是保養得新新的，相信文雄一定是十分珍惜這個獎牌了。

那麼，維新呢？他是否仍然保留着這個獎牌呢？如果他的獎牌不見了，那豈不是少了一個懷疑的對象嗎——程剛心裏想。

「維新，我看你一定將獎牌丟了！」程剛試探着說。

「沒有，不過我總是將獎牌放在家裏，沒有帶在身上。」維新答道。

這就好了，他懷疑的對象，應該縮爲兩人了，程剛心裏暗忖。

但不對，剛才唯一接近要三粒糖的是維新，但如今却又否定了他，那眞是——，這可把程剛攪糊塗了。

這時文雄說道：「喂，嫂夫人辛苦了一天，我們吃完飯在嘆咖啡，而她却要爲我們收拾殘局，我們眞覺得不好意思。」

「曉華，你過來坐下吧！」

程剛說，其實他是想再借這個機會，看看太太是否有和其他的人眉來眼去。

「喝杯咖啡吧。」維新倒了一杯咖啡給曉華。

「但……」

「怎麼啦？」程剛問道。

曉華望一望日明。

「程剛，恭喜你。」日明接着說。

程剛突然被攪得莫名其妙。

「嫂夫人不敢喝咖啡，難道你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嗎？」

「老友，你快做爸爸了。嫂夫人爲這件事担心得不知多久，找了我這個醫生也三次了，幸好現在一切正常，你放心吧。」

「哦。」這時程剛才明白，「但，剛才你飲黑咖啡？」

日明很奇怪，答道：「未來爸爸眞有點失常，難道你忘了我每晚當値前是要喝黑咖啡嗎！」

（全文完）

俠情倫理恩怨錄／三川客・文　可飛・圖

仙笛奇緣（下）

求解藥陷絕谷　互拯救得生還

上文提要： 賀小盼和丫鬟東施喬裝成一對少年夫婦，從賀龍莊溜了出來，一覽萬山環抱下的暮春佳景，穿過桃林流水，隱約傳來笛聲，懷疑是昔日武林的大俠斷腸笛，一看原來是個少年，自稱花念雲，洪澤四虎正想向他圍攻，得小盼解圍，又被女魔頭蓮花妃子纏住，幸未下毒手，只戲弄一番各自離去，而小盼對花念雲另有一種情感……

風清月朗，銀河微隱，已是兩更時份。

花念雲在山間選了一個較高的山崗，然後躍上一株高大的松樹巔，取出笛子，氣納丹田，用內功把笛聲送出山崗。

此時萬籟俱寂，笛聲悠揚於萬壑千崖之間，送出方圓十數里。

可是直至三更將盡，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花念雲調息一會，奔出十數里，再找了個山崗，又再引笛而吹。

可是這次又失望了！

此時已是四更將盡，花念雲又換了一個土丘，再三引笛。

但這次更加令他失望了，山間不但沒有絲毫人影，簡直連鬼影也沒有！

＊　＊　＊

晨曦，爲山間帶來一層輕輕的金紅。

漫山朝露，在晨曦的曉粧下，幻彩流丹，淒淒濛濛。

旭日冉冉上升，花念雲的心頭却漸漸的往下沉。

難道蓮花妃子已在一日一夜之間，離開了淮南？

她就算眞的離開了淮南，是否有在鳳台鎮停留過？

花念雲心念一動，立即展盡輕功，如箭離弦的向鎮上馳去。

辰時剛過，花念雲已到達鎮東河邊的臨波軒。

臨波軒雖是酒樓，幸而也開茶肆，所以大清早就開了舖。

花念雲一入內，就立即走到掌櫃處，向掌櫃打聽蓮花妃子的行踪，可惜最後還是垂頭喪氣的走了出來。

他再連續走了數間大客棧，可是仍然毫無消息！

一夜的奔跑弄得又倦又餓，唯有走進附近的一間食店，吃點東西再作打算。

他沒精打彩的坐在臨窗一張桌上，勉强吃下了兩個大餅。

忽然一陣吆喝，店門外走進了四個腰掛緬刀的彪形大漢，個個雖然都兇神惡煞，但却不是包頭，就是裹脚，顯然是吃了苦頭。

花念雲隨聲望去，不禁劍眉一蹙，此四人並非別人，正是曾在桃花崗下被小盼趕走的洪澤四虎。

四人垂頭喪氣的坐在靠門一張桌子旁。

待小二擺開了碗筷後，大虎忿忿道：「眞是三十老娘倒綳嬰兒，前兩天在桃花崗下栽在賀龍莊的小伙子手裏還情有可原，而昨天竟然……唉……」

二虎道：「事過情遷，還提作甚？既然已僱了船，我們還是快快趕回洪澤湖吧！」

三虎道：「唉……由洪澤巴巴的趕來淮南栽觔斗，下次就是用八人大轎抬我來，我也不來了！」

么虎道：「眞是越想就越氣，你們眼睜睜的盯着人家，弄個斷手跛腿的，也罪無可恕，只是累了我也被打個頭破血流，眞是冤哉枉也！」

大虎道：「這個娘兒也認眞邪門，我還未看見她的手有動過？我的左腿就着了道兒！」

二虎道：「我說她九成是個深山修煉的狐仙，不然的話，又那會有這麼美……」

花念雲雖然坐在遠處，但四虎的話却也聽得一清二楚，剎時精神大振，聽四虎的語氣十成是遇着了蓮花妃子無疑，於是大笑一聲，向四虎的桌子走了過去。

四虎聞笑聲望去，只見正是前兩天在桃花崗下弄笛的小子，也不禁大吃一驚。

花念雲走至四虎桌前，也沒有開口，只在桌上輕輕拍了一拍。

桌上所有的碗筷，忽然間就像一羣受了驚的雀兒，向上飛起。

四虎驟然間嚇得目瞪口呆，久久也不見碗筷掉下，抬起頭，所有的碗筷竟然全都嵌在天花板上，搖搖欲墜！

店內的空氣彷彿突然凝結起來，除了人客急速的呼吸聲外，其餘什麼聲音也沒有。

四虎的呼吸簡直已差不多閉塞！

花念雲對四虎笑瞇瞇道：「你們在返洪澤湖之前，還想不想再栽多一次觔斗？」

四虎拚命搖頭。

花念雲道：「那麼我現在問你們一句，你們就照實答一句。」

四虎忙不迭點頭。

花念雲道：「你們昨天見到的那個狐仙是否穿着一身白衣綾裙的？」

四虎又連忙的點頭。

花念雲道：「你們在那裏遇上她？」

大虎囁嚅道：「淮南府……南面五十里的八公山。」

花念雲輕輕拍着大虎的肩頭道：「她是向那個方向走的？」

大虎側面睨着自己的肩頭，面如死灰，恐怕對方的手隨時會拍碎了自己的肩頭。

二虎結結巴巴的替大虎道：「她……她是向西南方走的……即是……即是向正陽關那個方向。」

他剛說完了這些話，花念雲已不見了，店內各人始如釋重負。

大虎却哭喪着臉，道：「老二……我的肩頭好像碎了！」

* * *

花念雲一離開店內，就立即展盡輕功，向正陽關奔去，他縱使跑斷了腿，也一定要找到蓮花妃子。

小盼只是和他相識不久的朋友，也可算是根本稱不上朋友，然而，他也不知爲了什麼，拚了命也一定要替她找到解藥！

這是否那株蓮篷被小盼吃了，把心思傳到花念雲的心裏？

* * *

山坡上只聽到雀鳴，却靜無人語。

花念雲遠眺西南，正陽關已遙遙在望。

此時正午，炎日當頭，他不得不跳下山澗旁，取些山水解渴。

他喝了兩口，驀然有一絲隱約的怒喝，從山上傳來，他微微一怔，凝神再聽，只聽吆喝之聲越去越遠，漸漸消失在山壑間。

他此時正大事在身，除了找到蓮花妃子外，就算天塌下來也不管了！

他甩開頭上的水珠，正想離開，忽然看見一條白閃閃的水蛇，從澗上游下。

剎那間，水蛇已游至眼前，花念雲再張眼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原來只是一截斷了的綾帶！

白色的綾帶，倒有些像蓮花妃子的兵器。

花念雲心中一動，順手撩起綾帶，用力一扯，綾帶竟然無動於中，顯然並非普通的絲線織成的。

這的確是蓮花妃子的綾帶。

綾帶的截口宛如刀削，但花念雲一眼就知道這並非刀劍所成的，而是用掌削斷的。

武林中一流的刀劍高手也未必能傷害蓮花妃子手中的綾帶絲毫，何況赤掌？

花念雲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他雖然心中忐忑，但他早已向着方才隱約傳來怒喝聲的方向掠去。

他若應允了人家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完成任務，這就是他做人最基本的宗旨。

* * *

繞過山谿，花念雲攀上一個斷崖。

四顧無人，細聽亦無聲，他不禁焦急了。

遠眺雲海一片，下瞰方才的山澗，已成一條帶。

崖下除了野草怪石外，什麼也沒有，花念雲只得從崖後走去。

他走了不久，已開始懷疑自己所走的方向了，因爲前面遍野荊棘，古木崢嶸，連鬼留下的足跡也沒有，何況人？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只有仰首無語問蒼天！

可是却問出了答案，因爲古木梢上赫然又有一截白色的綾帶。

他暗暗苦笑了一聲，不再遲疑，立即竄入荒林內。

進入荒林不久，驀聽「轟」的一聲，似是掌風對碰，隱約可辨是由荒林另一邊傳來的。

荒林外，又一片怪石嶙峋的懸崖，蓮花妃子果然與人在崖邊拚鬥，只

見掌影翻飛，塵土漫天，蓮花妃子抱元守一，對手却繞着她幻成十數個身影，顯然佔盡優勢。

花念雲躲在林邊的松樹上，雖然看不清這人的樣貌，但蓮花妃子的情況，却瞧得清清楚楚，只見她鬢髮蓬鬆，嬌喘細細，唇角上已沁出了一絲鮮血。

花念雲心中一急，倘她就此回到姥姥家，豈非白跑？

於是急忙取出蘆笛，不理後果，立即吹出一首斷人肝腸的曲子。

笛聲縈繞蒼穹，彷似千崖飲泣，萬壑哀鳴！

在崖邊與蓮花妃子拚鬥的人，果然聞聲而止，愕然站在崖邊。

蓮花妃子聞聲也是一驚，再見對手驟止攻勢，才長長吐了口氣。

花念雲且奏且望，只見蓮花妃子身前三丈處，站着一個身穿黃麻短衫，白髮蒼蒼的老頭子。

蓮花妃子目光閃動，也不知是什麼表情？

她立即又裝上一副驚異的神色，對老頭道：「東海老邪，大俠斷腸笛來了，你自認能鬥得過他，你就會會他吧！」

白髮老頭遲疑了一陣，冷冷一笑，悻悻然回身，只是晃了幾晃，已消失在荒林間。

花念雲見那個東海老邪走後，於是收起蘆笛，從松樹躍下，含笑走到蓮花妃子身前。

蓮花妃子笑咪咪的望着他，首先啓齒道：「小子，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花念雲笑哈哈道：「這次你不會殺我吧！」

蓮花妃子道：「你的笛子雖然令我討厭，但這次却救了我……」

她笑了笑，接着道：「你一個兒跑到荒山來幹什麼？」

花念雲道：「我是專程來……」

「嘿嘿，我看你是專程來找死！」

這句話當然並非蓮花妃子說的，而是去而復返的東海老邪。

他不知何時已站在林邊的一塊巖石上，就像個來去飄忽的陰魂，只要被他纏上，一世也擺脫不了。

蓮花妃子的臉孔本來非常好看的，此刻却已變得難看極了。

花念雲的面色也不比蓮花妃子好看些。

東海老邪的面上仍然帶着冷笑，對蓮花妃子道：「老夫若被你這賤人騙倒，還有面目回東海？」

他烱烱目光一轉，移到花念雲面上，厲聲道：「斷腸笛和你有什麼關係？」

花念雲暗暗打了個冷顫，面上却恭恭敬敬道：「乃是晚輩家父。」

東海老邪再厲聲道：「你父親在那裏？」

花念雲黯然一嘆，道：「晚輩也正在找他老人家！」

東海老邪將目光集中在花念雲的眼睛上，過了一陣，才道：「我相信你的話，你現在可以離去了。」

大俠斷腸笛雖然和他正邪勢不兩立，然而，在他的心目中，畢竟還有一絲敬重。

可是花念雲却沒有離去，因爲現在還有一人要等着蓮花妃子救命的，他若眼巴巴的看着蓮花妃子送死，也即是眼巴巴的看着小盼送死。

東海老邪輕輕一晃，已站在蓮花妃子的身前。

花念雲忽然道：「前輩稍待。」

東海老邪對他重重一哼，道：「甚麼？」

花念雲道：「前輩是否一定要殺她？」

東海老邪道：「她殺死了我三名徒子徒孫，我現在要她一人償命，已是便宜她了。」

花念雲咬了咬牙，道：「我來償命，你放她走吧……」

他立即轉首對蓮花妃子道：「你快些到賀龍莊去……」

他還未說完，東海老邪哈哈大笑道：「老夫恩怨分明，豈會聽你小子一句話，就顚倒是非。」

蓮花妃子對花念雲淡淡一笑，道：「你還是快快離開這裏吧！」

她雖然勉强擠出一絲笑容，但美目中已閃爍出傷感，這女魔竟然也有傷心的時刻！

花念雲把心一橫，對東海老邪大聲道：「你若要殺她，就先殺了我吧！」

東海老邪也不理他，却向蓮花妃子冷笑道：「想不到你這種賤人居然也找了個小相好……」

蓮花妃子的臉靨居然也紅了。

「胡說！」

花念雲狂吼一聲，揮動拳頭向東海老邪撲去。

這一拳夾怒而發，已差不多是人性體能的巔峯。

可是這一拳還是擊空了。

他還未收勢，已感覺到一股無可抗拒的壓力，從後胸壓至。

他還沒有躲避的念頭，他的身子已不由自主的被蓮花妃子推開。

蓮花妃子雖然從間不容髮間推開了花念雲，但却被老邪的掌力震得踉蹌退了幾步。

「呸！」她狠狠啐了一口鮮血，道：「和你拚了！」

她說了四個字，却已對東海老邪攻了二十八掌，招招都是拚命的打法，既毒且狠。

老邪自信命長百歲，當然不屑和她拚命。

蓮花妃子的二十八掌，快得雖然要命，但竟然連對方的衣袂也碰不到。

老邪見她已是强弩之末，立即長

嘯一聲，猝然化成十數個身影，掌影交錯間，罡風慢慢交織成一道無形的羆網，緊罩着蓮花妃子。

花念雲只有乾瞪眼的餘地，簡直連插手的機會也找不到。

突然，蓮花妃子悶哼了一聲，只見她一直踉蹌的向崖緣退去。

花念雲一驚非同小可，立即奮不顧身的向她撲去。

蓮花妃子已被掌風震得頭暈眼花，竟然以爲撲來的人影是老邪，猝起同歸於盡之心，猛地把花念雲攬在懷裏。

花念雲嚇得嗄聲道：「是我！」

蓮花妃子驟然醒覺，誤把馮京作馬涼，也驚得急忙鬆手。

可是爲時晚矣！

兩人雙脚一踏空，已從崖緣外墜下。

* * *

東海老邪雖然有殺蓮花妃子之心，却無害花念雲之意，此時見他們兩人一同墜崖，也不禁暗起憐才之心。

他俯身崖下，只見煙霧迷漫，深不見底，唯有暗暗搖了搖頭，揚長而去。

* * *

蓮花妃子幸好還未跌死，她雙手緊緊抓住花念雲的脚，懸在半空。

花念雲雙手緊緊抓住一株樹木。

樹木橫生在絕壁巖石間，已被百多二百斤的重量墜得吱吱作響，彷彿隨時也會折斷。

花念雲冷汗也已濕透了全身，他仰首上看，只見一片雲霧，也不知距離崖頂有多高；他再俯首下看，又是一片雲霧，亦不知崖底有多深，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用壁虎功，在絕壁上賭賭運氣了。

他深深吐了口涼氣，道：「你用力抓緊我的脚，不要放鬆，我們現在盡量靠近巖壁。」

下面的蓮花妃子道：「你能不能用力把我盪近巖壁？這樣比較省事些。」

花念雲道：「不能，你最好不要動，我看這株木只要再承受多十數斤力，就可能會折斷！」

可是他還是估計錯誤，這株橫樹在抵消他們動力的時候，暗裏早已被折斷了大半，現在簡直已連多一斤的力量也不能承受了。

花念雲身子一動，樹木立即被折斷，再度向下墜去。

花念雲和蓮花妃子的心頭沉得比身子還快，蓮花妃子鬆開了花念雲的脚，而花念雲却也閉上了眼睛，因爲他們都知道這次準死無疑了。

可是這次他們又大大的估計錯誤，因爲他們一閉上眼睛，脚已踏在地上。

崖底和那株橫樹的距離竟然只有三四丈高，由於煙霧太濃，所以難以分辨。

花念雲幾乎忍不住要大笑，但是他看見從蓮花妃子口內流出來的鮮血，却又笑不出來了。

蓮花妃子反而笑道：「不礙事的！」

她笑得非常勉强，三四丈高的距離，在她這等高手來說，簡直就不足輕重，現在這樣的情況，顯然內傷不輕。

花念雲道：「你先坐下休息，我到前面看看……」

蓮花妃子應聲坐下，開始運功調息。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蓮花妃子已運功完畢，睜開雙目，眼前一片漆黑，已是月上中天，子夜時分了。

蓮花妃子輕睨了坐在跟前的花念雲一眼，含笑道：「你爲什麼還不走？」

花念雲沒有回答。

蓮花妃子道：「是捨不得離開我麼？」

花念雲毫無表情道：「不是。」

蓮花妃子眼矍秋水，道：「既然又不是，那麼爲了什麼？」

花念雲嘆了一聲，道：「因爲我根本走不了！」

蓮花妃子微感驚訝，道：「你是不是受了傷，不能走？」

花念雲苦笑了笑，道：「我並沒有受傷，只是……」

他再嘆了一聲，接着道：「除非我變成了雀兒，不然，要脫出這個絕谷就難以登天了！」

蓮花妃子跳了起身，驚訝道：「什麼？你說什麼？」

花念雲沒有再理她，反手交叉放在腦後，懶懶的躺在地上，翹起雙脚，仰望天上的明月。

此時煙霧盡散，藉着明月的光輝，蓮花妃子只見谷內不遠處有幾株枯樹，此外四面都是巖壁，高插入雲的巖壁。

她掠過枯樹，細心在巖壁間察看。

但花念雲却淡淡道：「你不用找了，我已找了數個時辰，四面巖壁根本就連一條小小的裂縫也沒有！」

蓮花妃子停了下來，花念雲也沒有再張聲，谷內除了蓮花妃子的急速心跳聲外，就沉寂得像個死谷。

這裏根本就是個死谷。

蓮花妃子慢慢平靜下來，坐回花念雲身邊，凝視着不遠處的枯樹，忽然道：「你很後悔，是不是？」

花念雲道：「爲甚麼後悔？」

蓮花妃子道：「由你開始吹笛救我的時候，你已應該覺得後悔了！」

花念雲道：「你以爲我救你？」

蓮花妃子一怔道：「不是麼？」

花念雲嘆道：「我是爲了救賀龍莊的少莊主，所以不能讓你死掉！」

他仍然凝視着明月，明月中彷彿泛起了小盼的影子。

蓮花妃子又是一怔，心中也大大的不是滋味。

她沉吟了一會，道：「你爲了救這個女孩子，就不惜生命？」

花念雲面紅了一紅，道：「你怎知她是女孩子？」

蓮花妃子道：「賀天只有一女，那天我在桃花崗下一眼就看出那小蹄子是易釵而弁的，只是沒有說穿她而已……」

她再沉吟了一陣，接着道：「她有甚麼事？又與我何關？」

花念雲又嘆了一聲，道：「就是爲了你那個毒蓮篷，我臨走時隨手送給了她，豈知她竟然吃了落肚！」

蓮花妃子道：「所以你就來找我要解藥？」

花念雲點點頭。

蓮花妃子再道：「你爲了要得到我的解藥，所以就不惜生死也來救我？」

花念雲點點頭。

蓮花妃子道：「你不惜生死的救我，結果就丟進了絕谷？」

這些已成事實，所以花念雲也不答話。

蓮花妃子忽然捧腹大笑，笑得身軀猛抖，連眼水都差不多掉了下來。

花念雲淡淡道：「這是受人所托，終人之事的道理，又有何可笑？」

蓮花妃子勉强止住笑容，道：「我不是笑你這些，我是笑你們捕風捉影，那個蓮篷非但無毒，且是難覓的珍品！」

花念雲怔住了，久久才懂得嗄聲問道：「既然蓮篷無毒，她……她吃了爲何中毒？」

蓮花妃子道：「只因此蓮篷乃是極寒的珍藥，功力淺薄的人，若整個吞進了肚，又不懂得運功調息，就難免會寒邪流竄，心氣不能疏通，氣不流暢，不能化氣，於是五內如焚，事後雖然無益，但亦無害！」

花念雲怔怔的望着明月，口內彷彿被人掉進了一個胆，苦到了心，苦到了肺！

他竟然會爲了一件無中生有的事，陷身於絕境。

蓮花妃子看了他這樣的情形，也不禁嘆了一聲，道：「你現在眞的後悔了？」

花念雲沉默着，過了很久，忽然道：「不！我只是覺得非常遺憾而已！」

蓮花妃子道：「遺憾？」

花念雲又沉默了很久，緩緩道：「我自小父親離開了我，當我漸漸長大，有一天母親喚我到跟前……」

從明月中，他彷彿又看到了一個慈祥的影子，是母親的影子。

他頓了頓，繼續道：「她給了我一枝蘆笛，教懂我怎樣吹，然後告訴我若要見到父親的面，就要靠此笛子了……」

蓮花妃子嘆了一聲，道：「所以你

就跋涉山關，到處奏笛，希望引起你的父親注意，是不是？」

花念雲喃喃道：「可惜以後也沒有這機會了……」

他不自覺的伸出了手，取出蘆笛，橫擱在唇下。

蓮花妃子忽然伸手按着笛子的另一端，淡淡道：「我曾經說過討厭這笛子聲！」

花念雲目光中掠過一絲異色，望着她道：「你是否肯說出這個原因？」

他們既然身陷絕境，就不免遲早喪命；既然遲早要死，又何必把心事一起帶進地下！

蓮花妃子沉吟了一會，緩緩道：「因爲你父親是我的殺夫仇人，所以我不單只討厭持笛子之人，而且痛恨這笛子聲！」

花念雲忽然坐起，用奇異的目光凝視着她，嗄聲道：「我父親殺了你的丈夫？」

蓮花妃子淒然一笑置之，這段仇恨已經過去，過去的事她就讓它過去，從來極少放在心上。

花念雲再道：「那麼……你知不知我父親的行踪？」

他的聲音已開始顫抖，心跳也開始加速。

蓮花妃子平靜道：「我當然知道……」

花念雲屏息在聽，他的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了胸口！

蓮花妃子頓了頓，繼續道：「他在廬山……和我丈夫在一起！」

花念雲嗄聲道：「我父親和一個死人在一起？」

蓮花妃子沒有回答，一個活人當然不會和一個死人在一起，只有死人才會和死人在一起的！

花念雲躺回地上，仰視着無邊的天際，眼眶裏也已醞釀着淚光！

他忽然含笑喃喃道：「這樣也好，我就快也可以和我的父親在一起了……」

他把目光移向蓮花妃子，接着道：「你也可以不久和你丈夫見面了！」

蓮花妃子聞言後機伶伶打了個寒噤，等死的滋味，彷佛已開始泛上心頭。

她忽然大吼道：「你難道喜歡死？你不想再出去闖闖江湖？你不想再躍馬於原野？你不想再看看賀龍莊的小妹子？難道你死了，你父親在九泉之下也開心？」

花念雲靜靜的待她嘶叫完了，才淡淡道：「我們就算不想死，又有什麼辦法？」

蓮花妃子緩緩平靜下來，四面巖壁直插雲霄，何只高千仞，簡直連謫仙也攀不上這種絕壁，何況他們！

花念雲的確說得不錯，他們就算不想死，但又有什麼辦法？

現在唯一的辦法，還是等死！

* * *

漆黑的天空，漸漸變爲深藍，再由深藍漸漸變爲淺藍。

旭日往往爲萬物帶來希望，却除了這個絕谷！

蓮花妃子凝視着前面的幾株枯樹，已彷佛看見了死亡的陰影。

花念雲閉着眼睛，却沒有睡着，只是在聽着自己的心跳聲和蓮花妃子的呼吸聲，事實也並非他自己有意聽的，只不過谷內除了這兩種聲音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忽然蓮花妃子驚奇道：「你看……」

花念雲睜開雙眼，谷內除了幾株枯木外，却什麼也看不見。

蓮花妃子却指着東南面的巖壁，繼續驚異道：「你向上看……」

花念雲循指抬頭上看，只見東南壁高處上忽然多了一點金色，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蓮花妃子再道：「你昨天有沒有看見過這種現象？」

花念雲搖頭道：「沒有……這可能是個金礦！」

蓮花妃子垂頭喪氣道：「發現金礦又有什麼用？」

花念雲也垂下了頭，人的生命畢竟比黃金寶貴得多，但却有不少人爲黃金而發狂，這雖然有它的可愛之處，然而，可怕之處的確更不少，他想至此處，又不禁仰首向剛才的那點金色望去。

只見壁上一大點炫目的金色，蠢蠢欲動，竟然較剛才那點不知大了多少。

蓮花妃子見花念雲瞠目結舌的樣子，也禁不住再仰首上看。

花念雲呆呆道：「這究竟是什麼現象……」

蓮花妃子沒有回答，因爲她也看呆了。

花念雲在說話間，那點金色似乎又增大了，而且還漸漸拖長。

他心中忽然掠過一絲念頭，指着那片金光的方向大聲道：「那邊是不是東南方？」

蓮花妃子根據昨夜的星象判斷，的確是東南方。

花念雲大聲道：「太陽是不是從東南隅升上來的？」

蓮花妃子精神大大一振，連忙點頭。

花念雲興奮的道：「壁上的是一條與外間溝通的巖隙，由於位在高處，所以崖下不易看到，但日出時，太陽經過裂縫，所以才會讓我們看見這種現象！」

蓮花妃子也興奮道：「你說那片金光就是太陽光？」

花念雲用力點點頭。

蓮花妃子道：「你看那道裂縫距離地面多高？」

花念雲道：「至少也有一百五十餘丈。」

蓮花妃子道：「你上得去麼？」

花念雲道：「硬着頭皮也要了！」

他們說話間，那片金虹又似乎逐漸向上縮細。

蓮花妃子大駭道：「日光若消失了，我們豈非要待明日才能出去？」

花念雲道：「快去，不能再遲疑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人已掠到東南方的巖壁下。

他身法雖然稱得上江湖罕有，但蓮花妃子比他還快，在他掠到巖壁下的同時，蓮花妃子已在他的頭頂二丈了。

花念雲也不敢怠慢，急忙氣納丹田，飛身上躍，再緊貼壁面向上游，用的正是武林正宗壁虎游牆功。

游了不久，仰首看看蓮花妃子，只見她已變成了一點人影，上升仍然矯捷無比。

再看那點金光，亦已漸漸難辨了。

他心中一駭，急忙再運氣，繼續游動。

上升至百多丈時，他再仰首上看，已什麼也看不見了，非但沒有金光，連蓮花妃子的人影，亦已無影無踪了。

他細細分辨裂縫的位置，只見上面的巖壁，四望如一，簡直就連一絲縫隙的特徵也沒有。

他只有苦笑，看情形蓮花妃子早已揚長而去了。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再次游回崖底，等待明天的日出了。

他正在心念中，忽然頭上碰到一些東西，側眼一看，竟然是一條長大的藤！

跟着上面傳來了蓮花妃子的聲音：「抓着藤子爬上來。」

花念雲精神一振，立即沿着藤子爬了上去。

* * *

縫隙很窄，僅僅能容一人進出，縫隙另一端却漸漸闊大，是一個洞口，外面一片原野，盡入眼簾。

蓮花妃子把手裏的藤一鬆，掉了進谷。

花念雲長長吁了口氣，道：「這回眞的是再世爲人了！」

蓮花妃子嫣然一笑，道：「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花念雲道：「什麼事？」

蓮花妃子道：「就是此谷的秘密，你不要告訴他人！」

花念雲笑道：「什麼？難道在此歸隱？」

他本來是說笑的，道：「不爲什麼，只是想多活幾年命而已！」

她若再在江湖上露面，就難免不會被東海老邪發覺；老邪一旦發覺她尚在人間，亦難免不會再找她算賬，所以她只得暫時避避世面。

花念雲心裏明白，也淡然一笑道：「好！我答應你。」

一陣沉默後，蓮花妃子道：「你現在要走了？」

花念雲頷首。

蓮花妃子道：「到那裏去？」

花念雲再淡然一笑，道：「當然是到我應該到的地方！」

他轉身走出了洞口，蓮花妃子忽然道：「我們是仇人還是朋友？」

花念雲停了下來，沉吟了半晌，才道：「昔日你丈夫和我父親的仇恨不是已經過去了麼？我們當然是朋友！」

蓮花妃子也報以淡淡一笑，沒有再說什麼，但目光中閃動着依依不捨之色。

* * *

桃花崗下的兩片桃林，隱約透露一絲傷感，因爲桃花已開始凋謝了！

桃花凋謝了，却有再開的時候；但人若不能把握青春，豈非就一去不復返了？

小盼緊緊握着花念雲的手，彷佛永遠也不想撒開。

花念雲凝視着地上一朵不知名的花，喃喃道：「這朵花老是透着古怪……」

小盼也把目光凝向花朵，道：「這種花名叫夫妻蕙。」

花念雲道：「哦……」

他把花朵拾起，遞給小盼，接着道：「送給你吧！」

小盼把花接過來，一會兒湊近鼻孔，一會兒又放在唇上，不停地把弄着。

忽然，她手中的花朵不見了！

她怔了一怔，原來那朵花已回到了花念雲的手裏。

花念雲道：「這朵花還是不能給你。」

小盼道：「爲什麼？」

花念雲道：「因爲我怕你又吃進了肚裏……」

他從衣囊內取出了一隻鹹蛋，接着道：「這個給你吧！」

小盼接過鹹蛋，道：「你給我這個幹什麼？我又不餓。」

花念雲道：「因爲花朵吃了可能生病，這個吃了……」

他忽然張不開口，因爲小盼已捏着他的嘴巴，而且還把鹹蛋硬往他嘴裏塞。

* * *

桃花崗下的桃花雖然一片凋零，但却蕩漾着令人愉快的笑聲。

（全文完）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雷霆初動(一)

緝捕神偷歸案　答應巡撫要求

深夜……無月的深夜；幽靜、冷淒。

秋天的夜，多了份蕭索，颯颯的風，吹飄着落葉。

青磚砌成的墻壁，高大、堅牢。一盞高挑的風燈，搖曳在夜空中，一圈昏黃的燈光，照着空寂的庭院。

重重的鐵柵，緊閉的木門，鎖住木門的特大號鐵鎖，眞是戒備森嚴，飛鳥難渡。

是的，這裏是開封府大牢一角，囚禁重刑要犯的三號牢房。關的都是拳大臂粗的江湖人物。

× × ×

兩盞紗燈劃破暗夜，迅快的行了過來，八個佩刀的捕快，簇擁着開封府總捕頭鐵掌燕飛，行近了柵門。

鐵柵啓動，值夜的牢頭，迎出了柵門，躬身一禮，道：「燕爺，這麼晚了，還要提人哪？」

燕飛點點頭，道：「七號，江千里。」

「這……」牢頭怔了一怔。

「怎麼！有問題？」燕飛皺起了眉頭。

「沒問題！沒問題。只不過，江老——不太喜歡夜裏吵他。」

「甚麼江老！哼！這裏是開封大牢，他是被關的犯人！」

「是是是，卑職這就去帶他出牢。」

「慢着……」

牢頭停下了脚步，道：「燕爺，還有甚麼吩咐？」

「我陪你進去，江千里名動武林，是個英雄人物，對他禮貌一些，也在情理之中……」想到江千里在武林中的赫赫聲威，燕飛的態度立刻改變，何況，今夜提人，情形異常，不像開堂審問。

「是啊！燕爺，江老的罪名也不大，最多關個二年、三年。再說，他眞要走，這開封府的大牢，也未必能留得住他……」牢頭突然住口，看看燕飛的臉色，擔心激怒了這位中原名捕。

這一次，燕飛沒有生氣，神情很平靜，淡淡一笑，道：「牢頭，說下去。」

「燕爺不生氣，卑職就放膽直言了，江千里的朋友很多，大江南北，黑白兩道，都有他的知己好友，一旦他破牢而去，燕爺雖然武功高强，但想追捕到他，也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不只是麻煩，只怕是非常的困難！」燕飛心平氣和的道：「論江湖道上的聲望，我自知難望項背。」

「燕爺，你是說……」

「我說的都是實話。」

「燕爺能瞭解卑職的苦衷，這就好說話了，二十五斤的特號大枷，他只要伸個懶腰，打個呵欠，就全散了，拇指粗的脚鍊，他伸伸腿，抬抬脚，就蓬然中斷，老實說，他隨時都可以離開這裏，半尺厚的木門，兩丈八尺

高的圍墻，攔不住他，就是這座鐵柵門，只怕也禁不起他的神力一拉……」

燕飛吁一口氣，接道：「那是怎麼留下他的？」

「求他……」牢頭苦笑一下，說：「江老吃軟不吃硬，我們跟他說理，不要爲難我們這些小人物。」

「他就答應了？」

「是！所以，江老沒上手銬，也沒加脚鐐……」牢頭低聲道：「燕爺，你要擔待一下，我們已經把犯人留在了牢房裏，至於用甚麼方法，燕爺就不要追究了！」

燕飛笑一笑，答非所問的道：「帶我去看他吧。」

江千里被關在靠裏邊的牢房中，人的身上雖未加刑具，可是房門外却加了兩道鐵鍊子攔着，兩個牢卒，穿着黑色的衣服，隱伏在兩側的暗影中，懷中各抱一隻諸葛匣弩；那是一種連發的弩箭，一匣十隻，近距離內，是非常惡毒的暗器。

看到了這種佈置，燕飛忍不住微微一笑，忖道：牢頭獄卒，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表面上說盡好話，骨子裏却是別有安排。

牢頭擧手一揮，兩個抱着匣弩的獄卒，悄然退了下去；這是陰招，不能讓江千里看到。

解下鐵鍊，打開門鎖，牢頭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江老，燕總捕頭來看你了。」

兩個掌燈的捕快，擧起了手中紗燈，只見一個身穿藍布長衫的五旬老者，仰卧在牢房一角，雖然沒有床舖，但地下却鋪着很厚的羊毛毡，身上還蓋着一條棉被，雙目緊閉，似是睡的正熟，旁邊還有一罎老酒。

果然是受着很優渥的禮遇。

牢頭蹲下身子，低聲道：「江老，咱們總捕頭來看你了。」

江千里笑一笑，挺身坐起，道：「總捕頭半夜裏提我老人家出去，可是要拉出去砍頭？」

「江兄，在下燕飛，身不由己，深夜來此驚擾，請江兄多多原諒！」

江千里兩道目光，轉注到燕飛身上，打量了一陣，道：「說吧？甚麼人要見我？」

燕飛道：「府台大人在內廳接見……」

江千里一躍而起，道：「行，走吧！他把我老人家關了進來，我看他怎麼把我放出去……」大步向外行去。

燕飛一橫身，攔住去路，道：「江兄，不能就這樣去！」

「難不成還要加上手銬脚鐐？」

「脚鐐不用了，手銬只怕難免，這是朝廷的法度，江兄要擔待一些。」

江千里笑道：「燕飛，我老人家可是有仇必報，你替我加上手銬，那就是欠了我一筆債，再說，開封府只怕很難有一副能鎖得住我的手銬。」

「身在公門難自主，江兄，得罪了……」燕飛伸手由一個捕快身上取過手銬，雙手齊出，叭的一聲，鎖在江千里的雙腕上。認位奇準，動作俐落。

牢頭親眼看過二十五斤重的大號脚鐐，曾被江千里生生震斷，這副小小手銬，如何能鎖得住他？一旦翻臉，勢必會引發一場惡戰！心中念轉，立刻退出牢房，暗作戒備，準備隨時招呼弩箭手，趕來助戰。

大出意外的是江千里並未掙斷手銬，望着燕飛淡淡一笑，道：「燕飛，可以走了吧？」

「是！江兄請！」

江千里昂首而行，燕飛緊隨身後，兩個持燈捕快，搶在前面帶路，六個捕快手握刀柄，兩側戒護。

× × ×

這內廳是知府大人退堂之後，接見客人的地方；佈置的非常雅緻。此刻，燃起了四隻兒臂粗細的巨燭，照得整個廳堂一片通明。

但坐在主位的，並不是開封府的知府大人，而是一個穿着青緞子長袍的中年人——一臉冷肅的神情，微皺着兩條眉頭。尹知府却是一臉誠惶誠恐之色，坐在旁邊，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燕飛認識那中年人，是河南巡撫馬文中，開封府的頂頭上司；立刻屈下一膝，抱拳垂首，道：「開封府總捕頭燕飛叩見巡撫大人。」

「起來，起來，內堂叙事，不用多禮。」

「謝大人！」燕飛轉向尹知府，道：「囚犯江千里帶到。」

尹知府點點頭，轉向馬文中道：「大人，這位就是江千里了。」

馬文中目光移注到江千里的身上，江千里傲然而立，看也不看他一眼。

「江千里……」燕飛厲聲喝道：「見了巡撫大人，還不參拜，給我跪下。」

一上步，逼近江千里的身側，右掌一揚，就要劈下。

「不用了！」馬巡撫右手連揮，阻止了燕飛，道：「開了他的手銬。」

「是……」燕飛正待行動，江千里突然雙手一掙，手銬斷裂，散落地上。笑道：「不敢勞動燕捕頭。」

燕飛攔在江千里的身前，冷冷說道：「江千里，你最好規矩點。」

馬巡撫道：「燕捕頭，你下去！」

「這……」燕飛目光轉注在尹知府的臉上。

江千里却哈哈一笑，道：「巡撫大人，燕飛忠心護主，你要他離開廳堂，豈不是要他虧負職守。」

「也好，燕捕頭就留下來吧！」

「是！」燕飛退到了馬巡撫的身側，凝神戒備。

掙斷手銬不難，但像江千里這樣揮手之間，鐵打的手銬裂斷數截散落，那就非深厚的內功不可了，燕飛就

自知無法辦到。

「江先生請坐。」馬巡撫臉色冷得可以刮下一層冰來，但說話却是輕聲細語，十分客氣。

「大人以非常之禮，優渥草民，事出情理之外，必有非常之事，有話就請明說吧！」

馬巡撫歎息一聲，道：「江先生果然見識非凡，文中就直說了。」

封疆託土的一品大員，面對一個囚犯，竟然自己報出名字，這禮賢下士，也禮賢得有些謙卑過頭了。

燕飛心頭震動，想不出堂堂一省的巡撫大人，爲甚麼如此禮遇一個囚犯。

再看尹知府坐在一側，臉色蒼白，看上去，他倒像一個待決的囚犯。

馬巡撫似是在思索措詞，沉吟了一陣，接道：「聽說江先生擅長追踪覓跡之術，天下無出其右。」

「大人要江某去找一個人？」

「不錯，此人關係非常重大，江先生如肯出手相助，文中十分感激。」

「甚麼人？可以告訴我吧？」

「當然。」馬巡撫點點頭，道：「我知道江先生一言九鼎，只要答應了，我會盡告詳情……」

「慢來，慢來——」江千里緩緩說道：「先把江某人的官司了斷，我才能考慮答不答應？」

尹知府突然接道：「你只要答應了巡撫大人，官司就一筆勾銷，立刻放你出獄。」

江千里吁一口氣，道：「我看知府大人是有些誤會了，我要了斷官司，是需把事情分個曲直……」

尹知府又要接口，却被馬巡撫伸手攔住，尹知府只好把要出口的話，硬吞了回去。

「應該的，應該的，江先生犯的甚麼罪，要如何申雪？文中可以立刻判定！」

江千里笑一笑，道：「尹大人今年有四十歲了吧？却討了一個十七歲的侍妾……」

「有這種事，尹知府，你自己說吧！」

「卑職是花錢買來的，拙荊體弱多病，娶房侍妾，是爲便於照顧生活起居。」

馬巡撫點點頭，道：「江先生，是不是這麼回事？」

「尹大人是付了一百兩銀子，不過，那位姑娘可不是心甘情願！」

馬巡撫眉毛一揚，道：「那是恃强霸佔民女了？」

「大人！」尹知府突然跪了下去，道：「這是幕賓無知，事前卑職未明內情，事後知曉，米已成飯，卑職失察，請大人降罪。」

四品黃堂，取房侍妾，又付了銀子，實在不算是甚麼大事；在那個時代裏，不要說官宦人家啦！就是有錢的鄉紳、員外，討個三妻四妾的，也是司空見慣的事。馬巡撫亦好此道，家裏就有兩個侍妾。只不過，今夜的原告不對，弄得馬巡撫也僵了在那裏。

但他畢竟是宦海大員，歷練本豐，略一沉思，已有計較。道：「查事不明，是該降罪，江先生，你看，該辦尹知府甚麼罪名？」

江千里微微一笑，道：「大人言重了，尹知府雖然不是個青天府台，但也不是個貪贓枉法的壞官，我看應該罰他俸銀半年，至於那位姑娘麼……」

尹知府接道：「我立刻把她遣送回家……」

「那倒不用了。江某已查清楚了，那丫頭初時雖不情願，因爲情有所寄；但你尹大人惜花有術，那丫頭好像已經甘心爲妾了。唉！田舍村夫，如何能比得上大人的瀟洒文雅？現在送她回去，她也過不慣那種村婦生活了。」

「說的也是！江先生處置得好，情理兼顧，網開一面，文中好生佩服。尹知府，你可願認罰？」

「卑職先墊出半年罰俸，這筆錢……」

馬巡撫道：「江先生早已安排了用處吧？」

「就送給那丫頭過去的青梅舊友，讓他討房媳婦吧！此事傳揚民間，不但可替府台大人樹立官聲，也算一樁美談。」

「好！好，此案已結，尹知府請起來吧！」

「是是！，多謝大人。」

馬巡撫道：「尹知府、江先生的罪名是……」

「誤傷公差。但且那公差傷勢已好，原先已無意再追究，卑職即刻下令開釋。」

誤傷甚麼公差，尹知府沒有說，江千里也不提，馬巡撫也不問，但却心中有數；定然是替知府大人作媒的那位幕賓了。

「江先生肯留在開封府大牢之中，除了便於查明尹知府如夫人的事情之外，恐怕——還有別的原因吧！」馬巡撫展現出了精明幹練，能洞查細微的才華。

「大人高明！」江千里不得不佩服了，笑一笑，道：「看來你們作官的人，觀察事物之能，比起江湖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

燕飛却聽得心神皆震，江千里能夠查明知府大人的家務事，那是說，江千里在那等隱密，森嚴的監視之下，仍能來去自如，竟未被人發覺。這人的武功之高，身法之奇，當眞是不可思議了。

「可否說出來聽聽呢？」馬巡撫步步緊逼的問道：「以江先生身手之高，要查明一樁小事，實也用不着在牢中委屈自己；文中雖然想到了別有緣故，但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江千里的神情突然變得嚴肅，低聲說：「燕總捕頭，你守在內廳外面的人，可都靠得住麼？」

原來，燈火輝煌處，看不到有人戒備，但廳外的夜暗之中，却是守備森嚴，有三十多名捕快，環衛在內廳四週。

「靠得住，都是我手下的捕快。我自信埋伏得十分隱密，想不到仍然瞞不過江兄的耳目。」

江千里道：「那就好，不敢相瞞兩位大人和燕總捕頭，江某人甘願坐牢數日，是爲了追查一個名滿江湖的神偷！」

「甚麼！神偷？」燕飛頓覺一陣紅暈，襲上雙頰，追神偷追到開封府衙門裏來，叫他這個開封府的總捕頭，臉上如何能掛得住。

「說起來，燕總捕頭也該知道……」江千里吁一口氣，道：「聽說過轉龍手張不空吧？」

「江兄是說轉龍手張不空藏身在開封府衙裏？」

燕飛的臉上一片怒色，連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起來。

「是的。燕老弟，張不空的偷竊之技，天下無雙；而且行止詭秘，又極善易容之技。刑部的劉總捕頭，曾經花費半年時光，盡出刑部幹員，仍然無法查出他的行踪。唉！這個人專偷天下名貴的珠寶古玩，從不失手，各地的官府都奉有格殺勿論的上諭……」

「我看過這道上諭，」尹知府插口說：「他竟然偷到了皇宮內苑去，眞是罪該萬死！江先生既然發覺了他的行踪，快些把他緝拿歸案，也是大功一件；不知他現在何處？」

「就在府衙之中……」

一下子像被火燒到了屁股，尹知府幾乎是跳了起來，道：「你是說他就住在這裏？」

江千里點點頭。

「這還得了，上諭捉拿的要犯，竟然躲在衙門裏，快，燕總捕頭，去把他抓來歸案。」

「是！」燕飛應了一聲，回顧江千里道：「江兄，請指點兄弟一個方位。」

「急也不在一時。燕老弟，張不空行踪飄忽，警覺之心奇高；稍有風吹草動，他就會聞風而逃，再想找他，那就如大海撈針了。老實說，刑部中多員高手，追到他出生的原籍，竟然仍查不出一點線索，連張不空這個名字，可能都是假的。眞是春風拂面不留痕！」

「可是，」尹知府急急接道：「事不宜遲啊！遲恐有變，江先生，我看早點行動，才能掌握先機……」

「江先生說的對……」馬巡撫說話了，「謀定而後動，要一舉成功。」

尹知府不敢再多言了，但他焦慮的神色，却溢滿眉目之間。

原來，尹知府的公館，就在開封府衙後邊，相連一處。轉龍手匿隱在府衙中，也就是在他的卧榻之側，叫他如何不急。

燕飛道：「在下有些想不明白，轉龍手張不空，會躲在甚麼地方呢？」

「監牢裏……」

「噢……」尹知府恍然大悟的接道：「犯人……」

「張不空不像江某人這麼能吃苦耐勞，蹲在牢房裏，滋味並不好受。」

「江兄是說他厠身在獄卒之中？……」燕飛終於想出了可能隱匿的所在。

「有獄卒，也有牢頭。」江千里笑一笑，道：「轉龍手不是一個人活動，他領導一個組合，一共有多少人，我還沒有查出來，但潛隱在監獄中的人，至少有三個以上。」

「他們管理的是幾號牢房？」燕飛問道：「人手是不是集中在一處？」

江千里微微一笑道：「燕總捕頭剛剛還見過他……」

「三號牢房的張牢頭！」燕飛的臉立變，咬牙切齒的道：「可惡，我去抓他過來。」

一伸手，攔住了燕飛，江千里低頭，道：「暫請息怒，轉龍手偷竊之技，冠絕天下，擁有的財富，世無其匹。他要找個隱密的地方躲起來，並不困難；爲甚麼化身一個牢頭，混入開封府中？」

「是啊，」馬巡撫本有要事，受高人指點，請求江千里挺身相助，但現在，却爲轉龍手隱匿開封府衙一事，引起了强烈的好奇，緩緩接道：「張不空定然是另有所圖，才甘爲牢頭。江先生可是已查出了一點眉目？」

他久歷官場風雲，渡過多重艱險，晋身於一品大員之位，自然具有着人所難及的判斷事理之能，不過，對江湖事物，詭秘玄奇的變化，却又非他能料斷；但他飽讀經書，胸藏錦繡的才學，便能舉一反三，江千里提出一個疑問，他就能聯想出一些事機，只不過無法猜測出內情變化罷了。

江千里雙目炯炯，凝注在馬巡撫的臉上，微微一笑，道：「大人是否也想到了甚麼？」

馬文中笑道：「這就不好猜了，下官對江湖中事，一無所知，不過，以常情推論，他隱身於開封府衙中，可能和開封府衙門有關？」

「大人雖未說的很清楚，大體而言，算是猜對了！」江千里神情肅然的說：「轉龍手甘願委身於三號牢房牢頭這個工作，實在是爲了想尋找一件東西！」

「下官就不明白了，」尹知府接道：「張牢頭叫張九，在開封府作監房的牢頭，已有很多年了，本府到任已經三年，到任時點驗各房班役，他就已在三號監房任牢頭的職位。再說下官並未收藏甚麼珍貴寶物，難道張九就是轉龍手的化身不成？」

「當然不是，尹大人如果知道轉龍手張不空的能耐，就不會覺得奇怪了。」江千里說：「轉龍手不是張九，也不可能隱身在此地很多年，但他精於易容之術，又善模仿各地方言，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那麼眞的張九呢？」尹知府不服氣的問。

「只怕早已被殺害了。」

「看守三號牢房的一共有七個獄卒，他們長年和張九相處，難道會看不出破綻？」

「可怕的地方也就在此了；七個獄卒，可能被殺了一半，餘下的不是受制不敢聲張，就是被轉龍手重金買通了。最好的一種假設則是——他們心中有點懷疑，但因沒有証據，不便隨便出面告發。」

「這簡直是聳人聽聞了。」尹知府目光轉到燕飛的身上，道：「燕總捕頭，你要盡出精銳，抓到轉龍手，拷問個明白。一下子殺害了數條人命，當眞是目無王法了！」

江千里淡淡一笑，道：「知府大人，轉龍手東西還未到手；只要咱們目下的談話，不會走漏消息，他應該不會離開——」

尹知府接道：「可是，兵貴神速，不宜遲延……」

「尹知府，」馬巡撫開口了，「江先生既然說出了內情，自是不會坐視。捉拿轉龍手的事，就聽江先生的安排吧！」

「卑職受教。」尹知府恭謹的應了一聲。

「馬大人好重的一頂帽子！」江千里苦笑一下，道：「咱們三更時分動手，江某人沒有和轉龍手對過陣，不知道能不能制得住他。」

尹知府接道：「燕總捕頭會全力協助你。」

「江某也會全力以赴。」

「現在二更左右了吧？」馬巡撫道：「燕總捕頭要聽江先生的調度……」

「是！卑職一切遵照江先生之命行事。」

「不敢，不敢，江某全力和燕總捕頭配合，倒有一件事，要先行準備。」

「江兄吩咐，燕飛立刻去辦。」

江千里道：「先從佈守在大廳外的捕快中，選一些精幹的人員，在三號牢房外面的通道埋伏，動作要小心謹愼，不要太接近，轉龍手機警得很；最好能調集一些軍馬，把開封府衙先圍起來，要他們暗帶火把，聽號令一齊點燃。弓箭手佈守四週，驍刀手入衙助戰……」

「好！燕總捕頭請傳我令諭，要步兵統領王英點五百精兵，一百名弓箭手，圍住開封府衙，人啣枚，步輕悄，不得發出聲息，驚動人畜，違者殺無赦，限三更之前佈置完成，再由王統領來此見我。」

「是，卑職立刻去辦！」燕飛迅快的閃了出去。

江千里笑一笑，道：「巡撫大人還是個用兵的能手啊！」

「紙上談兵罷了，如不是江先生已經指點出來，文中就不好調度了……」語聲一頓，接道：「轉龍手要在開封府衙中取得甚麼東西？江先生也已探聽出來了吧？」

江千里點點頭，道：「這件事和江湖上的朋友有關——」

「我們是不便聽聞了，」馬巡撫笑一笑，說：「不能說就不用說了！」

「倒也不是，」江千里道：「大人明察秋毫，想來自有適當處斷，江某不想隱瞞，開封府三號牢房內囚禁了一位重刑要犯；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名叫姬重天。入獄時已身受重傷，爲防他逃走，又用鐵鍊鎖住了琵琶骨——」

「這個人不畏五刑，不肯認罪，已然過了五堂，他死不劃押，」尹知府解釋說：「以致拖延了兩年也無法定讞；卑職已申報撫府，請命定奪。」

「嗯！我記得看過這個案子，江先生，這個人是好人呢？還是壞人？該赦呢！還是該殺？」

江千里道：「這個江某就不便說了，如論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倒是介於正邪之間。」

馬巡撫道：「轉龍手爲他而來，是準備救他出去了？」

「轉龍手要救他，早就救走了，豈會拖延如此之久；只因姬重天身懷一本武學奇書，轉龍手意圖謀取，才委身牢頭的工作。但姬重天生就一副硬骨頭，任憑轉龍手百般的折磨，就是不肯說出藏書的所在。但江某進入了牢房之後，倒是給了姬重天一個喘息的機會，轉龍手有所顧忌，就很少再拷打姬重天了；反而每日備了酒菜，把姬重天的身體調養得大見好轉。」

馬巡撫道：「如若能找到那本武學奇書，就送給江先生，以作酬謝。」

「這麼說，江某就先謝過大人了。」

尹知府長長吁一口氣，道：「想不到一個囚禁要犯的牢房中，竟有着如許的曲折！」

× × ×

燕飛動作很快，不過頓飯工夫，就趕了回來，先向馬巡撫報告：王統領已點齊人馬，遵照令諭，佈置已完成，立刻就會來晋見撫台。然後，又轉向江千里道：「我已從佈守廳外的捕快中，選了十五名，趕往三號牢房外面佈署，轉龍手如有行動，他們會傳警訊過來。」

江千里笑道：「好！王統領一到，燕總捕頭就送我回三號牢房。」

尹知府奇道：「怎麼？江先生還要回牢房去，你是巡撫大人要的人，你肯坐牢，下官却可不敢再關你了。」

江千里笑道：「不但要入牢房，還要加上一副手銬；能不大動干戈，就

最好不要動，以免傷亡……」隨即說出了擒賊的計劃。

燕飛不住的點頭。

計議停當，王統領也趕到了廳堂。

王英是武舉人出身，魁梧高大，此刻，全身披掛，腰懸箭袋，手中提了一把四十五斤的大關刀，一個佩腰刀的長隨，背了一把硬弓。

武將自有武將的威風，和江湖人物，又自不同。

王英低聲向馬巡撫報告了佈置的情形，已是三更時分。燕飛拿過一副手銬，道：「江兄，要不要暗藏一把兵刃？」

江千里笑道：「不用了！」

「那麼得罪了！」燕飛替江千里加上手銬，轉身向外行去。

仍是原先提取江千里的八個捕快隨行，兩個挑着紗燈前導。

剛行近三號牢房的鐵柵，柵門立刻大開，張牢頭帶着兩個獄卒，迎了出來，道：「燕爺，江老沒有受刑吧？」

江千里道：「你看，我老人家不是好好的嗎，連汗毛也沒少一根。」

「那就好，那就好，江老平安，我們也好過一些了。」

燕飛却冷冷說道：「張牢頭，叫他們去拿一副大號脚鐐來，知府大人交代，此後，要嚴加看管，不能再像已往那般的放縱他了。」

張牢頭應了一聲，回頭吩咐身旁一個獄卒，道：「老索，去拿副大號脚鐐來，燕總捕頭的吩咐，江老不會怪在我們頭上的。」

江千里道：「我老人家已經夠委屈了，還要再加付脚鐐，我連這副手銬也不要戴了。」兩手一掙，手銬斷裂落地。伸手便向張牢頭抓去。

燕飛單刀出鞘，一進身堵住了張牢頭的後退之路，六個隨行捕快，撲向留在原地的獄卒，兩個掌燈捕快，高舉紗燈，後退了幾步。口中吹起尖銳的竹哨聲。

張牢頭一閃避開了江千里一記擒拿手，喝道：「江老，你怎能對我生氣呀！燕總捕頭的吩咐，我是不得不遵從啊！」

就是這說話的工夫，江千里已攻出了十餘招。

張牢頭身如陀螺，就地轉動，竟然連連避開江千里十餘招的攻勢。

燕飛看得心頭震動，江千里攻勢如重波疊浪，張牢頭却應付從容，身子不離三尺方圓之地，人是轉龍手易容假扮的，已無可疑。

但燕飛並無出手，他要全神戒備，以阻截轉龍手逃逸。

這時，牢房四週已亮起火把，照得一片通明，埋伏在牢房四週的捕快，已把任務轉交給了進入府衙的驍刀手，他們自己却衝入鐵柵內，在燕飛的示意下佈成了一個圓圈，圍住轉龍手。

那名獄卒也顯露出了眞正的武功，由身上取出了兩把手叉子，力抵六名捕快的圍攻，竟然游刃有餘，六個人反被他逼的團團亂轉。

江千里一面加緊搶攻，一面說道：「燕總捕頭，分派人手去圍住那個取脚鐐的獄卒。」

燕飛分派衝入柵門的捕快追捕另一名獄卒，一面高聲說道：「張不空，你走不掉了，大批兵馬，已圍住牢房。」

張不空哈哈大笑，道：「燕飛，你那點微末之技，還不放在張大爺的心上……」

目光盯在江千里的身上，接道：「江兄，你也是江湖中人，如果和六扇門中的人聯合一氣，只怕有損江兄在江湖中的聲望了。這麼辦吧？你開個價，我立刻付現，不要你江兄助我退敵，你只是轉頭一走，日後咱們便是朋友，江兄日後有甚麼需要，兄弟必全力以赴，怎麼樣？」

「話是說的不錯，但你轉龍手一向口是心非，只怕咱們這個冤家是結定了。」

但聞一聲悶哼，和獄卒動手的六個捕快中，有一人被對方刺中前胸，血如泉湧，傷勢極重。

燕飛暗道：轉龍手的從衛，竟也如此厲害。一揮手，立刻有捕快頂了上去，抬走傷者。

他權衡利害，阻截轉龍手最爲重要，不肯出手幫助捕快拒敵。

忽然間火把耀目，王英帶着二十四名驍刀手，衝入柵門，大刀一揮，高聲叫道：「讓開，讓開，我來會會江湖高人。」疾向轉龍手衝去。

燕飛低聲道：「統座，去對付那一個，他已傷了我兩名捕快。」

不錯，又有一名捕快，被手叉子刺中右臂。

但捕快衆多，一人受傷，立刻有人頂上，始終保持着六人圍擊合攻的局面。

王英眼看又有捕快頂上，又轉眼去瞧江千里和轉龍手的搏鬥。

兩人都未使用兵刃，空手纏戰，但見掌拍指點，脚踢肘撞，你來我往，快如閃電，不由看得呆了，這和他衝鋒陷陣，舞刀攻敵，完全是兩種打法，心中暗暗忖道：「他們打的這麼一個快法，我如一刀劈他不中，被他欺近身來，要如何應付？」

心中有了一層顧慮，未再堅持出手。

這時，二十四名驍刀手，也圍成了一個圓圈，門外火光衝天，刀槍耀眼，數百名步兵，已進入府衙，把三號牢房，圍個水洩不通。

眼看轉龍手已被擒住，燕飛才大喝一聲，揮刀攻向獄卒，一陣快刀急斬，磕飛了一柄手叉子，飛起一脚，踢中敵腰，兩個捕快衝上前去，生擒

活捉。

江千里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厲害的轉龍手，如非我們聲勢壯大，使他心驚疏神，再打一兩百招，只怕也難分勝負。」

「盛名之下無虛士，江兄果然高明，燕某人今天眞是大開眼界了。」

王英笑一笑，道：「江湖人物交手，和衝鋒打仗不同，我們雖然來了，却沒幫得上忙，就此別過了。」一揮手，帶着人馬退去。

燕飛早已叫人準備好了絲索牛筋，把轉龍手和他的從衛綑個結實，江千里才拍開張不空的穴道。

但那去取脚鐐的禁卒，却擊退了追趕的捕快，趁大軍還未合圍之前，逃了出去。

馬巡撫，尹知府，得到報告，親自趕來，告訴江千里，二堂上已擺好了酒宴，要作竟夜之談。

江千里心中明白，馬巡撫要求的事，還未說出來；無法推辭，笑一笑道：「兩位大人都肯通宵不眠，江某自然奉陪，不過，燕總捕頭也不能放過，應該陪我們喝幾杯！」

「那當然，燕飛，你也來吧！」馬巡撫立刻作了決定。

「是！卑職安頓好了這兩個要犯，就去侍酒。」

× × ×

二堂上果然已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兩個侍酒的書僮，也早已佇立廳中。

馬巡撫讓江千里坐上位，江千里執意不肯。坐了客位，三人舉杯互敬。

江千里只管喝酒，似是一直躲避着馬巡撫的問話。

馬文中已知道江千里要等燕飛來後。才談正事。認爲江千里有意給燕飛面子，只好耐着性子等待。

足足等了半個時辰，燕飛才趕到二堂，先向馬巡撫、尹知府告了罪，才入席落座。

江千里敬了燕飛一杯酒，尹知府已搶先問燕飛如何安頓兩個要犯。

燕飛欠身答道：「卑職調派了十二名捕快，四人一班，輪番看守，除了牛筋索繩綑綁之外，又加了兩條鐵鍊子鎖了雙腿，告誡兩人，如有逃獄行動，立刻以弩箭對付，並斷去雙腿。」

尹知府道：「好！好！天一亮就備文上呈……」忽然想到馬巡撫就在眼前，急急改口，道：「大人可有指示？」

馬巡撫笑一笑，道：「這是欽拿的要犯，尹大人這一功立的不小，我會在奏摺上力加保舉；此案得侯聖意定奪，看是解京候審，還是就地正法。」

「多謝大人，多謝大人……」尹知府高興得眉眼都在跳動，把剛剛被罰俸半年的糗事，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心中一直在盤算着這一功，如討得聖上歡心，說不定破格擢升，也弄個巡撫幹幹了。

「江先生，」馬巡撫笑一笑，道：「我們可以談談別的事了。」

「好！江某洗耳恭聽。」

馬巡撫道：「江先生是答應了？」

江千里道：「大人的破格禮遇，江某是感戴萬分，力能所及者，不會拒絕；只不過，江某也要提出一個條件，要大人作主成全。」

這一下，馬巡撫楞住了，想不到江千里老年成精，倒打一耙子，如果江千里不願應承，提出了一個自己力所難及的反條件，自己豈不是說了也是白說。

一時間猶豫不定，臉色也沉重起來。

第一個有反應是尹知府，跟着收斂了笑容，臉色也變了起來。

燕飛皺皺眉頭，道：「江兄，巡撫大人已經明示得很清楚了，是要你江兄代爲找一個人，那是江兄獨步江湖的本領；至於江兄的條件，能不能先說出來，也好讓巡撫大人斟酌一下？」

江千里微微一笑，道：「燕總捕頭，江某人提的條件，和你燕總捕頭有關。」

「和我有關，那好，我先答應你，要我的人頭，也立刻割給你！」

「燕飛，別太衝動……」馬巡撫的臉色解凍了，條件既然放在燕飛的身上，便沒有甚麼大不了的，說話的口氣仍十分慈和，道：「聽聽江先生的說法再作決定。」

這就是做大官的能耐；心裏想的，和口裏說的，未必就是一致的。

「不！卑職先答應他，江兄，你說吧，要我燕飛的甚麼？」

「你的兒子，小燕子，他今年十五歲了吧！」

燕飛道：「小燕子，他……他還是個孩子啊！」

「對！再晚兩年就來不及了，你肯不肯答應？」

「這個……江兄，你要他做甚麼？」

「是不是想收作徒弟……」馬巡撫笑了，笑得很開心，道：「江先生看上了小燕子，準備要傳授衣鉢？」

「大人，這一次只猜對了一半。」江千里微笑着說：「小燕子是江某人幾十年來見到的最好資質……」

「江兄的意思是——」燕飛想到江湖上有利用童心配藥的傳說，心情大爲緊張。

「江某人直說了吧！我還沒有收小燕子作徒弟資格，因爲，我這點本領太有限了，收了他，等於糟塌了他，你燕總捕頭那點本領，充其量和江某人半斤八兩，咱們都不配作小燕子的傳藝師父。」

「江先生的意思是替小燕子荐介一位名師了？」

「對！這才是江某人留在開封府最大原因，至於追踪轉龍手，只不過適逢其會，燕老弟也許還不知道，我和

小燕子已經認識了七八個月，也傳了他幾手功夫，那眞是叫我震驚啊！」

「有這等事，小燕子從未對我說過。」

「是我不准他說。」

「那江兄又震驚甚麼呢？」

「燕老弟，我不知道你傳了小燕子多少武功，我江某傳他武功，不過五個多月，幾乎已被掏去了壓箱底的能耐，他能一學就會，舉一反三，我看再有三個月，我就沒有什麼功夫可教的了。燕老弟，小燕子可是百年難遇的奇才呀！可惜未遇上眞正的好師父，我要他去見一位風塵奇人；我想，他會爲小燕子的資質，破格收錄門下。」

「江兄，能不能告訴我，那位風塵奇人是誰？」

「現在不能說，小燕子還未拜入他門下……」

「這是好事啊！文中也要插上一腿，如果燕總捕頭同意，我想收小燕子作乾兒子，怎麼樣？」

「大人，這……這是小燕子的造化了。」

「好！就這麼說定了。尹知府請擇個日子，帶小燕子到我家裏去，正式拜見乾爹乾娘！」

「對！要大排筵席，好好熱鬧一下。」尹知府討好的說。

「也不用太鋪張，客人也不要多，心誠就好，燕總捕頭，你說呢？」

「一切由巡撫大人作主。」

馬巡撫笑一笑，道：「以後，燕總捕頭，咱們就是乾親家了。」

「卑職高攀，卑職高攀……」

「燕老弟，你還沒有答應我呀！准許我把小燕子帶走，快則三年，遲則五載，還你個絕世高手的小燕子。」

「行！我答應了，不過，回去要對老婆費番說詞。」

「可是，江先生……」馬巡撫急急叫道。

「我知道，我會先辦巡撫大人的事；現在我答應了，大人請說明內情吧！」

馬巡撫臉上泛現出歡愉之色，但也只是一閃而逝，歎口氣，道：「江先生，這件事不但關係着文中的前程，也關係尹知府、燕捕頭的進退，嚴重點說，只怕還牽連着身家性命……」

這番話太嚴重了，尹知府本來的一腔歡喜，突然間如冷水澆頭，臉色大變，燕飛也聽得楞住了。

江千里臉色沉重的道：「大人，甚麼人如此重要？」

「是啊！大人……」尹知府耐不住心中的疑懼，接口說道：「難道那人是比轉龍手張不空還重要的欽犯？」

「抓不到欽犯要犯，刑部的責任會比地方官員重大……」馬巡撫語聲幽沉的說：「大不了降旨叱責一番，絕不會牽連到身家性命……」

「抄家滅門啊……」尹知府臉色更見慘白。

「不錯，我不是危言聳聽，找不到這個人，聖上一定震怒，」馬巡撫說：「抄家滅門確有可能；就算聖上寬厚，也會辦一個罷官充軍，永不錄用。」

「我的媽呀……」尹知府差一點叫出口來，强忍急吞，還是把「我」字叫了出來。

「尹知府，你想說甚麼？就說出來吧！」馬巡撫看着尹知府。

「卑職是想知道一些詳細的內情，大人可否明示呢？」

「是要說清楚的。江先生若不明內情，便無法着手找人——，三公主鳳駕南遊，在這裏失踪了？」

「在甚麼府縣失踪的……」尹知府急急追問。

「就在貴府地面上，開封東大街高升客棧；三公主夜宿那裏，天亮後人已不見。」

「卑職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三公主到開封的消息……」尹知府說：「如果卑職得到訊息，自會全力保護，保不住公主的安全，甘願領罪受刑，死而無怨，但卑職……」

「公主是輕騎南下，我也是在公主失踪後，才得消息，這件事，本來不應該怪罪到地方官員，但天威難測呀……」

「大人，」燕飛開口了：「公主離京，難道就沒有宮廷的侍衛隨行保護麼？」

（未完·一）

上文提要：為追兇余筠赴隱逸村，半路殺出崑崙七老中之夢覺子，欲奪「玄天錄」；余筠不敵，爲岳陽老人所救。去到隱逸村，仇人劉寅據說外出訪友未歸，余筠唯有等候，其間與劉氏兄妹曾起衝突……蘭夢如別後再來，勸余筠趁空閒苦練玄天錄上武功，並且二人同參，果然悟出一招「導陰接陽」；其間，余筠殺巨蟒中劇毒，爲靈鵰以異果救回，更令功力大進……岳陽老人又出現……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乘鵰入黔尋親　揪出兇手亮相

岳陽老人闊袖一揮，拂出一股勁力將白鵰逼住，哈哈笑道：「你這扁毛畜牲，難道還不服氣？」

白鵰似懂岳陽老人之言，雙翼一張，冲空而起，飛繞數週，突然一聲怒鳴，俯衝而下，又向岳陽老人攻去。

依着蘭夢如之意，原想讓白鵰和岳陽老人鬥鬥，雖明知白鵰不是岳陽老人的敵手，却可藉此折辱對方，以稍洩心頭忿恨。

但余筠秉性純厚，見雙方業已把話說開，而白鵰仍向人家猛撲攻擊，心裏很是過意不去，因他無法指揮白鵰，便只有向蘭夢如以目示意。

蘭夢如雖仍餘忿未息，却也不忍使心上人難堪，便仰面向白鵰叱道：

「白兒，休得無禮！」

岳陽老人呵呵笑道：「不要緊的，閒時逗逗鳥兒，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呢。」

白鵰聽到小主人的喝叱，登時雙翼一束，落在蘭夢如身旁，大概是心有餘忿，仍偏着頭向岳陽老人怒目而視。

岳陽老人一陣呵呵過後，才正式向余筠道：「小哥兒，你已來了許多天，可會見過劉寅？」

余筠恨聲道：「那老賊不知在弄甚麼玄虛？故意避不見面。」

隨將幾日來的遭遇，約略說了一遍。

岳陽老人似乎聽得十分入神，余筠說完幾日來的經過，他便闔上雙目，陷入沉思。

半晌，雙目倏睜，神情顯得有點緊張地向余筠問道：「你所服的那枚菓子，是否紅莖紅葉，菓實爲碧綠色？」

蘭夢如接口代答道：「老人家說的一點不錯。」

伸手於囊中取出那株紅莖紅葉小草，遞給岳陽老人。

岳陽老人連連點頭，嘆道：「果是此物，小哥兒眞是福緣不淺，迭獲奇遇！」

蘭夢如忙問道：「老人家，這是甚麼草？」

岳陽老人道：「此草名朱芝，那枚碧綠菓子名朱實，道家稱爲火蓮，據說要五百年才結一次菓，所以修道人才視爲九天仙品。不過這種朱實雖然寶貴，但若無石乳靈泉調濟，以清除它過份陽剛的火氣，服者必內腑寸裂而死。小哥兒居然誤打誤闖，如法炮製，若非福緣深厚，曷克臻此！」

略頓又道：「即使這本朱芝，也是彌足珍貴的聖藥；不管多重的傷勢，或多厲害的瘴毒，得朱芝一葉，便可立起沉痾。」

將朱芝還給蘭夢如收好，又轉向余筠，面色很嚴肅地道：「小哥兒迭獲奇緣，實非無因，老朽默察當前情勢，不久的將來，武林中恐要掀起一場血腥浩劫，而能收拾這場浩劫之人，

也許就應在小哥兒身上，如果老朽的老眼不花，小哥兒實有一副上乘的『將令』骨架，只因天地不交，陰陽不協，所以雖奇遇迭逢，也無法突破人身極限，達到超凡入聖境地！」

余筠靦覥一笑道：「晚輩資質愚頑，實不克當老人家如此謬讚——不過，老人家說晚輩『天地不交，陰陽不協』，不知是甚麼意思，可否請老人家明教？」

岳陽老人嘆口氣道：「如果無緣打通任、督、二脈，貫通生死玄關，即使自出娘胎練起，練到兩鬢雪白，武功再高，也只能與雲領山主並駕齊驅……」

余筠接口道：「聽老人家言下之意，當今武林就沒有高過雲領山主的了？」

岳陽老人淡淡一笑道：「只有兩人；一位是這位蘭姑娘的授藝恩師，另一位却是雲領山主的髮妻『凌波仙子』甘八娘。但這兩位也僅略勝半籌，欲想制服雲領山主，却非易事，更何況這兩人都又遁世歸隱，早已不問江湖上的是非恩怨了！」

蘭夢如聽岳陽老人一再提到雲領山主和甘八娘，不禁心頭一酸，忙轉頭去，背着兩人，悄悄將兩泡熱淚拭去。

她這舉動雖然很突然，但岳陽老人和余筠都忽略了。

余筠兩眼突然凝住在岳陽老人臉上，帶着幾分羨慕的語氣問道：「以你老人家戲弄七老中夢覺子的身法，和隔空給白鵰解穴的一身絕世武功，也不能將雲領山主制服？」

岳陽老人敞聲笑道：「小哥兒可把老朽捧得太高了，老朽可不敢那樣狂妄！」

隨又嘆息道：「其實老朽的一身所學，和雲領山主只在伯仲之間，所以雖明知一場武林浩劫即將形成，偏又無力釜底抽薪。想是天意厭亂，竟將天地間的英華，和一切難求的奇緣，齊集在小哥兒一人身上，因此老朽也想在小哥兒身上略效棉薄之力，代爲打通任、督二脈，不知小哥兒能否信得過老朽？」

余筠雙眉一皺道：「晚輩能有多少道行？縱仗老人家大力，恐也難以如願啊！」

岳陽老人道：「小哥兒說的不錯，如果你未服那枚朱實，老朽雖明知你生就一副『將令』骨格，也不敢作如是想，現在你既已因緣服下九天仙菓，即使老朽不助你一臂之力，遲早之間也自然會貫通生死玄關，老朽只不過是因藥成事，助小哥兒提前完成而已！」

余筠聞言，一躬及地道：「既蒙老人家如此厚愛，將來晚輩能有小成，定不忘今日栽培之情。」

岳陽老人拂髯笑道：「只希望你不要死心眼兒地跟人家瞎糾纏，老朽也就感激不盡了。」

又轉向默立一旁的蘭夢如道：「就煩姑娘代爲護法？」

蘭夢如自無異議，頷首允諾。

岳陽老人吩咐余筠按打坐之法盤膝坐好，他自己便坐在余筠的面前，垂簾內視，凝神行動。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岳陽老人忽伸右掌，緊壓在余筠頭頂百會穴上。

余筠頓覺有一股灼熱的氣流，自岳陽老人掌心源源直注百會，稍作停留，即沿玉竅、璇璣、巨闕而注入丹田，然後由丹田走中極，經命門而至尾閭，在尾閭穴停留的時間很長，顯然是受到了阻滯。

蘭夢如一旁靜觀，見岳陽老人自右掌壓上余筠的百會穴，神情即十分緊張，額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向下淌，反觀余筠，却是面色平和，而且俊臉上還綻出了一絲笑意。

她藝出一代俠尼門下，自然看得出岳陽老人正在以他的全身修爲，助心上人打通任、督二脈，不由將芳心中原本存着的一絲疑慮，消失得乾乾淨淨。

熱流在余筠的尾閭穴上，滯留了約莫半個多時辰，仍然無法上昇，岳陽老人面上已明顯的露出了焦急之色，蘭夢如也不禁看得芳心往下沉。

這時，岳陽老人驀將左掌壓在右掌背上，兩目倏張，瞪得有似銅鈴，頭頂上熱氣蒸騰，額角青筋也暴起老高，像一條條蜿蜒的蚯蚓。

余筠這時也突感全身骨骼，像被拆散般痛苦，尤其是渾身輭綿綿地，似毫無着實之處。

但在經過岳陽老人雙掌一壓，全力一催，滯留在尾閭穴上的那股熱流，才順着背心、靈台、天柱上昇歸入百會，如此三次循環，余筠不僅全身痛楚盡失，而且一股混元之氣，自尾閭直透泥丸宮，舒暢已極！

岳陽老人緩緩收回雙掌，神態雖極疲憊，却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總算爲小哥兒打通了任、督二關，不過你還該行上兩個時辰的吐納導引工夫，以幫助那股混元眞氣，溶合於奇經八脈，五官百骸之中，才算大功告成。」

余筠目蘊感激淚光，正欲起身拜謝，岳陽老人忙將他止住，笑道：「咱們都是武林中人，不必拘於那些世俗禮法，老朽尚有事，得先行一步。」

蘭夢如聽岳陽老人如此說法，便道：「筠哥，老人家既這般愛護你，你就恭敬不如從命吧，小妹這裏先行代你拜謝。」

說罷，向岳陽老人深深一福。

岳陽老人哈哈笑道：「老朽可不敢克當姑娘重禮。」

禮字出口，蘭夢如只覺眼前人影一晃，定眼看時，已失去了岳陽老人的蹤跡，不禁暗讚道：「好快的身法！」

余筠依言行了兩個時辰的功，天色早已破曉，東邊天際，像抹了一片殷紅胭脂。

他功行圓滿，一躍而起，驀見蘭夢如正呆呆地凝視着天邊朝暾，秀目中蘊滿熱淚，一副楚楚堪憐的樣子，不禁大吃一驚，走過去柔聲問道：「如妹，妳怎地傷心啦？」

蘭夢如被余筠柔聲一問，蘊在秀目中的兩泡淚水，登時像斷了線的珍珠，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余筠見狀，心更惶急，伸手緊緊握住蘭夢如的一雙玉手，懇切地道：「如妹既不將小兄當作外人，有甚麼心事儘可說給小兄聽，小兄不才，或可能爲如妹分憂一二。」

蘭夢如自岳陽老人一再提及雲領山主，和髮妻甘八娘，芳心已是一片凌亂，很想放聲大哭一場，不過她心中有不可爲人道的苦處，所以勉強抑制下來。這時眼見心上人任、督二脈已通，將來武功的進境，自必一日千里，想想自己目前和心上人的微妙關係，進而想到將來的終身大事，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苦，嚶嚀一聲，失聲痛哭起來。

余筠從未經過這種場面，頓時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睜着一雙星目，楞楞地望着對方出神。

蘭夢如哭過一陣，胸中鬱氣已宣洩不少，偷偷一瞧余筠，見到那副呆相，又不禁破涕爲笑地輕啐道：「瞧你這副呆頭鵝的樣子！」

余筠經蘭夢如一啐，才如夢初醒，笑道：「妳好端端的哭甚麼呀？」

蘭夢如粉臉一紅，趁勢倒進余筠懷中，格格地笑了。

余筠緊緊摟住蘭夢如纖腰，用衣袖爲她拭去臉上淚漬，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妳們女人的心呀，眞是如秋天的雲一樣不可捉摸，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小兄還以爲是不經心開罪了妳呢。」

蘭夢如神情憾然地道：「筠哥即使眞的開罪了小妹，小妹也不會怪你，只要你以後不要將小妹拋諸腦後，小妹就算爲筠哥而死，也是心甘情願的了。」

余筠萬分感動地分辯道：「如妹難道不相信小兄，余某將來若有對不起如妹之處，定遭亂……」

蘭夢如皓腕一翻，纖纖玉手已將余筠的嘴巴捂住，嬌嗔道：「眞討厭，動不動就賭咒發誓！」

余筠乘勢捉住蘭夢如素手，盡情在嘴上親了一陣。

蘭夢如冷不防掙脫余筠懷抱，刮着臉羞道：「瞧你這一點點年紀，倒蠻像個調情聖手哩！」

話說完，又感到羞愧難當，掉頭向前山奔去。

余筠忙叫道：「如妹！如妹！」

他見蘭夢如不理不睬，人已掠出六七丈遠，便從地上扛起那個仍在昏睡中的小姑娘，猛一挫腰，縱身而起。

他身形一動，便覺察出一個身子竟如柳絮般輕飄飄的，似欲乘風飛去，知係任、督二脈已通之故，心裏這份喜悅，自不在話下，而對岳陽老人更是由衷地感激。

他一躍五六丈，只幾個起落，便超過了蘭夢如，無限關切地道：「小兄今天該赴劉寅老賊之約，如妹也辛苦了一夜，何不趁現在時間還早，好好調息一下。」

蘭夢如驟見心上人輕功，一夕之間精進若此，芳心中自是暗喜，再聽到赴約之事，知是兒戲不得，便正色道：「這個小姑娘我叫白兒將她送入深谷中，暫時留作人質，老賊算計咱們時，也多一分顧忌。」

余筠點頭道：「如妹顧慮極是，只是她的穴道閉得太久，恐要受傷，如妹還是先給她解開穴道吧！」

蘭夢如幽怨地白了余筠一眼，冷聲道：「你對她如此關心，我還沒告訴你探村經過，這小蹄子年紀雖小，心眼却歹毒得緊要呢！」

余筠尷尬一笑道：「小兄何嘗是對她關心，只是……」

蘭夢如接口道：「不要只是了，你請放心，小妹僅點了她的昏睡穴，一個對時就會自己醒來的。」

轉向站在一傍剔翎的靈鵰，附耳嘰嘰咕咕地囑咐了幾句，靈鵰點首會意，探爪抓緊小姑娘胸衣，破空飛去。

* * *

晴空萬里，和煦的陽光，遍佈在隱逸村……

余筠和蘭夢如連袂到達時，劉子靈已站在門前等候，抱拳笑道：「余少俠果是信人，家祖業已返舍，特命在下在此恭候，兩位請到廳中待茶。」

余筠豪氣如虹，雖心存警惕，却不肯示弱，也抱拳笑道：「既蒙寵邀，就煩閣下帶路。」

蘭夢如見余筠機心倏泯，斷然接受對方邀請，芳心大不以爲然，但話已出口，自不便再予攔阻，只有緊傍着余筠，全神戒備。

劉子靈將兩人迎至客廳，即命家人獻上香茗，笑道：「兩位請在此稍候片刻，在下就去稟知家祖。」

蘭夢如俟劉子靈離去，着實將余筠埋怨了幾句，然後四道銳利目光，將這座大廳仔細地搜索了一遍，竟無絲毫可疑之處，不禁相顧愕然，尤似不信。

這時，倏聽一個極爲熟悉的蒼老聲音，呵呵笑道：「小哥兒，恭喜你了，生死玄關既通，且又尋到了師門仇人，這才眞是人生最值得驕傲的喜事了。」

余筠循聲望去，不由一怔，原來從內堂緩步出來兩個人，前面是鬢髮如雲的岳陽老人，後面是個神情冷漠

的乾癟老頭兒──也正是他迭尋不遇的孫師叔。

他一怔之後，急搶步上前，跪伏在乾癟老頭兒孫達的面前，哀聲哭道：「師叔，你可想煞筠兒了，可憐恩師和任師叔全慘死在劉寅老賊之手……」

孫達一聲暴喝道：「筠兒！休得無禮！」

旋又長長嘆了口氣道：「孩子！你完全中了賊子的嫁禍之計，而不自知，你且起來，師叔先給你引見一位名滿武林的老前輩。」

余筠如命站起來，用衣袖拭去臉上淚漬，望了笑容可掬的岳陽老人一眼，躬身道：「這位老人家，筠兒早已拜識過了。」

孫達冷哼一聲道：「你知他老人家是誰？眞人不露相，他老人家便是你欲找的仇人，瀟湘劉寅老前輩！」

此言一出，余筠頓如萬丈高樓失足，呆呆地望着那位自稱岳陽老人的瀟湘劉寅發楞。

劉寅掀髯朗笑道：「昨天座上客，今朝堦下囚，人生的變幻，是多大啊！」

余筠被劉寅的朗笑聲驚覺，面對心目中的仇人，想到恩師和師叔的慘死，登時五內如焚，頓忘孫師叔適才之言，雙目中寒芒暴射，嘿嘿冷笑道：「好個狡詐的老匹夫，難怪自岳陽樓見面後，即一再對余某示惠，敢情你是別有用心，哼！雖然其心可誅，但余某也決不忘你之情，希望你自己了斷，落個全屍……」

屍字出口，驀聽一聲斷喝道：「好畜牲！」一股淩厲掌風，自側面襲到。

余筠未看清施襲之人，但一種內在的防禦本能，促使他雙掌一翻，向那股淩厲掌風迎去。

兩股掌風一接，余筠這才看清施襲之人是孫師叔，這一驚非同小可，忙沉腕收勢，但已不及，只聽一聲悶哼，孫達被震得一連退了四五步才拿穩樁，面色鐵青地瞪着余筠，但冷冷的眼神中却隱隱流露出一片驚喜之色。

余筠無意的一掌震退孫達，登時面色慘白，星目中淚如泉湧，凄然叫道：「師叔，筠兒以下犯上，罪該萬死……」

話音未落，右腕疾翻，掄掌便往自己的百會穴拍下。

由於變起倉卒，劉寅和孫達都不虞余筠如此性烈，只驚得「啊呀」一聲，根本來不及搶救，倏見白影一閃，余筠抬起的右臂，又無力地緩緩垂了下去。

那一閃的白影，正是搶救余筠的蘭夢如，她自從瀟湘劉寅和孫達現身，便一直在冷眼旁觀，却發現眼前這個劉寅和山中所見的陰陽臉老者，兩人的身材雖頗相似，但那陰陽臉老者臉形略長，明顯的一臉陰險狡詐之色，而眼前的劉寅，却面如銀盤，目光正直，顯然是其中有詐……

正當她心中在爲兩個眞假劉寅作比較時，孫達倏向余筠出手，她不禁大吃一驚，正欲出手解救，豈知余筠已警覺地接下了孫達一掌，不只出手如電，掌力雄渾；而翻腕亮掌的姿式，更是美妙已極，她方自芳心竊喜心上人的武功日新月異，一日千里，驀見余筠突萌短見，翻掌自拍天靈蓋，怎不使她驚駭欲絕！

尤幸神智未亂，且和余筠站得較近，所以能及時閃身相救，點了余筠的曲池穴。

劉寅和孫達見白衣姑娘及時救了余筠，兩人才深深舒了一口氣。而這時蘭夢如却攔在余筠前面，柳眉直豎地指着孫達叱道：「惡虎尚且不食肉，你這老鬼竟對自己師侄遞施毒手，我看你簡直比惡虎還要狠毒！」

孫達驟被余筠的一掌震退，心裏是又驚、又喜、又氣、又恨；驚喜的是余筠的武功，數月不見，竟精進若是，如再稍假時日，當今武林中，恐再難找到和他頡頏的人物；氣恨的是余筠愚昧不明，分明中了賊人嫁禍之計，而不知明辨眞僞，却懵懵懂懂地硬將有恩於他的人，當作不共戴天殺師寇讎。

他本就生的神情冷漠，喜怒不形於色，儘管內心熱得像一爐火，但表情上却永遠是冷冰冰的，連言語亦然，使人無法摸清他內心的傾向。

蘭夢如的師門，以及她和余筠的關係，他都已從劉寅口中，略知梗概，所以對蘭夢如極之好感，雖然此際蘭夢如對他出語極爲不恭，他知是關心余筠之故，所以完全原諒了對方，內心並無絲毫慍意。

余筠生性篤厚，却已驚得面色大變，而劉寅於這時却鼓掌大笑道：「這見面禮兒眞別緻！孫大聖，你就認了吧！」

這話的含意極淺，蘭夢如剔透玲瓏，那會聽不出來，登時羞的嬌靨堆霞，螓首低俛。

這時劉子靈正從裡面出來，迷惑地掃了在場幾人一眼，才向乃祖垂手道：「爺爺！酒菜已整治舒齊。」

劉寅含笑向余筠道：「大丈夫恩怨分明，老朽與小哥兒之間，不管是恩是怨，稍停老朽自有交代。賢叔侄和蘭姑娘遠來是客，寒舍備有水酒一杯，略盡地主之誼。」

余筠臉色鐵青，目光中充滿了仇恨，狠狠地瞪着劉寅，一言不發。

孫達忽一改冷峻神態，慈祥地道：「痴兒！你怎的靈智蒙蔽若此，竟以怨報德！」

劉子靈這時走到余筠面前，抱拳道：「余兄！在下有幾句肺腑之言，早就想和余兄一談，只因未得其便，今余兄來舍下踐約，而且有雙方長輩在場，不知余兄是否容在下盡言？」

余筠嘿嘿冷笑道：「請說吧！余某

在洗耳恭聽。」

劉子靈淡淡一笑，從容地道：「余兄間關萬里，不辭勞瘁，尋訪師門仇人，這在我輩武林中人看來，是最值得崇敬的行爲！不過，余兄天性誠厚，致爲狡賊所乘，中了他們的嫁禍詭計！家祖父於得知此事後，異常憤怒，乃四出探尋眞相，想是天厭惡人，竟在無意中摸索到一絲綫索……」

孫達哼聲截口道：「娃兒，有什麼話到桌上慢慢談不行嗎？我老頭子可經不住折騰了！」

劉寅和孫達雖無深交，但卻慕名已久，而且對孫達的個性十分瞭解，當下接口笑道：「孫大俠大概是因酒蟲在鬧五臟廟了，請吧！只要不怕老朽在酒菜裡下毒，咱們不妨邊喝邊談。」

余筠雖然心裡一萬個不願意，因有師叔在場，卻也不敢發作。

劉寅的書房異常寬敞，而且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肅客入座後，即命孫兒子靈斟酒。

孫達嗅到酒香，早已饞涎欲滴，不待主人招待，已「咕嚕咕嚕」一連乾了三大盃，才咂咂嘴，以袖拭去髭沾餘瀝，冷冷地道：「久聞劉老精於釀酒，今日一嚐，果然有獨到之處，孫某總算未虛此行！」

劉寅哈哈笑道：「多承謬讚，老朽這碧螺醪味雖不惡，但怎及得望雲山莊聶老兒的洞庭紅。」

隨向余筠和蘭夢如舉杯道：「薄酒粗餚，不成敬意，兩位請隨便用點心吧。」

余筠對於眼前這個師門仇人，由各方面顯示，雖已使他心裡上發生動搖，但在眞相未大白之前，卻決不願沾對方粒米滴水，當下冷冷地道：「在下素不擅飲，能蒙見告師門仇人，就感激不盡了！」

劉寅點頭嘆道：「片刻不忘師門，這份純厚，確是難得！難怪聶老兒肯將他那柄珍逾性命的短劍慨然相贈！」

余筠聽對方盡說些題外之言，甚感不耐地冷聲道：「在下只想知道仇人是誰，尊駕大可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了！」

劉寅微微一笑，倏振聲道：「將那賊子帶進來！」

室外有人輕應了聲：「是！」一會兒，由兩個壯漢架着一個身材魁梧，面孔半邊白、半邊黑的老者走了進來。

余筠一見到被挾持的鴛鴦臉老者，登時悲憤塡膺，反手拔出背後結綠短劍，咬牙切齒地道：「惡賊！血債血還，拿命來吧！」

一劍向鴛鴦臉老者胸口刺去。

孫達及時大喝道：「筠兒且慢！」

余筠聞到喝聲，雖及時挫腕收勢，但劍尖仍刺入對方胸口盈寸，鮮紅的血順着劍鋒往外汩汩而流。

余筠滿面淚痕，愕然望着孫達悲聲道：「師叔……」

孫達冷哼一聲道：「你這孩子也太冒失了，憑他『鴛鴦鬼臉』靳桐這種三流脚色，能暗算你恩師和任師叔？」

劉寅捋髯笑道：「着哇！不過這賊子的口風可緊得很，不讓他吃足苦頭，他是不會說實話的。」

話完，一指遙向靳桐膺窗穴點去。

靳桐應指而甦，兩道怨毒的目光狠狠瞪了劉寅一眼，然後獰視着余筠冷聲道：「小子！你怎不一劍將靳爺刺死？」

孫達冷哼一聲接口道：「想死嗎？可沒那麼簡單！」

靳桐道：「你們想怎樣擺佈靳爺？」

孫達道：「這很難說，如果你肯合作，也許咱們就饒你一條狗命。」

靳桐嘿嘿冷笑道：「姓孫的！你用不着豎眉瞪眼的在靳爺面前耍威風，靳爺既落在你們手中，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是相好的，就給靳爺一個痛快，否則，莫怪靳爺要罵你祖宗十八代了。」

孫達冷哼一聲道：「我要你答覆孫某一個問題，咱們決不難爲你。」

靳桐兩眼往上一翻，冷冷地道：「你問吧，可得靳爺知道的。」

孫達道：「暗算風塵三友中的趙子琴和任太虛，是何人所爲？」

靳桐冷笑道：「這還用問，當然是區區在下。」

孫達揮手摑了靳桐一個耳光，怒道：「就憑你這種膿包，也夠資格暗算風塵三友？姓靳的，你敢再胡說八道，可莫怪孫某的手段太毒辣了！」

靳桐的半邊黑臉登時腫起老高，一連吐了幾口血水，慘笑道：「打得好！姓孫的，只要靳爺死不了，將來定當百倍相報！」

孫達冷哼一聲道：「將來？哼！你不老老實實說出暗算風塵三友的元兇，今天就叫你難逃公道！」

靳桐冷笑道：「姓孫的，靳爺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你愛怎樣擺佈，就怎樣擺佈，用不着虛聲恫嚇！」

劉寅一掀銀髯，淡淡一笑道：「孫三俠，這位靳朋友冒用老朽微名，老朽倒想知道原因。靳朋友，能否給老朽一個明白交代？」

孫達冷冷地道：「因爲你老兒的名頭響亮，靳爺不過順口借用，毫無別的原因！」

劉寅兩支長眉一軒，雙目中射出兩道寒芒，逼視着靳桐，沉聲道：「靳朋友，希望你莫逼老朽出手！」

靳桐仰面笑道：「劉老兒！靳爺既將生死置之度外，你對靳爺又能如何！」

劉寅寒聲道：「好！老朽已三十年不造殺孽，今天是勢逼出此……」

說至此處，扣指連彈。

靳桐登時一聲慘號，只見他全身

肌肉扭曲，牙齒咬得格格作響，豆大的汗珠，順着兩頰往下直淌。

劉寅冷冷地道：「靳朋友，老朽這『眞火焚穴』的滋味還不錯吧？呃？」

靳桐因被兩個壯漢挾持着，且穴道被制，雖週身百穴如被火焚般痛楚，卻苦於無法動彈，聞言咬牙獰聲道：「老匹夫，是相好的就給靳老子一個痛快，如再這樣折磨靳老子，可莫怪靳老子要罵你祖宗十八代了！」

劉寅冷哼一聲道：「你敢口吐一個穢字，老朽就叫你……」

話未完，靳桐忽然一聲悶哼，頭一歪，已然氣絕。

這變故，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劉寅雙目中寒芒一閃，嘿嘿笑道：「這妖婦果然神通廣大，老朽這個觔斗算栽到家了！」

孫達迷惑地道：「劉老！這廝……」

劉寅苦笑着截口道：「靳桐已被公孫媚娘那妖婦殺以滅口！」

孫達驚詫地道：「是魔心仙子？」

劉寅點點頭道：「公孫妖婦的神通指威力極大，而且發指時無聲無息，咱們才着了他的道兒……」

旋又嘆口氣道：「雖是老朽一時失察，而那妖婦也的確神通廣大，居然被她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了隱逸村！」

孫達急道：「劉老既知是公孫妖婦所爲，爲什麼不將她攔截下來？」

劉寅尷尬一笑道：「那妖婦的魔影身法，堪稱武林一絕；不是老朽長他人志氣，單以輕功而論，咱們似尚遜人半籌！」

孫達冷哼一聲，雖然他心裡極不服氣，卻也不便再說什麼。

眞相已大白，余筠既慚且愧地走到劉寅面前，深深一揖道：「晚輩年輕識淺，愚昧無知，致中奸人嫁禍之計，甚多冒犯之處，老前輩雖量大如海，不予計較，但晚輩寸心如焚，希望老前輩賜予刑責，俾略減晚輩內心的痛苦！」

說罷，又是深深一揖，目注劉寅，滿臉期待之色。

孫達冷哼一聲道：「你既已知道錯了，爲什麼還不跪下謝罪！」

余筠雙膝一屈，正待下跪，劉寅已一把將他挽住，哈哈笑道：「不知者不罪，何況小哥兒是心痛師門沉冤，自難免心情過激！我輩武林中人，敬的是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小哥兒能有這份尊師重道的孝心，我輩敬仰尚恐不及，怎能妄加罪責！」

頓了一下，又正色道：「小哥兒稟賦固佳，遇獲尤奇，將來定可爲武林放一異彩！不過，天性純厚，易爲人所欺矇；以後對任何事故，須多加深思，才不致爲奸人所乘。這是老朽的一點忠告，提供小哥兒作爲參考！」

余筠恭謹受教，誠形於外地道：「老前輩成全之德，天高地厚；晚輩不敢言報，請受虔誠一拜！」

劉寅端坐受了一拜，然後將余筠攙起，慈祥地道：「孩子！但願你將來能爲武林造福，老朽就如同身受了！」

這一陣耽擱下來，酒菜早涼，劉子靈異常乖巧，適時吩咐廚下送來一只火鍋。

孫達是有名的火爆性子，心裡存不下一丁點事情，他敬了劉寅一盃酒後道：「劉老，如今謀害孫某二位拜兄的眞兇，已瞭然於懷，劉老仗義援手，孫某不敢言謝，只有永遠記在心裡……」

劉寅掀髯哈哈笑道：「孫三俠，咱們都是武林中人，只問當爲不當爲，何況此事還牽涉到老朽，所以孫三俠千萬不要將此事放在心上。來！咱們喝酒。」

一陣盃箸交飛，室中氣氛已顯得輕鬆多了，這時孫達忽停杯問道：「劉老是從何處擒獲靳桐那廝？」

劉寅微微一笑道：「靳桐是聶老兒所擒，老朽只不過適逢其會。」

劉子靈笑着道：「爺爺能不能談談擒靳桐的經過？」

孫達目光一掠，見余筠和蘭夢如都一臉企盼之色，便從旁慫恿道：「對！如劉老不厭煩，孫某也願聞其詳！」

劉寅含笑點點頭道：「好吧！事實的經過是因三湘鏢局護送暗鏢所引起的……」

於是劉寅便將擒獲靳桐的經過，歷歷如繪地從頭道來——

＊　＊　＊

三湘鏢局是家極負盛名的鏢局，總鏢頭複姓慕容，單名一個雁字，不只武功了得，而且在黑白兩道的人緣極佳，雖然開業才不過三五年，但由於走鏢從未出過差錯，所以生意極爲興隆，光芒掩蓋了其他幾家老字號鏢局。

慕容雁的亡父慕容嵐，生前與劉寅份屬至交，劉寅愛屋及烏，對亡友的這個兒子極爲愛護，所以兩人雖無師徒之名，卻有授藝之實。

大概是一個月前，三湘鏢局接到一宗大買賣，但由於所託之鏢價值連城，兼之體積又小，極易招致綠林道上人物眼紅，所以決定了走暗鏢，由總鏢頭慕容雁率領李恭祖和王洛書兩位鏢頭親自護鏢。

交鏢地點是金陵，迢迢千里，他們自然經過一番週密商量，最後決定了連夜起鏢，走平江，經修水、武寧、瑞昌，至九江再溯水而上。

一行三人曉行夜宿，不過十天工夫，已安全抵達九江；略憩征塵，即僱了一艘長行船隻，向金陵出發。

這天船經銅陵縣，李恭祖帶着船伕子上岸置辦開門七件，慕容雁因操心過度，倦極在艙中小睡，只有王洛書獨自站在船頭，瀏覽銅陵江邊景色。

這時一個身材瘦長的鴛鴦臉老人，肩上扛着一把油紙雨傘，步履蹣跚地走近船頭，向王洛書哀求搭個便船。

王洛書極爲謹愼，自然不肯答應，鴛鴦臉老人只有悻悻地嘆口氣道：「這年頭恤老之人實在太少了，好在此地離鵲頭山已不遠，小老兒只有到那裡去趁便船了。」

約莫炊許，李恭祖返船，慕容雁也適時醒來，王洛書便將鴛鴦臉老人想趁便船之事告知，慕容雁微微一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如果眞有不開眼的線上朋友，想在咱們兄弟身上找油水，也得先掂掂他自己夠不夠份量！」

船，繼續開行，强勁的西北風，將風帆吹得鼓蓬蓬的。

暮色很快的籠罩下來，慕容雁卓立船頭，攏目前望，只見一峯聳雲，峯脚直插江中，便向船伕問道：「前面是什麼地方？」

船伕「啊」聲道：「鵲頭山，今夜風向很順，大概定更時分，便可趕到狄港了。」

慕容雁心中一動，暗中加了份戒備。

船傍着山脚而行，慕容雁正留神打量山勢，倏聽一聲陰惻惻的冷笑，發自山腰，接着飛起一條人影，脅下展開兩幅黑布，驟看之下，宛如一只巨大蝙蝠，飛撲而下，眨眼間落在船桅頂端，單脚點着桅尖，一個身子不停搖擺，這正是輕功中最爲難練的一式「迎風擺荷」！

今夕月色甚明，慕容雁目光銳利，已看清來人正是半邊黑、半邊白的一張鴛鴦臉，心知對方是針對自己而來；但因自己重任在身，既不願失了江湖禮教，也不願隨意開罪對方，雖然心裡對鴛鴦臉老人的故意賣弄極感不愉，但他還是忍了口氣，仰面抱拳，不卑不亢地朗聲道：「老前輩好卓絕的輕功！只不知夤夜登舟，有何見教？」

鴛鴦臉老人搖擺的身形忽停，嘿嘿笑道：「老夫與閣下本無仇隙，不過老夫亟需一筆銀子使用，所以特來與閣下商量，希能將護送的紅貨，暫借一用，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這番話表面聽來，是在和對方商量，其實骨子裡極爲霸道，慕容雁自然聽得出來，他已打定先禮後兵的主意，從容朗聲道：「老前輩既看得起在下，好言與在下商量，在下如不答應，也顯得太不近情理了——不過，老前輩所商借之物，在下僅負護送之責，無權擅作主張，還請老前輩多多見諒！如老前輩眞有所需，請跟在下返回鏢局，即使傾家蕩產，也決不會使老前輩失望！」

鴛鴦臉老人陰惻惻道：「慕容總鏢頭當眞不肯賞老夫這個臉嗎？」

慕容雁亢聲道：「他人之物，恕在下萬難從命！」

鴛鴦臉老人一聲暴喝道：「好個不識抬舉的小輩，靳某既看上了你的紅貨，就算是你們霉星照命，兩匣子珠寶全給靳老子留下，少了一顆珠子，就陪上你們一只腦袋！」

慕容雁聽對方那種猖狂語氣，也不禁氣往上撞，冷笑道：「不錯！兩匣紅貨全在船上，留下可沒那麼容易，尊駕既大言不慚，總得讓在下見識點什麼，想單憑冒大氣唬人，可是打錯了主意！」

鴛鴦老人桀桀笑道：「靳老子早料到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你想見識點什麼？靳老子決不讓你失望就是！」

慕容雁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這老賊不是哀牢四煞中的「陰陽蝙蝠」靳桐嗎？哀牢四煞他雖未曾見過，但對他們的惡名，卻是聽得很多，當下沉聲道：「看尊駕這副長相和這身裝束，大概是哀牢四煞中的『陰陽蝙蝠』靳桐吧？」

靳桐得意地笑道：「總算你這小輩還眼內有珠，識得靳老子，所以靳老子也不爲已甚，決不傷害你船上一人！」

話完，兩臂一張，頭下脚上飛撲而下，脅下兩幅黑布兜滿風，緩緩落在船板上。

慕容雁反手拔出背後長劍，在胸前一抱，沉聲道：「久仰靳當家的以一對文昌金筆威鎭滇、黔；慕容雁自不量力，欲以掌中長劍，向靳當家的文昌金筆討教幾手高招！」

靳桐桀桀笑道：「好大的口氣，確不失總鏢頭風度，只是靳老子的雙筆久已封藏不用……好吧！今夜就冲着你這份豪氣，靳老子就破例啓用一筆。」

探手自腰間革囊中取出一支金桿鋼毫，長約一尺五寸的文昌金筆，隨意一揮，頓覺金光耀眼，寒鋒逼人！

慕容雁見靳桐只以一筆對敵，顯係意存輕視，心中異常憤怒，沉聲道：「尊駕何必如此猖狂，須知慕容雁也並非無名之輩哩！」

靳桐仰面狂笑道：「小輩！你不用在靳老子面前死掙面子，老實告訴你，靳老子肯用一支筆，這還是看在劉寅老兒曾對你授藝的份上，你還是乖乖地進招吧！」

慕容雁氣極，一聲怒喝，長劍斜揮而出，正是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中的一招起手式，斜向靳桐左膝劈去。

靳桐閃身避過，冷聲揶揄道：「果不愧爲三湘鏢局的總鏢頭，就這隨手一招，氣勢上就較一班浪得虛名的高手高明得多了！」

慕容雁怒道：「徒逞口舌之利，也算不得什麼人物，姓靳的，你再嚐嚐這一招的滋味！」

一招后羿射日，劍尖顫起千萬點銀星，分向靳桐胸前的七坎、將台、

玄機等要穴刺去。

靳桐未料到慕容雁劍法如此凌厲，一時輕敵大意，登時被困在漫空劍影之中，好在他並非徒有虛名，一着失機，立加警惕，文昌筆左排右盪，幻出一片森森筆影，和慕容雁的蕩魔劍法全力搶攻。

隱身船艙中爲慕容雁掠陣的李王二鏢頭，雖眼見他們的總鏢頭略佔先機，仍不免爲之揑一把冷汗。

慕容雁在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上，一開始便搶到先機，愈加雄心萬丈，盡力施爲，但見劍凝冷電，聲鬱沉雷，一劍快似一劍，一招奇過一招，大有風雲變色，氣吞山河之勢！

靳桐迭遇險招，不由心中大駭，掌中文昌筆驀地一招椰風蕉雨，拚全力一擋，才將慕容雁略爲逼退，探手間，已將另一支文昌筆取了出來。

慕容雁冷笑道：「尊駕雙筆早該出手了！」

靳桐滿面獰色地恨聲道：「小輩，你敢吩咐將船停了下來？」

慕容雁冷笑道：「尊駕可是有什麼詭計？」

靳桐冷笑道：「不敢就算了，否則咱們以二十招分勝負，二十招內靳老子贏不了你，就算是在江湖上除了名……」

這時船正緊靠鵲頭山麓行駛，慕容雁毫不猶疑地吩咐將船停了下來，靳桐的鴛鴦臉上掠過一絲譎色，又冷聲道：「假如你接不下靳老子二十招，又該如何？」

慕容雁冷冷地道：「兩匣紅貨，再加上在下頸上這顆大好頭顱！」

靳桐冷聲道：「有志氣！看招！」

雙筆幻起一片筆影，分向慕容雁上中兩路攻去。

慕容雁旋身繞步，劍走輕靈，避過雙筆，一劍向對方側背刺去。

兩人搭上手便對拆了十五六招，靳桐雙筆在手，威力倍增，慕容雁雖使盡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中的絕招，也僅堪堪和靳桐打成平手，卻無法佔到絲毫上風。

靳桐臉上露出一絲陰險奸笑，驀地一聲大喝道：「小輩！這已是第二十招了！」

兩支金桿鋼毫文昌筆用力一撞，自鋼毫上激出一溜火花，在夜色中分外耀眼。

慕容雁爲對方這突然的舉動吃了一驚，疑遲間，倏覺期門穴上一麻，週身功力頓散，人也隨着栽倒在船板上。

王、李二鏢頭見狀，暗叫一聲：「苦也！」青燐箭和沒羽飛蝗同時出手，向靳桐打出，人也同時雙雙縱出。

靳桐冷哼一聲，雙筆揮洒間，已將襲來暗器悉數掃落江中，欺前半步，用脚尖頂着慕容雁腰間章門穴，陰惻惻地道：「你們總鏢頭和靳某有約在先，你們如敢背信，靳某只須脚尖一挑，嘿！你們的總鏢頭就到閻王殿去報到！」

王洛書冷聲道：「用這種暗算的卑鄙手段，實難使王某心服！姓靳的，有本領就和王某再鬥五百回合！」

靳桐嘿嘿冷笑道：「憑你那點能耐，還不屑靳老子出手，欲想救你們總鏢頭的一條命，就快將兩匣紅貨獻出來！」

來字甫吐，忽聽一個蒼老聲音喝罵道：「好一羣不要臉的魔崽子！明的打不過人家，卻使出這種卑鄙的暗算手段，簡直將練武人的臉都丟光了！」

不知何時自鵲頭山一條水港中，咿咿呀呀盪出一只小船，船頭上站着一個鬚髮灰白的老漁翁，手中釣竿一揮，但見銀絲一閃，靳桐登時離地飛起，被吊在空中，手舞足蹈，原來是被老漁翁洒出的金鈎，鈎住了背衣。

靳桐四脚懸空，無使力處，只急得連聲厲吼道：「何物老魅？敢暗算你家靳老子！」

老漁翁冷笑道：「你連我老人家這根釣竿都不認識，也太孤陋寡聞了！我老人家本想將你投入江中餵鱉的，不過我老人家還要借重你，去代一位老友洗刷清白，饒你多活些時！」

釣竿一抖，竿尖點了靳桐的鳳尾穴。

這時，忽聽山腰傳來一串蕩魂懾魄的媚笑，緊接着飛起一條纖細黑影，疾如鷹隼般輕飄飄落在船上。

來的是個風華有自，媚骨天生的妖豔少婦，媚眼斜飛，掃了場中一瞥，然後望着老漁翁媚笑道：「聶老兒，十年前小妹在你驚雷三劍下輸了半招，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夜，咱們又不期而遇，眞是緣份不淺，咱們是否來個舊欠新帳一次了結？」

原來這老漁翁是與瀟湘劉寅齊名的「君山釣叟」聶耳，聞言笑道：「老夫並不賴債，不過得先救人要緊！」

一指向慕容雁氣門穴點去。

慕容雁穴道一解，本想一躍而起，詎料週身勁力盡失，躍起一半，重又跌倒。

釣叟微微一笑道：「賢侄已中了這位公孫仙子的神通指，氣血剛活，千萬不可勉强運勁，總算仙子格外施仁，未遽下毒手，你既和人家以紅貨賭下二十招的輸贏，不管怎樣輸的，就不能食言背信！」

慕容雁苦笑道：「愚侄學藝不精，生死且已置之度外，何況……」

李恭祖深恐總鏢頭答應交出紅貨，忙搶着大聲道：「聶老前輩所言，晚輩不敢苟同；敝總鏢頭和姓靳的打賭，是言明以本身功夫決勝負。如非這位仙子以神通指暗算敝總鏢頭，姓靳的决難佔到便宜，這樣分勝負，實欠公允。晚輩雖係江湖末卒，也不服氣！」

李恭祖義正詞嚴，釣叟不住點頭，拈鬚微笑。

魔心仙子嬌靨微紅，媚笑道：「咱們何嘗眞想要他的紅貨？只因我公孫媚娘久仰瀟湘劉寅的大名，渴思一瞻丰采，但劉老兒俠踪飄忽，欲晤無由；慕容總鏢頭已受挫於神通指，我想劉老兒決不會不聞不問了。」

話完，又是一陣格格媚笑，只笑得李王兩位鏢頭心蕩神馳，全身酥軟。

釣叟見狀，急振聲喝道：「仙子的『蝕心魔音』果然不凡，只可惜我老漁翁精衰神竭，力不從心，使仙子大失所望！」

聲如天鼓雷鳴，李王二鏢頭頓如醍醐貫頂，神智復醒，向釣叟抱拳道：「謝謝老前輩當頭棒喝！」

魔心仙子嬌靨一沉，冷聲道：「聶老兒，你不必在口舌上輕薄，總有一天我會讓你老兒知道蝕心魔音的眞正厲害！今夜邂遇，本想再領教你老兒的驚雷三絕招，不過你老兒既未帶劍，咱們倒不妨試試雙方的氣功，十年來是否稍有進境？」

釣叟笑道：「好辦法！」

略頓，又改容正色道：「不知仙子是否同意？咱們兩人的功力在伯仲之間，想分勝負，很不容易！」

魔心仙子微微點頭，算是同意了釣叟的見解。

釣叟又道：「所以老朽想向仙子提個條件！」

魔心仙子冷哼一聲道：「說吧！不論任何條件，本仙子完全接受！」

釣叟笑道：「老朽方才已經說過，咱們很難分出勝負，尤其是氣功方面，如非殊死之拚，更難涇渭分明，所以老朽希望這是一場良心的表演！」

魔心仙子不耐地道：「說你的條件吧！」

釣叟收起笑容，正色道：「如老朽僥倖略佔上風，希望仙子能答應老朽將斬桐帶走。」

魔心仙子冷峻地道：「如果『僥倖』棄你而去呢？」

釣叟斬釘截鐵地道：「留下老朽這顆白頭！」

魔心仙子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各憑良心！」

釣叟笑道：「仙子既然同意，老朽就先見識見識仙子的魔道絕學！」

這時湊巧有一只孤雁從夜空飛過，魔心仙子連頭也未抬，右臂驟舉，嬌喝聲：「着！」那隻孤雁竟應指從十餘丈高空，翻翻滾滾掉了下來。

釣叟伸手將孤雁接住，略爲察看，便知是被魔心仙子的神通指勁點中痲筋，人鳥間相距十餘丈，而魔心仙子連頭也未抬，取穴如此之準，且勁力拿捏得恰到好處，釣叟雖是大行家，也不禁連聲稱讚。

魔心仙子得意地笑道：「聶老兒，瞧你的了！」

釣叟道了聲：「獻醜！」從容不迫地爲孤雁拍活痲穴，孤雁一聲低鳴，振翅沖空飛起，但飛約七八丈高時，突然停住，似被一種無形物體裹住，任牠雙翅如何使勁撲搧，就是動彈不了分毫，只急得哀鳴不已！

魔心仙子一旁臉色由紅變白，由白變成鐵青，冷哼一聲道：「你老兒的『一心罡氣』雖已練到凝虛成鋼的至高境界，但本仙子的神通指也未遑多讓；不過你老兒已這大把歲數，本仙子不願與你爭執，好在此時距離明年中秋，點蒼十八峯之約匪遙，到時咱們還得好好較量一番呢！」

釣叟抱拳笑道：「仙子如此大量，老朽萬分感激！」

魔心仙子又冷冷地哼了一聲，望了倒在船板上的斬桐一眼，才悻悻地如飛離去。

* * *

這頓酒，因劉寅細說擒獲斬桐的經過，由辰一直喝到未初，才吩咐撤去殘席，泡上清茶。

孫達雖然量大如海，這時也已薰薰然有了六七分醉意，喝了一杯茶，便起身告辭。

劉寅笑着挽留道：「孫三俠如無急事待辦，不妨多盤桓數日，寒村雖無佳餚款客，但窖藏碧螺醪尚多，不知孫三俠意下如何？」

孫達尚未表示可否，忽聽蘭夢如啊呀一聲，向劉寅道：「老前輩！令孫女尚在谷中呢！晚輩眞該死，竟將此事忘了！」

蘭夢如的話音剛落，一個清脆嗓音接道：「謝謝蘭姐姐關心，小妹已回來多時了呢！」

一個頭梳兩根小辮子的秀麗小姑娘，已像陣風般捲到了蘭夢如的面前，正是被她擄去充當人質的劉倩倩。

劉倩倩先向祖父和孫叔行過禮，便膩在蘭夢如身傍，嬌聲笑道：「姐姐那隻鵰兒好好玩啊！什麼時候小妹能有那樣一隻通靈的鳥兒，騎着牠出入青冥，瞬息千里，該多麼有趣！」

蘭夢如見劉倩倩一派純眞，嬌憨可掬，十分逗人憐愛，回想昨夜對她的惡意舉動，不禁暗叫慚愧，於是一把將她攬入懷中，笑着低聲問道：「妳恨姐姐嗎？」

劉倩倩嬌笑着搖了搖頭。

蘭夢如又問道：「是誰救妳的？」

劉倩倩霎霎眼笑道：「妳猜！」

蘭夢如略爲想了一下，搖頭道：「姐姐猜不出來。」

劉倩倩嬌笑道：「我就知道妳猜不出來的，是阿金呀。」

蘭夢如問道：「阿金？阿金是誰呀？」

劉倩倩道：「阿金就是我家養的一只金毛狒狒，牠本領可大得很呢！」

聽說到金毛狒狒，蘭夢如突然想起她的巨鵰白兒，已大半日不見，不知現在何處，便轉臉向余筠道：「筠哥，如果此間事了，咱們也該告辭了！」

劉寅接口笑道：「老朽已和孫三俠

商量好，欲留姑娘和余小哥兒在寒村小住三日，還請姑娘莫嫌招待不週才好。」

余筠含笑道：「劉老前輩欲盡三日之力，傳我三十六手蕩魔劍法呢！」

蘭夢如對余筠一往情深，這種對心上人有益之學，自是極端樂意應承，忙低聲道：「這當然好嘛！只是白兒已半日不見，小妹有點放心不下！」

余筠道：「白兒千年神物，性已通靈，如妹儘可放心……」

說到心字，倏自空中傳來一聲惶急鵰鳴，蘭夢如道：「白兒果然在找尋咱們了。」

走到窗前，撮口一聲清嘯。

嘯聲才歇，又是一聲鵰鳴，巨鵰已落在窗外的草坪裡，偏着鵰頭，凝視着蘭夢如低聲歡鳴不已。

劉倩倩見巨鵰顧盼神駿，只高興得手舞足蹈，拉着蘭夢如纖手不住搖晃，嬌聲道：「蘭姐姐，這鵰兒好玩極了，妳帶我騎騎好嗎？」

蘭夢如尚未置可否，劉寅已沉聲叱道：「倩兒，不准胡鬧！」

劉倩倩被叱，登時眼圈一紅，似受了無窮委曲，一副盈盈欲涕的樣子，使人見了又愛又憐。

蘭夢如大是不忍，忙笑着安慰道：「傻妹子，妳爺爺是逗着妳玩兒的嘛，快不要難過了！走，姐姐這就陪妳騎鵰兒去！」

* * *

短短三天時間，轉眼即逝，余筠不但學會了三十六手蕩魔劍法，而且也和劉子靈建立了一份深厚的友誼。

孫達領着余筠和蘭夢如離開隱逸村不遠，慈祥地向余筠道：「孩子，師叔很瞭解你心切師門血海深仇，但事情應分先後緩急；師門血仇固然刻不容緩，可是公孫妖婦行踪飄忽不定，一時也不容易找着她。再說以你目前的武功，雖然迭獲奇遇，終究火候不夠，仍非那妖婦之敵。好在雲嶺山主已和天下武林訂了明年中秋點蒼十八峯之約；有這十個月的時間，你正可加緊鍛練武功，到時還怕那妖婦逃出手去！」

輕輕嘆了口氣，又道：「你母親已追踪劍簫秀士入黔；此中因果，你以後自然會明白。不過——師叔特別囑咐你，應盡一切力量，化解你母親和劍簫秀士間的怨隙；萬一不幸，孩子，你會抱憾終生！」

話說完，也不管余筠反應如何，扭轉身形，如飛而去，眨眼間便只剩下個小黑點，消失在路的盡頭。

余筠神情木然，凝視着虛無的天空，俊目中滿蘊着兩泡熱淚……

蘭夢如和余筠相處這段時間，對余筠的身世已略知梗概，回想到自己的身世，正是同病相憐，這時見余筠這副木然神情，不禁柔腸寸斷。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

兩人默然相對許久，蘭夢如才拭去滿面淚痕，在余筠耳畔低聲呼道：「筠哥！筠哥！」

余筠啊了一聲，俊目中滾落兩行熱淚。

蘭夢如又愛又憐地握住余筠雙手，情深款款地道：「筠哥，孫老前輩臨行時既已指示咱們機宜，你又何必如此自苦呢！你應該善保身體，勤練武功，才能應付將來的重重艱難險阻呀！」

余筠深深嘆口氣道：「多謝如妹的金玉良言，唉！小兄因一時惆悵，致勞如妹躭心，小兄眞不知如何感激才是！」

蘭夢如一聲微喟道：「只要你明白小妹心意，小妹就是受了天大委曲，也是甘之如飴的！」

蘭夢如的這番話，是因感而發的肺腑之言，但余筠並未明瞭這番話背後的意思，只是將對方當作一個紅顏知己，而感動得涕泗滂沱，情不自禁地反手握住蘭夢如一雙柔荑，輕輕用力一帶，蘭夢如冷不防，一個嬌軀便整個倒在余筠的懷裡。

余筠兩條結實胳膀將蘭夢如摟得緊緊的，許是心情過於激動的關係，連說話的聲音也顫抖得很厲害，他道：「如妹，妳對小兄的這番情義，眞是比山還高，比海更深，小兄有生之年，決不會辜負妳這番情義的！」

蘭夢如芳心中感到甜絲絲的，任由余筠緊摟着溫存了一會，才輕輕將余筠推開，嬌羞不勝地道：「我知道你的心就是了！對了，伯母既已追踪劍簫秀士入黔，孫老前輩又說得那麼嚴重，咱們可不要誤了事，還是快點動身吧！」

余筠自無異議，兩人雙雙跨上鵰背。

鵰行瞬息百里，第二日凌晨，已到了湘黔交界的上空。

這時，忽見前面一峯插天，峯腰以上，全被白雲包沒，余筠忽發奇想，笑道：「如妹，白兒已飛行了一日一夜，即使不乏，也該讓牠找點飲食充飢了！」

蘭夢如已揣透余筠心意，知他無非是好奇，想到那座雲封霧鎖的峯頭去玩，其實她又何嘗例外，尤其是對遊山玩水，更樂此不疲；更何況是心上人的要求，自然不會拂逆，便吩咐巨鵰直向那座隱在雲霧中的峯頭飛去。

穿過重重雲霧，才發現這座高峯的峯頂，竟平坦如坪，寬有百丈方圓。

兩人在一塊平滑的山石上並肩坐了下來，余筠自身畔取下乾糧水袋，和蘭夢如草草飽餐已畢，便手牽着手兒在峯頭漫步，欣賞那一望無際的雲海。

（未完・五）

錢莊風雲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龍潭除鱷無寸功　逆天成富荒淫極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上文提要：魯春齡的「支票輪盤」付諸行動，並已把方玉嬋與章仙綺拖了下水，至於章承業，恐怕也……分行經理余少然見疑……却也無能爲力。只有暗作打算……王志平的卧底行動已見成效，僞鈔集團的交易即將開始……承志回港後，將所見和推論告知黃伯祥，黃伯祥仍只是驚疑不定，令承志失望……承志將事情告知承業，反遭其兄嘲弄……

邱雨强微微一笑，露出他那兩隻老虎牙：「這事我早跟警方聯絡好了，他們答應一有確實活動地點就立刻採取行動！但我擔心志平的安全！警方很難照顧一個線人安全！到時還得我們自己出馬以策萬全！」

此後的四天內，却根本就沒有王志平的任何進一步的消息，彷彿他已從這世上消失了。邱雨强和章承志急得要死，但又無可奈何，他們不敢過份張揚查探，因爲這樣一來反而會打草驚蛇，把身陷虎穴的王志平進一步推進險境，因此他們唯有等待，但這種等待是痛苦的，一方面是自己親密的摯友身陷險境，分分秒秒腦袋搬家，另一方面是自己無能爲力的呆坐白等！這處境幾乎把邱雨强急瘋了！

到第五天的中午，保安員小陳終於從外面回來了，他帶來一個令邱雨强興奮的訊息，因此他馬上撥電話，把章承志請到保安部來。章承志一會後就迅速趕來了。這時保安員小陳正和邱雨强說着甚麼，見章承志走進，便站起來禮貌向他打招呼。邱雨强却坐着連屁股也沒移動。

「你坐着吧，這節骨眼還客氣甚麼？承志也不講究這一套！你先把酒店的情形向他說說！小陳！」邱雨强拿嘴巴朝小陳一呶說。

小陳點點頭就說：「終於查到了！那電話號碼是帝國酒店五〇三號房間，客人是個單身漢，偶爾也帶女子進去住一晚，租房用泰國護照登記，據酒店管房的人回憶說，這單身漢年約三十，戴深黑墨晶眼鏡，這幾天只見過一位身材略胖、紅光滿面的中年男子上酒店找他，其餘時間就呆在房裡，極少出外，能查到的就是這些！」

章承志想了想，也學着推理說：「這是說，這接貨人很可能是從泰國來的！但誰是眞正的接貨人呢？」

邱雨强笑笑，接口道：「通常在聯絡地點守候的都是二流角色！眞正的一流人物是不出面的！」

章承志頓然醒悟，忙說：「哪我明白了！那中年男子才是主角，墨晶眼鏡不過是二流角色！」

邱雨强不禁點頭微笑：「好傢伙！你是越來越內行了，承志，用不了多久，保安部這碗飯你也能吃了！所以我們不能隨便驚動那墨晶眼鏡，否則就會把那主角嚇跑！但時間緊逼，距離交貨時間只剩下二到三天了，我們不能白坐着不動！」

「你打算怎麼辦？雨强！」章承志忙問，眼下他也躍躍欲試了，這個月來的精神壓抑，使他有一股尋求强烈刺激的衝動。

邱雨强胸有成竹的笑笑，決然的說：「兵分兩路！小陳留守保安部嚴密監視保安部電腦資料，碰上編號三〇七二二信用咭的號碼，電腦資料立刻就會顯示，切記詢問對方客戶使用信用咭的準確地點！然後馬上急電泰

國！承志就痲煩你和我一道去一趟泰國，今天晚上就出發！準確的交貨地點雖然還未確定，但八成以上離不開泰國！泰國的僞鈔集團絕不會選擇一個陌生的地方收貨！香港的僞鈔集團得聽買家的，這是黑道訂明的規矩！」

這時手脚勤快的保安員小陳已在撥電話去航空公司，預訂當晚的夜航機票。邱雨强瞟了章承志一眼，見他一副躍躍欲試的興奮神氣，便微笑着加了一句：

「我說承志，這次到泰國，你的駕機技術看來可大派用場了！爲了線人的安全，我們無論如何要搶佔先機！」

邱雨强一派從容鎮靜，但章承志瞧得出，其實他這時正焦慮得要命！破案的關鍵人物——王志平眼下在何處？他身陷龍潭虎穴之中，但他眼下到底是生是死？

邱雨强却一無所知！

＊　＊

夜深沉，月色却明亮，高高的懸掛在中天，下面林木掩映，風也急了，嘯叫着在滿佈林木的山腰、山脚迴旋。這是九龍新界的一處荒僻村野的深夜，在山脚的一間破舊的村屋內依然透着黯淡的燈光，因風聲的呼嘯，只有側耳細聽，才隱約可聞裡面竟然傳出陣陣的轆轆的輕响，就仿似一座小小的編織工場。不過，主人編織的是比衣布美妙得多的東西，他們「編織」的是可愛的「鈔票」！

邱雨强等人爲他焦急得發瘋的王志平却竟然隱身在這村屋內，他趁每分每秒都件在他身邊的小燕被逼出去洗手間，他才有機會背轉身來搖頭苦笑！但那鐵塔般的老關和三條大漢的身影却不時在外面晃動，就算王志平是一隻飛鳥也難衝破這嚴密的天羅地網！從他接下MR.KONG那筆交易的第二天起，他就被老關客氣地首先「請」到這兒，然後那些精密的印鈔票工具才緊接着運到，立刻，王志平就被嚴密監視着，替他的主人——王老板「編織」這世上最甜蜜的美夢。

小燕不久也悄悄而來，大概是先去向王老板密告一下王志平當晚的動靜，然後又被王老板指派來，陪王志平「解愁去悶」！

在這情形下，王志平本身彷彿就成了那台印刷機器，幾乎就連上厠所也要人「代勞」，假如有可能的話。在這情形下，王志平根本就無計可施，他知道唯一能夠盡快出去的辦法，就是盡快「編織」完這甜蜜的美夢！有時他自己亦不禁覺得自己非常可笑，他本來是奉命前來「毀滅」的，但眼下却身不由己的反而在努力「製造」，假如警方在這個時候掩殺而至，那他這個當場被逮的印僞鈔罪犯，便請上十個御用大律師怕也難洗脫罪名！想到這點，王志平心裡就寒嗖嗖的一陣發毛。

幸而一切都很順利，到第六天的早上，MR.KONG所要的那批「鈔票」便全部趕印好了。然後王志平便由小燕和老關伴着，首先離開，還眞的把他送到王氏莊園。

王老板笑容滿面，居然親自走到大客廳的門口迎着王志平下車。「辛苦你了！好兄弟！」王老板拍拍王志平的肩膊，眉開眼笑的說。然後就伴着王志平一齊走進大客廳，小燕和老關却留在外面。

「坐吧，坐吧，志平！自家人別客氣！」

王老板招呼着王志平緊挨着他坐下，就仿佛王志平眞的是他親密的好兄弟似的。不過，說實在的，王老板對王志平這段時間的表現十分滿意，在地下咖啡座斟盤的那天晚上，他就特意留下一個缺口，最後考驗一下王志平是否會從這缺口鑽出去，因此他把小燕留下來伴他，假如王志平有異心，他就必然會利用這機會有所行動，但根據小燕的密告，他看來就是那種放浪形骸的浪子，根本沒有其他可疑的舉動，因此王老板對王志平的疑心大大減輕了，更主要的是他果然能按期起貨！

「你幹得挺出色！志平，不過還要辛苦你跟我跑一趟！剛才我已經跟對方說好了。但這些人很奸詐，我怕他們來個以假買假，那我們就吃大虧了，所以要你這位鈔票專家走一趟！在你眼下，眞金與『朱義盛』絕對難逃法眼吧！哈哈！」

王老板客氣的打着哈哈，但王志平的心却突突的一陣急跳！他焦急等待的關鍵時刻立刻就要降臨了！他平靜的笑笑。

「去哪裡？」

「泰國！先去曼谷！具體地點到時你就知道啦！」

「明天出發？」

「不！今天晚上就動身！所以你就不必出去了，這裡甚麼都準備好了！你先洗個澡，躺一躺，七時一道往機場！」

王老板不容反駁的斷然下令說，他掃了王志平一眼，破例的解釋似的又跳出一句，「別多心，這是規矩！你在這行上呆久了就明白這種規矩的好處！」

王志平心頭一震，姓王的果然厲害，就連這僅有的空隙也沒給他留下！眼下他就算知道了交貨地盤也等於不知道，因爲他根本就沒機會向外面洩露！

第二天早上，王老板、王志平、老關小燕以及另外四名保鏢便已在泰國曼谷出現了。王老板簡裝素服，就像一位隨從；王志平却西裝華服，彷佛他就是老板，而那位艷裝伴在他身邊的小燕，就是他的秘書兼情婦；後面是五條大漢簇擁着，看來就是某地的大老板赴泰國視察業務。

不久，MR.KONG就派人來和王

老板接觸上了。來人走後，王老板却悶聲不响，下令衆人呆在酒店內誰也不准離開。

王志平表面嘻嘻哈哈拚命與小燕打情駡俏，但他的心裡却急得發瘋了，看情形很快就是正式的交貨時間了，但王老板却依然毫無動靜！莫非這交貨地點就選在這熱鬧的酒店？如果眞的如此，那就大事不妙，因爲他根本沒法把這要命的訊息向那「老虎牙」洩露！他甚至連試着走出這房間也絕無可能，在七雙眼睛的監視下，除非他是神話中的隱身人！而如果這一擊不中，那他就不知再要等到甚麼時候！更慘的是，他事實上已參與了製造僞鈔的犯罪行徑，如果讓警方當場抓獲，那他就當眞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老虎牙」知道這秘密，但有足夠份量替他洗脫嫌疑的章老頭子却已經去世，剩下那「老虎牙」看來也難保他倖免牢獄之災！

到中午時份，王老板終於緩緩的開口說話了。

「大家準備好，現在你們走向對面那間酒店！一個一個走，不要太緊張！老關你跟我一道，志平和小燕走，其餘分成兩組在酒店外面守候！」

對面是一座宏偉的豪華酒店，光顧的客人非富則貴，選擇這麼一處地方交易，的確是最佳的地點。

老關護着王老板走在前面，王志平和小燕隨後也進了酒店。王志平忽然對小燕說：「來泰國一趟，總該送你一點禮物吧？你喜歡甚麼，隨便說！」

小燕怔了怔，隨即媚笑道：「噢？你送甚麼禮物給我？難道眞捨得送金銀珠寶麼？」

王志平笑笑，「好！就送你一條金鍊！」他爽快的一口答應。

這時王老板已快走到通上去的電梯，見王志平和小燕却向珠寶商場那邊走過去，忙向老關打個眼色，老關即時走過來，不大友善的問王志平：「去哪裡？老板在哪邊等着！」王志平笑指着金飾櫃那些金光燦燦的金鍊，小燕却嬌笑着搶先道：「他送我一點禮物，也花不了很多時間！等下我跟王老板說說不就成啦！」老關只好不出聲了，但却沒走開，在王志平身邊虎視眈眈。

王志平毫不爲意的笑着拍拍老關的隆起的褲袋，意思是說，有你這支鐵傢伙頂着，那還敢有甚麼行差踏錯？王志平領小燕揀了一條她挺喜歡的金鍊，然後便打口袋裡掏出一張信用咭，遞給金鋪的職員，笑笑道：「憑這個付帳還可以吧？」

職員接過信用咭一看，原來是香港南亞信託銀行的信用咭，她不敢大意，便依規矩對王志平說：「請你稍等一等！」說罷，她就拿着信用咭走進珠寶商場內室。

王志平知道她是拿信用咭進去向香港南託銀行查詢信用咭是否可以照過賬了？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亦是眼下他唯一可以運用的法寶了！

很快，香港南亞信託銀行信用咭部的電腦接到王志平這張信用咭的訊號，就自動轉到保安部的電腦系統上，日夜守候着的保安員小陳立刻就瞧見電腦系統的警報紅燈亮了！他登時心頭一震，連忙抄起通話器，說：

「你的客戶信用咭號碼！請重複一次！」

「信用咭號碼三零七二二！」

「貴號是？」

「泰國曼谷五星酒店輝煌珠寶商場！」

對方清晰的回答說，小陳的心突突的一陣急跳，來了！果然來了！他在心裡暗叫一聲，連忙依照規定回答說：

「三零七二二信用咭可以過帳！多謝合作！」

一項隔洋的眞正的商業交易就這樣圓滿結束，但小陳的手却飛撲向桌上的電話，他得馬上把剛才他獲悉的那個地點通知正在泰國某地苦候的邱雨强和章承志！一場眞正的生死決鬥在這一刻起開始了！

在同一時間，王志平已買好了金鍊，他放浪形骸的就在哪兒解開小燕的衣領，親自替她戴了上去，然後摟着她向王老板這邊走過來；這一切不過是短短幾分鐘的時間，隔不遠的王老板自然把一切瞧在眼內，況且還有老關在旁邊眈視着，他對王志平這舉動倒沒起任何疑心。然後四人便進了電梯，升了上去，在最高的頂層處停住了，這是泰國曼谷最高的地方，站在這兒，下面的一切盡收眼底，就連任何一部進出酒店的汽車也瞧得清清楚楚，這是王老板和MR.KONG特意選定的交易的最佳地點！

王老板領頭走入這頂層其中一間房間，然後他才輕鬆的吐了口氣，朝老關、小燕、王志平這幾個他視爲心腹的手下一擺手說：「大家坐吧！眼下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等下MR.KONG一來，我們就大功告成！我答應你們在泰國盡情風流快活幾天！」

王老板輕鬆，但王志平的心却火燎燎的！直到這一刻，他還不能斷定「老虎牙」是否已接到他的訊息！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去讓他作行動的部署！萬一他未接到訊息，萬一他在MR.KONG出現時還來不及採取行動，那一切就徹底完蛋了！他這一年多以來的拿生命作賭注的「玩命遊戲」就前功盡廢！更慘的是他這一生人或許弄假成眞當眞要在這潭黑水中沉淪……在這霎間，王志平感到一種難以壓抑的孤身作戰的悲哀！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們在這房內已等候了一個多小時了。就在這時，MR.KONG突然出現了！原來他就在這房間的對面預先開了一間房，

待證實一切平靜時，才依照約定的時間，走過來進行這宗交易。然後MR.KONG也不打話，依照規矩各自交換了一個黑皮箱，接着是雙方仔細的各自着手下清點校證。王老板交給MR.KONG的是整整的五百萬「美鈔」，MR.KONG交給王老板的却是打了六折的三百萬眞正的美金！王老板這一方負責清點校證的自然是王志平，他的手拈着這箱足以令人頭昏目眩的美金，他的心却幾乎跳出腔外！老天！眼下已是最後一刻了，如果這「老虎牙」還不出現，王某人看來只好埋頭做個僞鈔專家了！

就在這時，房外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驀地在門外四周停住，隨即便有人在外面叫道：「例行查房！請裡面人合作開門！」這聲音很平靜，根本就聽不出有任何的異樣，而警方上來酒店查房，在泰國是常見的。王老板並不很以爲意，因爲這次買賣的機密連他自己都感到滿意！他示意王志平和MR.KONG的手下把鈔票收藏好，朝老關打個眼色，示意他去開門察看動靜。這時王志平已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他得立刻脫身自救了！

「等我開門！」

王志平自告奮勇的一個箭步衝上前，運力把擋住他去路的老關一帶，鐵塔般的老關冷不防間竟被他突然而來的襲擊撞得向後倒退！砰的一聲把他後面的王老板，MR.KONG一齊撞倒在地上！

王志平趁這空隙，閃電般把門一拉就衝了出去！老關的動作也不慢，隨即也撲了出來，迎面一拳把一位逮人的國際刑警打翻在地，緊隨王志平的身影猛追！一面憤怒的吼着：「我殺死你這王八蛋！」在這霎間，老關已然明白，王志平是引致這場毀滅的內奸了！後面又有兩個國際刑警尾隨追捕，老關氣得拔出褲袋裡的手槍，朝後面轟的就是一槍，趁國際刑警伏下避槍的剎那，老關已在梯間失去了踪影。

王志平這時已跑上通向大厦天台的樓梯！他知道下面所有的通道必定被刑警封死了，衝下去只是死路一條，他唯一的逃生路只能是向上跑！但立刻王志平心頭却猛的一凉，右臂一陣劇痛！然後才聽聞槍聲、老關的怒叫聲，王志平絕望了，他知道自己落在這老關手上，這條小命就算賠上了！

就在這時，樓梯上面突然閃出一個身影，一手把王志平扯上去，隨手朝老關狠狠的還了一槍，老關一聲吼叫就倒在地上，後面那兩名國際刑警這時已撲近老關不到五丈遠的地方了！

上面放槍擊倒老關的人立刻抱起王志平，野貓般敏捷的竄上天台，隨手把天台與下面分隔的鐵門關死。這時王志平已痛得失了知覺。天台上面原來已停了一部小型直升機，在機上駕駛室的男子一見到那人抱着王志平出現，立刻就把直升機發動了，那人抱着王志平鑽上機艙，直升機立刻騰空而起。

好一會，在朦朧感覺中自己好像在騰雲駕霧的王志平終於甦醒了，他第一眼就瞧見一張他熟悉的，正含笑望着他的臉孔，以及那兩隻令人害怕的老虎牙！

「是你麼……你這鬼東西！」王志平虛弱咧了咧嘴，「我怎麼忽然就上了直升機？你怎麼剛好在這要命時出現？」

老虎牙自然就是邱雨强，他咧嘴一笑，「別問那麼多了！先送你去醫院再說！總之，我不會讓你吃虧的！你知道駕機的人是誰麼？他是章老先生的二公子章承志！」邱雨强朝駕駛座呶呶嘴。

「是他！」王志平驚訝的拚命抬起頭部朝駕駛座望去，在百忙中抽過頭來的章承志正望着他微笑，那活像章洋龍的眼睛竟含着兩點感激的淚花。王志平忽然感覺到一種心理上獲得補償的滿足，他忍着槍傷的劇痛，向他還以微笑，這一放鬆，他又昏迷過去。

* * *

年關在望，市面上已擺出了應節年糕、過年糖果在售賣；又過了幾天，到處就响起一片「恭喜發財」聲，麻雀牌劈劈啪啪的聲音，代替了往日响徹大街小巷的炮竹聲。像競相炫耀般，披紅掛綠大大小小的桃花，全都擺到了銀行、洋行，以及各店鋪門口最當眼處，桃花枝上的「花開富貴」喜帖在初春濕潤的凉風中紛揚。

今早是大年初二，章家的遠房表親韓曉艮照例的一早便上豐隆銀行總行對面的宏福茶樓來，這已是多年來的習慣，宏福茶樓是九龍區各業經紀平日聚會之所，在這新年伊始的開年日，最重視消息靈通的經紀們當然決不會錯過這關係整年生意「氣候」的互通訊息的機會。可別小看這經紀羣一年一度的第一次聚會，他們通常一呆就一整個上午，飲完早茶吃過午飯然後才會各自散去。至於花費通常都得用上三五千，這已是最節約的了，但試過兩次却達數萬元之巨，一次是癸丑牛年(即一九七三年)，一次是剛過去不久的辛酉鷄年(即一九八一年)，這兩次一次是拿燕窩當點心，一次是捧魚翅當飯嚼。因此宏福茶樓的侍應們有一句笑話，叫「股市行情的漲落，且瞧經紀佬的飯桌」。這雖然是一句笑話，但却有它反映現實的(股票市場行情的漲落)一面在。

韓曉艮算得上是經紀行的老行尊了，因此他剛在二樓的大堂一露面，立刻在那靠窗的經紀桌上便有人叫他，他屁股剛沾上椅子，周圍的人便一疊連聲的向他打招呼。

「哈！你一上來我就瞧見你啦，老韓！你來得正好！不管怎麼說，今年你也得撥三幾個客戶給我哪，我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搶先開口的是九龍會經紀朱子倫，這位股市的超級大淡友，一向勸人入市要愼重，但如今也逼不及待了！在他身邊坐着的是他的老友——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他是被朱子倫硬扯着上這兒解悶的；他去年的困境僥倖渡過，全賴他趁着南託股票勁升的機會，拿股票去南託銀行作抵借貸，瞧在小股東的份上，居然讓他以股票市價的八成作抵，借得一筆數目去應付年晚的催命債，那才沒被那些債主撕成兩半！但近日市面却又風聲不妙，南託股票雖然不致於像某些股票水流般的價格暴跌，但也在揪心牽肺的緩緩滑落！這不但使他手上持着的損失了一筆，而且銀行方面已向他發出通告，因作抵押的股價下跌，要他補加抵押或者提前還款，這幾乎就把他嚇壞了，多方奔走，費盡唇舌的，總算求得銀行方面寬限把期通融一個月，假如南託股票再跌下去，他委實不知道這筆借貸將如何了結！他終於跟着朱子倫上這兒，倒有大半原因是要在這兒尋幾顆定心丸，但瞧他們的神氣，他先就冷了一半，因此見了韓曉艮也只是打個招呼就呆呆的發悶。

「韓兄，早晨，哎！」

「曉艮兄！說眞的，據說南託出了一隻大老鼠！到底是怎麼回事？曉艮兄是章家的親戚，總不致於不摸着一丁半點內情吧！哈哈！」

緊接着發話的是「鬼經紀」程光，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觸角經濟研究社」社長，對這等令人觸目的「內幕經濟消息」，自然絕不會忘記伸出他的「觸角」來！

韓曉艮也不知先回答哪個才好，他從桌上溜了一眼，心裏就更涼了半截，這桌面上擺的寒酸冷清，就活像他眼下的心情，單憑這一點他就可以判斷，在客人心目中今年的行情準比去年更加差勁！他不禁感觸的歎了口氣，因而就連答話應酬的興趣也失去了，只咧嘴一笑。

但程光的「觸角」一旦伸出，就絕不會半途收回。除非他攫抓到一點甚麼，因此他毫不以爲尷尬的馬上又補上一句。「我還聽說這事與章家二公子有關哩！是麼？你說！曉艮兄！」

瞧他的神氣，不說兩句是絕難脫身的了，韓曉艮知道碰上這鬼經紀的「觸角」，只好自歎倒霉！

「你在亂嚷嚷甚麼？老程！甚麼大老鼠……又與章二公子有關！說得不清不楚，讓人聽了，誤會你還會告你誹謗罪哩！事實上是章二公子親自參與破了這宗僞鈔集團的大案！把潛伏南託信用咭部那隻大老鼠揪了出來！聽說連香港和泰國的兩大僞鈔集團頭子也一網成擒了，下面那些嘍囉當然跑不掉啦！嘿，這章二公子可當眞有兩手！聽說是他親自駕直升機飛到泰國曼谷五星酒店把那位受傷的卧底救走的！」

韓曉艮動容的說，起初他是勉强說的，但說着這些刺激新聞，不知不覺他也上勁了。程光却連眼眉毛也沒動一動，立刻又補一句，以便引出韓曉艮更多的話來。

「還有哩！聽說那卧底可神勇極了！隻身潛入虎穴熬了一年多，把情報神出鬼沒地送出來，才得奏奇功！他可是分分秒秒會掉腦袋的呀！憑這點他賺這卧底錢就挺不容易啦！」

「嘿！你知道甚麼？這卧底我在南託總行見過，他賺甚麼卧底錢？他原來就是南託保安部的副手！他被去世的章洋龍假裝開除只是一場戲，目的是使他有借口打入僞鈔集團！聽說他這樣爲南託出生入死，可是南託章家後人却不認賬！說章老先生開除他是白紙黑字，他已不是南託的人了，南託不但不重新聘用他，就連他受傷也沒給一點點傷藥費！哎，章家的後人是越來越不像話了；這樣寡情薄義，今後還有誰會死心塌地替他們賣力？眞教人心寒哪！」

「喲，你不是說章家二公子親自出馬救人麼？怎的說章家後人如此不像話！」

「嘿，老程，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章二公子不同於章家大公子！這章家大公子自僥倖接了老頭子的產業，在南託可就像個土皇帝似的！下面那些人他哪管你死活？不說別的，就連我這個說甚麼也是遠房表親的，跟他老頭子關係也不錯，前陣子他南託被人圍攻，我還着實助了他南託一力，可是他過後便反臉不認人，我急時求他通融個三、二十萬也一口拒絕！哎，我韓某人算是把這些富家公子看透了！倒是那章二公子有點情義，南託不給那受傷卧底醫藥費，他去跟他大哥吵了架也無效，他就自己掏腰包把甚麼住院費、保養費、生活費都包起來了！嘿，章老頭子這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偏把這二公子打入冷宮，否則南託也不致於落到今日衆叛親離的地步！」

韓曉艮說着就上火，抄起桌上那杯普洱茶咕嘟的就一口喝乾了。程光可就聽得眉開眼笑，連忙替韓曉艮斟了一杯茶水。

「還有更不像話的！信用咭部原來有個女職員因涉嫌僞造信用咭被暫時停職，但眼下已揪出信用咭部那姓林的大老鼠，但却依然下令人事部不准重新錄用！人家一個女孩子揹上這不清不楚的罪名上哪兒去重新找工作？這簡直是要把人家往死路上趕！」

「哈，老韓，南託的底就像是你的家事似的！」

「嘿，當然，南託的事我還會不知道？實說吧！這章家二公子——承志昨天還上我家去拜年哩！所以我說章家中就只剩他有點情義！」

韓曉艮說是說，但一些更重要的他可就把它壓了回去，有關南託內潛的嚴重危機他可不敢隨便開口亂說！否則打他的口裡走漏出來，不消十天半月的，南託的股票就會跌個天崩地裂！他隨口嚷了最後一句，就決然的頓住了。緩緩的，他的思路又轉上現下市面風聲鶴唳、各行各業慘淡經營，並且直接影响了他有股份的那間經烈「經紀」行生意難做的苦處上去；嘿，韓某人也在受苦，可是這朱子倫還嚷着要我分幾個客戶過去！眼下這金魚缸還有甚搞頭，要尋財路還得轉到眼下最吃香的炒金，炒美元這瘋狂的大搏殺上去！驀地，他的念頭就開始移往他晚上一個頂重要的約會上面去了！

* * *

夜，大年初二的夜，一個許多人都在憂心忡忡的注視、窺測、等待着幾天之後市面動靜的香港之夜。

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却是少數例外中的其中一個，這時，他那部名貴的房車正在大街上閃紅耀綠的霓虹燈下穿插，載着稱心遂意的他去赴一個私人約會。現下他可當眞是橫財就手！那「輪盤」在飛速的「運作」，他與魯春齡那生意可就「貨如輪轉」，不過這「貨」不是物，而是白花花的鈔票，那「宏富有限公司」的戶口已累積到九位的天文數字！這可是隨時可以動用的生龍活虎的MONEY「銀兩或鈔票」！這美麗的前景驀地兜上心頭，余森牟就恨不得從袋裡掏出那張分到他賬下的過戶單據狠狠的親上一口！

余森牟選擇的是一間普通而靜謐的茶餐室，有個怪怪的名稱叫「金馬侖」。余森牟來到時，他約好的客人已在茶餐室的一角坐等着他，那人是急着找生意財路的大經紀韓曉艮。

「對不起，我來得稍遲了！」

「不，剛好哩，瞧，我這杯檸檬水還未喝了一小半！你要點甚麼？」

「可樂加冰！」

風度翩翩的余森牟朝走近來的侍應點一下指頭。很快侍應就把飲料送來了。兩人客套了幾句。

「這就對啦！森牟兄，早就該往這財路上鑽啦！」

韓曉艮可沒余森牟那怡然自得的輕鬆！三句不到，他就霍的把話題點到這正主兒上。

「哈，大名鼎鼎的股票經紀也轉到黃金、美元這上面去了麼？曉艮兄！」

余森牟却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氣，至少在他臉上瞧不出丁點的緊張。自然，他亦深知眼下有這麼兩條大財路，他的眼珠可正緊緊的盯着，但是否眞到了決然入局的時候，他還有點捉摸不定，這正是他約會韓曉艮的目的。在這行上，誰不知曉這「通天經紀」的大名？這「通天」兩字，指的就是他最精於把握這行的市道行情！

韓曉艮却長長的歎了口氣，他也沒打算掩飾他眼下的苦處，「哎，眼下這局面搞得人心惶惶，可有些人還在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亂！股市就像老太婆似的沉悶不振，每天一億幾千萬元的生意，却有六百多經紀巴巴地等着分攤了每人不外是十數萬元的生意，試問抽得多少佣金？三幾個伙計的人工也不夠，更不必說拿去交租啦！還有，你是搞銀行的當然清楚，銀行眼下連股票也搞了，你們可以直接借錢給人客炒股票，人客自然幫襯銀行，這對我們經紀行來說，這是乞丐砵裡搶飯吃！哎，眼下這情形，許多同行都乾脆關門大吉算了。實說吧！像經烈這樣還能鬆動手脚的也不多啦！你說，森牟兄，不多找點門路還混得下去麼？可說眞的，眼下也是入局的時候了！」

「噢！你拿揑得這麼準？」

韓曉艮話音剛落，余森牟立刻就插了一句。

「這還用說！眼下是甚麼局面，相信森牟兄你也清楚！中國和英國還在談判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有些人難免會有些擔心，擔心將來有不愉快的收場，有些人就趁這機會大做文章，把市面搞得人心惶惶！搶購美元、黃金，倒好像末日將臨！你說，這下子美元、黃金還能不往上飛升麼！這個把月、美元從兌港幣六元半直升上七元八！黃金從二千八百飛到三千四百！依我看，美元肯定破八算大關！黃金飛上四千以上！這個時候不入局還等甚麼時候？森牟兄又絕非一般散戶，這也不必我多花唇舌啦！」

「嘿！你這麼一說呀，鐵石人也動心啦！曉艮兄。」

韓曉艮急衝衝的說了一大輪，這話他既是咀咒那些揣着壞心肝的累得他沒口好飯吃；但却也是拚命的鼓動眼前這大戶頭的入局！這矛盾的心思把韓曉艮的臉也拉長了。

余森牟的眼睛却越發亮了。從韓曉艮的抱怨自艾的話語間，使他更深信自己的推測，他嚷了一句就故意一頓，隨即又咧嘴笑笑，道：「但你想到我一塊上去啦！好，我一有決定，就馬上告訴你！市面上的情形就得靠曉艮兄照應着啦！」

「好說，好說，那我就等你的電話囉！但兵貴神速，森牟兄可要當機立斷！那我走了！」

「坐我的車子回去吧！彼此同道！哈哈。」

余森牟語帶雙關的說，眼下他既然有所決定，那就非得要扯緊這「通天經紀」不可！

* * *

這時，那班經紀們嚷嚷着吵了一整個上午，主要人物却全都聚在九龍官塘一間靠海的石屋裡，吃着南方常見的鹹年糕——蘿蔔糕。石屋的外面

，是碧波蕩漾的海灣，滿天的繁星在閃爍着。

蘿蔔糕是石屋的主人李老媽媽親自指點她的女兒李素菊，和隨章承志來的許少慧這兩位手巧的女孩子做的。別看李老媽媽雙眼瞎了，但她的心情却還異常開朗，雖碰上眼下這許多委屈折磨。見章承志、許少慧這些稀客前來拜年，說是沒什麼好的點心招呼客人，硬逼着心事重重的女兒自己動手做了這麼一盤蘿蔔糕，許少慧很識趣的硬要過去幫忙着，李老媽媽却也沒有拒絕。忙了兩個多小時，香噴噴的蘿蔔糕便擺在李家客廳那張唯一的舊木桌上，坐椅也不夠，邱雨强以半個主人自居，先就自告奮勇的站着，章承志無論如何也不肯坐，把出院不久的王志平硬是按在椅子上，說是優待傷殘人士，逗得王志平要揮拳揍他。倒是李老媽媽和兩位女孩子沒推沒讓就坐下了，李素菊的弟弟小海這小鬼頭不肯安靜的坐着，看看這個，望望那個，朝他的姐姐笑笑，隨即又向他發現的秘密的另一方邱雨强哥哥扮鬼臉，弄得他滿臉通紅。

這一頓年飯是極簡陋的，就是桌上三大碟煎香了的年糕，加上一杯熱茶，但衆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章承志從沒嚐試過這種簡樸的過年風味，他可就不客氣的大口大口的嚼。這又是壓抑的一頓年飯，各人都拚命的擠出笑容，希望借此把壓着心頭的陰影驅除。

吃過年飯，時候却也不早了，李老媽媽習慣早睡，老早便讓女兒扶着她返房睡去了。小鬼頭小海却拚死不肯跟着進去，他瞪着眼珠和他的姐姐對峙，幸而還是章承志笑着向她姐姐求情才獲得姐姐的通融，李小海高興得跳起來嚷道：「這裡就數章叔叔是最好的叔叔！」把衆人都逗得笑了。許少慧在章承志身邊揪了他一下，悄笑道：「你喲，連娃娃也知道你是菩薩心腸的大好人哩！」章承志笑笑沒作聲，忽爾歎了口氣道：「也不全是，如果讓我知道誰是殺害亨利的凶手，我發誓絕不會饒過他！」

「去吧，到后海灣走走好麼？」

這時，李素菊提議說，這提議馬上就有人响應，在這石屋裡各人的心都覺得壓抑得很難受。李小海硬要跟着去，邱雨强便一手把他抱起來，跟在李素菊的後面，一齊向屋後的海灣走去。跟着他倆的章承志和許少慧走在中間，王志平却孤伶伶的落在後面，出到海灣，王志平乾脆就遠遠的躺在一塊岩石上，望着上面的星星出神。

「章承志答應再替你出頭去跟他大哥理論！這樣不明不白的就把人開除，我就咽不下這口氣！」邱雨强走前兩步，似解釋又似安慰的對李素菊說。

「沒有用的！我知道！章先生是一片好心，但他也被人家壓得喘不過氣，他們怎會把一個窮職員放在眼裡？算了，這一年多什麼事我也看透了，比起志平哥的遭遇，我算得什麼？這麼樣的地方本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我只是希望能還給我一個清白！」李素菊壓抑的說。

「但不讓你回去，就等於說你依然有嫌疑！這樣揹着黑鍋，誰家銀行肯請你？」

「我也沒打算再去銀行打工！」

「你以後有什麼打算？素菊！」

「銀行不行，還有工廠！我有一雙手，我就不相信我會餓死！」

這時章承志和許少慧已走到這邊來，李素菊和邱雨强就再沒說話，他們不忍心讓這刺激章承志；邱雨强知道，他爲這些事心裡已夠難受的了。

「志平！過來這邊呀！」

章承志發現王志平躲到一邊，就扭頭叫道，王志平躺在那邊沒答話，把身邊的石子一塊一塊的發狠朝海裡扔去。章承志轉身想過去拉他過來，但邱雨强把他叫住了。

「由得他吧，承志，讓他靜一靜！志平這個人我清楚，這些少委曲還不致於把他壓垮！反正我總會照應着他！我在替他想辦法再找一份保安糧吃！我就不信普天下除了南託就沒有一處不能容下他這麼一個人才！」

「哎，我也不知說什麼才好，是我對不起他！我，我對不起大家！」

邱雨强說着就上火了，章承志痛苦的低喃了一句，就別轉臉，他怕邱雨强瞧見他在眼眶中正在凝聚的淚水，這是痛苦、難堪、羞愧的淚水，一種爲章家而感到羞愧的淚水！

＊　＊　＊

五天年假在動蕩不安中終於過去了，沉寂了幾天的金融市場又開始了周而復始的運轉。

上午十時，返銀行不久，正與副董事長雷平康說着什麼的余森牟就接到「通天經紀」韓曉艮的電話。

「森牟兄麼？嘿！你快上孖沙街這裡瞧瞧！挺熱鬧哩！你不來是你的損失！」

余森牟聳然動容——余森牟自電話中他的語氣就知道——這是很少見的，看來這絕非玩笑了！孖沙街那兒可能潛伏着一條發大財的門路！

「什麼事？這電話的嗓門連我這邊也聽到了！」

余森牟沉吟間，雷平康就狐疑的溜了余森牟一眼，忙問道。近日雷平康發覺，這搭檔的行踪顯得越來越神秘，他甚至還是發現他恨之入骨的魯春齡與他竟然不時偷偷的秘密聚會，這就不由雷平康不心驚膽戰！眼下他這神態就活像兩年多前他算計章老頭子那副神氣！但那時他總算是他的同路人因而心中了了，但眼下他却連自己也似乎刻意的防着了！這可就把本就提心吊膽的雷平康嚇得半死，更何況眼下市面是這般混亂難摸的局面！

雷平康因而拚命的警告自己，與這姓余的一道，分分秒秒得睜着一隻眼，另外還得小心翼翼的步步爲營！

「沒什麼，平康！不過是一位經紀朋友的電話！他說近日這黃金、美元大有炒頭哩……說眞的，平康，私人有多餘錢也該凑凑這個機會了！港元一天天跌下去，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變了一堆牆紙！」

余森牟溜了雷平康一眼，便料着了他那狐疑不定的心曲，便笑笑說。雷平康一聽，却臉色登時一變，擺手加搖頭的連忙拒絕！

「不！不！這些玩意弄個不好，分分秒秒會跌直！況且揑着一百幾十萬搞這些玩意也沒什麼大斬獲！我什麼身家你也清楚，我可是把全副家當全押在這豐隆上啦！啊呀，眞是的，你可千萬別把豐隆拖進這些玩意上去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可就給了你啦！」

「嘿，瞎擔什麼心！平康？放心吧！余某人做事挺有分寸！你跟着我，還會讓你吃虧麼！嘿嘿。」

余森牟拍拍雷平康的背，半勸半解釋的把他送了出去。一會後，余森牟就決然的走出豐隆銀行董事長室，逕直的朝銀行停車場走去。

「上環孖沙街！」

余森牟鑽上車，便向他的私人司機低喝道。立刻，房車便飛快的駛了出去，彷彿這「孖沙街」三字的本身就含有一種非凡的刺激力，就連這私人司機入耳後的神經線也陡的拽緊了。

孖沙街是香港上環德輔道中的一條橫街，這條橫街，平平淡淡的，內裡只有茶莊、出入口貿易行等極普通的店鋪，但偏偏却座落了一幢裡面每日做億萬元生意的大厦，一座可以令人一夜賺進千萬、一夜傾家蕩產的大厦，一座可教富豪變乞丐、乞丐變富豪的大厦，一座充滿神秘、充滿刺激、充滿魔力的大厦！

這大厦門口正中橫架了一道大匾額，匾額上中英文橫書「金銀業貿易場」。匾額下面是九級的石梯級，象徵着這裡面的生意「天長地久」。大厦樓高十六層，佔地三千平方呎，正式的交易市場是一個三萬多英呎的大堂。

余森牟的車子直開到大厦的門前，他鑽出車，步上石梯級，進入大堂，第一眼就見他的眼睛霍的亮了！

這交易大堂平日已是一個外人無法想像的刺激熱鬧的地方，人山人海、忙亂、嘈吵、緊張，令人目爲之眩。但今早果然一如這時不知鑽到什麼地方去的韓曉艮說的那樣非比尋常！三千多呎天花板下面，沒有樑柱，因而也沒有任何隔阻，一望，就可以盡見全場，全場這時空前鼎盛，並不太闊的空間竟擠擁了近千人，但近千雙眼睛全聚到一個焦點，焦點是全場中央高擧於人頭上的幾十隻手指。這幾十隻手指分別代表幾十家金銀貿易行的會員，只有他們才有權入場直接買賣，會員牌照有價，金市越旺，牌價越高，最高曾被哄抬到一百萬港元一個。

牽動着場內場外、千軍萬馬，全港每一個角落、世界黃金市場的，是這幾十隻手指，這幾十隻手指有個極貼切的名稱叫「買賣手」，每一隻買賣手都代表一間有牌的會員金號，整個黃金、白銀的買賣就靠這入市的買賣手進行，整個買金的關鍵——叫價接價就靠這幾十隻買賣手的手語表達，豎起食指表示1，豎起食指和中指表示2，豎起食指、中指、無名指表示3，豎起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表示4，伸出手掌表示5，小指、拇指豎起、食指、中指、無名指屈曲表示6；食指、拇指、小指豎起，中指、無名指屈曲表示7；拇指、食指豎起，中指、無名指、小指屈曲表示8；中指、無名指、小指、拇指屈曲，食指屈豎起表示9；手勢推出，表示要賣；手勢撥入，表示要買。一個買賣手在場中打出價錢手號表示要賣金，另一個買賣認爲合算，即上前表示要買，隨即雙方便在印有各自金號標記的筆記本上標明買賣的數目、交易的金號名稱、當時的交收價錢，一宗價值或許達千百萬的黃金買賣就這麼圓滿的成交，休市時才各自按買或賣過帳。當時沒有電腦入帳，也沒有叫對方簽字作實，但一日交易成交千萬宗，交易金額過億萬，却沒有爭執，沒有錯數，更沒有賴帳，這令前來參觀的外國金融鉅子搖頭歎息，說這樣的交易方式只有中國人才能辦到，歎爲世界奇觀之一。但這些參與直接買賣的買賣手却視作飲開水般的平常，成交額千萬他們的眼眉毛也絕少動上一動，因爲他們僅是代客買賣，收取本身店號人客的佣金，人客一夜成巨富、一夜傾家蕩產那是他們閣下的運氣或者倒霉，與他們根本無關，因此他們都能以一種超然物外的神態入市買賣，他們在買賣形式上是局內人，在眞正的錢銀交收上却是旁觀者，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因此他們在錢銀轇轕上絕少爭執也絕少錯數，他們關心的只是他所代表的金號的信譽，誰喪失了信譽誰就得退場。與這買賣生命悠關的，倒是那些站在四面八方的旁觀者，因爲他們才是眞正的買賣人！

在場中央的這幾十隻買賣手就是幾十根威力無比的魔術棒，萬千隻怒凸的眼珠隨着這魔術棒旋轉，萬千個黑壓壓的人頭隨着這魔術棒翻湧，萬千張臉皮隨着這魔術棒鬆緊，萬千個心臟隨着這魔術棒跳動，再透過場內的五、六百個電話，這魔術棒牽心扯肺，牽出場外，牽到全港、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魔棒點到之處，時而陽光燦爛，時而烏雲滿天；時而和風細雨，時而風暴怒號；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黑海怒濤！這魔術棒猶如釀了

蜜，萬千蜂羣隨着瘋狂聳動，萬般得失、萬般過錯，全成了萬千幻影虛象，前仆後繼、不死不休的追逐、狂舞！

今早的市況的確很有點不比尋常！任何一隻買賣手打出的任何一個價目，都有人搶着接價成交，買賣手剛一「推出」，馬上就有另一隻買賣手「撥入」，「推出」的甚少，「撥入」的極多，「供求規律」推湧着金價如火箭般的直線上升！「三千八百五十！」「三千八百八十五！」「三千九百！」……閃電般的，金價在開市不到個半小時即攀升了一百港元一兩！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場內站着的這些「炒金」客，入貨額大多在一百手以上，一手就是一百兩，一百手就是一萬兩，每兩升一百元，一萬兩便是一百萬！在短短的個半小時內便是一百萬港元的進帳！這就是「炒金」的魔力所在！這時，圍住場中央幾十隻買賣手四周的人越來越瘋狂了，場中央的買賣手剛一退出來，脚跟還沒站住，馬上就被要求代爲入貨的幾十個客戶雷一般的吼叫推回買賣圈去，場內的每一位人客幾乎都被牽扯進去了，臉紅耳熱的、面青唇白的、眼珠怒凸幾乎要跳出來沾到那隻買賣手上的，旋風般撲去電話旁又衝回來，近千張嘴巴聲嘶力竭的滙成一陣接一陣的驚雷，「買！買！買！」這「買」字的雷鳴在整個交易大堂轟動、迴响！

這雷一般的轟鳴，把依然鎮靜的站在一旁窺探動靜的余森牟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他的雙眼緩緩的睜大了，熾熱的發亮了！他再呆了一小會，便決然的離場走了出來，乘車返回豐隆，這時是上午十二時半，金銀貿易場的早市剛好結束。到下午二時半，金市剛開始時，余森牟就往香港經烈經紀行撥了個電話，找着「通天經紀」韓曉艮。

「曉艮兄麼？我是森牟！馬上替我入它四百手！以即時成交價爲準！」

「好啊！森牟兄，你果然下決心啦！我馬上替你去辦！但那二千萬元的『孖展』……」

「放心！還怕少了你麼！我馬上拿現金過戶！」

「哪裡，哪裡，請鑒諒這是公司的規矩，這就行啦，我馬上就替你去辦！」

韓曉艮說罷就收線了。他雖然說是馬上，但余森牟知道，在未收妥那二千萬按金時，姓韓的就絕不會代他入市買賣！余森牟也沒絲毫猶豫，馬上再撥了個電話把銀行的信差傳進來，着他馬上把一張二千萬元之面額的現金支票送去經烈。

決然的辦妥了這一切，余森牟的嘴角浮出一絲得意的獰笑，這白花花的二千萬元現金送出去他就有如吐一口口水般的容易，這還得多謝「上帝」的恩賜！他眼下對這「上帝」可當眞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因爲這「上帝」的携聖帶契他橫財就手，扶他渡過眼下的困境，助他平步青雲出人頭地把對手踩到脚下，而這「上帝」不是別人，恰恰是他自己！這麼放縱的讓腦袋遊歷了一圈，如果不是這時電話又响了起來，余森牟倒當眞會忍不住哈哈大笑！但他無奈忍住了，伸手抄起電話，電話是韓曉艮打來。

「行啦！我一出去就辦妥了！四百手！入貨價是四千零十塊！你就等着它往上衝吧！森牟兄，我當眞有點妒忌你啦，往上再升一百塊，你一下子就賺了四百萬啦！買賣帳單我會按時寄給你，一切放心好了！」

「那好！市面的動靜就請你替我好好盯緊！賺了錢，你那份佣金我會額外加重！」

「好說，好說，那我就先謝啦！怎麼樣，森牟兄，外滙市場那邊，也該打定主意了吧？那也是明擺着賺定了的啦！就看你能不能像買入黃金這方面一樣當機立斷！」

韓曉艮在那邊熱烈的鼓動道。余森牟却沒作聲，反而從嘴角跳出一絲冷笑！嘿嘿，一切我早作了決斷！余某人只相信自己的眼力和判斷！你這煽動還不是對牛彈琴麼！

「看清楚我自然會入局！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斷！隔天我再給你電話，這事就以後再說吧！曉艮兄！」

余森牟說完，然後他就把電話擱下了，在這些事上，他素來極欣賞自己的判斷！

* * *

隔天却就連自負的余森牟也沉不住氣了。

就在昨晚，外圍倫敦金價又上升了十美元一安士，因此今早香港金銀貿易場甫一開市，金價報升了五十港元！余森牟買入的四百手黃金，一下子就淨賺了二百萬港元！

外滙市場也絕不甘落後，僅昨天一日工夫，美元竟已升破了八算大關口！今早剛開市，美元這枚火箭又在噴烟冒火了，看情形絕對可以一升衝天！

股票市場却當眞如飛流直下！恒生指數昨日就跌了空前的近百點！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都在向下傾瀉，昨日更有一家喧赫的地產字號跌停了牌！財雄勢大的南託股也在搖搖欲墜，看情形只是在作垂死的掙扎！

市面的動蕩也已經表面化，各類物價隨着美元的勁升而劇漲，港元的價值在短短數目間竟跌去百分之三十！酒樓茶肆、街頭巷尾，市民在議論這恐怖的話題，就連平日足不出戶的老太婆亦豎起耳朵來搜集消息，然後顫魏魏的趕緊跑去銀行提取她們辛苦積蓄的血汗錢，又趕快去金鋪換購她們的經驗中最可靠的黃金飾物。家庭主婦則急慌慌的湧去超級市場，油、鹽、醬、醋、糖、米的隨手抓着就

是，一批人客剛走，有的無艮的老板趁機就標出一個更高的價錢，但另一批的人客依然湧來，是物就抓買，昨日一日之間，全港過半數的日用百貨被搶購一空，猶如無底深潭般的港元劇跌，就如張牙舞爪的巨鱷，要把萬千市民的辛苦血汗錢一口吞噬！

這恐怖的、萬千人憂心如焚的艱難時刻，余森牟却是少數例外中的其中之一，他認定這是千載難逢的發橫財的艮機，這炒金的驚人斬獲，又進而確證他判斷的準確無誤！這下子他不再猶豫了，伸手霍的便抓起電話。

「曉艮兄麼，痲煩你替我去外滙市場跑一趟！先入它五千萬美元！入價位？九算以下都買！然後你等我電話再放！知道麼？不，就以我的意思去辦吧！」

到下午三時左右，韓曉艮來電話報喜，在九算價位買入的美元，已在九元三角放出，短短半日的工夫，余森牟已淨賺了一百五十萬美金！按眼下的滙價折算就是一千三百多萬港元！

饒是大手買賣慣的余森牟，突然聽聞這數字也着實昏眩了一陣，加上那炒金的入息，那他這一天一夜之間，竟平空就增添了一千五百萬港元的橫財！而且還是白花花的隨時可以動用的現金！

這時的余森牟是着實有點衝動了，心頭那股如海濤般的狂喜又碰撞着他，他感到這小小的豐隆董事長室已再裝不下他了！他打了個轉，便旋風般衝了出去。

「富豪門！」余森年牟登上他那部房車，便眉飛色舞的向司機急喝。

「富豪門」是一間頂尖級兒的夜總會，一間佔地七萬方呎、擁有千多位舞女殷勤侍候的、號稱世界最大豪華的夜總會，一間用百多萬元一部名貴勞斯萊斯房車接送貴賓的夜總會，一間一晚花掉普通市民二十年薪酬的豪華超級銷金窩！余森牟這是刻意選定富豪門的，不然亦難以配合他眼下橫財就手的豪氣干雲！

幸而這富家門夜總會的公關經理——一位漂亮的女郎還算識趣，余森牟甫一進門，便駕着那部象徵人客身份的勞斯萊斯房車來接迎他！

勞斯萊斯房車直把他送到人造星河下的大堂，剛在舒服的眞皮梳發上坐下，馬上便有侍應生送上洋酒中的極品軒尼詩XO，余森牟輕呷一口這洋酒中的極品，舒服的把頭兒往椅背上一靠，觸眼處是上面那燦爛的人造燈光星河，就彷似九天落下的銀河，身旁四周的妙齡佳麗如穿花蝴蝶，看來就是那九天的仙女下凡塵！

「先生，有合適的小姐麼？是否要我替你效勞？」

這時有媽媽生輕悄悄的挨近余森牟，軟聲問道。余森牟瞪着這媽媽生好一會，直到這媽媽生略感尷尬的垂下眼皮，才忽爾哈哈狂笑道：

「好好！哈哈，你名下有什麼好妞兒通通請來！余某人今天好興緻，少少無拘，多多益善！還有這杯XO小裡小氣的成什麼樣子，告訴櫃枱，再來它十枝八枝！余某人就是上這來銷金！」。

媽媽生似是被眼前這大豪客震懾了，她怔了怔，才搗蒜似的點着頭一叠連聲的唱諾道：「多謝！多謝！多謝！我這馬上就去辦！包余先生滿意就是！」說罷，她就像烟雲般的飄走了。

一會後，她又旋風般刮了回來，她身後三位燕瘦環肥的舞小姐，嘻嘻哈哈不待招呼就圍伴着余森牟坐下。媽媽生逐一向客人介紹了這些小姐的名號，不外是「施施」、「蘇蘇」、「綺綺」這些俗氣的名字。又關照衆小姐好好侍候余公子——這時媽媽生改口稱呼——一定教余公子滿意等語句，然後她就眉飛色舞的退了開去，她旗下的小姐有這等級的超級大豪客捧場，她這時已樂得着實有點昏陶陶！

很快，一整盤洋酒中的極品軒尼詩XO也送來了，衆小姐搶着殷勤的斟酒侍候，「施施」却一扭腰蛇一般的鑽入余森牟的懷裡。「余公子，我替你哺酒好麼？」她一聲嬌嚷，所謂「哺酒」就是以口餵酒的玩意，余森牟不禁哈哈大笑，他眨了眨眼，忽爾提議說：「你們都把面前的酒乾了！誰喝得最快最好，我就賞她一隻大金牛！」

衆小姐一聽，登時搶先捧起酒杯就往嘴裡灌，有的喝得太急，嗆得眼淚水也流了出來；有的嘻嘻哈哈的忍不住笑，口中的酒直噴到桌上去！終於還是那位叫「綺綺」名號的小姐最先把酒喝乾了，余森牟哈哈一笑，果然就從袋裡抽出一大叠金燦燦的鈔票，把其中一張啪的擲在「綺綺」的面前，

「喲！這不公平！我也要！我也要！」衆小姐爭先恐後的向余森牟伸出塗紅了指甲的手掌。

余森牟古怪的眨了眨眼，便抽出一叠鈔票，摺成一個個金黃色的三角形，然後就詭秘的微笑着道：「給你們也可以，但得動動腦筋！不准用手，也不准用口，看你們用什麼辦法把這金三角取走！」

這可把小姐們難住了，瞧着這金燦燦的「三角」，却就是沒法取走！突然，「蘇蘇」噗的伸手就扯開了低胸禮服的領口，雪白白的胸部就幾乎裸露了，然後她伸長脖子，俯下頭去，用下巴把那「金三角」壓住拖向自己的懷裡，刷的一聲，恰恰就掉落她那雪白的胸部裡去了！其餘的小姐一見，先是一怔，然後便忍不住嘻嘻的涙笑着學樣照做！瞧着這一個個自動呈獻的雪白的胸部，余森牟一陣得意之極的哈哈狂笑，這笑聲很有點皇帝駕幸妃嬪的味道！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寒魄與冷香回頭把已被辱的米秀英救出，並送回米家；張盈盈誤會已釋……飄二亦不再憎恨寒魄，因為他已察覺到金丹之事——問題可能出在冷香身上。包天笑帶人突襲上門，眼看寒魄與飄二即將再度受制之際，部下被飄二言語挑動，叛去大半。更逢冷香師姊妹趕返，損兵折將而遁……段喬眞名喬妉，是冷香之師妹；行事偏激，設計要殺盈盈，以掃除愛情路上障礙……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迭逢惡運失清白　屢爲金丹動干戈

張盈盈冷冷地道：「喬姊，這就怪了！我和申寒魄的事與別人何干？」

一字一字地擠出嗓門眼的語句，幾乎墜地有聲，喬妉道：「我不妨告訴妳，自從我以段喬的身份出觀逗着申大哥他們玩的時候，我就喜歡他了！」

張盈盈不出聲，男女相悅，實在是一件不易爲外人覺察的事，她喜歡申寒魄，別人不也可能喜歡？不久前喬妉問她喜歡甚麼男人？她的回答已經十分明顯了。她道：「喬姊，妳喜歡他，我也沒有阻止妳呀？」

喬妉道：「妳雖未阻止，但必然會妨礙我。」

張盈盈道：「喬姊要殺我？」

發出一串冷笑，她道：「現在才知道？妳也未免太遲鈍了些吧！自己跳還是要我把妳丟下去？」

張盈盈嘆口氣，道：「喬姊，要殺了我，也不一定要往井裡丟，那會污染了人家的水，就弄死我往小屋中一丟，也沒有人懷疑妳的。無怪妳在出門時，偷偷地招呼我，不使別人看到了！」

喬妉道：「當然，要得到申寒魄，不能讓他知道是我弄死了妳的。」

哂然地，張盈盈道：「喬妉，我覺得妳未必是最後的勝利者。」

喬妉道：「我不是誰是？妳還不知道我這人的個性，只要是我想要的，就非得到不可。」

「咯咯」笑了一陣，張盈盈反正是豁出去了，道：「我說妳不是觀主的敵手，無論那一方面。」

楞了一下，她低聲怪笑了一聲，道：「妳說我師姊也想申寒魄？」

張盈盈也作了一聲怪笑，道：「多新鮮？手打鼻子眼前過的事兒，妳還沒看出來，吹牛倒是一把手啊！冷香對他有意思，連『飄二爺』都看出來哩！要不！爲甚麼三番兩次對他說，她不是空門中人，不過是在這兒避難罷了！而且眉宇之間，春色無限，柔情蜜意。還有……」

喬妉臉上的得意之色逐漸褪去，道：「還有甚麼？」

張盈盈道：「反正妳要殺我，說不說都一樣。」

喬妉道：「說了我會考慮讓妳死得痛快些，或者也可能留妳的活口，只不過殘妳一目，使妳不再具有勾引男人的媚勁。」

張盈盈冷笑道：「妳也不必多費一道手術，廢我一目，我自己也會自絕。」

喬妉道：「說呀！還有甚麼？反正妳現在也不在乎了。」

張盈盈道：「申寒魄的武功高超，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是，自來此後，却突然增加一倍有餘。妳猜這是爲了甚麼？」

喬妉茫然地道：「他本就厲害，只是很會藏拙，所以才博得『豹先生』之名，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

大力搖頭，張盈盈道：「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告訴妳吧！我猜想，舍利金丹已在妳師姊手中，說不定妳也服了一粒至兩粒。要不小，憑妳這年紀，不可能有那麼大的內力。申寒魄和『飄二爺』也說過，妳若招術精奇，則不足爲怪，內力太雄渾就不合常理了！」

一抹深深的殺機凝聚在喬妉的眉宇之間，她道：「怎見得？」

張盈盈道：「因爲來此不久，他們到貴觀拜訪，喝了妳們的名貴香茶，結果回去後申寒魄狂瀉了一天一夜，但『飄二爺』和胡冲就沒有。相信，那茶中放了東西。」

喬妉冷冷地道：「甚麼東西？」

張盈盈道：「妳應該猜出來的，妳想想看，猛瀉一天一夜，就算有上乘武功的人，也會軟塌塌地渾身無力，更不要說對敵玩命了！」

張盈盈冷笑着又道：「結果他却面對窮家幫父子、長老以及約三十個堂、香主，百里光父子受傷，死了一個長老和好幾個堂主，香主。喬妉，妳眞以爲申寒魄天生異稟，是鐵打銅澆的嗎？」

喬妉好像沒聽到，默然無聲。

張盈盈又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那茶中沒有一粒舍利金丹，會在瀉肚之下反而功力陡增嗎？要不，爲甚麼凡是和他動手的人都以爲他已得到了金丹，而且已經服了幾粒呢？」

喬妉冷冷地道：「張盈盈，妳說的也許沒錯，所以更是容不得妳。可是，舍利金丹本是申寒魄師兄之物，師姊到手後過意不去，施捨一兩粒這也是人之常情啊！」

斷然搖頭，張盈盈道：「要不是冷觀主凡念已動，早有高處不勝寒的孤寂難耐之感，這金丹是不可以隨便施捨的，因爲她當年到手，絕非以光明正大手段獲得的，既能瞞到現在，又何不瞞到底？就算良心發現，大概也是對申寒魄情有獨鍾吧？難道自她的態度中還看不出來？男女之間的情愫，像打噴嚏一樣，是瞞不了人的。」

喬妉道：「這麼說，妳相信我師姊也服過金丹了？」

張盈盈道：「何必多此一問，甚至她要比申寒魄多服一粒，但有一點絕對沒錯，男人服此金丹會狂瀉，這可能是由於藥力要徹底清除體內的濁垢，達到初步的培元基礎的必然現象，而女人，也許就沒有這現象了。」

脫口而出地，喬妉道：「沒有……」自知失言，立刻打住。

張盈盈道：「喬妉，不但妳師姊服了舍利金丹，妳大概也偷服了一至二粒。反之，妳沒有那麼大的內力。」

冷厲地手上加了勁，喬妉道：「服了就服了！爲甚麼要用『偷服』的字眼兒？」

哂然地搖搖頭，張盈盈道：「依我判斷，冷觀主不會讓妳服用，但妳嚮往高絕的功力，就偷了一至二粒服了，所以在外面的事，怕妳師姊知道。」

喬妉愕然道：「爲甚麼師姊不讓我服用？妳以爲我師姊是個吝嗇的女人，十粒金丹分一兩粒給我都不願意嗎？」

張盈盈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也許她是爲妳好，可能女人服此丹有其利也有其弊吧，要不，爲甚麼男人服了會狂瀉，女人就不會？記得冷觀主曾對申寒魄說過，但願我也能狂瀉……」

喬妉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張盈盈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女人服了此丹，一定有很大的害處，甚至這種害處是無法補救的；因此，令師姊近來常常自怨自艾地嘆氣。」

語音又冷下來，喬妉道：「張盈盈，妳這女人太聰明了！也太可怕！所以留妳不得。」

張盈盈道：「命中註定，我會死在妳的手中，也只好認了！但是，我相信妳的命運也會很悲慘的。」

喬妉道：「不見得！當今之世，能與我們師姊妹爲敵的人，是絕對沒有的，所以這一點妳要失望。」

張盈盈不出聲了。

喬妉道：「張盈盈，妳有甚麼遺言說說看？能辦的我可以代妳去辦。」

張盈盈道：「我的事妳辦不了，要不，妳也就不會偷偷地殺我了！喬妉，妳快動手吧！」

喬妉提起另一手，却又停下來，道：「妳剛剛說我的命運會很悲慘，是根據甚麼？」

張盈盈笑了起來，道：「我是要死的人了！我的話妳信嗎？這不是問道於盲嗎？」

喬妉道：「妳姑妄言之，我也不妨姑妄聽之。」

張盈盈深深地吸口氣，凝思了一會，道：「舍利金丹似乎不適於女人服用，如果妳們確實服了，後患無窮，悔之莫及。」

喬妉冷峻地道：「妳怎麼知道？完全是一派胡言！」

張盈盈道：「我說過，將死的人的話，妳又何必當眞？」

喬妉道：「那是基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道理。」

張盈盈冷笑道：「可是在我臨死前心中充滿了恨，這種人的話怎能相信？」

喬妉道：「妳在消遣我，我要零碎收拾妳。」

張盈盈道：「人死了甚麼也不知道，我怕甚麼？不過妳們畢竟也做過幾年道姑，誦過不少的道德經，恐怕太卑鄙的事不屑去做吧？」

喬妉道：「我師姊說過我們不是空門中人，這話一點不假，我們是不折不扣的武林中人。告訴我，女人服了那藥會有甚麼害處？」

張盈盈道：「好吧！這話我是無意中偷聽來的，正確與否，我可不敢保證，據說很快會老化而變成鷄皮鶴髮的老女人……」

這話眞是入耳驚心，對年輕貌美的女人來說，還有甚麼更可怖的事超過這種陡然間的年華老去呢？

師姊過去很樂觀，近來却常常嘆氣，莫非就是爲了此事？莫不成服了金丹能狂瀉就不會老化，而只能增加功力？

喬妏面目猙獰，心有惡念，連五官都會走樣的，她道：「這話誰說的？」

張盈盈道：「很久以前一個不相干的人說的，他說他也是無意中聽別人說過的，也許只是以訛傳訛吧！」

看看天色，已經躭擱了很久，遲了會關城門，這倒是攔不住她，主要是怕師姊懷疑她爲何去了那麼久？道：「張盈盈，閉上眼，我要送妳走了！」

她眞的閉上眼，在這瞬間一切希望、美好的憧憬，都已成空，只感到井水寒氣上昇，且隱隱聽到深井中的滴水聲。

喬妏手起掌落，張盈盈一頭栽了下去。

井太深，停了一會才聽到噗通一聲。

喬妏向下望去，濺起的水花落定，漣漪慢慢平靜下來，張盈盈的屍體才浮了起來，井口的影子立即消失。

* * *

園內靜了一會，古井中的井水滴滴嗒嗒，而且長年如此。

那是井壁石縫中滲出的水往下落，而且井壁凹凸不平的石頭上長了極厚的青苔。

一個人影又在井邊向下窺伺，足有盞茶工夫，這人才道：「妳叫什麼名字呀？」

張盈盈浮在井水面上不動，身雖仰着，僅靠井口瀉入的微光，不易看清她的面孔和表情。

井口的人道：「丫頭，挺屍裝死呀！妳這一套要騙老娘，門兒也沒有噢！」

張盈盈一手輕按井壁的石角上，儘管她受了傷，但會武功的人，僅指尖稍一借力，即可使身子浮在水面而不下沉，她道：「請問大娘貴姓？」

井口的老女人道：「妳少給我裝蒜，妳要是沒看出是老娘，受了傷，泡在井裡，自己又上不來，會不呼救嗎？」

張盈盈道：「莫非是米大娘？」

米大娘道：「丫頭，唱工不怎麼樣，做姿可不賴呀！要上來嗎？」

張盈盈一聽這口氣就知道要談條件了，道：「大娘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您高抬貴手，我就可以上去了！」

米大娘嘆了口氣，道：「丫頭，妳的命挺硬的，沒爹沒娘，不如早點嫁人，也好安頓下來。大姑娘家的，整天在外面晃盪也不是個辦法。」

張盈盈道：「大娘，您倒是幫幫忙把我弄上去呀！」

米大娘好像沒聽到，嘮叨地道：「妳看我們的順子，廢了一條胳膊，這下子找媳婦可又麻煩點了！都是『飄二』那個缺德鬼，生個兒子八成沒有屁眼兒！我說張盈盈，俗語說：嫁漢，嫁漢，穿衣吃飯。閨女家到了這年紀，還是早點出閣的好，我們順子雖然廢了條胳膊，人也不怎麼英俊，可就是心眼好，不會給人家吃虧，妳要是答應了，對妳對順子和我們兩老，可都是一件大喜事哪！」

張盈盈不出聲，這早在她的意料之中。

米大娘道：「我們都這麼大的年紀了！還能活幾年？米倉這些年也積攢了二三十萬兩銀子，還不夠你們小兩口過的？攏總，也就這點心事了……」

用衣袖抹抹淚，米大娘又道：「盈盈，妳就可憐可憐我們兩個老東西吧！」

張盈盈道：「大娘，婚姻大事，不能兒戲，這要從長計議的。」

米大娘道：「妳就說句準話兒，咱們就算定了！我老婆子作事可不會拖泥帶水的……」

張盈盈道：「大娘，要是我說現在我們不能決定這件大事，妳就不救我了嗎？」

米大娘道：「這是什麼話？我說盈盈，妳就答應了老身，也好叫我樂豁樂豁。爲了順子的事兒，我們老兩口子可被折騰慘啦……」

嘮叨半天，不說救也沒拒絕。

張盈盈悲聲道：「大娘，妳要是壓根沒看見，也還罷了！如今正好碰上了而見死不救，說出去可就不大好聽哩！大娘，我已受了傷，在這酷寒的井水中泡着，就是救晚了，怕也不管用哩！大娘，妳到底是救不救？」

米大娘悲聲道：「盈盈，妳倒是答應我老婆子呀！女人嘛！誰不嫁人？順子不是頂好的，也還過得去，離開了這個村，可沒這個店哩！」

張盈盈道：「大娘，妳要是非在這節骨眼上拿蹺不可的話，那妳就請吧！生死有命，我也認了……」

米大娘離開井邊一會兒，又回到井邊，道：「盈盈，妳可要作個決定，我老婆子就不値得可憐嗎？」

張盈盈懶得理她，只感覺陰寒砭骨的井水，把整個身子都冷痲了。

她想想自己的遭遇，不禁悲絕，死了算哩，救人還要討價還價，這是什麼世界？

這工夫她是閉上眼的，忽然聽到微聲，睜眼望去，一根繩索垂了下來，下面還結了個大疙瘩。

到底米大娘還不是個黑道人物，爲了兒子，她不得不利用這機會試探一下了！

出了井口，張盈盈還是拜了下去，要不是米大娘，說不定十天半月也沒有人來此，天一下雪，人會在一夜之間凍成冰棍的。

米大娘道：「起來，起來！我老婆子實在爲順子的事操心多了。盈盈姑娘，妳也別見怪！將來妳也有爲人父母的時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掉在井裡？」

由此可見，米大娘未看到喬妏害她的事，這件事也不便說出來，她道：「大娘，是包天笑的一個部下把我逼下井去的，後來牆外有人聲，那賊還來不及落井下石就跑了。接着大娘就來了！」

米大娘道：「要不要先到屋子裡把衣服脫下來弄乾？」

張盈盈道：「不要緊的，大娘，回去再換。」

米大娘道：「對對！先跟我回去，別把身子凍壞了！妳放心，大娘喜歡妳是不假，這終身大事可要兩廂情願，强迫不來的……」

張盈盈心想，她是想孫子想瘋了，絕不會用强的。此刻無處可去，到米家去也許是個暫時的避難所。

但是，她也知道米家仍仇視申寒魄，就試探着道：「大娘，這幾天見過申寒魄那個賊子沒有？」

老臉沉下來，道：「沒有，不過有人說，他和冷霞觀的道姑混得挺近的，這小子眞絕，莫不成對道姑有興趣了？」

盈盈道：「那倒不會，那道姑以前未入空門時是他師兄的朋友，聽說他這幾天和『大漠金鵰』包天笑幹上了。」

米大娘道：「是啊！還有人說是他縱火燒了包天笑的行宮，包天笑非宰了他不可。」

張盈盈道：「大娘，救命之恩，今生必報，我要走了。」

米大娘道：「盈盈姑娘，華陰城內，如今龍蛇混雜，良莠不齊，妳一個大閨女怎麼可以放單呢？這兒有親戚嗎？」

張盈盈考慮再三，還是不到米家爲妙，去了總不免嘮叨，而且欠人家的情，不免左右爲難。

她道：「大娘，這兒是有個遠親，反正只要是親戚，暫時容身是不成問題的。」

米大娘道：「是什麼親戚呀？住在那條街上？也好有個聯絡。」

果然還不死心，去了眞受不了，她道：「是個表叔，住在長興客棧後面那條胡同裡，是第三個門……」

米大娘以爲她不會說謊，也就分了手。

但一回家，米順低聲道：「娘，那頭『豹子』來哩！」

米大娘立刻色變，道：「他來幹什麼？」

順子狠狠地道：「還不是來看秀英。娘，不是他，妹妹不會失身，媽的！我贊成爹的主張。」

怪眼一瞪，米大娘道：「老鬼會有什麼好主意？」

也許以爲說溜了嘴，米順吶吶道：「娘……妳還是去問爹吧！反正我以爲也沒有什麼不好。」

揪住米順的衣領，把米順的身子扭過來，米大娘道：「你明知老娘不願意和那老鬼搭腔，要我先去問他？看他那份德性？哼！說，到底是什麼餿主意？」

米順怕老娘甚於怕老爹，道：「娘……百里光那老賊在一家酒樓和爹碰了面，他出了個點子，雙方合作一下，聽說『豹子』手中有舍利金丹，我們得手之後，二一添作五……」

米大娘並未表示反對，事實上任何一方面想扳倒「豹子」都還差一截，要是逢二進一來一次合作，這股實力就是空前絕後的了。

米順見老娘沒有咆嘯跳脚，又道：「剛才我去通知過百里光，就在這兒捉『豹子』……」

現在申寒魄在米秀英房中，她的眼泡像胡桃一樣大，大概哭過很久。

申寒魄喟然道：「都怪我，要不然，妳不會受此奇辱的。秀英，妳放心，胡沖、老康和妳的血仇，我申寒魄是非報不可，絕不含糊。」

沙啞着嗓子，淚水又泛濫了，她道：「寒魄哥，我不怨你，這事也不能怪你。這是我的命，不過小妹有個要求，不知道過不過份。」

申寒魄道：「秀英，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不會讓妳失望的。」

遭此不幸，悲絕心情可想而知，話到口邊，久久不能出口。

申寒魄道：「秀英，不管我能不能做得到，妳即管說出來。」

米秀英忽然側耳聽了一下，低聲道：「寒魄哥，你要快走，人在利慾薰心之下，什麼事都不深加考慮，我爹和我娘都沒有什麼主張……」

前院中傳來了衣袂破風之聲，而且不僅僅只三五個人。

申寒魄自然也聽到了，道：「秀英，府上來了客人？」

連連揮手，她道：「寒魄哥，快走，遲了就走不了哩！百里光和老爹……」兩手食指勾在一起。

申寒魄愕然道：「米大叔會這麼健忘？百里光父子是不講什麼是非的，只是相信流言，以爲我已得到了舍利金丹而已！」

連連點頭，她道：「不錯，他們正是爲了這東西，寒魄哥，快走！不必和他們硬碰。」

深深地感喟，他眞不願和米家的人動手，不論是爲了米倉本人或秀英，都要迴避，可是他們既已和窮家幫勾結，他想迴避就辦不到。

申寒魄道：「秀英，我只想告訴妳，不要自苦，妳在我的心目中仍是完

美的……」

熱淚流濺地，她扭過頭去，道：「寒魄哥，有你這句話，我死了也舒坦，至少有人並沒有輕視我，你快點走吧！」

這工夫米順在後院道：「申寒魄，老爹請你到後面來聊聊，別淨和女人夾纏不清。」

握握米秀英的手，感覺她渾身在微微顫慄，他道：「秀英，妳要保重，我還是那句話，妳在我的心目中仍是冰清玉潔的……」大力握握那冰涼修長的手，大步出屋到後院中。

這兒很寬敞，除了角落處有兩株石榴樹，只有幾個大醬缸。

以米倉父子和百里光父子為首，窮家幫的嘍囉全到了。

米大娘怯怯地站在靠近後門之處，似乎還有點不大好意思。

一臂空盪盪，揮着一臂，像頭挨了幾棒子的野狗，米順齜牙咧嘴地道：「姓申的，斷臂的仇債，利息全加進去了！今天晚上，就真讓你有了什麼奇遇，也飛不了的，要是心眼活動一點，這碼子事兒仍然好商量……」

申寒魄環視一匝，負手仰視天空吐了口氣，道：「姓申的心眼不怎麼活，但却十分識趣，絕不作吃一百粒豆不嫌豆心氣的事兒。」

一陣可厭的奸笑，頗想扮演一頭羊欄之驢，百里光晃着小腦袋，道：「小子，你大概中了邪，或者被什麼妖孽附體，武功突然厲害了起來。媽拉格巴子！我就不信你是鐵鑄的。」

百里光看了米倉一眼又道：「老夫和米老商量過，那東西只有十粒，八成你已經服了一兩粒，餘下七八粒我們也不想獨吞，只要拿出四粒就成。過去咱們窮家幫和米老爹跟你的過節一筆勾銷，還可以交個朋友。」

百里光頓了一會又接着道：「老弟，別看這些部下不怎麼管用，俗語說：船破有底。光是窮家幫中原九個窰口，就是兩三百口子人。真要玩命，赤脚不怕穿鞋的！一旦豁出去了！那結局自又不同，老弟，你要好好想想……」

手一揮，帶着風雷聲，申寒魄道：「百里光，你少在這兒充殼子，耍嘴皮子，在申某眼目中，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半吊子二百五，不見棺材不掉淚，不要說全屬謠言，根本沒有什麼舍利金丹，就是有，你他媽的也是猴子吃芥末，白瞪眼！」

百里光道：「米老，你看這小子這份跋扈勁兒，不給他點苦頭吃吃，還以為咱們都是紙糊的呢！」

米倉道：「申寒魄，憑你的良心，順子捨了一條胳膊，秀英她這檔子事兒也是為了你，怎麼說你也該大方拿出幾粒來……」又來軟的哩！

申寒魄冷冷地道：「大叔，您怎麼硬是不信我的話？我要是真有，別人不敢說，不用你伸手，我會自動送你。」

米順道：「別他媽的淨送空頭人情哩！你們自己人分一分，能剩下多少？鬧片兒湯你倒是一把手，爹，少和他磨牙，幹吧！」

米秀英在屋中道：「爹，娘，你們一直自詡為白道中人，不要說這金丹是有心人造謠想害寒魄哥，根本沒有那回事。就算有，人家不願送人，試問各位的行為和舉止，對得起『白道』這兩個字嗎？前人說：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各位長輩還不懂這點淺顯的道理嗎？為什麼要這樣強搶豪奪呢？」

米倉和百里光不免老臉發燒。

米倉道：「秀英，妳這丫頭片子在胡說什麼？舍利金丹是伽魯大師之物，交白雲和尚也不過代為保管，目的是物色個年輕人予以栽培。」

他看了申寒魄一眼又道：「但白雲大師擅自作主，自私自利，竟把金丹送給了他師弟，他們師兄弟私心自用，立場已失，我們還和他客氣什麼？」

米秀英道：「老爹，這話完全是強詞奪理。伽魯大師不是泛泛之輩，他昔年肯把重責交給白雲，就表示絕對信任他，而白雲大師的任何決定，也就等於伽魯大師的決定，各位長輩還要找些歪理來夾纏嗎？」

百里光道：「米老哥，你們倆公婆是聽閨女的命令行事嗎？這辰光不動手還磨蹭什麼呀？」

米倉向米大娘點點頭，叫米順退下，道：「申寒魄，我們已恩斷義絕，為兒子斷臂復仇也好，為女兒也好，不必談其他。今夜絕不能讓你來去自如，因為你這小子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首先撲上的是百里光父子，米倉才動，鞭淚已呼嘯而到，匕芒穿掠，渾厚的內力如排山倒海，鞭罡幻成碩大無朋的怪蟒，蔽天隱月摟頭罩下。

百里光的竹杖被震開，彎匕在氣流中飛瀉，發出劃破絲絹之聲，「刈」地一聲，百里光的左肩處被挑了一道血槽。

才不過三招，這一傢伙使百里父子盡皆膽寒，同時地他們更相信申寒魄已服過舍利金丹。

如今米倉已出手，雖是三對一，由於申寒魄的內力太渾猛，無人敢和他硬碰，於是米大娘也出了手。

「哈……」申寒魄狂笑着，巨鞭在匕芒中炸開一串震耳欲聾的鞭花。

四大高手的總和，一人獨撐，居然還稍居上風，真是空前絕後。

申寒魄道：「米大叔，米大娘，別人起鬨，我不屑一提，你們兩位也不分是非皂白，死纏不休，真是叫人寒心！」

米倉道：「你不用假惺惺，丹都吞到肚子裡去了，却送空頭人情把圖獻給老夫，小王八子！你令我光火，老夫不會輕饒你。」

百里光又沉喝一聲，三十七八個堂主和香主，像人牆似地壓了上來，橫七豎八，密密重重的竹杖，真像是編織得堅如鋼鐵似的碩大竹筐竹簍，牢牢罩住。

窮家幫的人死在申寒魄鞭下的不少，他們可不管什麼金丹銀丹，他們都希望自己的竹杖能首開紀錄在他身上戳個窟窿。

申寒魄的鞭匕上發出無窮的威力，對手當然不好受，但反震力之大，使他自己更不好受，人太多，每人捅一竹竿就是三十餘竿，何況四大高手的乘機攻擊，才是最大的危機。

米秀英在屋內道：「寒魄哥，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你走吧！」

申寒魄早有此意，他不便向米氏兩老下煞手，可是，萬一他們向他下煞手，這反應就不可能輕描淡寫，必也是激烈兇猛的了。

對，不能打下去，應該速離此處。

全力掃砸二十餘鞭，正要抽身，且身子已掀起，米倉和百里長虹一左一右竄起，米倉駢指猛戳他的左腿彎處的「陽關穴」，如點中，這隻腿就要廢掉，百里長虹的點穴鐝疾點他右脚心的「湧泉穴」。

兩人的狠勁相似，目的也差不多，都想在人前出次風頭，如果金丹在他身上，可能多分一粒。

世上有兩種人，其中一種是走極端的。那就是「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

申寒魄自內力陡增之後，即使在施展輕功時，只要暗運內力，也能使輕功更高更輕靈，也更飄逸些。

他的身子往前一傾一挺，再斜昇五六尺，閃過了那要命的一擊，正自下落，米大娘突然補上了百里長虹的缺，如今等於米氏夫婦夾擊他。

而百里光一看這是取巧的機會，如米氏夫婦仍未得手，他必能得到便宜。

米氏夫婦欺近，四掌切劈如刀，米大娘的一掌會砍在他的背上，但他仍然渡過難關，可是力已用盡。

百里光的杖適時又自他左後側腰上猛戳而來。

理智似乎是一種絆勒或障礙，但它能告訴人類，為什麼不能通過？但可惜很多人做的很多事，却都摒棄了理智。

在性命危急時，內力用老的申寒魄，只好揮匕去格，可是這一杖是百里光全力的一擊，在匕身上一震一滑，仍然自他的背上挑開了衣服及皮肉。

危機還沒有過去，因為這些人一旦不顧身份和名譽了，也就不顧一切，不管自尊，放棄良心，只有一個極單純的意念——撂倒他。

米秀英在悲呼：「爹，娘，你們再不住手，我就自絕……」

這話即使只是帶點威脅成份吧！也該有些嚇阻力量呀。

可是大家都成了聾子。

百里光那一挑的危機才過，百里長虹和米氏雙老又在三個角度上同時攻到。

這種不給人喘口氣的狂攻猛撲的方式，就是萬能者也無法全身而退。

申寒魄知道今夜要糟，米氏雙老的兩掌，一中左腹，一中右背，幾乎都是要害。

而百里長虹的一鐝，已正中他的「盲門穴」。

「蓬」然大震，這個處處叫人頭痛的「豹子」，已摔在地上，在此同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興奮得狂嘶起來，也至少有二十餘杖向他戳來。

百里長虹大喝一聲「住手！」

他叫道：「幹什麼？難道各位對本人這一鐝的功力還不信任？此人雖然功力高絕，這一鐝却是實實地點在他的背後『盲門穴』上。此穴在『胃倉』與『志堂』穴之間，一個時辰之內不解，就會氣絕，你們躭心什麼？」

一看兒子出了風頭，百里光這份風光可別提了，道：「米老、米大嫂，媽拉格巴子！我說過，這小子太難調理，咱們不合作，誰也得不了手，雖是長虹點了他的穴，咱們的助攻也功不可沒呀！」

這話使心頭妬嫉的米氏夫婦舒坦多了。

米老頭道：「百里兄這話真叫人聽了順耳，現在第一步咱們來搜身，為昭信實，我們四人共同進行，百里兄和在下來搜，老伴和長虹大姪子在一邊監視，貴幫部下後退二十步戒備。」

百里光道：「這法子我贊成，你們退下去。」

三十來個窮家幫的人退了下去，此刻躺在地上的申寒魄，本來面色慘白，此刻已微微泛紫，可是這些人都夠陰的，誰也不點破。

可是米秀英臉上流濺着淚水奔了出來，一看申寒魄的臉色，猛然一震，伸手試他的脈搏，嘶聲指着百里父子及自己的父母道：「你們自己說……你們是什麼人？人都快要死了！你們又不是瞎了眼，都在裝糊塗。為了金丹，不管別人死活，娘，別人可以昧着良心幹，別人可以不要臉，娘，妳不是那種人，快點解開他的穴道，救救看。」

沒有人動一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點了這頭「豹子」的穴道，誰也不願功敗垂成的。

米秀英不知道點的是什麼穴？再說米家的點穴法和百里長虹的也截然不同。

她焦灼地道：「是……是誰點的？」

百里長虹漠然道：「是區區點的。」

米秀英道：「百里少俠，請你馬上

爲他解穴，我以生命保證，即使他能醒，我也要他讓你們搜身。」

斷然搖頭，傲然地道：「這東西太重要，他也未必放在身上，恐怕要用點刑才行。米姑娘不必躭心，他並沒有死，只是在下點得極重，一個時辰不解穴，就可能死亡或殘廢。」

米秀英團團轉着，向米氏夫婦跪下，悲聲道：「爹、娘，就算有金丹，咱們米家的人也不能昧着良心，不擇手段地奪取，請爹娘看在不幸女兒的份上，先解了他的穴道，女兒保證，他如果眞有金丹，女兒必能讓他拿出幾粒來。」

米老頭木然地道：「秀英，爹和娘與人共事，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們作不了主的……」

百里光已暗暗打招呼，要米大娘攔住米秀英，米老頭和百里光開始搜身，他們搜得十分仔細，即使是衣袖、褲腰、褲脚邊緣的夾層中都一一捏過，什麼都沒有，袋內只有約二三兩碎銀子。

米秀英悲呼道：「世上本就沒有舍利金丹，這不過是以訛傳訛。爹、娘，快把人家解開吧！」

米倉不勝其煩，道：「小王八羔子！妳再聒噪不休，我就斃了妳！搜不到可以弄醒他再逼供，天下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百里長虹道：「在下解穴以前，最好先把他綑牢，一點也馬虎不得，我總覺得這小子必已吞過金丹，不然的話，就不可能那麼難倒弄。」

百里光附和着道：「米大嫂，快去找繩索，把他綑好。」

米大娘道：「何必多此一舉？你解穴，我點他另外的穴道，讓他能聽能說就是不能動不就成了。」

百里長虹冷冷一笑，道：「米大娘，這種穴在下又不是不會點，但凡是點了這種穴道，功力高的人極有可能很快自解穴道，萬一被他跑了……」

絕對沒有人想到，申寒魄的雙目微微睜了一下又閉上了。

他被點了「盲門穴」，在當時運氣一衝知道自己內力極大，却還作不到瞬間解穴的火候。

他只好裝死，想暗暗觀察這些白道高手的心術到底壞到什麼程度？反正他相信，他們在未獲舍利金丹之前，絕不會宰了他。

現在他已看穿這些人，包括米家兩公母在內，都是些隱惡揚善的混蛋傢伙，枉稱白道人物；即使黑道一些煞星，有的還有其做人的最低原則哩！

妙的是，由於百里長虹的功力比他的老子還高，這一傢伙點得既重又實，而申寒魄故意使充於臉上的血泛出紫色，造成了這些人的幻覺，以爲他即使沒死，自己解穴是絕對辦不到的。

因此烏金鞭還在他的右手邊，彎匕也還在他的左手掌中。

幾乎只是呼吸了三五次之下，眞氣已流佈全身百骸，順暢活絡無比，在一陣長笑聲中，人如熱鍋中的爆豆彈射而起，鞭似出洞的怒蛇，狂捲暴纏。

立即在百里長虹的脖子上纏了六七道，根本不給他脫身反轉的時間，貫力一抖，百里長虹怪叫聲中，身子疾轉砸向院牆。

「啪」地一聲，連那單牆都被砸倒了一半，百里長虹的脖子只剩下兩根筋及一點皮肉相連，這一砸之力，顱骨碎裂，全身都已經蹂躪了。

沒有人想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也就沒有人準備提防。

在百里光悲吼着撲向牆邊時，申寒魄已上了屋頂，森厲的目光中隱佈血絲，冷芒暴射如古墓中的燐火。

他道：「糾纏如不就此停止，最好都把你們六陽魁首掖在腰帶上！秀英，妳要好自爲之……」

米秀英本想呼叫，可是一種沉厚的自卑使她揚起的手又垂了下去，悄悄地回屋而去。

而現在，這後院却亂成一團。

百里光蹲在亡子身邊，老淚縱橫。少年喪父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這是人生的三大不幸，全叫百里光給碰上了。

百里光已近七十，兒子正值英年，老伴也死了多年，眞正是絕子斷孫，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　＊　＊

張盈盈離開廢耕的菜園子，眞是恍如隔世，除非立即回到石榴鎮的老家，如果仍在這華陰縣，以她的武功底子，隨時都會有危險，而且她的危險也就等於申寒魄的危險。

況且她沒有死，一旦喬妐知道了，仍不會放過她的。

如果要回家，也要設法通知申寒魄，現在怎麼個通知法呢？

出了廢園不遠，這一帶住戶稀落，時已深夜，行人絕跡，忽然前面轉角處一個長長的人影緩緩延長，終於轉了過來。

她本想停下來，可是此人衣著光鮮華美，像個地方上的紳士，緞子團花寶藍皮袍，在月光之下微微閃光，不疾不徐的行來。

華陰縣的男人不會全是江湖人吧？自嘲地一笑，繼續前行，而且是低着頭走，在雙方交臂而過時，這人忽然打住且開了腔，道：「這不是張盈盈張姑娘嗎？」

張盈盈陡然一震，前行七八步才停下來，道：「這位怎麼認識小女子？」

這人笑笑道：「張姑娘天香國色，不要說這華陰縣小地方，就是通都大邑，要找第二位這麼動人的姑娘也找不到呀！」

張盈盈發現此人長得頗俊，只是

雙目烱烱，看人時有那麼點邪氣，一個女人只要稍稍一留意，就可以發現一個想接近她的男人的心術正不正了。

她道：「說了半天，尊駕是……」

這年輕人緩緩走了回來，道：「在下是誰並不重要……」

張盈盈見他語言支吾，問了兩次却不說出身份來，相信這人不是什麼正人君子，回頭就跑。

奔出很長的一段路，那人似乎沒有追來，才慢慢停下來喘息着。

但是前面轉角處又轉出一人，正是剛才那人。

張盈盈大吃一驚，這傢伙的脚程好快呀！今夜眞是倒了楣，在喬妐手中大難不死，如今又被寃鬼附了體，恐怕很難脫身了。

張盈盈根本不出聲，回頭又再狂奔，而且由於這一帶較熟，自這家院內竄入另一家，或者改變方向，專在民戶中穿來穿去。

巧的是，她竟又回到了那廢園附近。

心中一動，這廢園中有小屋可以暫時藏身，只要聽到聲音，就自後門逃走。

人在惶急時，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事，那就是這廢園太偏僻了。

當她進入廢園，一頭鑽進小屋中猛喘着時，門外有人道：「張姑娘，妳這是何苦呢？」

張盈盈差點跳了起來，她知道，此刻是絕對跑不掉了。

她撫着狂跳的心口，吶吶道：「你……你是什麼人？老是跟着我……要幹什麼？」

這人攤攤手，道：「我當然要告訴妳我是什麼人了？我跟妳是因爲上次我不在家，聽柳十七說，妳是一個大美人，總是念念不忘，就出來找尋，眞想不到這麼巧，這緣份之說，眞是不能不信哪！」

張盈盈心頭一沉，道：「你……你是包天笑手下的人？」

笑着點點頭，這人道：「妳大可放心！跟着我們，天下任何地方都去得！」

張盈盈心想，聽說包天笑的部下全是閹人，這種人反正不能人道，總算還沒有失身的危險，最壞也不過是被輕薄一番。

當然，被輕薄在女人來說，也是一大侮辱。她道：「你是內護衛還是外護衛？」

她想先瞭解對方的身份，再決定能否一拚。

這年輕人得意地笑笑，似乎在說：內外護衛算得了什麼？淡然道：「在下是『沙漠之王』的獨子，我叫包慶堂。」

這一驚幾乎是心弦繃斷，無怪這人有點面熟，似乎在那裡見過哩！他是包天笑的獨子，就難怪他的脚程那麼快了。

心頭又是一驚，先前的想法突然又被推翻了——包天笑的兒子會是閹人嗎？

這工夫包慶堂已發現她驚惶失措，身子一晃已到了她身邊。

張盈盈神不守舍，要閃避已遲了一步，脈門已被扣住。

一顆心似已跳到喉頭，她知道此刻似已逃不掉與米秀英同樣的命運，她眞後悔，剛才該撤劍主動和他拚的，拚不過再自絕。

可是她忽略了一件事，如果拚不過，想自絕也一樣辦不到的。

她切齒道：「包慶堂……你要幹甚麼？」

像頭餓狼，得到美食，還不大捨得狼吞虎嚥地胡亂下肚，總要先欣賞一陣子，但另一隻手却大施祿山之爪，不老實起來。

包慶堂邊輕薄邊「嘖嘖」連聲地讚賞，道：「果然是極品……幸虧妳沒有落入家父之手……這也是咱們有緣份。不妨告訴妳，本人的身手和家父差不了多少，跟著我，沒有不能去不敢去的地方……」

動手動脚之後，沒有一頭狠還能忍得住的，涎著臉邪氣地笑著，去解她的衣扣，道：「盈盈，我不像家父，成年累月的換女人，妳不要怕……反正女人嘛！哪個不經過這一關……」衣扣盡解，顫巍的雙峯完全裸裎。

她想踢他甚至咬他，但用不上力，眼睜睜地要被這頭狠蹂躪個夠。想想自己的身世，不由淌下淚來。

包慶堂道：「盈盈！別難過，這檔子事兒，誰能免得了？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多麼邪氣的話？這工夫她已被弄到那內間的床上。

要嚼舌根也辦不到，這眞是人生至悲至慘的遭遇，可是絕沒想到，包慶堂竟鬆開了她穴道：「妳要是乖乖地順著我，我就不必制住妳的穴道。這樣才有意思，我不欣賞家父那種玩女人的方式。」

穴道一解，張盈盈不顧一切，狠命踢出一脚，大叫「救命！」但沒折騰到三招，又被制住。

包慶堂道：「盈盈，想不到妳還這麼貞烈，好！我就喜歡妳這種女人。現在嘛，要遷就點，到了大漠，妳不久就當上了王妃哩！」

這次可不客氣了，反正狗到天邊吃屎，總不外乎去扯她的下衣，而且很快地發生了悲慘而又不會留下孽根的事。

就在這工夫，包慶堂忽然感覺一股勁風自後面襲到。

一般說來，在這色授魂與的情況下，警覺性是不會高的，可是此人不但有一套，而且頗有經驗，只一閃，轉過身來，幾乎揪住了對方的鍊刀。

「刷」地一聲，鍊刀又收了回去。

包慶堂道：「妳……妳不就是父王

的愛妃毛錦秋嗎？」

毛錦秋冷冷地道：「放屁！包天笑是甚麼東西，也配稱孤道寡？」

包慶堂輕薄地笑笑，道：「妳和父王睡過覺，怎麼可以這麼說話？」

毛錦秋「刷」地一聲，鍊刀又電射而至。

包慶堂想去揪住鍊子，仍然未揪住。

他不由光火，道：「毛錦秋，妳知不知道誤了我的大事會有甚麼後果？」

「呸」地吐了口唾沫，她道：「你們一對寶貝父子，只要是女人就成，那還不簡單，這華陰縣內有的是賣大炕的半掩門，去物色物色，都可以當甚麼五百歲的妃子了。」

其實這話連她自己也罵上了。

齜牙咧嘴地發了一會狠，待毛錦秋再攻一鍊刀未中而回收時，包慶堂打蛇順竿上，往上一貼，未見他撤劍，只聞「嗆」地一聲，手中的匹鍊驚虹閃爍，一柄緬刀已抖顫著攻了上來；他這緬刀捲起來不過兒拳大小，可以放入袖內。

毛錦秋有點手足無措，急忙以鍊刀把手短兵相接而且後退。

可是包慶堂是絕頂高手，「霍霍霍」一連七八刀，毛錦秋左支右絀，差點被門檻絆倒，要不是身後有人彈出一粒磚屑，包慶堂不得不求自保而閃避，毛錦秋可能會掛彩，這工夫她已退到院中。

包慶堂也追到小屋門外厲聲道：「甚麼人鬼鬼祟祟地？」

這工夫自屋中又射出十來枚磚屑，勁道足，準頭大，每一粒都指向他要害。

急忙閃過，知道來人擅長彈指神功，而暗中有幾人還沒弄清，自己作的事又不光明，只好借機下台，上了屋面，沒看到人就走了。

這工夫毛錦秋急忙入屋，見張盈盈正在整衣服且想自後窗逃走，她道：「張小姐，我看這辰光四面楚歌，遍地都是狠，跟在我身邊可比較安全多了！」

張盈盈暗暗一嘆，這可眞是流年不利，怎麼沒有遇上一個好人呢？

她道：「毛錦秋，妳雖然不是狠，危險性却比他們還大。」

「咯……」蕩笑了一陣，道：「丫頭，妳說的也不算過份，我不是個甚麼正經女人，不是正經女人也就不作甚麼正經事兒。跟我走吧！」

氣咻咻地揮着手，張盈盈道：「為甚麼要跟妳走？又要作人販子，販賣人口嗎？」

點點頭，毛錦秋道：「這麼說也沒有甚麼不對，有了妳，和申寒魄交換一兩粒舍利金丹，大概沒有問題。張盈盈，這對妳來說，也算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別人有這身價，有這份量嗎？」

張盈盈冷蔑地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妳怎麼老是作些下三濫的事？妳難道不知道？一旦落入申寒魄和『飄二爺』手中會有甚麼下場？」

毛錦秋笑起來很有一股子邪蕩的媚勁，要不，像包天笑那種成年累月換女人的大色狠，怎會對她仍有興趣？可見她不僅僅會點媚術，外型也罩得住。

毛錦秋道：「張盈盈，這當然不用妳說。不過，為了舍利金丹，為了未來揚眉吐氣，這檔口擔驚受怕也是應該的呀！」

張盈盈知道自己和這女人相差很多，却知道毛錦秋不敢殺她，拔劍就猛刺過去。

她們之間相差的確很懸殊，毛錦秋根本未打譜用鍊刀，連閃三劍，道：「盈盈，跟阿姨走吧！我只求妳幫我一次小忙。」

張盈盈繼續揮劍，道：「妳不配獲得舍利金丹，妳這種人一旦功力倍增，豈不天下大亂了？」

才不過十七八招，張盈盈的肘關節被撞了一下，那正是「天井穴」，長劍再也握不住，「噹啷」聲中落地。

毛錦秋的兩根指頭按在她的「胸鄉穴」上，蕩笑著道：「人要知好歹，我要是把妳賣到勾欄院裡，一天到晚生張熟李地折騰妳，那個滋味可夠妳受的了！我勸妳別和我耍骨頭了！」

心頭一沈，面前這女人是無惡不作的，一個人到了這地步，眞是甚麼事都能作出來。

可是張盈盈也知道，她若要賣妳，就是給她磕二十四個響頭也沒有用，她冷冷地道：「妳眞是個人渣子。」

突然自身後傳來冷冰冰的聲音，道：「放手……」聲音低緩，却是字字入耳。

毛錦秋仍然把二指按在張盈盈的穴道上，轉過身來，她所最忌憚的人物，就站在門口。

她不忘斷指之痛，屈辱之仇，至於她和百里長虹的結合，那倒無所謂，好在百里長虹比她年輕，但她更不能忘記這道姑的奇絕武功。

冷香淡然道：「毛錦秋，現在我再饒妳一次，妳走吧！最好是走得遠一點。千萬別再讓我遇上妳！」

毛錦秋已確定對方不想宰她，她還不想就此一走，道：「冷觀主高抬貴手，我很感激，不過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冷漠地揮揮手，冷香道：「本來妳是沒有資格問的，就再破例一次。問吧！」

眼珠子疾轉一陣，毛錦秋道：「請教觀主，到底有沒有舍利金丹？妳服了幾粒？申寒魄服了幾粒？」

冷香道：「毛錦秋，我如果說沒有，妳絕不會相信，我必須告訴妳，在目前這個大漩渦之中，妳是實力最單薄的一人。走吧！妳是不夠格的。」

扯着張盈盈退了兩步，毛錦秋道

：「冷觀主，要是我不憐香惜玉，毀了張盈盈呢？」

冷森地一哂，冷香道：「妳以為我這出家人會憐香惜玉嗎？」

毛錦秋道：「到目前為止，我知道申寒魄似乎仍然非她不可。」

冷香道：「我要是不信守剛才那句饒妳一次的諾言，張姑娘很有可能寧願犧牲自己，也不希望再讓妳漏網一次。」

果然，張盈盈含淚道：「冷觀主，小女子家破人亡，又迭遭橫逆，而當意的人却又是殺父仇人，妳就讓她把我殺了，妳再為我報仇也不遲。反正我早就活夠了！」

冷香道：「既然這樣，我也就不必堅守剛才的諾言了！毛錦秋，這可是妳自己找的……。」

毛錦秋一鬆手，張盈盈一頭栽向冷香，看來像是收勢不住的樣子。

而冷香非去扶她不可，毛錦秋趁機溜了。

她逃出菜園子不遠，追上了三個人，道：「以三位的身手大可和她一拚，為甚麼始終不出面？」

為首之人道：「錦秋，不久的將來，我們會讓妳知道到底誰厲害？現在先讓他們去咋唬吧！」

此刻在木屋中，冷香道：「張姑娘是何時出來的？怎麼會落在毛錦秋的手中？」

囁嚅了一會，吶吶道：「我太悶……想出來走走……」

淡然一笑，冷香道：「是和寒魄一道出來的嗎？」

連連搖頭，張盈盈道：「不是的，不是的……」

冷香的經驗更豐富，知道她瞞著甚麼不說出來，道：「張姑娘是不是住在本觀內不舒服？或者有人待妳不友善？」

她勉強地搖搖頭，冷香已猜到了幾分，伸手放在她的肩上，感覺衣服濕透，她的身子有點顫抖，道：「張姑娘，妳的衣服全濕透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實在也無法掩蓋了，她道：「實不相瞞，我不久前掉落在井中，還差點送了一條命。而今夜迭遭的驚險，有的人一輩子也不會遇上一次的。」

到底還是個大孩子，想到死裡逃生的傷心處，不禁悲從中來。

冷香的目光中閃過一絲奇特的色彩，古人有「芳蘭生門，不得不鋤」之說，也就是說，就算美而香的蘭花若生在門前路上，也要鋤去。

這張盈盈實在就等於一株名蘭，可惜她擋住了路……

冷香柔聲道：「告訴我，發生了些甚麼事？」

張盈盈道：「冷觀主，有件事我不想說……」

重重的一哼，冷香踱到門口，面向門外道：「妳不說我也能猜到三四分，是有人把妳推下井去的，對不對呢？」

吶吶半天，張盈盈道：「觀主看見了？」

冷香「嗯」了一聲，不置可否。

深深地嘆口氣，餘悸猶存地道：「希望觀主聽了這事之後，就當我已經死了！回去也別提這件事。」

點點頭，表示大致可以接受。

悲泣哽咽著，張盈盈掩面低訴，道：「絕對沒想到，令師妹出門抓藥，暗暗邀我陪她，却帶我來此，去看那口深井，當她問過一些話之後，砸了我一掌推了下去。」

冷厲的嬌靨上像結了一層霜，冷香道：「妳們都談了些甚麼？」

張盈盈道：「她表示她也喜歡申寒魄，所以她不容許第三者插足。」

冷漠地，冷香又道：「一定還談了些別的。」

猶豫了很久，張盈盈道：「另外還談到了舍利金丹的事，她似乎承認偷吞了金丹……」

冷香道：「妳們還談了些別的，我希望一字不漏。」

張盈盈怯怯地道：「觀主，沒……沒有了……」

冷香斷然地道：「還有。」

心弦一繃，心道：莫非眞正要命的主兒是她不成？我知道她更喜歡申寒魄，她會比她師妹大方仁慈，放過大好除去情敵的機會？

但是，心一橫，她道：「有些話觀主聽了會惱火。」

冷香道：「說說看吧！」

張盈盈只好把在井邊和喬妉的全部交談都說了。

意外的是，冷香動也沒動，很久很久才道：「妳也知道服過舍利金丹的男人會下瀉，如果女人服下，不會瀉，但會縮短老化的時間十分之九，甚至更快些。不過要是廢了武功，就可以避免加速蒼老，是不是？」

突然轉過身來，可知冷香有多驚奇，有多重視這件事，道：「張姑娘，妳怎麼知道這些事？」

張盈盈道：「我是在無意中聽到別人說的，也許是以訛傳訛，並不可靠。」

神色蕭索地搖搖頭，冷香道：「不是以訛傳訛，這是眞的。妳可聽說過，廢了武功可以避免老化，要想再恢復武功，是否仍加速老化嗎？」

搖搖頭，張盈盈道：「這個我就沒聽說了。」

由冷香的表情看來，她似乎知道這一點。

冷香道：「妳怎麼知道我服過金丹？又怎知申寒魄也服過？關於老化的事是誰說的？」

張盈盈道：「這憑常理去推斷就知道了！以妳們的年紀和過去的造詣一比較，就不難確定。至於老化的事，是『天竺三仙』說的。」（未完．十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誘鬥各派掌門　志在擄走姥姥

上文提要：陸翰飛雖然沒有受傷，但一口眞氣亦無法提聚，溫如玉只好在地下密室看護住他，不讓他走動。江湖上已盛傳藏寶地圖在陸翰飛的手上，黑白兩道都跟踪而來，地室上面守住的是獨眼乞婆和紅兒，扮作婆孫二人，瞞過千手儒俠；繼之而至的沙無忌、楊開源、東門子艮、嘉檀尊者纏住獨眼乞婆，白衣教主出面干涉……



綠衣人被他迫退了兩步，那敢大意，身形一穩，氣聚丹田，雙掌平胸，直待他掌勢快接近身前，才雙手齊出，朝前推去。

這一下提足十成力道，迎擊而出，但聽一陣狂嘯，兩股力道在彼此手掌外五尺之處接實。

正因嘉檀尊者拍的這一掌，又是陰柔勁道，故此他的掌風，雖然凝厚得如同有形之物，但除了綠衣人掌聲帶着厲嘯之外，兩掌接實，却聽不到半點聲響。

兩股力道停在中間，誰也無法再推進半尺，僵持足有一盞熱茶工夫。

綠衣人只覺對方發出的陰柔勁道，不但奇重如山，而且還有絲絲寒氣，不住滲入自己掌力之中，已可感出，身上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哈哈！」

嘉檀尊者突然大笑一聲，右掌如斧，竟然在僵持之中，攔腰橫斫而來，他左手陰柔之勁，絲毫沒有退縮，右手這一掌，却竟然使出陽剛力道，勢如山崩，力逾千斤，凌厲無比！

綠衣人雙掌貫注全力，正好抵住對方一隻左手，不敢絲毫鬆懈，那裡還分得出手，抵擋對方右掌？

心頭大感驚駭，暗想：「糟了，自己果然和他走不出五招！」

那知心念才動，驀覺嘉檀尊者劈來的兇猛掌風前面，另有一陣仿如薰風的潛力，把自己身子，向右撞出了數尺。

嘉檀尊者自以爲這一招穩可得手，萬沒料到對方會在雙方內力相抵觸之下，突然躍開，心中不由大奇！

只聽白衣文士沉聲道：「你們已經五招了！」

白衣崆峒等人，袖手旁觀，瞧得大爲凜駭，因爲綠衣人只是白衣教主手下一名侍衛，功力之高，竟然不在自己幾人之下。

尤其嘉檀尊者出手奇詭，忽剛忽柔，不可捉摸，舉手投足之間，無不含有驚心動魄的威力。

正當此時，只聽「蓬」然一震，兩條人影倏合乍分，同時後退了兩步。

原來白衣文士喝聲方落，綠衣人躍開了身子，突然雙足懸空，騰身躍起，雙掌掄劈，一招「風雷交擊」，直向嘉檀尊者當頭劈落！

他是聽到白衣文士的喝聲，抖擻精神，盡力施爲，這一掌由半空而下，當眞勢如山崩，力逾千鈞！

嘉檀尊者因方才一掌落空，正感驚奇，此時乍覩對方雙掌轟擊而來，口中陰嘿一聲，不慌不忙，從容一邁右腿，身腰斜挫，右掌護胸，左手托天，一招「天王托塔」，暗中運起陽罡內勁，直向綠衣人劈下的掌風迎去。

這一下，雙方全都凝足內力，而且發出的掌風，全是剛猛力道，一股下壓，一股上迎，爆起「蓬」然巨震，茅屋搖晃，灰塵斷草，簌簌直落，旋

風四溢。

兩人居然半斤八兩，功力悉敵，但聽颯颯兩聲，衣袂飄風，雙方各自被震得心浮氣動，脚落實地，同時後退了兩步。

嘉檀尊者心頭不禁大爲駭異，方才一連五招，對方內力分明比自己要差得多；這一招對方凌空發掌，身懸虛空，照說該再打個折扣；那麼一掌接實之後，對方最少也得被自己震出五六步去。

但他居然和自己平分秋色，功力悉敵，寧非怪事？

他心念閃電，原是一瞬間事，綠衣人身形落地，並不稍息，身子朝前一衝，雙掌「金鼓齊鳴」，閃電朝嘉檀尊者擊到。

嘉檀尊者想不到對方五招之後，內力驟然增强，發掌出招，勢如驚濤駭浪，猛烈無比。當下一提丹田眞元，力貫雙掌，使了一招「八部天龍」，硬砸來勢。

在五招之後，這是第二次硬打硬接，兩人不但各存戒心，更含有一爭高下之意。

是以這一招出手，四掌乍接，又爆出「蓬」然大震，但兩人脚下馬步，誰也未曾移動半分！

不！嘉檀尊者和綠衣人，兩掌接實之後，突覺一股極强的陰柔暗勁襲到身前，心下陡然一驚，急忙暗運功力向前逼出，已是不及，只好後退半步！

白衣文士喊道：「還有兩招！」

「不錯！」

嘉檀尊者面露獰笑，舉步一跨，突然欺到綠衣人身側，右手中食兩指一併，疾向對方眉心點去！

白衣文士嘆道：「這是魔教中最厲害的『透骨陰指』了。」

嘉檀尊者一縷指風，悄無聲息的透指而出，突見綠衣人脚下一個跟蹌，身子向右轉了一圈，正好避開自己指風。

這情形，驟看起來，似乎是綠衣人一時措手不及，才身向右轉，用以閃避嘉檀尊者的指風。

嘉檀尊者心裡明白，這一指「透骨陰指」，自己早已算準部位，綠衣人除了硬接，决難躲閃得開。

何況他轉了一個圓圈的身法，並非出諸自然，好像被人在右臂撞了一下似的。

心念疾轉，回目瞧去，白衣文士正好站在綠衣人右首，雖然他依然背負雙手，若無其事的仰頭向天，傲然而立。

但嘉檀尊者是何等人物，這一瞧，胸中登時瞭然，難怪綠衣人內力明明比自己差得許多，但五招之後，竟會突然轉弱爲强，和自己功力悉敵，原來是他暗中施展「隔空傳力」之術，把眞力灌輸到綠衣人身上！

他這一發現，心頭猛地一驚！

要知「隔空傳力」之術，出於天竺白骨教，其人多穿白衣，信奉「白骨觀」，難道這白衣教，就是當年白骨教支派不成？

這一段話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電光火石，一瞬間事，綠衣人身子轉了一圈，嘉檀尊者一指落空之際，白衣文士又冷峻的道：「還有最後一招！」

「嘿！」

嘉檀尊者右手迅速收轉，借勢又向前欺進了一步，左掌跟着朝綠衣人當胸印去！

他這一下身子欺進，當眞快得無以復加，但拍出的左手，却十分緩慢，幾乎不能再慢，看去只是徐徐朝綠衣人胸口湊了上去，縱是三歲孩童，也不難避開。

但大家目光和他手掌一接，登時大吃一驚！

原來嘉檀尊者一隻左掌，在這一瞬工夫，通體變成金黃顏色，雖是慢吞吞的推出，但手掌過處，四週發出「嗤」「嗤」細响！

綠衣人驟睹對方施展煞手，臉上顯出無比凝重，雙掌當胸，緩緩提起右脚，極度小心地斜斜跨出！

但目光却依然緊緊注視着這隻金色手掌，絲毫不敢放鬆，雙掌也緊護胸口，略見顫動！

白衣崆峒、東門子艮、獨角龍王等人，也被這最後一招的緊張形勢，壓得屏息凝神，目不稍眨。

就是當門而立，先前一直仰首向天的白衣文士，此刻也感到情勢嚴重，背負着的雙手，忽然攏到胸前，掌心握緊，兩道明亮的眼神，透過蒙面白紗，緊盯着嘉檀尊者，現出無比關切！

「轟！」

嘉檀尊者終於發出掌力，靜夜之中，轟然巨响，屋頂掀翻，土垣倒坍，兩扇門板直飛出十餘丈外！

茅屋中，迷漫起一片滾滾塵土，這眞是驚天動地的一擊！

綠衣人悶哼了一聲，向後震彈出七八步遠，身軀搖晃，脚下連劃之字，終於站定身子，因他有綠紗蒙面，瞧不出臉色，但見他雖是凝立不動，但身形在微微抖顫，想來負傷不輕！

就是站在他身後的白衣文士，也接連後退了三步，一身白衣起了猛烈波蕩，宛如立在大風中一般，吹得衣帶不住飄揚！

但綠衣人並沒因此倒下，自然算是接住了嘉檀尊者十招。

白衣文士重又恢復了他仰首向天的冷傲態度，朝嘉檀尊者冷冷的道：「十招已過，你該走了吧？」

嘉檀尊者目光瞥了綠衣人一眼，陰笑道：「他還能出聲嗎？」

綠衣人凝立不動，大聲道：「魔教中的『金手印』，也不過爾爾！」

嘉檀尊者臉色大變，喉中陰嘿一

聲，紅衣閃動，頭也不回的朝外就走。

白衣文士迅速從懷中掏出兩粒丹葯，自己迅速把一粒納入口中，然後閃近綠衣人身側，道：「你快服下。」

綠衣人身軀晃了兩下，猛地噴出一口鮮血，聲音微弱的道：「不……不成了，被……被『金手印』擊……中的……人，無……葯……可救……老奴……要……去了……兩位……公主，保……重……」

他說話斷斷續續，十分吃力，說到最後，聲音更是微弱，人也跟着往地上倒去！

白衣文士突然尖叫道：「金叔叔，你快吃下去，這是……」

他話聲未落，綠衣人口中噴出一道血箭，雙脚一伸，業已死去。

「金叔叔……」

白衣文士失聲叫出，但他只叫一聲，忽然住口，一下站起身子，依然恢復了他的冷傲態度，回頭朝白衣崆峒、東門子艮等人，冷冷的道：「你們怎的不走？」

白衣崆峒楊開源聽他方才失聲尖叫，嗓音尖脆，不類男子聲音，心中對這神秘莫測的白衣教主，感到十分懷疑。

雖然方才目覩對方僅僅一個手下之人，武功已是如此了得，只怕合自己幾人之力，也未必是對方對手。但自己幾人追踪而來，目前已有頭緒，南嶽門人是被五毒教的人所劫持，而且五毒教的獨眼乞婆區姥姥，此時已被嘉檀尊者制住穴道，自然不甘心因此退去。

當下目光迅速和東門子艮互望了一眼，說道：「兄弟和東門道兄，沙幫主一行，既不是和嘉檀尊者同路，也沒和尊駕有約，似乎並沒離去的理由。」

白衣文士冷哼一聲，回頭朝身後三個綠衣人道：「你們把金叔叔和五毒教的這個老婆子，一起送回去吧！」

三個綠衣人答應一聲，一個扛起綠衣人屍體，另一個正待朝獨眼乞婆身邊走去。

東門子艮突然跨前一步，攔在獨眼乞婆身前，喝道：「你們還不把她放下？」

白衣文士連頭也沒回一下，只是吩咐三個綠衣人道：「你們先行回去好了。」

獨角龍王沙無忌洪聲道：「你們要把獨眼乞婆帶走不難，也得先勝了咱們。」

白衣文士冷漠的轉過身子道：「有我留在這裡，還不夠嗎？」

仙人掌左浩嘿聲道：「你就自信能夠抵得住我們六人聯手之力嗎？」

白衣文士兩道眼神從白紗中透過，向六人掃掠了一眼，道：「你們就聯手圍攻我一陣試試！」

白衣崆峒心中暗想，對方三個綠衣人個個身懷絕技，武功不在自己幾人之下，既然對方要他們回去，只留下一個白衣教主，武功再高，要想獨力勝過自己六人，只怕並非易事。

獨眼乞婆雖是劫持南嶽門人的主要人物，但有白衣教主留在這裡，自己幾人，只要贏得了他，還怕他不交出獨眼乞婆來？

心念一轉，緩緩跨出一步，拱手道：「沙兄、左兄不必阻攔他們，有白衣教主留在這裡，不論誰負誰屬，總會有個交待。」

說話之時，三個綠衣人已跨出茅屋，在黑暗中一閃而逝！

白衣文士冷哼道：「你認為你們準能勝得了我嗎？」

白衣崆峒道：「那也不能肯定，尊駕身手，自可從方才貴教綠衣侍衛的武功上，管窺一二。」

白衣文士聽他口氣，似乎已看出方才自己施展「隔空傳力」之術，不由微哂道：「你倒不失是一位有心人！」

白衣崆峒咧嘴笑道：「教主好說！」

白衣文士背負雙手，傲慢的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東門子艮回顧沙無忌一眼，低聲道：「他似是有恃無恐，咱們出手要小心一些。」

獨角龍王道：「他如果單憑拳脚的功夫，能夠勝過咱們幾人，兄弟輸了也心甘情願。」

白衣文士道：「本教主自然要你們輸得心服口服。」

仙人掌左浩怒聲道：「你慢誇大口。」

白衣文士道：「你們儘管出手就是。」

白衣崆峒伸手一攔，道：「且慢，兄弟還有一事向教主請教。」

白衣文士道：「你說！」

白衣崆峒抬頭道：「尊駕自稱白衣教主，不知貴教一向在何處行道，何以江湖上從無人知？」

白衣文士嚴肅的道：「白衣教出現江湖，萬流歸宗，唯我獨尊。」

獨角龍王嘿道：「好大的口氣！」

白衣文士道：「口氣大不大，你們日後自知。」

白衣崆峒又道：「白衣教出現江湖之後，是不是不容江湖上再有人穿白衣呢？譬如區區楊某，一襲白衣，已經穿了幾十年啦！」

白衣文士被他問得一怔，答道：「本教並不限制旁人不能穿着白衣。」

白衣崆峒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他說到這裡，略微一頓，又道：「前日在石鼓山前，偷襲兄弟的，不知可是尊駕？」

白衣文士似乎已有所覺，冷傲的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白衣崆峒縱聲大笑道：「兄弟已經知道了。」

白衣文士怒道：「你知道甚麼？」

聲音甫落，人已到了白衣崆峒身前，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白衣崆峒雙肩一晃，退後五步，獨角龍王沙無忌正好站在白衣崆峒身邊，一見對方出手，立即大喝一聲：「你想動手嗎？」

「呼」的一掌，從旁劈出，朝白衣文士掌勢截去！

白衣文士冷嘿道：「不錯，你們華山派，崆峒派趁早一齊上吧！」

他說話聲中，不知忘了閃避，還是存心要露一手？只聽「啪」的一聲，獨角龍王一隻鐵掌，正好擊在白衣文士左肩之上！

要知獨角龍王練成「鐵砂掌」，臂力雄厚，這一掌勢如開山，剛猛無比；就是山石，也禁不住他這一掌之力，會碎成齏粉！

但這下拍上白衣文士臂彎，竟如擊在一條水蛇身上，掌勢一滑，身子不禁往前俯衝了一下！

白衣文士反手一把，輕而易舉的抓住沙無忌手腕。

這一手當眞簡單已極，但沙無忌要待沉腕閃避，已是不及，只覺手腕一麻，全身勁力頓失！

白衣崆峒因他為自己出手，要待出手搶救，已來不及，但聽白衣文士口中輕哼一聲，左手一抖，沙無忌一個高大身軀，有若稻草人似的，被他隨手扔出一丈開外，「砰」的一聲，坐倒地上。

不禁暗暗皺眉，心想：對方這一招只是普通擒拿手法，除了出手稍快之外，並無甚麼特別之處，怎的獨角龍王被他一下拿住？

心中暗想，立即趨前一步，道：「沙兄可受了傷嗎？」

其實白衣文士這一手並沒存心傷他，獨角龍王一躍而起，略一運氣，滿臉羞愧的道：「兄弟一時失手，還沒負傷。」

白衣崆峒低聲道：「此人武功詭異，咱們眞要小心對付才好。」

東門子艮瞧他舉手之間，就把沙無忌扔了出去，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寒意，示意師弟小心戒備。

白衣文士好像根本沒有方才那回事一樣，冷漠的瞧着東門子艮道：「奇怪，你們華山、崆峒的人，怎不一齊上呢？難道還要我請嗎？」

東門子艮終究是一派掌門的身份，給他一再要自己幾人一同上，那還忍得住？聞言點頭道：「好極，兄弟正要領教。」

說到這裡，目光一掠白衣崆峒，手拂花白長髯，笑道：「既然白衣教主一再要咱們一齊上，兄弟和楊兄兩人，聯手試他幾招也好。」

白衣崆峒道：「道兄說得極是。」

同時回頭過去，朝兩個師弟嘴皮微動，暗暗囑咐了幾句，才大步走了過來，和東門子艮並肩站定。

獨角龍王沙無忌、仙人掌左浩，和崆峒二蕭，分站了兩個方向，但並未立身出來。

白衣文士身形動也未動，低沉的道：「只有兩位出手，他們呢？」

白衣崆峒怒聲道：「這個不勞尊駕費心，你先接兩招試試再說！」

右掌隨着話聲，遙遙劈出！

白衣文士身形略微一偏，避開白衣崆峒一記劈空掌風，舉步一跨，突然欺到東門子艮身側，左手斜起，一招「玄鳥劃沙」，朝胸前削去！

「來得好！」

東門子艮蓄勢以待，一見對方欺近，右脚退出半步，雙掌排出，竟然硬接白衣文士的掌力。

白衣崆峒方才一記劈空掌，原不過是個虛招，他右手早已凝聚功力，緊握拳頭，暗藏袖中。

此時一見對方捨了自己，朝東門子艮出手攻擊，尤其東門子艮雙掌齊出，似乎在第一招上，存心掂掂對方斤量，不由心中大喜，身如風轉，揚手一拳，對準白衣文士背心，虛空搗去！

這正是崆峒派馳名武林的「空弮拳」！(按空弮拳的解釋，是張滿了弓弦，而無矢可射之義，也就是說「空弮拳」凝聚全身力道，有若拉滿了弓弦，拳發無形，正像無箭可射，其實「空弮拳」乃是內家上乘拳術，傷人於數丈之外，江湖上俗稱百步神拳，也有人叫它隔山打虎拳。)

白衣崆峒一拳出手，一團拳風，疾如風輪，雷奔而出，朝白衣文士後心撞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

白衣文士劃出一掌，正好和東門子艮的掌力接實，白衣崆峒打出的「空弮拳」風，也已撞上後心。

白衣文士左手乍接，發出蓬然輕震，右手向後一揮，使了一招「龍尾揮風」接住白衣崆峒一拳，却絲毫沒有聲息，但他一個身子，在接住兩大高手全力一擊之下，也被逼得向側橫跨了兩步！

白衣崆峒一拳出手，發覺白衣文士武功，並沒有自己預期之高，精神不禁大振，咧嘴狂笑道：「白衣教主，原來也不過如此！」

右手又是一記「空弮拳」，遙遙擊去！

東門子艮和白衣崆峒同樣心情，聞言接口笑道：「楊兄說得不錯，咱們今晚要不給他一點顏色，崆峒、華山還能在江湖上立足？」

說話聲中，功運雙臂，連環劈出兩拳。

白衣文士長衫飄動，身不離三尺方圓，只是肩頭晃動，從兩人拳掌之間閃出，雙手一圈一合，白衣崆峒陡覺自己發出的拳風，被人推波助瀾似的，加急朝前撞去。

正如東門子艮雙掌同發，白衣文士這一閃開，凌厲掌風，變成朝白衣

崆峒撞去。

原來他們兩人所佔方向，是在白衣文士前後，此時經白衣文士雙手一圈一合，兩股內勁，被他引到了一起。

要知像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兩人的修爲，武功原都到了收發由心之境。

東門子艮雙掌出手，陡然發覺不對，趕緊一吸丹田之氣，硬把逼出的掌風收轉，那知劈出的掌風，被白衣文士圈引，有如一股潛力相吸，他猛地吸氣收轉，雙掌雖然收了回來，但身子驟失平衡，不由自主的朝前一栽。

白衣崆峒的「空脊拳」如拉強弓，引滿而發，一拳出手，凝聚全身功力，發拳無形，和其他拳勢不同，要想中途收轉，自非易事！

再加上白衣文士的眞力接引，去勢更快，眼看自己一團拳風，直朝東門子艮搗去，口中大喝一聲：「東門兄小心！」

拳勢既然無法收回，只好盡力朝上搗去。

東門子艮雙掌收轉，身向前衝，聽到喝聲，來不及多想，雙脚一蹬，硬行朝側躍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身子橫躍，脚跟還沒站穩，一團勁急凌厲的拳風，呼的一聲，掠過他身側，斜斜破空飛出，東門子艮心頭暗暗凜駭，楊開源三十年不出，果然大非昔比！

就在他這一分神微動之際，眼前白影閃動，白衣文士早已一下欺近，一雙雪白的手掌，舒展如蘭，朝自己襲到！

掌指齊施，竟然分不清招數，但覺詭異辛辣，兼而有之！

東門子艮瞧得大駭，暗想這是甚麼手法？心頭雖然震驚，雙掌交叉，護住面門，身形一連向後退了五六步。

仙人掌左浩一見掌門師兄被人逼得連連後退，他一語不發，往白衣文士身後欺了過去，舉手一掌，猛力朝他背心拍落。

同時白衣崆峒也及時躍近，落到東門子艮身側，揮拳向白衣文士擊去！

東門子艮被他一輪快攻，逼退數步，此時瞥見師弟業已欺到他身後，楊開源也搶前落在身前，這一機會，那肯錯過？

身形乍止，左脚跟進，暴喝一聲，右掌直豎，掌根吐勁，對準白衣文士當胸劈出！

他這一招「獨劈華嶽」，乃是華山派獨門殺着，雖然其他門派也一樣有「獨劈華嶽」的招式，但都是從華山派模仿而來，威力自然相去甚遠。

這三位武林高手，出手雖有先後，但啣接一氣，也差不多同時發出！

白衣崆峒、東門子艮，快若雷奔，堪堪逼近白衣文士身前，白衣文士雙手疾合，慢吞吞的朝兩人迎出！

他這一下看不出絲毫驚人之處，只是有氣無力的朝前緩推。

但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身爲一派掌門，自然識貨，看出他這一手正是凝聚全身力道而發。

兩人全是同一想法，暗忖：他武功再强，要硬接自己兩人一擊，怕也未必如願！心念疾轉，同時猛吸一口眞氣，各自加重力道，加速攻擊。

華山派素以劍掌聞名江湖，仙人掌左浩之所以有「仙人掌」之名，不僅在掌法上有獨到的造詣，而且還精擅「太白神針」，能在出掌之時，掌心暗藏神針，他這個外號就是說他掌心有刺。

他此時欺近白衣文士身後，眼看白衣文士全神貫注在掌門師兄和白衣崆峒身上，對自己的偸襲直似絲毫不覺，心頭不由大喜，掌心夾着幾枚「太白神針」，突然加快，猛向他後心拍落！

「啪」的一聲，擊個正着！

但這一掌宛如擊在敗瓦之上，仙人掌左浩口中悶哼一聲，捧着一隻左掌，跟蹌後退了五六步。

獨角龍王看出情形不對，急忙躍近前去，問道：「左兄怎麼了？」

仙人掌臉色發白，頂門上疼得汗水直淌，原來他掌心暗藏的幾支「太白神針」，不但沒有傷到對方，反而穿入自己手背之中，鮮血直流。

這時，白衣崆峒、東門子艮也和白衣文士緩緩推出的雙手，相距還有半尺光景，兩人同時感到自己的拳掌，已被一股陰柔力道輕輕擋住，再也攻不進去。

不！他雙臂微屈，還在緩緩推來，綿綿內力不斷的湧出，居然逼得白衣崆峒、東門子艮兩人，大有後退的趨勢！

白衣崆峒眼看對方一雙手掌，勻紅纖小，柔滑如玉，根本不像男子手掌，而且年齡不大，竟然能夠獨擋自己兩人數十年修爲的功力，心頭不由既驚且怒，大喝一聲，左掌又筆直向前搗出。

東門子艮並不稍緩，跟着推出左掌。

兩人這一拳一掌，相繼出手，果然又把劣勢扳回，向前推進了寸許。

白衣文士雙掌微微後縮，但一縮之後，又緊接着推出，依然把兩人拳掌，推出寸許。

他們在相距半尺之間，懸空一推一送，看去互相迎合，似極平淡，其實已是全力相拚！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白衣崆峒一襲白衣不住的飄動，臉上顯得無比凝重，連他細長如縫的眼睛，比平日睜大了一倍！

東門子艮毛髮豎立，頂門上已微見汗水。

但白衣文士卻依然冷漠如故，絲毫不見有甚吃力的模樣。

這情形直瞧得獨角龍王心頭大凜，心知雙方比拚上了眞力，而且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合兩人之力，還比人家差了一着，此時已漸落下風。

自己要待出手，又因方才仙人掌左浩的出手偸襲，被對方內力震傷，即是一個例子，自問也只和仙人掌的功力相似，出手也無濟於事，心念轉動，不由朝崆峒二蕭瞧去！

崆峒二蕭自從現身之後，一直跟在白衣崆峒身後，始終沒有發過一言，那張白慘慘臉上，木無表情，簡直像兩具木偶！

此時獨角龍王朝他們瞧去，只見兩人依然垂手木立，一動不動，生似這一場劇烈搏鬥和他們並不相干。

獨角龍王終究是一幫之主，除了暗示，自然不能出口要兩人上前動手，不由暗暗皺眉。心想：楊開源爲人工於心機，狡詐善變，沒想到他兩個同門師兄弟，竟然其蠢如牛，這等人跟在他身邊，又有何用？

這一瞬工夫，場中情形更是不對！

白衣文士雙手緩緩推出，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兩人氣息漸粗，四條手臂也起了輕微搖動，若有不勝負荷之感！

就在這一刹那，崆峒二蕭相互對望了一眼，一聲不作，四隻手掌，提到胸前，兩人同時跨前一步，突然掌心一合，同時推出！

他們兩人心意相通，一合、一推、一放之間，陡然罡風激蕩，有如怒海狂濤，洶湧騰沸，直向白衣文士衝擊而去！

這兩人不發則已，一發驚人，獨角龍王沒想到他們會有這等兇猛渾厚的功力，心頭方自一怔！

驀聽白衣文士發出一聲淸脆尖細的格格大笑！

「蓬！」茅屋中發出驚天動地，驚心動魄的巨震！

狂飆陡起，飛砂走石，土墻倒坍，夾雜着一片內力掌風，激揚起的沉濁呼嘯和幾聲低沉悶哼！

在濃重塵沙中四條人影，倏合乍分！

白衣崆峒楊開源、東門子艮、崆峒二蕭，全都閉目凝立，臉上微見蒼白。

原來白衣崆峒、東門子艮各以本身內力和白衣文士拚命抵拒，正感漸落下風，突覺對方源源推出的陰柔內勁，忽然無故消失，自己兩人被他遏阻已久的兩股潛力，驟如黃河缺口，向前湧去，正好和崆峒二蕭的强勁掌風，撞在一起。

這一陣大震，直把四位武林高手，全震得血氣翻騰，受傷不輕。

仙人掌左浩驚嘆一聲道：「沙兄，那斷呢？」

獨角龍王拍拍身上灰沙，凝目一瞧，果然在這一瞬之間，那裡還有白衣文士的影子？

場中四人正在運功調息，不由輕聲道：「此人武功果然了得，看來令師兄等四人，恐怕還受傷不輕呢？」

仙人掌左浩瞧了四人一眼，道：「不要緊，大師兄他們大概這點傷還經受得起，並無大礙。只是這斷武功，當眞十分怪異，兄弟雖然無能，但自問也足可裂石開碑，方才明明拍中他後心，竟能絲毫無傷，實是令人費解！」

獨角龍王搖搖頭道：「據兄弟的看法，他武功雖高，也決不可能練成道家無上玄功護身罡氣一類功夫；左兄一掌擊中他後心，依然傷不了他，或者他身上穿有甚麼刀槍不入的寶衣，也說不定……」

仙人掌左浩奇道：「沙兄此言，想必另有高見？」

獨角龍王道：「兄弟也只是猜測之辭，試想東門道兄和白衣崆峒兩位，少說也都有數十年修練之功，合兩人之力，還拚不過他一人，實在使人難以置信。兄弟以前曾聽先師說過，當年白骨神君會一種叫做『化力神功』的功夫，武功再高的人，和他掌力相對，如入虛空，眞力悉化，天下無人能敵……」

他剛說到這裡，只聽白衣崆峒和東門子艮各自吁了口氣，睜開眼來，這就連忙住口，問道：「兩位道兄怎麼了？」

白衣崆峒迴眼四顧，說道：「還好，差幸咱們及時警覺，都已收轉了幾成力道。」

東門子艮歎息一聲道：「唉，此人武功，委實怪異，兄弟眞還第一次遇上。」

崆峒二蕭也在此時睜開眼睛，兩張白慘慘的臉上，一無表情的同時走到白衣崆峒身前，同時施禮道：「大師兄請恕小弟魯莽。」

白衣崆峒咧嘴一笑道：「這不能怪兩位師弟，咱們全被人家『化力神功』所詒。」

仙人掌左浩道：「這斷使的果然是『化力神功』？」

白衣崆峒陰笑道：「此人功力尚未精純，他傷的也不會比咱們輕！」

說到這裡，忽然轉頭朝東門子艮道：「他走得不會太遠，咱們快跟下去瞧瞧！」

東門子艮道：「楊兄說得極是！」

六條人影立即縱身躍起，朝山徑上撲去！

* * *

這一所茅屋，墻倒屋坍，茅草掀飛，只剩下一片荒墟。地下密室，上下四面，都支着木板，雖然並沒坍下，但也灰土如雨，塵沙瀰漫，幾乎使人要咳嗆出來！

溫如玉用羅帕捂着口鼻，嬌軀卻

擋在陸翰飛身前，連大氣都不敢稍透。

上面的情形，她當然瞧得十分清楚，姥姥被人擄走，嘉檀尊者、白衣崆峒等人先後受挫，使她感到無比驚駭！

但最躭心的，還是陸翰飛的失去武功，一時無法復原；五嶺山雖然遼闊，但有許多武林高手追踪，憑自己的能力，只怕也難以保護得了他。

她咬着下唇，輕輕歎息了一聲，忖道：「我平日天不怕，地不怕，今天怎的沒有了主張？無論如何，也得先離開這裡再說。」

一縷剛毅之氣又漸漸泛上眉梢，伸手摸摸身邊的兵刃暗器，然後走到陸翰飛身側，柔聲的道：「陸少俠，我們走吧！」

陸翰飛道：「上面這些敵人，可是衝着在下來的？」

溫如玉道：「他們都已走了，我們還是先出去要緊。」

匆匆走到左側壁下，伸手取下木門，打開兩塊木板，裡面却是一條黝黑的通道，招手道：「陸少俠，快隨我來。」

說完，當先側身走入。

陸翰飛依言跨入通道，只覺裡面異常黑暗，但地勢却甚是平坦，兩面都是山石砌成的石壁，一股濃重的潮霉氣味，觸鼻欲嘔，顯示這通道已是久無人行。

正在擧步之間，只覺一隻溫軟無比的柔荑，輕輕握住自己手掌，向前引去。

陸翰飛暗暗歎息，自從服下蝮蛇寶血，便目能夜視；不想一旦失去武功，竟變成一個普通之人，連這點通道，都要人帶引了。

溫如玉脚下走得並不太快，約莫走了二三十丈遠近，地勢緩緩升高，跨登十幾級石級，已到了盡頭。

溫如玉輕輕縮回纖手，雙掌向上一托，只聽「察」的一聲，一塊沉重木板應手而起，原來這是一口高大沉重的棺木，她翻起之處，正是棺木底部。

她跨上一步，擧手緩緩朝頭頂推去，只聽又是「喀」的一聲，棺蓋啓處，頭上已依稀可見陽光！

溫如玉手托棺蓋，一提眞氣，躍了上去，回頭低聲道：「陸少俠快出來。」

陸翰飛跨出棺木，溫如玉又把棺蓋闔上，環顧停身之處，原來已是一片疏林之中，草長及膝，不知底細的人，誰會知道這座棺木，乃是地道出口？

溫如玉回首瞧了數丈外的那所倒坍的茅屋一眼，低低的道：「陸少俠，此地不宜久留，我們走吧！」

她這句「我們」，雖然四外無人，但不知怎的突覺一陣羞意，泛上心頭，不禁緩緩垂下頭去。

陸翰飛走出地道，忽然感到自己脚步沉重，週身乏力，口中長歎一聲，問道：「姑娘，這是甚麼地方？」

溫如玉目光不住的向四週流轉，伸手一指，道：「這是五嶺山，咱們該向那邊走才對。」

陸翰飛在朦朧月色之下，看她和自己說話，雖然十分溫和，但臉上顯得極爲惶急，這就點點頭跟着她走去。

溫如玉不敢走出樹林，只是沿着山徑的松林中，曲折而行。

走了一陣，陸翰飛便已累得氣喘如牛，冷厲的夜風中，不住擧手揮拭着臉上汗水。

溫如玉站住身子，低聲說道：「陸少俠，你快歇一歇吧，別走累了身子。」

她說得異常柔和，關愛之心，流露於言詞之間。

陸翰飛只覺她對待自己，關愛柔婉，和第一次見面時，判若兩人，心頭不禁一陣感動。

一個男人，不管他年紀多大，都需要有女人照顧；何況他在受重傷之後，失去了武功，他更需要有人安慰鼓勵，當下就靠着樹幹，坐了下來，閉目養神。

夜幕低垂，荒涼的山林，一片冷寂；猿啼梟鳴，不時還從遠處傳來。

溫如玉走近陸翰飛身側，傍着他左肩坐了下來，憐惜的道：「你現在覺得怎麼了？」

陸翰飛道：「在下休息一會就好。」

溫如玉幽幽的道：「咱們眼下處境十分險惡，陸少俠，你還走得動麼，咱們最好在天亮之前，離開這裏……」

陸翰飛不待她說完，雙目乍睜，站起身子，抱拳道：「在下多蒙姑娘救治，大德不言謝，只是在下武功已失，不敢有累姑娘，在下這就別過。」

說着大步往前走去。

溫如玉追上幾步，急道：「陸少俠快請留步，許多武林人物，目光都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你此時武功還沒復原，如何能行？只要被他們發現，難保不被劫持，目前要緊的是如何擺脫追蹤之人，你才能安心養傷，假以時日，不難恢復……」

話聲未落，突然間，長嘯劃空，傳入耳際。

陸翰飛縱目望去，但見繁星閃爍，夜色中峯巒聳立，不見人影。

溫如玉臉色微變，一雙秋波向四下一打量，柔聲說道：「陸少俠，敵人已經找來，你傷勢尚未復原，不如先躲上一躲的好。」

她知道陸翰飛個性極强，是以帶着央求口吻。

陸翰飛瞧她臉露惶急，心中只覺一陣黯然，不忍拂拗，默默的點了點頭，轉身閃入一棵大樹後面。

溫如玉目注陸翰飛堪堪藏好身子，只聽一聲梟鳥般怪笑，起自數十丈以外，來勢奇快，倏忽之間，一條人影已落到林外不遠之處。

溫如玉眼看那人飛落的身法，已知來人武功極高，她心中殺機已動，悄立林邊，絲毫不動聲色，直待那人堪堪飛落，現出身形，才一揚左腕，只聽「嗒」的一聲輕響，一大蓬「五毒金針」疾射而出。

這一下，雙方距離既近，溫如玉打出金針，力道又强，照說來人萬難躲閃。

那知來人武功之高，竟然大出溫如玉意料之外；只見他匆忙之中，大袖一揮，應變極快，在間不容髮之下，把激射而至的一大把金針，悉數震飛。

不！他隨手虛空一抓，夾住一枚金針，低頭一瞧，突然嗯了一聲，雙目轉動，兩道森森寒電直向林中射來，厲聲怪笑道：「五毒金針！林中可是區老乞婆，怎的連老夫也認不出來了？」

溫如玉先前只是想到先下手爲强，根本沒瞧清來人是誰，此時瞧到對方擧手之間，把自己一大蓬飛針擊落，心頭方自一怔！

再聽他這麼一喝，分明來人和姥姥還是素識，急忙擧目瞧去，只見林前站着一個面容瘦削、頭戴斗笠、身穿葛衣的老人。

溫如玉瞧清來人，猛地一凜，暗想：此人這身打扮，極像烏蒙金蛇叟，只是金蛇叟長年以金蛇束腰，此人身上，却並沒束腰金蛇。

心中想着，跨步朝林外走出，拱手道：「晚輩溫如玉，老前輩和姥姥相識，定非外人，方才魯莽出手，還望恕罪，不知老前輩如何稱呼？」

葛衣老人捋着山羊鬍子，兩道目光注着溫如玉上下一陣打量，問道：「你是五毒教門人？你姓溫……唔，是溫璇的後人？」

溫如玉聽他提起父親名諱，連忙躬身道：「老前輩說的正是先父。」

葛衣人頷首道：「妳是他女兒？」

溫如玉應了聲「是」。

葛衣人呵呵笑道：「老夫和五毒教頗有淵源，難道區婆子沒有告訴妳老夫是誰？」

溫如玉遲疑的道：「老前輩可是烏蒙荊老前輩？」

金蛇叟突然記起自己唯一的表記束腰金蛇，毀在五毒手駱倫手裏，不由老臉一熱，拈着老鬚，嘿嘿一陣乾笑，倚老賣老的道：「老夫風聞南嶽門下姓陸的小子，被人劫持，一路由此而來，據老夫推測，可能已落在你們手裏，賢侄女既然在此，區老婆子那裏去了？」

溫如玉心中一動，忙道：「老前輩遲來一步，姥姥已被人擄去……」

金蛇叟聽得一怔，不待她說完，雙目一睜，急忙問道：「區老婆子一身是毒，誰把她擒去了？」

溫如玉道：「晚輩也弄不清楚，那是三個身穿綠衣，臉蒙綠紗的人。」

金蛇叟道：「他們從那裏來的？」

溫如玉道：「晚輩也是剛才據報趕來，就遇上老前輩。」

金蛇叟道：「有這等事？好，老夫這就趕去。」

他話一落，雙脚頓處，人已拔空飛起，眨眼工夫，就在黑暗中消失。

溫如玉暗暗吁了口氣，急忙返身入林，奔近陸翰飛身側，急急問道：「陸少俠，我們趕快走吧！」

陸翰飛抬頭道：「來的是金蛇叟荊山民？」

溫如玉點點頭道：「你認識他？」

陸翰飛道：「我見過他兩次……」

溫如玉瞧瞧天色，焦急的道：「陸少俠，時間不多，我們快走才好……」

說着又瞧了他一眼，低低的道：「你……傷勢沒有全好，讓我揹着你走，好嗎？」

陸翰飛俊臉一紅，忙道：「這個如何使得？」

溫如玉坦言笑道：「你白天一直昏迷不醒，一路上都是我抱着來的……」

話聲出口，不覺一陣羞恧，泛上心頭，但瞬息之間，秀眉微微一揚，又低笑道：「陸少俠，情勢已急，讓我扶着你走吧！」

說到這裏，不由分說，一手扶起陸翰飛，略一辨別方向，急急朝南走去。

這一路上，她地形較熟，盡揀隱蔽山林，繞道而行，約莫奔走一個更次，果然沒有遇到追蹤的人。

陸翰飛武功已失，由溫如玉半扶半拖的趕路，只覺山風凜烈，吹得半身幾乎痲木。

一陣疾行，少說也走了四五十里路程。

溫如玉武功不錯，但扶着一個大男人，長程奔走，也感到十分吃力。

此時天色業已將曙，東方吐出魚肚白，正想找個地方歇脚。

瞥見左側林中，飛起兩條人影，有如大鳥凌空撲來，心頭不禁大駭，但已無法迴避……

兩條黑影倏然墮地，現出兩個身穿寬大黑衣老人，左首一個年約五旬以上，生得禿頂紅臉，目光如炬，右首一個五旬不到，一部連鬢鬍子，滿臉于思。

禿頂老頭瞧了陸翰飛、溫如玉一眼，沉聲問道：「小哥兒，你們可知有一個南嶽門下弟子，被人擄來，往那裏去的？」

連鬢鬍老人乾笑一聲，道：「問他們兩個娃兒，那會知道？」

溫如玉因這兩個老人光是掠空飛來的身法，已可看出武功極高；但這般裝束的人，江湖上從沒有聽人說過。好在他們似乎不認識陸翰飛，眼珠一轉，正待回答！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牌九出現四隻天，分明有人使詐，亦無時間追查，龍九天出面調停，改賭骰子。花香、歡喜頭陀、金滿堂、小神通以第四名進入決賽。大賽揭幕，小神通贏得湖北省的代表權，主事人龍九天禮讓諸葛風頒獎，典禮隆重。小神通說出自己母親是司馬紅玉，父親燕無雙，用暗器金燕子殺死母親，現在要找姓燕的爲母親報仇。此語一出舉座震驚……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金燕子連番出現　俏唐蜜原形畢露

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團體？

剪不斷，理還亂，思潮洶湧，百思不解。

龍九天見他陷入沉思中，亦未再多言，片刻之後，藉着喝茶之便，以磁蓋輕叩了一下茶碗，道：「神通教主，諸葛先生今天在大庭廣衆之前，擲出一把天王豹子來，對這件事，未知有何高見？」

小神通想都沒想，馬上就說：「他在騙人！」

龍玉嬌一楞，道：「不會，人那麼多，千目所視，又沒見他有作弊的舉措。再說，一共有十二顆骰子吧，就算想作假也不容易。」

白小痴道：「何況是在盛情難却的情況下，才勉强答應，又不是諸葛先生有表演狂，主動要求。」

唐蜜亦道：「更何況人家諸葛先生名滿天下，是有身份的人，沒有必要跟大家開這個玩笑。」

連唐蜜、白小痴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這倒少見，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哼，你們懂個屁，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越他媽的狗皮倒灶，亂七八糟，掛羊頭賣狗肉。」

白小痴不服，道：「請主人講一個道理出來，否則就是毀謗。」

不輸少爺振振有詞的道：「天王豹子，談何容易，等於叫你一口吞下一頭牛去，幾乎是不可能，聖僧挾絕世才華，窮畢生之力，也不過才僅僅擲出三把天王豹子來，諸葛風算老幾，隨便一擲就能成功，鬼才相信。」

龍九天豎起了大拇指，道：「小友果眞高明，與老夫的看法不謀而合。」

龍玉嬌疑雲滿腹的道：「爹，諸葛先生爲什麼要這樣做？」

不輸少爺道：「這是心理戰，先聲奪人，是做給本公子與九爺看的，也可以說是故意示威。」

龍玉嬌搖搖頭，道：「我還是不太懂。」

白小痴道：「奴才也有聽沒有懂，諸葛先生爲什麼要向兩位示威？」

小神通眼一瞪，啐道：「媽的，你眞笨，本少爺眼前已取得鄂省的代表權，九爺是種子代表，我們二人都有資格跟他老婆一爭武帝賭王。」

龍九天補充道：「換句話說，諸葛先生是在爲易如意護航，造成萬聖宮無法抗拒，也無法征服的假象。」

白小痴道：「不論如何，大家並沒有看見諸葛先生公然作弊，這……」

龍九天笑道：「毛病完全出在那一副骰子上。」

小神通道：「不是灌鉛，就是灌有水銀，這就是他爲何要將骰子帶走的原因。」

白小痴終於弄明白了，忽然想到另外一件事，道：「九爺，我白小痴有個不情之請，可否請龍前輩也露一手絕活兒？」

龍九天搖頭不語，小神通接着說道：「是嘛，總不能讓我們身入寶山，空手而回呀！」

唐蜜也在猛敲邊鼓：「更不應該讓諸葛先生專美於前，大賽前夕，大家切磋印証一番，對彼此都有好處。」

最後這幾句話，打動了龍九天的心，正想一探小神通的虛實，順水推舟的道：「三位既然這樣說，老夫不便推辭，但盼神通教主能盡展所學，不吝賜教。」

小神通毫不客氣的說：「九爺放心，前輩露半斤，我小神通絕不會亮七兩。」

龍九天哈哈一笑，取來一副麻將、一副牌九，及一盒骰子。

好妙的手法，摸起來四張麻將，啪！啪！啪！擲向對面丈許外的牆上。

就像投籃打板一樣，麻將牌撞壁而回，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落在下面的木櫃上，在外沿，牌面向外，立姿，間隔三寸，整齊劃一。

大家有目共睹，是四張東、南、西、北風。

這不稀奇，稀奇的是，以同樣的手法，投出四張牌九，赫然站在了麻將的上面，是天、地、人、鵝。

接着是骰子，絕妙無倫，疊羅漢般疊立在牌九的上面，是四顆四，滿堂紅。

忽見龍九天取了一顆骰子，彈身飄出，從木櫃的一側抖手一擲，骰子彷彿變成保齡球，牌九、麻將如同球瓶，嘩啦啦的一陣響，四張麻將東、南、西、北風首先應聲而落。

在上面的牌九、骰子反而紋風未動。

那顆骰子，碰到牆壁，立又彈回來，這才將四張牌九打下來。

最後，五顆骰子，連環碰撞，連成一線，滾離木櫃，被龍九天以遙控的手法一一收回，放在原處。

手法精巧，絕妙無比，贏得小神通主僕的一致喝采。

連他自己的女兒龍玉嬌，也同樣讚不絕口，足見龍九天的這一手絕活兒的確不同凡響。

現在，該小神通表演了，龍玉嬌已經在催駕：「喂，小神通，你可不能藏私，藏私會破壞形象，更會減弱你的名聲。」

不輸少爺想一想，道：「我想送九爺一塊匾。」

龍玉嬌一揚柳眉兒，嘟呶着小嘴道：「送匾？人家是想看你的表演！」

白小痴一臉不悅的道：「是嘛，漏氣，簡直牛頭不對馬嘴，使我這個做奴才的都感到沒面子。」

被小神通一巴掌打倒在地，臭罵道：「媽的，不懂你就少開口，等一下叫你做什麼你做就什麼，如果再放半個屁，小心我割你的舌頭當生魚片來吃。」

這一着眞靈，杭州被小神通吃人肉的事，至今記憶猶新，假如再在武昌被他把舌頭割掉，豈不悲哉慘也，白小痴噤若寒蟬，沒敢再放半個屁。

小神通一面請龍九天命人取來十副麻將，二十副牌九，外加一千顆骰子。

一面叫唐蜜和白小痴，先將牌九與麻將分門別類的排好。

他自己則抓起一把骰子來，一顆一顆的投向龍九天書桌正對面的一塊粉壁。

不久，便完成了一個長方形的框框。

全部使用四點紅色，共排了三排，看起來確實像極了一塊高級匾額的框。

凌空虛擲，用力恰到好處，每一顆骰子皆嵌入壁中，與牆壁的表面齊平，如同原來就是粉壁的一部份一般。

接見他時而用麻將、牌九，時而再動用骰子，在框框內玩起拼圖遊戲來。

不是拼圖遊戲，應該說是賭博的遊戲才對。

有豹子王、天王豹子。

有天槓、地槓、癟十。

也有一條龍、雙龍抱。

但就整體而言，可以清楚的看出——一共組合成七個字，是：「小神通到此一遊！」

絕！絕透了，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小神通這種狂小子，會送人這樣的匾額。

用的是人家的牆壁，人家的賭具，却在替他小神通做廣告。

還大言不慚的道：「九爺，要不要奏樂、鳴炮、祭拜祖先，來一個贈匾儀式？」

龍九天苦笑道：「不必，謝了。」

小神通學着他的口氣道：「如此，本公子就走啦，走啦，要去取藏寶圖的複製品。」

立與唐蜜、白小痴跨步而出。

這小子眞是個鬼靈精，要走了仍然不忘做生意。

有效，效果如立竿見影，立被龍九天喚回來。

「九爺，有事？」他還在裝糊塗。

「老夫決定買一幅山水畫。」

「歡迎，請付現金。」

「等一下送畫來時，再貨銀兩訖。」

「本公子事情太忙，恐怕沒時間來。」

「那就叫徐總管陪你們去吧！」

「由玉嬌姑娘相隨，豈不更好？」

龍玉嬌對他心儀已久，巴不得有這個機會，爲之雀躍道：「好啊，我們馬上走。」

龍九天却不答應，防他跟防賊一樣，道：「玉嬌還小，老夫不放心。」

不輸少爺倒很坦白：「是嫌她年幼

，保不住山水畫？還是怕她被人拐誘，發生意外？」

「都有！」

「九爺，關於第一點，我保証，山水畫若有閃失，願再免費奉送一份。」

「關鍵在第二點。」

「放心，本公子雖花，却不濫，絕對不會跟不是出於心甘情願的人打交道。」

「話是很動聽，然而……」

「好啦，我小神通做事一向乾淨俐落，最討厭婆婆媽媽，嚕七八嗦，要付銀子，叫你女兒跟着來；不要就拉倒，再見！」

這一次可是玩眞的，放開大步，頭也不回的走了。

聖僧的寶藏太珍貴、太重要，龍九天實在不甘心任由他人去尋去覓，而沒有他的份，幾經考慮，還是屈從了小神通的條件，讓女兒帶着二萬兩銀票追下去。

當然，老江湖是不會掉以輕心的，派了數名得力高手，在暗中保護。

* * *

下午。

晚飯之前。

藝苑字畫店內。

突然之間，傳出一聲令人毛髮悚然的慘叫。

聲音極其恐怖、悽厲，是屬於人類臨死之前的那一種。

緊接着，相隔絕不會超過一分鐘，又響起一聲尖銳、短促，似是出於女子之口的厲吼。

就在這些聲音全部靜止，左鄰右舍，驚惶失措，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何事時，店門外走進來四位不速之客。

來人兩男兩女，爲首之人昂首闊步，趾高氣揚，胸前佩着一枚巴掌大的金質獎章，顯得很神氣，也有點土里土氣，一副暴發戶的架勢，正是剛剛得到爭奪武帝賭王寶座資格的小神通。

不用問，相隨而來的自然是唐蜜，龍玉嬌與四絕大俠白小痴。

「老闆，老闆！」

小神通見櫃上無人，發聲呼喊。

半晌，既未見有人出面，亦未見有人出聲。

不禁惹惱了白小痴，大聲嚷道：「你娘，你們是聾子？還是啞巴？再裝聾作啞，我白小痴可要罵人啦。」

唐蜜道：「主人，奴婢剛才聽到兩聲慘叫，好像就是從這裏發出的。」

小神通神色一緊，二話不說，拔腿就往裏面闖。

甫至畫室的門口，馬上發現一個女人。

姿勢很奇怪，非站、非坐、亦非躺，雙手摸着門框，兩條腿跪在地上，衣着華麗，貌美如花。

臉上還帶着得意的微笑。

却已經魂飛天外，命歸九幽。

白小痴定目一看，驚呼出聲：「呀，是花香香！」

唐蜜更驚更急，面如死灰：「哇，是賭國奇女！」

龍玉嬌年紀最小，嚇得魂不附體，一個急轉身，整個嬌軀全部投入小神通的懷抱中。

眞難得，小神通還懂得幽默，拍着她的香肩，輕聲細語道：「乖，別怕，在哥哥的懷裏最安全。」

一面將她緊緊摟住，先靜靜享受一下少女特有的體香與顫抖。

經過片刻的渾然忘我境界，龍玉嬌掙脫不輸少爺的懷抱，紅着臉說：「對不起，謝謝你。」

佔了便宜，別人還感謝，這種好事，恐怕也只有小神通才能遇到，裝模作樣的笑道：「應該的，應該的，龍姑娘千萬別客氣。」

白小痴嘻皮笑臉的道：「是嘛，好朋友不必客套，如果還害怕，讓我白小痴再來抱一抱。」

龍玉嬌從小嬌生慣養，頤指氣使，在她身邊的人，差不多清一色都是一張刻板的奴才臉，從來也沒有聽過如此風趣，充滿羅曼蒂克的話語，聞言盈盈一笑，稚氣十足的道：「不用，現在已經不怕啦！」

白小痴有點失望，但仍不死心：「以後若有需要，願隨時服務。」

小神通罵道：「好了，別得了便宜賣乖，還不快滾進畫室去！」

飛起一脚，硬是將他踢進畫室，唐蜜、龍玉嬌也接踵而入。

一踹之力，勁道不小，白小痴前衝數尺，撞倒了幾幅畫，一個大馬趴，趴下了。

衰！倒霉！什麼地方不好趴，又趴在一個死人的身上。

「死人啦，死人啦，又死人啦！」

白小痴喜歡吹牛說大話，其實胆子也不比女孩大多少，忙不迭的爬起來，面如白紙，雙手拍胸，大呼小叫道：「嚇死人，嚇死人，眞嚇死人啦！」

死者躺在地上，背部插着一把匕首。

很深，刀刃全部沒入皮肉之中。

血還在流，足証行兇的時間不久。

小神通認得，正是藝苑字畫店的老闆。

字畫店老闆的死，不難理解，十之八九是爲了山水畫，遭了花香香的毒手。

但花香香的死却透着古怪，是誰幹掉了她？

「金燕子！金燕子！」

龍玉嬌的眼睛好尖，在賭國奇女的滿頭烏髮中看見一枚金燕子。

小神通聞言大驚，一個大跨步直欺過來，細一審視，果與自己和龍九天所有之物一般無二。

白小痴道：「一個騷婆娘，臭女人，誰會殺她？」

唐蜜道：「擁有山水畫的複製品，就足以招來殺身之禍。」

龍玉嬌道：「這麼說，金燕子的主人，對聖僧的遺物也發生興趣？」

白小痴的比喻眞妙：「聖僧的遺物遺著，對賭國武林中人，就好像漂亮的女人對男人一樣，人見人愛，除非他生理有問題。」

小神通已將花香香的死仔細查過，取下金燕子，沉聲說道：「話是沒錯，但這個賤貨却並非死於金燕子。」

白小痴道：「主人此話怎講？」

小神通道：「花香香的致命傷不在頭部，在背部，被人點了死穴。」

唐蜜道：「莫非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人幹的？」

不輸少爺道：「或許是兇手見花香香未死，又補了一枚金燕子，或者存心展露，甚至本來就是毫不相干的兩個人，都有可能。」

白小痴道：「且不管是誰殺了這個賤貨，咱們的山水畫呢，沒有山水畫，就得給人家退銀子，可謂災情慘重，白忙了好幾天。」

小神通沒再答腔，在畫室裏詳細找尋一遍，轉身進入相連的另一間房去。

這是一個儲藏室，裏面字畫堆積如山，在牆角上發現一個嚇得半死的人。

一把將他拉出來，小神通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此人年紀約十八九歲，長得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褲襠濕了一大片，顯然已經嚇出屎尿來，聞言撲跪在地，惶恐萬狀的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殺人的兇手絕對不是我。」

小神通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不是你，憑你也不配，本公子在問你是老闆的什麼人？」

「是徒弟。」

「可曾看見兇手殺人？」

「看見了。」

「是誰殺了你們老闆？」

「就是那個女人。」

「又是誰殺了她？」

「沒有看清楚。」

「你就在隔壁，怎會看不清楚？」

「我嚇壞了，那裏還敢看，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起碼你應該知道，是個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

「一人？或是二人？」

「不敢確定，大概是一個人吧！」

「本公子訂做的十幅山水畫，是否已被他們全部搶走？」

「只搶走五張。」

「另外五張呢？」

「放在儲藏室。」

「快拿來。」

「是！」

伙計連滾帶爬的又回到儲藏室，不一時便拿出來五張裱糊好的山水畫。

白小痴總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沒有山水畫，天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怕不被妙手神偷、歡喜頭陀，以及龍九天罵死才怪，喜孜孜的自言自語道：「好幸運，皇天保祐，謝天謝地！」

小神通檢查一下，果係眞品無誤，道：「邪門，他們怎麼僅搶走一半？」

伙計的情緒已穩定下來，道：「是因爲這五幅畫昨天便已裱好，存放起來，另外五張則是今天裱糊的，放在畫室，還沒有來得及收。」

小神通道：「你師父家裏還有什麼人？經濟狀況好不好？」

這話突如其來，小徒弟錯愕一下，道：「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弱妻幼兒，一個窮畫家，小生意，經濟情況那裏會好得了，師父這一死，恐怕吃飯都成問題。」

說至傷心之處，竟然抱屍痛哭起來。

白小痴深受感動，也跟着掉下眼淚來，連說：「可憐，可憐，好可憐啊！」

小神通同樣是一個秉性善良的大好人，亦爲之熱淚盈眶，戚然言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小痴，單是同情有個屁用，又不能當麵包吃，還不快拿二萬兩銀子出來葬死撫孤！」

「是，教主！」

白小痴抹了一把眼淚，取出二萬兩銀票來，親手交給小徒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龍玉嬌受了感染，也當場樂捐了一百兩銀子的私房錢。

這時，死者的家人，左鄰右舍，俱已聞訊趕至，哭作一堆。

自然，對小神通主僕的義行，感激的無以復加，待他們起身離去時，一直跪送至大門口始回。

* * *

離開藝苑字畫店後，小神通始終沒再開口，放步直往前行，好像有十萬火急的急事似的。

龍玉嬌在轉入另一條街時，道：「小神通，我看我該回家了。」

小神通望一下天色，邊走邊說道：「還早，等一下我請妳吃晚飯。」

龍玉嬌無限嬌柔的道：「可是，我爹交代，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到臥龍山莊。」

白小痴道：「嗨，妳已經長大啦，老頭子那些婆婆媽媽的話何必當眞，等一下我家主人還要帶妳到很多好好玩的地方去玩。」

這話犯了一個錯誤，他忽略了龍玉嬌是本地人，嬌嗔道：「哼，吹牛，武昌所有好玩的地方我都玩過了，你在騙人。」

牛皮吹破了，白小痴自圓其說的道：「還有，還有許多稀奇古怪，新鮮刺激的地方，保証妳沒去過。」

龍玉嬌好奇的道：「是那裏？」

白小痴只好信口胡扯道：「比如扮皇帝啦，大登殿啦，遊龍戲鳳，吃滿漢全席等等。」

這些事，龍玉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馬上引起她莫大的興趣，道：「在那裏可以扮皇帝，遊龍戲鳳？快帶我去。」

不輸少爺道：「龍姑娘，在尙未扮皇帝之前，咱們得先去辦一件事。」

龍玉嬌眨一下大眼睛，道：「辦什麼事？」

小神通道：「去爽爽爽賭坊找宋大頭。」

唐蜜一怔，道：「找宋大頭幹嘛？」

不輸少爺道：「報喪，也可能是緝兇。」

白小痴露出一臉的疑雲：「主人懷疑是姓宋的殺妻？」

「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我不排除有此可能。」

「不可能，一個草包，窩囊廢，綠帽子王，『怕老婆會』會長，向天王老子借個胆，也不敢殺妻。」

「這可不一定，狗急跳牆，人急拚命，泥人還有三分土性，武大郎也有發脾氣的時候，軟飯吃多了，偶而也想吃口硬的，眼看着自己的老婆給人『趴』，畢竟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

* * *

傍晚。

爽爽爽賭坊。

雖然天色尚未大黑，已是燈火通明。

由於羣英大會業已結束，賭坊裏的生意又已恢復往日的盛況，燈紅酒綠，人潮洶湧，呼盧喝雉之聲不絕如縷，好像進入夜總會，爭睹明星似的。

一入大門，小神通馬上便看到，宋大頭披掛上陣，正在主持一個賭局。當下毫不猶豫，越衆而前，逕自去尋宋老闆。

半途中，却與歡喜頭陀不期而遇。

酒肉和尙正夾雜在一堆賭徒中，跟人賭牌九。

剛剛摸起了兩張牌，第一張牌是地牌二點，另一張牌在下面，一面用力推移，一面嚷道：「七七八八不要九，七七八八不要九，來九我就操你親娘祖奶奶！」

「人八，地槓，贏了，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和尙翻身啦！」

啪！一聲，將牌攤在桌上，果然是地牌配人八，地槓，替他自己，以及跟他一起下注的人贏了不少銀子。

唐蜜趨前搭訕道：「和尙，恭喜啦！」

歡喜頭陀這才發現小神通主僕正從他身旁經過，粗獷的聲音道：「小神通，怎麼樣，可是想乘勝追擊，再來爽爽爽撈一票，拆花香香的台？」

小神通道：「本教主今天不賭，是來找人的。」

「找誰？」

「找你，也找宋大頭。」

「哦，我想起來了，臭小子，山水畫……」

「本少爺正是爲此而來。」

「赫！看不透你小神通一身賊骨頭，還挺守信的。」

「生意買賣，信用第一，本教主不能砸自己的金招牌。」

親手交給酒肉和尙一張山水畫，不輸少爺繼又說道：「大和尙，你來爽爽爽多久了？」

「差不多一個時辰。」

「那一位宋老闆一直在主持賭局？」

「沒注意，好像是的。」

「看你面紅耳赤，酒氣冲天的德性，想是吃、喝、嫖之後才來賭的？」

「哈哈，在臥龍莊憋了三天，自然該補的要補，該洩的要洩，不好好爽一爽，豈非白來人間一遊。」

「手氣如何？贏了吧？」

「還好，霉氣已被老佛爺我一脚踢到外太空。」

「祝你好運，請繼續，我要去找宋大頭聊聊。」

「貧僧也不會久留，待將莊家的銀子贏光就要走。」

「走？到那兒去？」

「去趕場呀！」

「趕什麼場？」

「鄂省的代表權；被你這個空降部隊、台灣小子給搶去，只好向別省發展，看能不能搭上最後一班車。」

「以和尙的本領，應可手到擒來，但請別忘了對本教主的承諾。」

「小子是指燕無雙？」

「是的，如有消息，請立刻回報。」

「放心，既已應諾，自當隨時留意。」

「另者，請傳話出去，本公子願懸下重賞通緝。」

「懸賞多少？」

「緝捕歸案者，賞白銀十萬兩，通風報訊，因而逮獲者減半，不論死活！」

「小子，你眞的要大義滅親，兒子殺老子？」

「和尙，你不要搞錯，本公子是代母殺夫！」

夫字出口，掉頭就走。

* * *

直接來到宋大頭的賭桌之前。

宋大頭在主持一桌骰子，賭技一流，賭運也不錯，面前的籌碼一大堆，殺得衆賭徒灰頭土臉，連番敗北。

小神通故作輕鬆狀，嘻嘻哈哈的道：「宋老闆，放着高高在上的大老闆不當，幹嘛要自己下場當荷官？」

宋大頭又擲出一把豹子王來，通吃通殺，將籌碼清理完畢後，始抬頭

望了小神通他們一眼，不疾不徐的道：「生意好，忙嘛，沒法度。」

「老闆娘呢？」

「出去了。」

「去那裏？」

「誰知道？」

「出去多久啦？」

「已經老半天。」

「你在這裏當莊又有多久？」

「也有老半天了吧！」

「可知老闆娘何事出門？」

從來不發脾氣的宋大頭，見小神通一照面就問題一大堆，這時也發了性子，怒冲冲的道：「小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香香去那裏，出門何事，跟你八桿子也打不到，你無權過問。」

不輸少爺冷笑道：「這可不盡然，如果她是去搶本人的山水畫，就另當別論。」

宋大頭道：「老夫不懂你在說什麼？」

白小痴道：「媽的，報喪你懂不懂？」

「報喪？懂啊，你們家死了人，就會到處報喪。」

「現在，我們是做好人好事，來向你報喪的。」

「向老夫報喪？誰死了？」

「你老婆，賭國妖女花香香。」

「死在何處？」

「藝苑字畫店。」

「你們怎會知道？」

「衰！不巧遇上的。」

話至此處，宋大頭便沒再開口，反而大聲吆喝大家下注：「快，下啊，多押多賠，少押少賠，不押不賠，贏了錢就可以回家去買房買地討老婆。」

鮮，眞是鮮事，老婆死了，他還有心情繼續賭錢，眞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普天之下，除了這位綠帽王，怕老婆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小神通愕然道：「宋老闆，你似乎無動於衷？」

「她早就該死啦。」

「好歹夫妻一場，你總該去替她收屍呀。」

「會的，等打烊之後，老夫自當料理一切。」

「你不想追查一下殺人的兇手？」

「管他是誰，死了就好。」

「你好殘酷！」

宋大頭忽然雙目暴睜，射出來兩道冷電似的寒芒，道：「小神通，如果是你，娶了這麼一個賤貨，就算花香香有八百條命，也早已死絕死光！」

這話不假，小神通若是換成宋大頭，花香香即使有一千條命，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察言觀色，不輸少爺覺得，這一樁血案似非宋大頭所爲，略一沉吟後，當即告辭而出。

* * *

外面，天已經黑下來。

武昌街上，一片燈海。

龍玉嬌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身子扭來扭去的嬌聲道：「不行，我一定得走啦，再不回去我爹會着急的。」

小神通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爲了一個死花香香，冷落了妳這位活嬌客，走，我們吃飯去，找武昌最大的館子，吃滿漢全席。」

白小痴道：「飯後，咱們再去扮皇帝，跳的士高，或者霹靂舞。」

龍玉嬌道：「謝謝，不用啦，這些事以後再說。」

小神通道：「可是，這麼一來，本公子豈不成爲濫開空頭支票的騙子？」

龍玉嬌道：「沒有關係，來日方長，以後多的是機會。」

白小痴道：「就怕夜長夢多，最好及時行樂。」

龍玉嬌使一個眼色，呶一呶嘴，小聲道：「我答應也沒有用，他們一定不會答應的。」

經她這樣一說，小神通才發現，前後左右，最少有四名臥龍山莊的高手，在暗中保護龍玉嬌，心道：「奶奶的，龍九天防我眞的像防賊一樣，好，咱們就鬥一鬥，我小神通誇下海口，總有一天會把你女兒弄上床。」

白小痴環目四顧一下，做了一個砍頭殺人的手勢，道：「哼，電燈泡，跟屁蟲，討人厭的傢伙，乾脆把他們幹掉算啦。」

龍玉嬌忙搖手道：「使不得，這樣我爹一定會對你們大興問罪之師，也一定會把我關起來，今生今世，我們休想再相見。」

白小痴沒法了，道：「那該怎麼辦？」

龍玉嬌道：「先讓我回去，在爹的面前建立起信用來再說。」

言畢，取出一張二萬兩的銀票，交給白小痴。

小神通給了她一幅山水畫，道：「小痴，拿二千兩銀子送給龍姑娘。」

白小痴如言照辦，龍玉嬌莫名所以的道：「不用啦，不，不二價就是不二價，不必九折優待。」

不輸少爺笑道：「不是優待妳爹，是送給妳的。」

龍玉嬌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道：「幹嘛要送我銀子？」

小神通道：「給妳做私房錢啦。」

白小痴說得更清楚：「也就是交通費的意思啦，一旦離家出走，沒有錢怎麼成。」

龍玉嬌噘着小嘴巴，道：「你們好壞，也好可愛。」

小神通道：「妳想不想跟我們這些可愛的人在一起？」

龍玉嬌一本正經的道：「當然想啊。」

小神通道：「那就快點想辦法離家出走。」

白小痴道：「要不要白大哥給妳出個點子？」

龍玉嬌道：「謝了，我自己會想辦法，但不知要到那裡去找你們？」

一直不會開口的唐蜜道：「不難，我家主人已打出知名度，正是如日中天，無疑是當今賭國武林中最明亮的一顆星，所到之處必然轟動，一問即知。」

白小痴道：「還有，妳一定要坐特快車，不然我家主人十九會得相思病。」

龍玉嬌年歲尚輕，一片純眞，聽完他們主僕的這一番花言巧語，登時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帶着一顆極愉快的心，以及少女情竇初開的一個夢，依依難捨的離開小神通，踏上歸途。

望着龍玉嬌遠去的倩影，小神通道：「白總管，算算看，咱們現在一共有多少銀子！」

這種稱呼，白小痴還是第一次聽到，有點飄飄然，將所有的銀票取出來，就在大街上清點起來，半晌始眉飛色舞的道：「哎！主人，咱們發啦，已經是大財主，除去送給藝苑字畫店孤兒寡母那二萬兩不計外，還有十四萬八千多兩。」

小神通伸出手來，摸一下銀票，享受一下錢財的溫暖，道：「老偷兒還欠一萬，總數應該是十五萬八千多，小痴，蜜糖，有錢不花是王八，你們說，咱們該怎麼花？」

白小痴還是老套，一有錢就想到女人，道：「去扮皇帝。」

小神通跟他是同好，正中下懷，道：「對，找一家比金香園更大，美女更多的，扮一個月。」

白小痴的眼角一飛，得意忘形的道：「一個月不夠，最好是三個月，殺個痛快淋漓，也趴個痛快淋漓。」

唐蜜道：「我看你們一天皇帝也做不成。」

小神通一楞，道：「爲甚麼？」

唐蜜肅容滿面的道：「奴婢想先請教主人，要不要參加羣英大會，跟賭國武林高手爭奪武帝賭王的寶座？」

「廢話，武帝賭王，高高在上，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本教主當然要和各路好漢比劃比劃。」

「既然如此，主人不單不能亂花錢，還得拚命賺錢。」

「此話怎講？」

「據奴婢所知，參加的代表，每人必須繳五萬兩的彩金。」

「廢話，咱們已經有多的了。」

「主人，是黃金！」

「甚麼？是黃金？」

「不錯，是黃金，折合白銀，大約要四十萬兩。」

白小痴連呼了三聲衰，道：「慘啦，慘啦，我的親娘祖奶奶，武帝賭王這個鳥他媽的還眞不好玩。」

小神通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沒有關係，再多宰幾隻肥羊，多殺幾家大賭場，憑本教主的本事，跟他們賭錢，就等於是到銀行裡提款一樣。」

白小痴道：「可是，咱們眼前勢必扮不成皇帝，要當和尚了。」

不輸少爺道：「幹幹和尚也不賴，養精蓄銳嘛，相信你家白老頭曾經教訓過你，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一提起父母，白小痴不由的一陣絞痛，作了一個深呼吸，道：「咱們今夜住那兒？該餵肚子了吧，總不能爲了湊彩金忍饑挨餓呀。」

唐蜜道：「我建議，住老地方天興樓。」

* * *

天興樓。

晚膳時間已過，食客稀稀落落。

小神通、白小痴、唐蜜剛剛才到。

小二哥見是熟人，忙趨前問候，道：「三位吃些甚麼？」

白小痴迫不及待的道：「你娘，又不是生客，揀我們喜歡吃的盡管往上端，要快！」

「是，是！」小二哥諾聲而退。

「回來！」被小神通叫住了。

「公子要點菜？」

「我們還要住店。」

「歡迎，還有幾間上房正空着。」

「我們前幾天住的跨院有客嗎？」

「上次鬧出命案，誰也不敢住。」

「本公子不怕鬼，就住那兒好啦。」

「好，小的這就叫他們去準備茶水被褥。」

生意清淡，菜自然上得也快。

吃得更快，不一時，已經掃去一大半。

忽見從外面進來一老一少，一男一女。

老男人是妙手神偷金滿堂。

少女是他女兒金不換。

小神通心頭一喜，忙招呼他們父女過來同坐一桌，道：「老偷兒，小金，你們想吃甚麼，直管叫，本公子請客。」

妙手神偷表情全無的冷聲道：「盛情心領，我們父女業已用過，是來找你的。」

小神通「哦」了一聲，道：「赫，眞看不透，老偷兒還是一個大信人，果然將女兒送上門來。」

金不換好潑辣，杏眼一瞪，道：「你說話最好客氣點，甚麼叫把女兒送上門來？」

小神通就喜歡她的潑辣，道：「是，本公子有語病，應該說是來履行同居義務。」

絕，眞絕，小神通愈說愈不像話，金不換更怒更兇：「你放屁，本姑娘當初只答應跟你做朋友，同行，不是同居。」

白小痴插言道：「一樣啦，白天同行，晚上自然要同居。」

金不換辯道：「不一樣，他睡他的床，我睡我的房！」

妙手神偷金滿堂道：「同時，老夫也是爲山水畫而來。」

小神通應諾一聲，取出山水畫，彼此銀貨兩訖，道：「金前輩，說正經的，在下想請教一件事。」

妙手神偷很少見他這樣正經過，不由一怔神，道：「關於那一方面的？」

「聽說賭國武林的羣英大會上，也要繳彩金？」

「是呀，這是傳統，也是對武帝賭王的一種禮敬，身爲武林皇帝，賭國之王，總不應該是一個窮光蛋，貽笑天下。」

「數目大不大？」

「不小，每人五萬兩金子。」

「哇哎！南七北六十三省，再加上五名種子代表，十八人合起來就是九十萬兩黃金，足可以買下好幾座城池。」

「武帝賭王本來就應該有自己的城池與衛隊等等。」

「除了彩金外，武帝賭王還有甚麼好處？」

「武林各派，每年都有一定的奉獻，賭國各場，皆有分紅的規定。」

白小痴道：「哇呀呀，幹武帝賭王，原來有這麼多好處，好風光啊，難怪大家會拚了老命往裡鑽，有這麼多權利，也該有義務吧？」

「有維護公理正義的義務。」

「可惜，可惜，可惜老偷兒名落孫山，武帝賭王的夢想怕做不成了。」

「沒有這麼嚴重，丟了一個湖北，老夫還可以到別省去爭。」

「那就快上路，錯過今年，還要再等三年。」

妙手神偷金滿堂本來就想要告辭，起身說道：「小神通，臭小子，金某人鄭重的警告你，要善待我女兒，倘若你膽敢動她，少了一根汗毛，小心老夫從你身上加倍討回來。」

小神通含混其詞的道：「放心啦，本公子自有分寸，只有增加，不會減少。」

妙手神偷有聽沒有懂，道：「甚麼意思？」

白小痴代爲解釋道：「我們教主的意思是說，汗毛不會少，大不了肚子裡增加一塊肉。」

金滿堂怒不可當的對小神通道：「臭小子，你是這個意思嗎？」

不輸少爺冷然一哂，道：「白痴在放屁，老偷兒何必跟他一般見識，不過，話又說回來，女大不由娘，小金遲早還是會嫁人懷孕，肚子裡長肉的。」

直氣得妙手神偷吹鬍子，瞪眼睛，但女兒既已將自己輸掉，而他本人又想在小神通的身邊放一個人，也只好遷就現實，將女兒叫至一旁，再小聲叮嚀幾句後，便自出門而去。

* * *

小跨院早已打掃的乾乾淨淨，茶水齊備，還掌上了燈。

只有三間房，常勝公子，白小痴各住一間，唐蜜和金不換只好合住一起。不過，金不換霸道得很，獨自一人睡在床上，可憐的唐蜜只有睡長板凳的份兒。

小神通剛剛進房，還沒有脫衣服，甫將背上的葫蘆卸下，正在焚香膜拜，突然發覺，床上有異聲。

是床鋪發出的吱吱之聲。

床上有人。

是兩個。

女的。

而且，喧賓奪主，膽大包天，居然在別人的床上呼呼睡着了。

刷！小神通的動作既快速，又俐落，一張錦被被他掀到牆角去。

哇！兩個裸女。

一絲不掛的裸女。

雙峯不大，似是甫出籠的小饅頭，蓮花洞口，白白淨淨的寸草不生，顯然是兩塊未經開發的處女地。

人已驚醒，是被嚇醒的，嚇得緊緊抱在一起打哆嗦。

小神通聲急語快的道：「這是怎麼回事？說！」

其中一女戰戰兢兢的道：「我們是來陪公子睡覺的。」

不輸少爺追問道：「是誰叫你們來陪我睡覺！」

「是——」

另一女僅僅說了一個「是」字，乍然金光一閃，風聲如電，小神通還沒有弄清楚暗器襲來的方向，篤！一聲，前胸已被暗器擊中。

是金燕子。

部位在左側，正是要命的心臟所在。

噗通！常勝公子栽了觔斗，當場仰面栽倒。

兩名裸女嚇得魂不附體，拉着被子，蒙頭躲到牆角去了。

後窗未關，被人輕輕推開，悄沒聲息的闖進來一個人。

是一個蒙面人，黑衣黑褲，耳目難辨。

動作極爲快速，一閃身已到了小神通面前。

俯下身來，意欲探一下不輸少爺是否尚有呼吸。

孰料，事情大爆冷門，死人活了，活人反而吃了癟，小神通先是扣住來人的腕脈，接着是一個「過肩摔」，然後連點了對方的三處大穴，立如木頭人似的僵在那裡不動了。

外面下起了雨，淅淅瀝瀝的，還不小。

已經驚動了唐蜜、金不換、白小痴，三人冒雨一湧而入。

白小痴首先開口：「主人，發生甚麼事？」

金不換目注胸前：「你中了金燕子？」

唐蜜道：「快取下來，小心燕尾有毒。」

話完，欺身而上，正準備有所行動，小神通已自行將金燕子取下，道：「哼，奶奶的，混蛋加王八，金燕子的主人好陰險，佈下美人陣，誘以女色，想亂我耳目，好在暗中偷襲，也不打聽一下我小神通是誰，小鬼不敢要，閻王不敢收，福大命大，生下來命中註定是超人，要當武帝賭王！」

金不換道：「明明見那金燕子打中你的前胸，怎會安然無恙？」

小神通拉開衣襟一角，道：「本公子穿有金絲軟甲。」

白小痴道：「好幸運，沒事就好，但不知那美人陣擺在何處？」

小神通以目示意，白小痴彈身上床，拉起一個被角瞄一眼，馬上魂兒都飛上了天，伸伸舌頭，眨眨眼，陰陽怪氣的道：「棒！好棒啊！白白淨淨的，羞人答答的，好像還是原裝進口的吔，從來沒人使用過。」

說着，就要將被子全部掀開來，供大家欣賞，金不換却破口大罵：「壞種！下流！再亂七八糟，姑奶奶就叫幾個小流氓來把你閹掉！」

人也跟着上床，找來衣服，塞進被裡去。

煮熟的鴨子飛了，到口的肥肉不能吃，白小痴好不失望，聳聳肩膀，攤開雙手，道了一聲：「衰呀！」

小神通上前數步，將那蒙面刺客的蒙面黑布扯下來，發現此人年紀不大，頂多二十五六，身體粗壯結實，眸中精光閃爍，顯然不是市井小混混，必定大有來頭，當即沉聲說道：「你們通統給我出去。」

白小痴聽得一呆，道：「叫我們出去，幹嘛？」

不輸少爺道：「幹馬？還幹牛呢！去警戒！這個小跨院方圓五十丈以內，任何人皆不得出入，違者一概格殺，絕不允許前日的歷史，再在今夜重演！」

言來聲色俱厲，斬釘截鐵，完全是命令的口吻，唐蜜、白小痴、金不換，誰也不敢違拗，只好相繼冒雨出門。

小神通不再遲疑，抬起一隻腳來，往一隻矮凳上一踩，擺出一個很瀟灑的姿勢來，冷森森的道：「朋友，在未正式問話之前，本少爺願意提醒你一下，說實話，可以饒你一條狗命，再送你一筆回家另謀生計的費用，反之，你必然會受盡折磨，屍骨不全。」

那人一臉惶恐，閉口不語。

不輸少爺繼續審問道：「先把你的姓名報上來。」

那人的眼珠子轉來轉去，還是不肯開口說話。

「你不肯說，是不是？好，咱們先來點餘興節目，跳跳的士高，霹靂舞，然後再吃大餐。」

屈指一彈，立以隔空打穴的手法，將他被制的穴道解開。

同一時間，另一起穴道被制，那人毫無選擇的，不到三秒鐘，便手舞足蹈的跳起扭扭舞來。

「朋友，不是『舞』林高手，可能不大好受，甚麼時候受不了啦，想招供，可以隨時打招呼，不然，這一齣連續劇會繼續演下去，直至演出脫衣舞，吃牛排大餐，全身骨碎、肉裂、血乾，被小鬼牽到閻王老子那裡報到爲止。」

話說得很輕鬆，趣味盎然，聲音却很冷，冷得像刀子。

那人充耳無聞，扭扭舞跳不過癮，開始跳起踢踏舞來。

小神通往床上睨了一眼，道：「你們兩個婊子如果還想活命，就滾下來。」

兩名雛妓早將衣服穿好，連滾帶爬的下了床。

全身打顫，縮作一團，風月場中應有的狐媚，在她們身上一點也找不到，早已嚇傻了，倒像是隻大醉蝦。

不輸少爺道：「你們剛才說，是來陪公子睡覺？」

一名長頭髮的雛妓道：「一點不錯，如有虛假，天打雷劈。」

小神通道：「誰叫你們來的？」

另一名留辮子的雛妓道：「是鴇母。」

小神通道：「可知你們要陪的嫖客是甚麼人？」

長頭髮的雛妓道：「鴇母說過，是個年輕小伙子，胃口大，很挑剔，不玩二手貨。」

「你們難道還沒有『開寶』？」

「沒有，我們剛受訓不久。」

「『開寶』的價錢貴不貴？」

「每人白銀一百兩。」

「哼，賤啊，跟豬肉差不多。」

「我們還得跟鴇母四六拆帳。」

「快說，出銀子的人是誰？」

「那個男的我們不認識。」

「這一個刺客你們認識嗎？」

「認得，就是他跟那個男的一起去的。」

「好啦，這兒沒你們的事！可以走啦。」

「謝謝大爺，謝謝大爺。」

二女喜出望外，一溜煙似的沒入黑夜風雨之中。

刺客的脫衣舞已經登場，青筋暴現，汗流浹背，牙齒咬碎了好幾顆，臉型扭曲得變了樣子，痛苦到了極點。

可就是不肯開口招供。

「媽的，吃牛排大餐啦。」

「吃牛排，要用刀叉，這裡沒水準，沒這些洋玩意兒，咱們用釘子代替。」

言語間，小神通已扣好數枚「奪命釘」，咻！咻！咻！咻！四聲響，已如閃電般破空射出。

不射眉心，單射肋骨，一邊兩支

，像極了鬥牛場上的牛。

絲帶在快速飄動，鮮血似小孩撒尿般流，「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幾個字，根本無法辨認。

骨碎，肉裂、流血、流汗，急痛攻心，生不如死，那人終於忍無可忍，宣告投降。

小神通言而有信，馬上將他的穴道解開，道：「說吧，先報上名來。」

那人大口大口的喘了好幾口氣，擦拭一下身上的血汗，道：「我叫張通。」

「張通，我們認識？」

「素不相識。」

「有仇？」

「當然沒有。」

「那你爲何要暗算本公子？」

「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這——」

「你不肯說，是不是？想吃牛排？」

「不是張某不肯說，是不敢說。」

「爲甚麼？」

「一旦說出來，馬上便會沒命。」

「放心，五十丈以內，保証沒有外人。」

「他們無孔不入。」

「混帳，你敢再說一個不字，本少爺立刻斃了你，我問你，你們是一個秘密的恐怖組織，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你們的首腦是燕無雙？」

「是——」

就說了這麼一個字，便沒了聲音。

因爲他已經斷了氣，倒地身亡。

背上插着一把飛刀，正中心臟。

刀是從窗外射進來的。

而外面，正在唐蜜、金不換，白小痴的全面監視中。

小神通打開窗子，窗外風雨已止，長夜靜寂，連半個鬼影子也沒見到。

將三人召回小屋，不輸少爺怒容滿面的道：「你們可曾發現，有人從跨院高來高去？」

金不換道：「沒有呀，我在附近屋頂，甚麼也沒看見。」

白小痴道：「奴才守在跨院外面，只見到那兩個離去的妞兒。送上門的東西又攆出去，眞是暴殄天物，好可惜啊。」

唐蜜道：「奴婢的距離最遠，在牆外，一無所見。」

小神通聞言腦中靈光一閃，道：「既然你們都毫無發現，那麼，有一件事已經可以肯定。」

白小痴道：「肯定甚麼？」

不輸少爺恨聲道：「肯定出了內奸，是內奸殺了張通滅口！」

臉色一沉，繼又殺氣騰騰的道：「是誰？這個人最好自己站出來，只要肯將實情招出，我小神通許會給一條生路，如其不然，哼哼，休怪本少爺要吃醬爆人肉、紅燒人心、人肝湯、炒腰花，外加一道人腦燉豆腐。」

白小痴的肉曾經被他吃過，知道小神通不是空口唬人，嚇得他頭皮發炸，心頭直冒寒氣，第一個跪倒在地，呼天喊地的道：「主人，奴才一向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叫我往東，絕不敢往西，叫我喝湯，絕不敢吃肉，不是我，不是我，我白小痴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幹殺害主人的事。」

第二個下跪的是唐蜜，同樣唱做俱佳：「主人，奴婢連女孩子最珍貴的東西都給了你，雖然名不正，言不順，事實上就已經是主人的人啦，今生今世，唐蜜的生命中不可能再有第二個男人，殺了我也不會做背叛主人的事。」

聽到這裡，金不換楞住了，一揚柳眉兒，張口就罵：「赫！聽你們這麼一說，那個內奸，豈不是挑明了就是小姑奶奶我？」

常勝公子陰沉着臉，道：「妳有辯解的權利！」

金不換好倔强的脾氣：「沒有必要，反正你們也不相信。」

唐蜜道：「本來就是妳幹的，到我家主人身邊來，壓根兒就沒有安好心。」

金不換更惱更怒：「是我又怎麼樣，你們劃個道兒，不論水裡火裡，姑奶奶奉陪就是，我要是皺一皺眉頭就不姓金，哼，誰怕誰呀！」

她可不是說着玩，話一出口，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兩隻脚不丁不八，已經做好了應戰的準備。

小神通睹狀大怒，喝道：「媽的，兇女人，好潑辣的丫頭片子，先給妳點顏色看看，然後再慢慢的收拾妳。」

妳字出口，招已出手，雙手齊揮，速度比子彈還快，白小痴根本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如何點穴，僅只眼皮子一眨，已被他連點了十二處大穴。

被點的人不是金不換。

而是跪在地上的唐蜜。

唐蜜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奈何手脚全部痲木僵硬，一動也不能動，只有嘴巴還可以說話，道：「主人，你弄錯了吧？」

金不換亦道：「是嘛，痲將牌怎麼打到牌九桌上去了，簡直錯得離譜。」

小神通冷然一哂，道：「沒有錯，本教主要逮的就是這一頭狡滑的狼！」

白小痴還是不明白，道：「可是，主人明明說奸細是金不換，小金自己也不否認？」

常勝公子道：「笨啊，這是本少爺的聲東擊西之計，怕的是這個婊子身手不凡，作困獸之鬥，殃及池魚，你他媽的跪着幹甚麼，還不快爬起來看熱鬧。」

白小痴巴不得早點聽到這句話，忙不迭的站起身來。

（未完・九）

上文提要：方瑟將奪魂神釘送去柳雲山莊，因爲面上塗了黑鍋灰很醜怪，惹起莊主秦鵬飛的如夫人夏蘋用蘋果向他拋擲，意思是捉弄他，反被秦鵬飛的徒兒何凌風看見，認爲他調戲夏蘋，雙方發生衝突，秦鵬飛出面制止，賀氏雙凶知道方瑟送神釘來，也說好說歹的勸阻，並說出方瑟是自己未來的徒兒，秦鵬飛雖然暫時息怒，但仍耿耿於懷……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護花雖有意　自身亦難保

那知何凌風在單獨與他一起時，却是格外的和藹，並且還對自己魯莽的行爲表示深深的歉意。

方瑟原先以爲何凌風是震於漠北雙凶的凶名，才那麼委屈地向自己道歉，這下一見秦鵬飛突然發怒，何凌風嘴角含着陰笑出去，他才恍然而悟，明白自己是被何凌風利用了。

頓時，他的心頭一震，腦海之中浮映起那倚在窗前，在嫣然一笑中，把蘋果拋給自己的綠裳少女了。

他暗忖道：「或許她就是秦莊主的女兒，秦莊主曉得她把蘋果拋給我，以爲她跟我怎麼啦，這才生起氣來，看來她要受到呵責了……」

他的心裡不忍，正想要說兩句話解釋一下當時的情景，消減秦鵬飛的怒意，已聽得賀子龍道：「秦兄，你怎麼啦？」

秦鵬飛沉着臉道：「賀兄，這是小弟的家務事，希望你能夠不過問，以免傷了我們兄弟之間的情份，讓外人見了笑話。」

賀子龍曉得他心中憤怒，不願與他爲了這點小事翻臉，只是笑了笑，道：「秦兄，我們都是十多年的朋友了，還有甚麼話不能講的，老二，你說是不是？」

賀子虎道：「對！秦兄，如果你生氣的原因是爲了方瑟，我們也過意不去了。」

秦鵬飛冷笑一下，道：「賀兄，我們是十幾年的交情了，我想你們也不希望看小弟的笑話吧？」

賀子虎道：「當然不會！」

「好，這樣才不愧我們做了十多年的好朋友，」秦鵬飛道：「我希望你們……」

他的話才說到一半。已見到王媽帶着夏蘋走進屋來。

那個王媽年紀不小了，至少也有五十幾歲，但是她却穿紅戴綠，塗得一臉好厚好厚的白粉，頭上的圓髻也插着幾朵白蘭花，走起路來扭挪擺動，作出一副嬌滴滴的模樣，使人見了，不由得一陣噁心。

賀氏雙凶一見到她那副德性齊都爲之皺了下眉，可是他們的眼光，立刻便轉到在王媽身後的夏蘋臉上，刹那之間，他們那兩張冷凍似的臉孔，頓時如遇春風，浮起一絲笑意，眼中露出讚美之色……

他們兩人從來不好女色，天底下的壞事都做盡了，就唯獨不犯姦淫，是以他們也爲此自傲，自許是鐵錚錚的好漢。

這下見到那嬌羞美麗的夏蘋，他們也不由被她的美色所懾，而斂去冰冷的臉色，但是他們所流露出來的笑容，絲毫不含輕薄淫穢，而是讚美之色，可見得他們只是讚賞夏蘋之美，並沒有被她的美而引起潛藏心底的獸慾。

方瑟方才在院中便已見過夏蘋，

不過那時她是在閣樓之上，距離他有丈許之遠，留在他腦海中的印象已是很深。

這下，當她一行進室來，方瑟能夠清晰地見到她的面容，甚而連她微垂着的脖子上長着的細細汗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中的這份感受，與方才相距何止千里？强烈得使得他的全身都起了一陣顫悚。

他只覺自己的心底湧起一股奇異的感覺，那是他有生以來，從所未有的，他的嘴唇一動，幾乎想要呼喚她的名字。

就在此刻，那走在前面的王媽已雙手併合，躬身一福，道：「啓稟老爺，蘋姑娘已經帶到了。」

秦鵬飛冷哼一聲，道：「妳回去吧！」

王媽露着滿嘴的金牙，本來還想多說兩句話，却看到秦鵬飛怒容滿面，不敢多言，應了一聲，便退了出去……

她在走到門口時，正好碰到何凌風進來，脚下一頓，想要跟何凌風打個暗號，問個原因，已聽得秦鵬飛沉聲叱道：「王媽，妳站在那兒作甚？還不出去？」

王媽全身一抖，挪動雙脚，蹌蹌踉踉的走了出去，連頭都不敢回一下。

夏蘋站在那兒低垂着頭，見到王媽被叱，也爲之嚇了一跳，稍一定神，襝衽道：「蘋兒參見老爺……」

秦鵬飛冷哼一聲，道：「妳抬起頭來看看他是誰？」

夏蘋怯怯地抬起頭來，循着秦鵬飛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一個玉面朱唇的青衣少年正楞楞地望着自己在出神。

當她的視線一接觸到他投射而來的目光時，不由心頭一顫，臉上紅了起來，頓時垂下頭去，不敢逼視。

秦鵬飛心中妒火焚燒，只是强行抑住而已，這下一見夏蘋的神情，有如火上加油，燃得更加熾烈。

他怒喝一聲，罵道：「好個賤人……」

罵聲之中，揮掌摑出，只聽「啪」地一聲脆響，夏蘋的身軀應掌跌出數尺之外。

秦鵬飛這一掌雖然沒有帶上眞力，可是力道之猛，豈是夏蘋這麼一個嬌柔的姑娘所能承受得了？

她驚叫一聲，跌倒地上，白嫩的臉頰立刻紅腫起來，鮮血從那張小嘴汩汩流出，頓時染紅了她的衣襟。

夏蘋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櫻唇張處，吐出兩顆牙齒，泣聲道：「老爺，賤妾爲何要遭你如此毒打，我……」

秦鵬飛怒喝道：「賤人，妳還敢與老夫分辯？」

他沉聲道：「凌風，鞭子拿來！」

何凌風連忙把長鞭交給秦鵬飛，他抓起長鞭，「刷刷刷」一連就是三鞭，抽得躺在地上的夏蘋，滿地打滾。

方瑟有生以來何曾見過如此殘忍之事？他在一愕之下，奮不顧身的朝秦鵬飛撲去，雙手一張，便要奪下對方手裡的長鞭。

秦鵬飛是何等人？長鞭在手，還會被方瑟奪去？他怒吼一聲，手腕沉處，長鞭靈巧之極的兜了回來，「啪」地一下，抽在方瑟的身上。

那小小的鞭梢在舒捲而回的時候，還捲住了方瑟的右臂，隨着他振腕一抖，方瑟被長鞭纏住，離地飛起，往牆上撞去。

秦鵬飛的武功比起何凌風來，相距何止一倍？他這下在盛怒出手，眼見方瑟就要在他一鞭之下，摔個半死。

方瑟的身軀被長鞭纏着飛起，眼見便將被摔落在地上，摔個半死。

驀然，兩條人影斜飛而起，室內響起一聲大喝，賀子龍縱身躍向方瑟，賀子虎則右掌急劃，向秦鵬飛右臂斬去。

他們這一出手，爲了救援方瑟，全是盡力而施，身形之快較之一般武林人物超出很多。

方瑟的身軀還未碰觸牆上，賀子龍右臂一抄，一把抓住了他的腰，平掌一切，向長鞭斬落。

這時長鞭抖得畢直，秦鵬飛的力道完全貫注在上面，整根鞭子彷如一根鐵棍，然而在賀子龍併掌一切之下，發出「錚」地一聲輕響，便已斷爲兩截。

方瑟的身軀尚在空中，他所保持的姿式原是四肢捲起，把頭顱藏在雙臂裡，那僅是一種本能的防護要害受傷的行爲。

但是當賀子龍出手抓住他的衣衫時，他也爲之吃了一驚，側首向着賀子龍望去，首先便看到對方那隻碩大的手掌暗暗泛出金黃之色。

他還沒想到一個人的手掌怎會變成金黃色，身軀已被賀子龍左臂抓住，急速的往下落去。

賀子龍雙脚一踏在地上，立即問道：「方瑟你沒傷着吧？」

方瑟點了點頭，還沒回答，室內已響起秦鵬飛的笑聲：「賀兄，數年不見，你的功力精進如斯，眞是可喜可賀。」

方瑟聞聲望去，只見賀子虎左掌護胸，右掌豎立耳邊，擺了一個奇怪的架式，雙掌掌心微微外露，全都暗暗現出金色的流光。

他不由暗暗驚凜，忖道：「這是甚麼功夫？連手掌都會變成金色。」

一念方起，賀子虎也大笑道：「沒想到秦鵬飛你終日睡臥溫柔鄉中，功夫倒也沒有擱下……」

秦鵬飛右手揮着大半截長鞭，左手不知何時已拔出一枝長約尺許的小斧，聞聲大笑，道：「兄弟若是把功夫

擱下了，賀兄你那一掌，還能容許小弟活命？」

「那兒的話！」賀子虎道：「小弟出手的目的只是要阻止秦兄傷害小徒，可不是在與你爲敵！」

賀子龍聽到這兒，哈哈大笑，向秦鵬飛行去，笑着說道：「秦兄，我們十多年的交情了，相處一直很好，怎會與你過不去呢？更何況此刻我們該比往昔更加密切，同心協力，對付那個禿驢，如何會與你爲敵？秦兄你是過慮了！」

秦鵬飛吁了口氣，道：「兩位賀兄能記住這點，小弟就可以放心了。」

「秦兄你盡可放心，」賀子龍道：「我們之間的交情，絕非任何人能夠破壞得了的！」

秦鵬飛笑了笑，道：「賀兄這麼說來，的確不愧是道義之人，小弟頗感心慰，只不過是……」

他的眼中閃出憤怒之色，瞥過方瑟的臉上，沉聲說道：「你們竟然爲了令徒而對老夫使出金沙掌絕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吧？」

賀子龍道：「秦兄言重了，小弟們乃是迫不得已才這麼做，其實也並非爲了我們這個未拜師的徒兒，而是爲了保全秦兄的令譽……」

他的話聲一頓，臉色沉肅下來，道：「秦兄你爲了一個婦人女子，便出手傷害我們的徒兒，想要置他於死地，若是傳言出去，讓武林中人全都曉鬼斧神鞭秦鵬飛乃是見色忘義之人，秦兄你還能立足於江湖？間接的，豈不也影響我們天下九大凶人的名譽……」

他陰陰一笑，接着說道：「你想想紅燈老祖李兄，血影人魔厲兄，還有枯木尊者彭兄都是痛恨見色忘義之徒，如果讓他們曉得此事，秦兄你……」

他這一番話，說得秦鵬飛臉色大變，頭上冒起冷汗，連忙出言道：「賀兄，你不要再說下去了，小弟向二位致歉，並且還要向你們致上最大的謝意……」

賀子龍嘿嘿笑道：「秦兄不必客氣，小弟只是提醒你而已，至於道謝嘛，大可不必，我們到底還是兄弟……」

他說到這兒，三個僕人提着盛放酒菜的木盒走了進來，他們一看到室內的情景，全都爲之一愕，站在門口不知是進來還好，或是退出去。

秦鵬飛暗暗衡量過眼前的形勢，知道自己絕不能與漠北雙凶就此翻臉，翻了臉只有自己吃虧。

因而他忍住了胸中的怒火，臉上堆着假笑來與賀子龍說話。

此時，他正不知該要繼續委屈下去，還是暫時用話把這件事掩過不提，一見手下僕人把酒菜端來，也就藉此下台，吩咐道：「你們站在那兒作甚麼？快把酒菜擺起來呀！」

他自己也收起小斧，把那根斷鞭拋給何凌風，說道：「凌風，把那賤人帶下去，讓王媽給她敷藥，好好的休養幾天！」

何凌風投師門下十年，怎不曉得秦鵬飛的脾氣？他一見眼前的形勢突然變化，也明白師父顯然是居於劣勢之中，自己要發洩心中那口氣，只有等待以後了。

他不敢多說，怎敢惹起師父把滿腔壓制的氣憤發洩到自己的頭上來，應了一聲，走到昏迷中的夏蘋身邊，也不管她滿身血污，抱了起來，匆匆走出室外。

秦鵬飛笑道：「來來來！兩位賀兄，請上坐，我們好好的喝上幾盅……」

賀氏兄弟一見秦鵬飛軟化下來，也不爲已甚，相互打了個眼色，賀子龍道：「秦兄不用客氣，只要你原諒小徒無意中的錯誤，我們兄弟倆就感激不盡了……」

方瑟抗聲道：「我可沒有做錯事……」

他眼見賀氏雙凶和秦鵬飛之間的虛僞神態，那種貌合神離、相互利用的手段，不由得更加厭惡。

尤其對於秦鵬飛出手痛擊夏蘋之事，更使得他的心中泛起强烈的憤怒，所以他一聽賀子龍之言，忍不住提出抗議之聲。

賀子龍沉聲叱道：「方瑟……」

秦鵬飛笑了笑道：「賀兄，不要責備他了，這件事的確是小弟的錯，我不該懷疑到他的身上……」

賀子龍截斷了他的話，道：「好了，既然秦兄替這畜牲說好話，我們就饒過他這一次吧，事情已經過去，我們都不用再提，來，還是喝酒吧！」

秦鵬飛拍手道：「還是賀兄說的不錯，我們久別重逢，非得痛快地喝他一杯……」

方瑟站在一旁，眼見他們興高彩烈地坐上了席位，笑顏逐開，顯得非常興奮，一時之間頗爲感觸。

他不明白這些所謂武林高手，情緒轉變得怎會如此之快，剛才還在生氣動手，很快又相互道歉，歡愉地喝起酒來，似乎已經忘却方才之事。

是以他儘管也被秦鵬飛請上酒席之前坐着，何凌風已回來坐在他旁邊，面對那滿桌的豐富酒菜，他却沒有一點食慾。

因爲他的腦海之中始終縈留着夏蘋那遭受毒打後的凄楚模樣，以及她在鞭子下痛苦號叫，輾轉翻滾的情景。

這個印象留在他的腦海中是那樣的深刻，使得他在想起她原先的淺笑盈盈，紅暈滿頰的嬌羞神情時，他的心裡便忍不住一陣絞痛。

他暗自忖思道：「她爲甚麼要遭受這樣的毒打？就因爲對我笑了笑？或是丟了個蘋果給我？還是因爲她做了人家的小妾，便該遭受如此的毒打？」

他的腦海中思緒奔騰，一直未能止息，致使他手裡拿着筷子，也忘了

去挾菜，他的神態很快地便被桌上的人發現。

賀子龍剛剛和秦鵬飛乾完了三盅酒，嘴角上還掛着未乾的酒漬，他詫異問道：「方瑟，你在想些甚麼？」

方瑟的目光從秦鵬飛的面上移開，搖了搖頭道：「沒甚麼。」

賀子龍道：「既然沒想甚麼，因何你對何師兄敬你的酒，你不把酒杯拿起來？」

方瑟聽他這麼說，才發現何凌風側着半邊身子，右手舉起滿滿的一杯酒，正含着微笑望着自己。他的目光一閃，看到何凌風臉上的那絲不懷好意的微笑，和眼中流露出來的神色，心中不由得湧起憤怒的情緒，暗道：「若非是這個傢伙挑撥，夏姑娘如何會受到這一頓打？他現在用這種眼光來看我，分明是在嘲笑我，是爲他所作的事情而得意……」

他的思潮被賀子龍沉喝之聲所打斷：「方瑟，我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方瑟愣了一下，道：「我不會喝酒……」

「你不會喝酒？」賀子龍哈哈大笑道：「漠北雙雄的徒弟不會喝酒？這件事若是傳出江湖，有那個肯相信？」

方瑟道：「我是不會喝酒嘛……」

賀子龍叱道：「不會喝也得喝！我們從來沒有收過徒兒，好不容易收了你這個徒兒，却是不會喝酒的，傳揚出去，豈不讓人笑話？」

方瑟眞不曉得喝酒跟做漠北雙凶的徒兒有何關連之處，他一時之間想不出甚麼話反駁賀子龍，只好說道：「我還要回鐵舖裡一趟，若是喝醉了……」

「誰說你還要回去？」賀子龍道：「你既然跟了我們，從現在開始就得一直跟在我們身邊，今晚就住在這兒了，你秦師叔這兒房間多，還怕你沒地方睡？」

方瑟道：「可是我還有好些東西沒有拿……」

賀子虎叱道：「你要甚麼，我們會給你買，還需要甚麼？你留在鐵舖裡的只不過是些破爛東西，扔掉也就算了……」

方瑟道：「不行，我那兒還有我媽留給我的遺物，我一定要帶在身邊的……」

他這句話並非眞實的，只是無話可答，爲了達到回去長與鐵舖一趟的目的，他才扯了這個謊。

其實，他從有記憶以來，便一直不曉得自己的父母在那兒，長得甚麼樣子，他只是流浪街頭的一個小乞丐，靠着人們的施捨，渡過了日子。

直到兩年以前，龔江結束了在大名府的買賣，僱車南遷時，才在一個小鎮的街頭上發現他，把他收留起來，跟隨自己的身邊。

從那一天開始，他才結束了那漫長流浪的日子，獲得了較爲安定的生活。

由於龔江非常喜愛他，不單是傳他武功，並且還教他讀書識字，是以他對龔江的那份感情是深厚的，他絕不願因爲受到漠北雙凶的迫逼，而離開龔江。

賀子虎怎知他說的是謊話？略爲一怔，道：「好吧！你回去一趟，等會我陪你去就是了，你先把酒喝了吧！」

方瑟道：「不，我要一個人回去。」

賀子虎怒道：「不識好歹的小子，我……」

賀子龍伸手攔阻，道：「好了，老二，等會就讓他回去一趟，諒龔跛子也不敢護着他……」

方瑟沒等他把話說完，趕緊道謝道：「多謝賀大爺……」

賀子龍有些不悅，道：「小子，你怎麼這樣稱呼老夫？」

方瑟道：「雖然你老人家要收我爲徒，可是現在還沒有拜師，若是稱呼你師父，豈不……」

賀子龍揮手道：「別說了，好小子，算你有理就是，還不跟你何師兄乾了這杯？」

方瑟聽得賀子龍允許自己返長與鐵舖一趟，心中大定，不願意因爲自己的得罪他們，而另外發生意外，以致影響到龔江的逃亡計劃。

他抑制着心中的情緒，站了起來，舉起面前的酒杯，道：「何大哥，我敬你。」

何凌風笑着道：「那裡，你是客人，應該由我來敬你，剛才得罪，尚請兄弟原諒。」

說着，他一仰頭，把杯裡的酒一乾而淨。

方瑟猶疑了一下，只得閉着氣，也把杯裡的酒喝乾。

他從小流浪，有時連三餐都吃不飽，自從跟隨龔江之後，雖然生活安定，日子過得頗爲舒適，可也從未喝過酒。

此刻被形勢所逼，喝下了一杯酒，直把他的喉管辣得好似經過火燄燃燒一般，全身打了個哆嗦。

賀子龍哈哈大笑，道：「你們這叫不打不相識，喝了這杯酒後，從此便該和兄弟一樣的相親相愛，凌風，以後還得要你多照顧照顧你這兄弟了……」

何凌風抱拳道：「賀師伯言重了，方兄弟才氣橫溢，膽色過人，經過兩位師伯的薰陶，他日的成就未可限量，小侄以後在江湖上，還得要仰仗他多多照應呢！」

他這些話說得賀氏兄弟全都得意非凡，賀子龍哈哈笑道：「秦兄，你這個徒兒眞是不錯啊！」

秦鵬飛謙虛地道：「那裡，那裡，還得兩位賀兄多多提携……」

「這還有話說嗎？」賀子龍道：「你的徒弟，也就是我們的徒弟，他在江

湖上一定吃不了虧就是了，尤其是等我們除了那個禿驢之後，天下武林等於是我們所有，還有誰敢得罪我們的弟子？」

秦鵬飛道：「這些年來，我們受那禿驢的氣也受夠了，這次決戰，非得把他除去不可，從此以後，天下盡入吾等掌握之內，我們可以好好的大幹一場了……」

他舉起酒杯，道：「來，為我們這次驚天動地的壯舉乾一杯。」

方瑟聽他們提起之事，心中湧起不少疑惑，暗暗思忖道：「他們說甚麼除去那個禿驢，便可以掌握天下武林，不知那人是誰？竟然會聯合起來……」

他想到這裡，心中一動，凜然忖道：「師父曾說過九大凶人之所以不能為害武林，是因為武林中有一個武功最強的般若神僧，使得他們有所忌憚，現在他們說是要與那禿驢作一死戰，莫非是要聯合起來對付般若神僧……」

他的思緒被賀子虎打斷了：「方瑟，你怎麼不喝酒？又在想些甚麼？」

方瑟苦笑道：「我有點頭暈，不能再喝了……」

賀子虎笑道：「眞是沒用的東西，一杯酒就吃不消，你喝完了這杯酒，吃飯去吧！」

方瑟為難地道：「我實在不能再喝了……」

賀子龍笑了笑，道：「孩子，以後你不單是要跟我們學武功，也得學學喝酒的功夫才行，好了，你就先用飯吧！」

方瑟道：「我的肚子不餓，想要先走了……」

「走？」賀子龍道：「你走到那裡？」

方瑟道：「我回店裡去收拾東西……」

「好吧，你既然要回去，就快去快回吧！」賀子龍略一沉吟，道：「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可別動腦筋想溜，無論你溜到那裡，我們都可以找到你的，到那時，哼，你所吃的苦頭可就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方瑟心中一驚，囁嚅地道：「賀大爺，你過慮了，我怎麼會呢？有這個機會能拜在你的門下，我已經求之不得了，又怎會想溜走呢？何況我小小年紀，又能溜到那裡去？」

「你說得不錯，」賀子龍道：「我們看上了你，是你的運氣，要知道不久之後，整個武林都是我們幾個人的天下了，到那時，你成了我們的徒兒，在江湖上有誰敢得罪你，豈不勝過跟龔跛子打一輩子鐵好？」

方瑟恭聲道：「是，你老人家說得不錯。」

賀子龍點了點頭，道：「秦兄，請你給他一枝手令，讓他回去一趟，免得又跟你那些守門的人引起誤會。」

秦鵬飛沉吟一下，從懷裡掏出一枝黝黑令牌交給方瑟，道：「方師侄，你回來之後，只要把令符繳給門口守衛的人便行了，切記不能遺失。」

方瑟接過那面令牌，只見它是鋼鐵所鑄的，上面雕着一個猙面獠牙的鬼頭和一枝奇形的斧頭，這大概就是代表鬼斧神鞭的身份了。

他把令牌藏在懷中，只聽賀子龍道：「方瑟，你回去之後，甚麼話都不要對龔跛子說，免得他遭受殺身之禍，此外，我限定你在天黑之前便得回來，若是超過了時候，我們便當你有意潛逃，立刻便會派人去抓你回來……」

方瑟道：「賀大爺，我不會的。」

賀子龍道：「好吧，你快去快回！」

方瑟站了起來，抱拳道：「秦莊主，多謝你……」

話未說完，他只覺一股酒意往上冒，眼前的事物似乎在搖晃，連脚跟都站不穩了。

秦鵬飛只見他的臉頰暈紅，有似擦了胭脂一般，較之姣好的少女，尤要美上幾分，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夏蘋拋擲蘋果給方瑟之事。

頓時，他的心中湧起一陣酸溜溜的味道，喝下去的酒全都化成了醋，酸得他難受。

他不懷好意地道：「賀兄，你看你這個徒兒，就喝了這麼一點酒，已經禁受不了，眞是比女娃兒都不如，還是讓他到房裡去休息一會再走吧！」

賀子龍道：「秦兄說的是，方瑟，你還是先到房裡去躺躺，等到酒醒之後再去吧！」

方瑟唯恐賀子龍過了一會兒又改變主意，不讓自己返回鐵舖，他搖了搖頭，深吸口氣，把腹中往上直冒的酒意壓了下去，道：「不了，我還是趕快回去，好快點回來。」

說着，他跨開大步，向後門行去。

賀子龍望着他那略為有點搖晃的身軀，搖了搖頭，道：「這小子甚麼都好，就是這份倔強脾氣不好，明明連站都站不穩了，却還硬要走回去……」

賀子虎道：「老大，我現在倒有點喜歡這小子了，儘管他長得像個大閨女似的，這份倔強的性子，却使他像一個男子漢，我預料他將來一定能夠替我們爭氣……」

賀子龍笑道：「哈哈，老二你昨天都恨不得一掌要了他的命，現在却又誇獎他起來，可見我的眼光沒有看錯吧，這小子的確是個可造之材……」

賀子虎笑道：「老大，你的眼光還會有錯嗎……」

方瑟搖搖晃晃的走出了內廳，對於身後傳來的話聲，他僅是笑了笑而已，因為他曉得自己絕不會成為漠北雙凶的徒兒。

他緩緩的走下了石階，來到剛才

跟何凌風打鬥的地方，只見地上那隻破爛的蘋果在陽光下依然閃出紅艷的光影。

他蹲下身去拾起，那半片蘋果上面的牙痕依然存在，從淺淺的牙痕上，他那飄逸的思緒又不由想到夏蘋起來。

慢慢地把那半片蘋果湊在鼻前，他嗅到了一陣隱隱的芬芳，沁入胸懷，使得他原有的醉意，似乎又增添了幾分。

他用袖子擦拭了一下蘋果上沾着的塵土，想到了那被鞭子抽得跌倒地上，不住翻滾的夏蘋，那彷彿就像手裡的這個蘋果一樣，原是嬌艷美麗，却遭暴力的摧殘，而變得眼前這個模樣。

他想到這裡，只覺胸中熱血上冲，暗道：「像她那樣嬌柔美麗的女子，是需要人保護的，怎可以讓她留在殘暴的秦鵬飛身邊，受到毒手的摧毀呢？」

他抬起頭來，仰望着西邊高牆上緊閉的窗扇，心中有着一股特殊的衝動，想要跑去看一看她，把心裡的想法告訴她。

然而，他才一站將起來，立即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再也立身不穩，一跤跌倒於地。

他在剛跌下的刹那，心裡還是很清醒的，掙扎着想要爬起來，可是他的雙手在地上撐動了一下，竟然覺得全身的力氣不知道消失到何處，再也爬不起來。

他喘了幾口氣，只覺頭暈目眩，再也懶得費力掙扎了，就那麼躺在地上，迷迷糊糊的睡去。

也不曉得過了多久，方瑟從迷糊的睡夢裡醒了過來，他覺得全身酸軟，腦袋裡有點刺痛。

身軀蠕動了一下，他還沒有睜開眼來，已發現到自己的頭上被人敷了一層東西，頓時一股冰涼的感覺自額上傳進體內，舒適無比。

他霍地睜開眼來，但身旁立着一個穿着黃裳的少女，正彎着腰在面盆裏擰乾一條手巾。

那個少女擰乾手巾之後，轉過身來，正要替方瑟換上一條，却發現他已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凝望着自己出神。

她的臉頰立即飛起兩片紅雲，愕了愕方始啓口道：「方公子，你醒了。」

方瑟伸手把額上的濕手巾取了下來。目光一轉，只見自己處身在一間清靜的小屋裡，除了自己躺臥的橫榻之外，其他傢具一應俱全。

在那圓圓的桌上，一盞琉璃燈正吐放着明亮的光芒，使得整間小屋都明亮有如白晝。

他怔了怔，問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那個黃衣少女道：「此刻已是申末時分了。」

方瑟的目光一凝，這才發現站在榻前的黃衣少女竟然就是午間所見到的那個陪伴在夏蘋身邊的女子。

他霍地坐了起來道：「妳不是午間那個……」

那黃衣少女掩唇笑道：「婢女小荷，正是午間在閣樓上隨蘋姑娘一起的那個少女。」

方瑟哦了一聲，問道：「你們姑娘此刻怎麼啦？」

小荷面上一斂，浮起怨憤之色道：「姑娘此刻遍體鱗傷，正躺在房裡呢！」

方瑟搖頭道：「都是我不好……」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你到這裏來，你們老爺曉不曉得？」

小荷搖了搖頭，道：「他們幾個人全都喝醉了，躺在那兒，跟個死豬一樣的，只怕不到半夜醒不過來了。」

方瑟頗為小荷的出言無忌而吃驚，猶疑了一下，問道：「你……你到這兒來，他們都不知道？」

小荷搖搖頭道：「他們那席酒一直喝了快兩個時辰，到了最後，全都躺在地上站不起來了。」

方瑟想到漠北雙凶自命酒量如海，結果仍不免醉倒地上，不由搖了搖頭道：「酒這東西眞是害人，下次我再也不喝了，哦，我問你，你怎麼敢到這兒來？」

「是姑娘要婢子來看你，」小荷道：「這間房離內宅很近，他們抬你進來時，姑娘便曉得了，所以……」

方瑟心中泛過一陣溫暖，道：「多謝夏姑娘的關照，唉！若非是我，她也不會挨那一頓毒打……」

「不！我們老爺一向都是那樣，動不動便以皮鞭抽人，」小荷道：「並不是完全是因為方公子你引起的，你也用不着難過。」

方瑟嘆口氣道：「想不到秦鵬飛是這麼一個殘暴的人，竟然以毒打別人為樂，哦！小荷姑娘，我看你還是快點回去，免得被人發現了，又遭到一頓毒打，豈不是我害了你嗎？」

「不會的！」小荷搖頭道：「我從小在這兒長大。曉得這兒的每一條地道，不會被人發現的。」

方瑟詫異地道：「這兒有地道通到夏姑娘的房裡？」

小荷頷首道：「這間房本來是老爺用來練功的，他老是不甘寂寞，唯恐夫人曉得，所以掘了幾條地道通到其他房裡……」

她說到這兒，臉上一紅，不再說下去，方瑟乃是個純樸之人，也不曉得秦鵬飛掘地道通到其他房間是做甚麼，見到小荷不說，也不再追問下去。

小荷頓了頓道：「方公子，你的酒醒了沒有？我們姑娘要見你！」

方瑟大吃一驚，道：「甚麼，你們姑娘要見我？」

小荷見到方瑟那等吃驚的模樣，並不感到詫異，點了下頭，道：「是我們姑娘要見你。」

方瑟口吃地道：「她……她為甚麼要見我？」

小荷反問道：「你難道不想看看她的傷勢嗎？她是因為你而遭到老爺毒打的……」

方瑟為難地道：「我……我的心裡替她難過，可是我卻不能去見她……」

小荷問道：「為甚麼？」

方瑟道：「她是秦鵬飛的……我若是去看她，假若被人發現，豈不是使她受累，又受到一頓毒打……」

小荷道：「我們從地道裡進去，不會被人發現的。」

方瑟搖頭道：「不行的，無論如何我不能這麼做……」

小荷臉色一沉，道：「方公子，沒想到你會是個縮頭縮尾的不講情義之人……」

她見到方瑟臉上浮起驚愕之色，繼續道：「說老實話，要你去看姑娘並不是她的意思，而是婢子我的主意，因為我認為只有公子你才能拯救姑娘脫離苦海，當我把這個意思告訴姑娘時，她說你既是老爺的師侄，絕不會這麼做的，我還說方公子你絕非是縮頭縮尾的卑鄙之人，你是一個男子漢，你不會跟他們一樣盡做些卑鄙害人的事，那知道我卻想錯了，你……」

方瑟沉聲道：「你說得不錯，我並不是跟他們一樣，我到這兒來只是逼不得已……」

小荷道：「那麼你為何不去看看姑娘？」

方瑟苦笑道：「我現在連自身都難保，如何能夠救她脫離此地？我……」

小荷道：「方公子，你難道不能要你的師父替你出面？我看我們老爺很怕他們兩個……」

方瑟搖頭道：「說句老實話，我今天若不是喝酒過多，早就離開他們了，又如何能要求他們做這等事，何況就算他們肯做，秦鵬飛也不會答應，這……這是不可能的……」

小荷眼珠一轉，道：「好，就算不可能吧，難道你去看看她都不行？」

方瑟搖頭道：「我……」

小荷沒等他說完話，已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我總算認清了你的為人，算我小荷瞎了眼，可憐姑娘為了你白白的受了一頓毒打……」

她蹲了下去，在榻邊某處按了一下，一陣軋軋聲響，橫榻緩緩移開，地上露出一個窟窿。

小荷把方瑟手裡的手巾奪下，摔在盆裡，扭轉身軀便往窟窿裡行去。

方瑟怔怔地坐在榻上，望着小荷踏着地道裡築好的石階走了進去，心中情緒有如潮水奔騰，不住在沖擊着。

他猛地躍了起來，道：「且慢！」

小荷仰起頭來，問道：「方公子，有甚麼事吩咐嗎？」

方瑟苦笑道：「我隨你走吧！」

小荷面上立即浮起喜色，道：「方公子，你答應了？」

方瑟道：「不答應行嗎？」

他苦笑着道：「你把我說成那個樣子，假如我不去的話，豈不是毫無人性了。」

小荷伸了伸舌頭，道：「方公子，你別罵我好不好？婢子向你叩頭道歉……」

方瑟見她雙膝一曲，作勢要跪了下去，連忙伸手攔阻道：「小荷姑娘，快別這樣了……」

小荷看到方瑟伸出手來，臉上一紅，往後讓了一讓，輕聲道：「方公子……」

方瑟趕緊縮回手來，訕訕地道：「小荷姑娘，我不是有意的。」

他以前衣食不繼，加上年紀又小，自然不懂得男女之間的一些關係，這兩年來他在龔江的身邊，不是練功，就是打鐵，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過女孩子。

因而此刻他遇見了刁鑽可愛的小荷，頓時變得笨手笨脚，不知該怎樣才好了。

小荷輕輕咬着紅唇，斜斜睨着站在不足五尺外的方瑟，默然呆了半晌，喃喃自語道：「或許我不該帶你去看她的……」

方瑟不明白她說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愕然地望着她，只見小荷輕輕嘆了口氣，臉上浮起一絲幽怨的神色，說道：「方公子，你以後不會忘了我吧？」

方瑟心中一跳，囁嚅地道：「我……」

小荷眼瞼一垂，低聲道：「我是一個婢子，也不奢想些甚麼，只求你以後對姑娘好一點，她……她的身世非常可憐。」

方瑟眞不曉得該說甚麼好，他對於小荷所說的話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自然不知該如何回答。

小荷說完了話，轉過身去，道：「方公子，我們走吧！」

方瑟猶疑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是要隨小荷去看看夏蘋，還是留在這兒，本來他自己身上有事，需要趕回長興鐵舖，與龔江共商今後大計，實在不該在這個時候另生枝節的。

然而當他一想到夏蘋被秦鵬飛鞭笞的痛苦情景，他已把前一個問題拋諸腦後，邁開大步，步入地道，隨在小荷身後，向前行去。

他一走入地道，身後傳來一陣軋軋之聲，床榻移回原處，把室中照射進來的燈光掩住，地道裡立時變成一片漆黑。

方瑟脚下一頓，默立一會，只見小荷敲打火石，點燃了手裡的油燈。

她側過頭來，道：「方公子，請你端着盆，隨婢子這邊走。」

方瑟藉着小荷手裡所持的燈光，打量了四周一下，發現自己站在七八條地道的交叉處，望將出去，那一條條黝黑的秘道，深幽遠邃，宛如一根根向外延伸的魔手，不知指向何處。

他的心中湧起一絲寒意，定了定神，俯身端起小荷身邊的面盆。

小荷帶領着他向右首一條地道行去，一面解釋道：「這些地道有的通往其他的房間，有的直通後山，莊裡除了莊主和夫人之外，只有幾個人曉得，我還是隨同夫人走過幾次，也只不過曉得兩三條路吧了，不然我早就帶夏蘋姑娘逃出去了。」

方瑟聽出小荷的話裡對秦鵬飛有極度的不滿，同時也了解到秦鵬飛是個極為狡猾的人，時時都提防着有人會危害到柳雲山莊，而預築地道作為監視及逃亡之用。

對於秦鵬飛的事，他不想知道得太多，也懶得多問，一路之上，也就默然不語，隨着小荷的身後，緩緩的向前行去。

這條地道並不很長，地上也不潮濕，顯然是經常有人走動的原故，據方瑟的估計，頂多只有十丈多遠，因為他沒走多久，便已見到小荷站在地道的盡頭，停住了脚步。

小荷側過身來，道：「方公子，我需要對你說老實話，把你找來，去看看蘋姑娘的傷勢，並非姑娘所示意，而是我自己決定的……」

方瑟微微一笑，道：「為甚麼？」

小荷道：「蘋姑娘是個很可憐的人，她的爹娘全被那老賊害死，人也被擄來這裡，被逼着做那老賊的洩慾工具，她這一輩子都將永遠處身在痛苦之中，像我一樣……」

她說到這兒，眼中泛起了淚光，咬了咬嘴唇，繼續說道：「只有你才能夠從那老賊的掌握之中把她救出去，使她從此之後重見天日，不再遭受到侮辱，所以我找你來看她，是要你設法救她出去……」

方瑟駭然道：「妳……妳為甚麼要找我？」

小荷肅然道：「因為她喜歡你，她為你遭到了毒打，雖然遍體鱗傷，她却不怨恨你，還一直對我說，是值得的……」

方瑟重重地拍了下頭，想要使混亂的腦筋冷靜下來，他從未遇到這種情形，從未想到一個女子會喜歡自己，也從未想到自己在這等凶險的情形下，還要把他人的小妾拯救出去！這使得他心緒不寧，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見到他默然無語，小荷繼續道：「你可以放心，蘋姑娘現在仍然是清白之身，她遭了不少毒打，並且以死來威脅，這才保住了那份清白，可是她現在若不能從那老賊的魔掌下脫身出去，難保有一天會被那老賊所汚辱……」

她望了方瑟一眼，道：「蘋姑娘非常清楚，在她一生之中，只有一個機會可以離開這兒，那便是由你救她出去……」

方瑟只覺心情紊亂，不知該要怎樣回答才好，他只有苦笑道：「其實我現在也是自身難保，逃不逃得了漠北雙凶的魔手還不曉得，如何又能……」

小荷打斷了他的話，道：「方公子，你的話眞使我失望得很，我本來以為你是個見義勇為的俠士，這才……」

方瑟痛苦地道：「小荷姑娘，妳不必再說下去了，我……」

他吸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鐵舖裡的一個打鐵學徒，並不是妳所想的俠士，其實你們在看到我時，不知你們是以那種眼光看我……」

小荷道：「你是說我們姑娘拋蘋果給你的那件事？那時我們確實是小看了你，可是當蘋姑娘被喚到內廳時，她一見到你，便知道你是她的救星，是她一生希望所託付的人。」

她搖了搖頭，苦笑道：「沒想到她的眼光看錯了，你却是個自私的人，你只顧到自己，而不願伸出援手給一個喜歡你的弱女子……」

方瑟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囁嚅道：「我……」

小荷昂起了頭，驀然提高聲音道：「既然你不願救她脫離苦海，那麼你可以回去了，也不必再去多看一眼，儘管她是那樣的渴望看見你，也只好讓她失望了，不然，她會更加痛苦，可憐她只喜歡你一個人，却……」

方瑟只覺心底的熱血沸騰，再也無法冷靜下來，他咬了咬牙，道：「小荷姑娘，妳不要再說了，我答應救她出去，縱然捨棄我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小荷激動地道：「你……眞的答應了？」

方瑟的目光凝注在那微微跳動的火燄上，眼前浮起龔江那蒼老的臉龐和夏蘋那淒楚哀怨的神情，他冷靜的點了點頭，道：「我一定要救她出去！」

小荷道：「方公子，婢子在這兒先謝謝你了。」

方瑟苦笑道：「其實她與我一起逃亡，所冒的危險比我還大，若是被抓回來，她很可能被秦鵬飛殺死，而我却還有逃生的機會，賀氏兄弟不會眼見我被害的……」

小荷道：「若是那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要看她的命運如何……」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伸手在牆壁上的一塊磚上推了一下，只聽一陣輕響，頭上現出一個窟窿，一條軟梯垂了下來。

小荷吹熄了手裡的燈火，低聲道：「方公子，你跟我上來吧！」

方瑟既已作出決定，神智便已冷靜下來，他見到小荷扭動着婀娜的腰

肢，攀着繩梯上去，也隨後沿着軟梯登上了地面。

這個地道的出口是一座木梯的背面，由於正在牆角，光線並不很亮，方瑟可以看到屋內的佈置正是一般的客廳，只不過在東面的牆上釘了一個神龕，供桌上除了鮮果供品之外，只有兩根燃着的蠟燭了。

小荷等到方瑟上來之後，掩好了地道出口，接過了方瑟手裡的面盆，擺在地上輕聲道：「蘋姑娘不知道醒了沒有，我替她敷了傷藥以後，她便睡着了……」

方瑟在微光中望着小荷那清麗秀氣的臉靨，突然問道：「小荷姑娘，爲甚麼妳不要我救妳出去，而要我救她呢？」

小荷怔了一下，悽然道：「因爲我不配，我被那老賊糟蹋得夠了，我想報這個仇……」

方瑟看到她說話之時，嘴唇在微微的顫抖，他對於小荷所說的「糟蹋」兩字的意義還不太了解，不過也曉得那不是件好事，否則小荷也不會如此痛心。

他躭心地道：「小荷姑娘，妳不會武功，如何能殺害得了他？他的武功太高，恐怕妳還沒近身，便已被他殺死……」

小荷狠聲道：「我不用刀子殺他，我要把他拖垮，讓他氣血衰竭而死，反正他非常好色，就讓他死在女人的身上好了……」

方瑟隱隱曉得她所說的是甚麼意思，臉上一紅，連忙把話岔開，道：「小荷姑娘，我們上去吧！」

小荷默然點了點頭，收斂起臉上的那股狠態，登着木梯，步上閣樓。

方瑟隨在她的身後，也登上了木梯，可是他才走了兩級，便見到小荷腳下一頓，側過身來，道：「方公子，你不會瞧不起我吧？」

方瑟距離她不足兩尺，在他眼前的正是她那盈盈可握的柳腰和渾圓的臀部，他有生以來從未與一個女人如此接近過，從她成熟的胴體上散發出的芬芳，不住撲入他的鼻中，使得他的心旌搖動，熱血沸騰，幾乎不克自持，而想要伸出手去撫摸她一下。

猛一見到小荷回過頭來，他的心中一跳，臉色不禁通紅，暗暗怪責自己不該興起那股邪念。

他定了定神，回答道：「不會的，小荷姑娘，我只有更敬佩妳……」

小荷淒然一笑，道：「我不值得你敬佩的，我沒有蘋姑娘那樣貞烈，那老賊三番兩次的冒犯她，都被她以死要脅而沒有達到目的，她不但準備了刀子、毒藥，並且還隨時準備嚼舌自盡……」

她的話聲一頓，又問道：「你曉得她爲甚麼到現在都沒有死？」

方瑟道：「大概是秦鵬飛不捨得她死吧？」

小荷道：「那老賊確實有這種怪癖，得不到的，偏要想盡法子去得到它，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蘋姑娘想要活着替她的父母報仇，不到最後關頭，她是不會自盡的……」

方瑟的腦中浮映起夏蘋的倩影，對她的貞烈、勇敢、毅力，不由得肅然起敬，暗道：「我本來爲了自己的前途，不願意在這要緊的關頭，救她出去，只不過是被小荷用話逼着，無法不答應吧了，現在既已曉得她是如此貞烈，怎能不盡力救她，逃出秦鵬飛的魔掌！」

他正想到這裡，還未說下去，只聽上面閣樓傳來一聲嬌柔的呼喚聲：「小荷，妳在那兒？」

小荷道：「方公子，她醒來了，我們上去吧！」

方瑟隨在小荷的身後上了閣樓，只見她向大床行去，道：「蘋姐，妳醒來了？」

夏蘋擁着棉被，躺在床上，側着頭，望着向她走過來小荷，問道：「小荷，妳到那兒去了？」

小荷沒有回答她的話，問道：「蘋姐，妳覺得怎麼樣了？」

夏蘋切齒道：「妳不是不知道那老賊的藥靈得很，敷上了之後，很快就能止痛，可是，我心裡的創痛，豈是藥物能夠治好的？我眞恨……」

小荷阻止她繼續說下去，安慰地道：「蘋姐，妳不要說這些了，那老賊作惡多端，終有一天會遭到天譴的，妳現在只要安心照顧自己，不要太傷心了……」

夏蘋顫聲道：「我這一輩子都完了，但是我在死前，一定要替爹娘報了仇才行……」

她說到此處，似是想到甚麼，話聲稍頓，問道：「小荷，我剛才好像聽到你在跟誰講話，莫非是王媽那個老賊婆？」

小荷搖了搖頭，道：「不是她，她現在大概還在小順子那兒賭錢，好半天沒看到她了。」

夏蘋疑惑地道：「那麼妳是跟誰在講話？」

小荷身子一側，往後指去，道：「蘋姐，妳看看是誰來了？」

夏蘋聞聲用手肘撐住身軀，側臉望將過去，只見方瑟站在樓梯口那兒，她不由得吃了一驚，還以爲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呢，定神望去，才曉得那個長身玉立的年輕人正是方瑟。

她驚呼道：「眞的是他！」話聲甫出，她立即想到自己一副狼狽的樣子，趕忙又臥倒床上，把臉孔側了過去。

方瑟在剛一上樓，聽到夏蘋和小荷講話，不好意思走過去，就一直站在樓梯口。

（未完・三）


常服
氣